

Gold Wall Academic Series

学术文化书坊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美]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著　朱侃如◎译

千面英雄

奠定坎贝尔神话学理论基础的经典之作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学术文化书坊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美]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著　朱侃如◎译

千面英雄

奠定坎贝尔神话学理论基础的经典之作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面英雄:奠定坎贝尔神话学理论基础的经典之作/(美)坎贝尔（Campbell,J.)著；

朱侃如译.一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11

书名原文：The Her with a Thusand Faces

ISBN978-7-5155-0239-7

I.①千… II.①坎…②朱… III.①神话一研究 IV.①B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8203号

Cllected Wrks of Jseph Campbell / Rbert Walter, Executive Editr/ David Kudler, Managing Editor.

C pyright©2012 Joseph Campbell/ Fundatin(jcf.org).

本書譯文由立緒文化出版公司授權简體字版出版發行。

Copyright©2012 GLD WALL PRESS,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千面英雄

作 者 [美]约瑟夫•坎贝尔

译 者 朱侃如

责任编辑 方小丽

特邀编辑 叶 婷 李冶威

文字编辑 张 娟

开 本 710毫米X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239-7

定 价 45.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010)64970501

坎贝尔生平及学术思想介绍①

时空变迁中的神话

李亦园

在一般大众的观念里，神话经常被看成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作品。即使在知识分子的，眼中，神话亦不过是某些远古或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神怪文学，有趣却不值得深究。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了解，神话其实并不是神仙的故事，而是人类自己的故事。人类各民族在神话中所表达的真正主题，并不是神仙世界的秩序与情感，而是人类自身的处境，以及他们对自然世界甚至宇宙存在的看法。同时，或许更少有人能够理解，如果解读得法，神话非但可以不再是某种已死去的文化的残留，同时亦可以穿越时空，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精神文化的引导。

我读坎贝尔教授的遗作《神话的智慧》，深刻地认为他在这本书中将上述两种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本世纪的神话学研究领域中，坎贝尔教授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他的神话学作品，不仅取材广泛，视野辽阔，同时还能够在编述外屡有创见，自成一家之言。此外，也许更有意义的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皆能雅俗共赏，曲高却未必和寡，不但没有一般学院式著作的晦涩与术语，还以一种独特的散文式笔调，结合了学者的睿智博学与文学家的抒情，将神话学这种历来冷僻的知识带入大众的领域里。20世纪曾出现不少神话学大师，但是没有一个人如坎贝尔一般，对大众文化产生如此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不应只在学术的象牙塔内接受评断与赏析，那么，同样地，神话的研究更不应该只在少数几个学圈内孤芳自赏。从近代对于神话的研究里，我们越来越明白，神话在一个民族的知识与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创造上所占的关键性地位。一个缺乏神话的民族，就好像一个不会做梦的人，终会因创意的丧失而枯耗至死。虽然近代科学理性的兴起取代了神话中非理性的信仰，虽然我们也以制度化的教育体制代替了神话中传承知识的功能，虽然我们有无所不在的大众媒体掩盖神话，来满足大众听故事的欲求，但是谁能说我们现在的精神生活比往日只有神话的年代更丰富呢？

坎贝尔的《神话的智慧》第一页的一张图片上，一对母子亲密地依偎在一起，坎贝尔说：“神话的目的就是使我们与社会、自然达成如这对母子般亲密而和谐的关系。”

许多研究神话的人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神话？”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同意，神话和一个民族的宗教与信仰系统息息相关。它承载着所有宗教与信仰里必须面对的疑问与答案：人是什么？神又是什么？人与神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切断神话的联结，就等于切断宗教中最富有心灵意义的成分，剥夺了宗教抚慰人心的意义，剩下的便只有徒具表面形式的热闹了。我想，或许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宗教所面临的困境。

因此，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出版坎贝尔教授的神话学著作，特别有意义。我们固然已无法再回到过去以神话为依归的社会形态，但是，透过坎贝尔先生精辟的诠释，或许我们能为日渐干枯的宗教心灵环境，注入一些富有活力的神话智慧。

原《神话的智慧》中文版序

坎贝尔与神话的复活

——一种“后启蒙”的趋势

阎振瀛

在美国较有规模的书店，通常都会为神话类图书设立专架，可是较之于小说或其他各种读物的类书专架，神话在“形而下”的格局上，那就小得太多了，根本不成比例。这说明时下一般社会大众的阅读习惯，基本上还是以追求流行的言情及稍纵即逝的刺激为主，并不喜欢看神话。如果把镜头转到世界其他地方，情况也大致相仿，差不了太多。

其实,长久以来，神话也远不如童话受到青睐，这是因为神话并没有专属的读者。可是风水轮流转，这几年神话却出现了"咸鱼翻身”的局面，在美国已被视为是一种应运而生的“后现代"现象。

神话就这样复活了。

神话就像是一只美洲的土拨鼠，终于熬尽了“现代”的隆冬，在“后现代”的解构潮流之下峥嵘，露出头角。神话的复活，让我们又看到它在"人类文化生态"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也感受到一些具有时代感的讯息。

当然是时代造英雄。不过，英雄终归是英雄，要是没有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这位在神话研究上的大师，神话的见重于世，肯定还要再等上几年。

坎贝尔有关神话方面的著述，壮大了今日书店里属于神话的专架。并且，他有好几本有关神话的书，竟然能打进畅销书（The Best Sellers)排行榜之列，使人开始对神话有了耳目一新之感。

神话就这样复活了，真是不可思议！

坎贝尔是一位精思、明辩、博学而又多产的神话学者与作家。但当您把坎贝尔想象成一位学者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也是一位温和儒雅又很风趣的人。还有，我在这里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他的言谈虽然机敏睿智，但却水清米白，平实近人。他不像一些现代学者，专爱讲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写一些别人看不懂的文章，自别于社会大众之外、又自炫

于社会大众之前。坎贝尔的人缘不错，他结识了几位较有思想涵养及诠释表达能力的传播界名主持人，如比尔•莫耶斯（Bill Myers)、迈克尔•汤姆斯（Michael Toms)和约翰.M.马希尔（John M. Maher)等都与他以访谈形式制作过一系列的广播与电视节目，这使得他对神话的研究成绩得以普遍传播，赢得一定的知名度。

就一个神话学者而言，坎贝尔不尚"清谈”，他认为神话不是来自于”理念的体系”(a conception system)，而是来自于“生活的体系”（a life sys-tem)。我们不能把神话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神话原本来自于生活的经验，我们就必须回归生活的经验去认识神话。可能就是因为他这种生活化的神话观，才使得他的婚姻也像是一则神话。

坎贝尔于1938年结婚，夫人珍•厄尔曼（Jean Erdman)女士是一位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健将。他们居然能白首偕老，在一起生活长达49年，不能不令圈内人啧啧称奇。当别人问起他有关维持美满婚姻的相处之道时，他说只有一个“让"字。因为婚姻不是一种理论或理念，而是生活或现实，“让”未必就是“让”对方，而是“让”婚姻这个现实社会生活的体制而已。

另外，在美国资本主义高涨之际，坎贝尔也堪称是个异数。就在大家都一窝蜂地争权夺利之时，他的生涯规划原则是1“顺着天赋的志趣走”，而不去考虑金钱上的报酬。他很骄傲自己这一生从事教学、研究、著述，但却从来没有为了金钱而工作，他活得甚是自在快乐。另外，他也常对别人说，他是一个不怕跌倒的人，因为在哪里跌倒，那里的地下就很可能有宝。他的这些人格特质与情操，似乎也都带有“神话原型”（mythological archetype)的暗示。

可能因为长久沉浸在神话的研究之中，坎贝尔看起来兼有神话中的英雄与宗教圣徒的气质。他是长脸，伟岸的身躯常着深色西装，初看有点像饰演“摩西”、"宾虚''和影片《万世英雄》中“席德”的那位好莱坞老牌巨星查尔顿•赫斯顿的模样,我们中国人相信“书可移人”似乎不无道理。

坎贝尔于190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生活严谨的天主教家庭。孩提时代，他跟随父亲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在那里他看到了所展示的林林总总的原始图腾，这使他开始对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的生活与文化产生兴趣，并导致他日后对民族学、人类学的关注与研究。他在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肄业时，基本上主修中世纪文学，但已正式投入对神话的研究中。当他广泛涉猎世界各民族的古典神话时，他发现它们之间有着一致性，这一点也在基督教的信仰中获得印证。这一观察启动了他”神话世界观”的视野，也成了他日后终其一生研究神话的动力。

20世纪30年代前后，欧洲正处于现代文学艺术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坎贝尔在这期间游学了法、德等国。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如画家毕加索与克利等现代主义大师的画作，在文学上也认识了乔艾斯（James Joyce)和艾略特(T. S. Eliot)等巨匠的作品。这使他逐渐理解象征符号（Symbols)与神话(Myths)结合的道理。坎贝尔认为神话就是通过符号来象征的隐喻（Meta-phor)，这是他研究神话最直接的切入点，以此作为打开神话奥秘的匙钥。

另外，在坎贝尔投入神话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关键性的因素，在此也值得一提。例如，他在1924年那次搭船赴欧洲的旅途中，获赠一本阿诺德（Edwin Arnold)所著的《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这是一本记述佛陀智慧生命的书，对他曾产生很大的冲击。大约在1929年前后，他研读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荣格（Carl G. Jung)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籍甚多，这为他开启了神话在心理学层面的研究。事实上，他早期的力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就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剥析、呈现神话原貌的代表性著作。

坎贝尔留德时，读的是语言史学（Philology)，接触到古典的梵文，这为他打开了一扇东方的智慧之窗。多年后，他又遇到他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贵人，那就是研究印度学最具权威的天才学者齐默教授(Prof. Heinrich Zim-mer)，彼此切磋，让他更是大开眼界，自觉已深入东方的堂奥。他由西方看东方，又从东方看西方，他终于看到了世界。

青年时代的坎贝尔，曾同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近代心理学大师做过实际的研究工作。其后在许多场合，他曾公开承认，虽然弗洛伊德的大名誉满天下，但他觉得从荣格那里获益最多，而弗洛伊德对他则几乎毫无帮助。

我非常能理解坎贝尔的这番自白。我们知道弗洛伊德与荣格两位心理学大师，正代表着两个基本的时代趋势：弗洛伊德是走在前面的“现代主义”，而荣格较弗洛伊德晚生十九年，是跟在其后的“后现代主义”。他们彼此都是走在各自时代的尖端人物，而坎贝尔这位晚生后学，因为在

思想与学术研究的气质上已经达到某种高度的成熟，他自然会比较认同荣格所建立的心理学世界。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是采取”现代主义”所信守的实证科学方法来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而荣格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路数，则加入了许多带有体悟性特质的“非科学方法的方法”，有点传统东方"以心证心的”意味。东方的观点认为“心”不是物，与脑有别，怎么能强加使用研究一般自然科学的工具论与方法论呢？弗洛伊德终其一生的努力，想要通过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为心理学建立可信赖的情结模式与公式，实在是因为缺乏东方观点所致。他并不真正地认识“心”，不完整地了解"心"，也不知道”心”还有其形而上学的意义，与一般的动物心理学的差异性是很大的。

在西方思潮的发展史上，当人类走出了打压人性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再生过程，到17世纪与18世纪时，已被称为是一个启蒙的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这意味着人类走出了黑暗时代（the Dark Age)之后，真正进入到一个有“光"（light)的时代。在这“光"之中，人类发现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以及“人能弘道”的那份自决、自主的乐观。于是，个人主义开始起跑，继19世纪以后，在还没有完全进入20世纪以前，事实上就已经完全开始”起飞”了。

随着个人主义以一日千里的速度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由于受到科技时代背景培育出来的现代主义的思考模式与价值观的影响，人由大变小，丧失了"人能弘道”的尊严与自主性的创造潜力。于是，人又由“失光”进入“黑暗”时代。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可以被视为一支新燃的火把，就某种意义而言，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后启蒙运动，让人重新开始反省现代主义，并且重新审视人的地位、价值与角色，引导人类走向康庄大道。若以这个时代背景为基础来看坎贝尔的神话研究，可能会更加富有意义。1988年，也就是坎贝尔去世的第二年，由美国新境界基金会（New Dimensions Foundation)策划赞助，为坎贝尔出版了第一册访谈形式的专集，书名为《开放人生》(An open Life)。该书所涉及的话题顿为广泛，但主要讲述的是神话、传说、文学、宗教。所谓“开放人生”，实则是照亮人生，让人看到人生的真相与意义，开发人生的潜能与价值。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坎贝尔抱着一种忧患意识，为读者做启蒙的洗礼。

在神话研究方面，坎贝尔称得上是著作等身。在他诸多有关神话的著述中，《时空变迁中的神话》（Trans 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书最为畅销。该书文字精简流畅，发人深思，由布朗博士（Dr. Stuard Brown)和傅雷博士（Dr. William Free)联合将其制作成十三个电视节目，在美国公共电视（PBS)连续播出。全书收纳了世界上主要的神话体系，彼此所占比例匀称，分立而不独立，极富全方位与整体性的包容特征；表达深入浅出，称得上是有功力、有见识之作；也再度展示出坎贝尔通识、渊博的学养，以及他特有的跨文化、跨学域的学术背景与强大的“科际整合”能力。在宗教、文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生态学多方面架构的神话领域中，坎贝尔让我们看到了贯穿时代的神迹、信仰、创造，颠沛的血泪和风起云涌的英雄事业；也让我们看到在遥远的年代，世界各民族早已在神话中相遇，人类在历史上跌倒，是因为忽略了同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事实。“同体大悲”的情怀是坎贝尔来自神话原型的启示，通过神话原型的象征，他让我们看到了在深层结构下所隐藏着的人类的共同命运!

对神话研究博厚的素养与崇高的境界使得坎贝尔对尼采的哲学与信仰别具慧眼。他认为尼采所宣告的“神之死”（God is dead),是针对两千年前西方所缔造的那位"时代之神”与“地域之神"（Provincial God)而言的。事实上，尼采的心灵已穿透西方的域限并接通了东方的“心源”，他唯有宣告那位"神”的死亡，宽容、正义的“神"才会诞生，人类才有分享生命共同体的福慧契机！这也就是坎贝尔的信念和期许！

坎贝尔在有生之年，一直谆谆述说着人类的神话。对他来说，神话是人类心灵的历史，并且神话跟着人类时代的心灵转化。我们所听到、读到的神话的转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Myth)—词，频频在坎贝尔的演讲、访谈、著述中出现，这无疑是坎贝尔的愿望。因为，神话的转化正代表着人类心灵的转化，而这转化也通往人类的命运！

原《神话的智慧》中文版序

坎贝尔生平及学术思想介绍③

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研究

李子宁

在当代神话研究领域中，约瑟夫•坎贝尔是其中的一名异数。他是少数几位非学院出身，却又跻身大师之列的学者之一。同时，他更是极少数能够在专业领域之外博得大众声誉的神话大师。早在60年代，他的第一部作品《千面英雄》，就在当时讲求内在追寻的时代氛围下，一跃成为汲汲寻求内在启悟的年轻人手中的《圣经》。1986年，坎贝尔与名记者莫比尔(Bill Moyers)对谈的公共电视节目《神话的力量》（The Power of Myth)更将他推举为全国性的传奇名人。该节目播出时每周固定吸引了全美250万名观众，根据对谈节目所出版的同名书籍亦跃升全美畅销书之列。一时间，不但他的早期著作开始大卖，数本关于他的传记亦纷纷出现。数以千计的读者坦承坎贝尔的文字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但是坎贝尔本人却未能目睹此盛况，他在1987年因癌症去世，《新闻周刊》上悼曰：“英雄已去，但是他留下的讯息却长存。”

英雄的魅力何在？他的讯息又是什么？推崇坎贝尔的人士将他誉为本世纪伟大的故事大师。他不仅自己流连浸润在神话的世界中，同时也不吝于向大众吟诵出来。然而，事实上，坎贝尔在他的著作里却并不常真正地坐下来讲故事，更少从头到尾交代完整部神话的情节。在神话中，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情节的铺陈，不如说是情节背后的神话智慧。即使在少数讲述单一神话的场合，他也不时地突然跳脱出故事的叙述主线，信手拈起另一段情节或另一个意象，抛回原故事的脉络中，让两段情节与意象互相碰撞。然后，说也奇怪，原先神话里异国与异时的晦涩顷刻间消失，你突然发现不只是坎贝尔，同时是整部神话在对你说话。这就是坎贝尔的魅力。他拥有说书人那般驾简驭繁、操弄情节的能力，并且不时借它引领人们回归故事述说的原始情境中。在那里，神话不再是交融在怪力乱神中的错乱文本，而是关于人类共同处境的象征性诗篇。

丧失解读神话的市能

然而为什么现代人会对丰沛的神话智慧感到疏离？对于坎贝尔而言，现代社会所失去的并不是神话故事本身，事实上，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在图书馆中找到不论距今多么遥远的神话故事。现代人真正失

去的是解读神话的本能。坎贝尔相信，人类并不单纯为了听故事而读神话，人们读神话是为了寻找其中的意义。在神话中接触永恒，发现自我，参悟生死，体观神性。换句话说，透过神话，人们学习生命的智慧，咀嚼存在的经验，思考自然的奥秘。但是这些能力在现代社会却渐渐丧失了，丧失的原因不在于文字的逸失或时代的渺远，而在于我们错读了神话的语言。

坎贝尔认为，神话是隐喻与象征的表达，其语言是诗歌而非散文。我们不能用读散文或论文的方式来读诗歌，同样地，我们也不能以历史或实证的角度来理解神话。将神话的叙事当作事实或史实来读，只会掏空神话中所蕴含的精神性讯息，将神话变成单纯的新闻报导。而我们也将永远困扰于“天堂在哪里”、“上帝长什么样子”、“是否真有大洪水”等问题的泥沼中，却忽略了天堂、上帝与洪水对我们本身的意义。毕竟，神话主要的功能是使我们与身处的时代与环境发生意义。坎贝尔说:“就算你能证明数千年前真的发生过一次大洪水，又怎样呢？”洪水依然是洪水，尽管在数千年前它或许曾经夺去成千上万人畜的生命，但是在现代人心中，它却连一丝涟漪都泛不起。然而，如果我们能从它的精神层次上来理解，将洪水读作代表混沌的来临、平衡的失落、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心理状态的结束，那么这些东西就能再度与我们对话了。

神话是众人的梦

不仅神话是富有诗意的隐喻，所有宗教上的观念也都必须从象征的角度加以理解。耶稣基督的再生不是肉体的复活，而是精神生命的重生。释迦佛陀的苦难不是外在的磨难，而是内省的诱惑。毁灭之神湿婆左手冒出雄雄烈火，烧去的不是凡俗的肉身，而是内心对肉身的执著。大地与圣河，牺牲与祝祷，英雄的行径与先知的圣迹，都是我们冥想的隐喻。透过对这些隐喻与象征的思考，我们才能在日常生活与神话的情境间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对于坎贝尔而言，这种意义的联系分别存在于两个层次之上，一是心理，一是形而上学。

"神话是众人的梦，梦是私人的神话。”坎贝尔认为，梦与神话都具有类似的意义结构。两者皆以谜语般非现实或超现实的语言指涉我们内心另一层次的存在：潜意识。神话就是关于我们心灵深处的奥秘的寓言。神话故事表面上可能描述的是英雄外在的探索与历险，但是其意义却永远是内向的。表面上，神话里的英雄发现了一个奇妙的外在世界；

象征地读来，他(她）发现的是自己内心的世界。表面上，英雄发现在已知的世界之外另有世界；象征上，他（她）发现了在意识之外另有潜在的意识。表面上，英雄发现了物质世界的奥秘；象征上，他（她）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奥秘。就这层意义来说，神话就是有情节的心理分析。

更进一步来说，神话也是关于形而上学的。神话除了引导我们进入内心的世界之外，也同时让我们接触到终极的真实。何谓终极的真实？坎贝尔认为，终极的真实就是超越——超越一切思想、概念，超越语言，超越时空的范畴，以及超越所有二元对立的境界。既然超越了概念与语言，我们又如何能认识超越的真实？不能。神话不能告诉我们超越的真实究竟是什么，就像诗歌无法为你解释生活的经验。它只能提示经验，只能迂回地指出有这样一种朦胧的境界，埋藏在表面神怪突离的现实之下。于是，就像神话的冒险故事中，英雄最后发现除了意识世界外另有一个潜意识的世界，他（她）也同时发现在日常的物质性真实之外另有一种不可见、非物质的真实，而所有时空中存在的形式都只不过是这种超越真实的反映。这就是神话的终极意义。

活在神话中

超越的终极真实？非物质的存在？是否神话与所有宗教经验推到极致就是这种神秘主义？坎贝尔本人的答案固然是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坎贝尔也强调，神话终究不是哲学，我们研读神话，也不需像读康德一样，必须剥开重重术语的云雾方能得窥真理的美善。抛开所有对于神话的解释与理论体系，接触神话的真理的方式似乎就是坎贝尔常说的一句话：“活于神话中。”如何活于神话中？他有一次提起《奥义书》中的一段小故事：

徒弟向师父问“道”。师父说:“把这把盐放到水中，然后明天再来。”

徒弟照办了。第二天，师父吩附徒弟说：“把昨天放到水中的盐拿来。”徒弟向水中看去，再也看不到盐，它已溶解于水中。

师父又说：“从这边尝水，它的味道如何？”

“有盐味。”徒弟说。

“再从那边尝尝，味道如何？”

“还是盐味。”

师父说：“再到水中去找一次盐，然后来见我。”

徒弟照办，然后对师父说：“我看不到盐，我只看到水。”

师父说：“同样地，你看不到‘道’，但事实上它已在其中。”

神话之道已溶解于其中，只待我们的品尝。

约瑟夫•坎贝尔生平简介

朱侃如

约瑟夫•坎贝尔于1904年诞生于美国纽约。多才多艺的他不仅是学者、教授，也是编辑和作家，甚至曾是爵士乐家，擅长吹弹萨克斯风及吉他等乐器，也曾是个出色的运动选手，20世纪20年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是世界半英里田径赛跑得最快的选手之一。但是真正为他奠定历史地位并为人类社会作出不朽贡献的角色，却是他热爱并奉献一生的神话学研究。

幼年时代的坎贝尔就已对美国印第安人的传说与神话，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当时经常流连于纽约各大博物馆，并直觉地认为，了解这些神话是通往人类心灵奥秘最直接的道路。

上哥大之前坎贝尔便曾游历过欧洲。1927年拿到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后，坎贝尔旧地重游，并在巴黎及慕尼黑各大学中从事硕士后研究，专攻亚瑟王时代的浪漫文学，因此也深受欧洲当代艺术的影响。在欧洲游学期间，坎贝尔开始研究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及荣格等人的思想，终其一生而不间断。他尤其着迷于乔伊斯的作品，主要原因是乔伊斯以古代神话的主题来表现当代的意象。在新婚期间，乔伊斯和妻子在坎贝尔心中占据同样的份量。坎贝尔经常一手挽着太太，一手拿着乔伊斯的作品《芬尼根守灵记(Finnegans Wake, 1939)。坎贝尔和别人合著的《＜芬尼根守灵记＞》解析》便是一本研究乔伊斯的重要著作，后来在坎贝尔的其他作品中，这本书也不断被引用。

1934年开始，坎贝尔一方面潜居在纽约州伍兹塔克（Woodstock)，以进一步研究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梦、艺术、比较神话学等不同的神话主题；另一方面也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开始为期38年的教书生涯，一直到1987年去世为止。他后来成为该校的名誉教授。坎贝尔的太太珍•厄尔曼是他的学生，也是一位著名的编舞家和艺术家，曾和马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合作过。

坎贝尔在1942年签订了一份为初学者设计《自学手册》的合约。他的原始动机是要写一本布尔芬奇版《神话》（Bulfinch's Mythology)的现代版，结果却写了一本奠定自己的神话学权威地位的巨著《千面英

雄》。此书是针对各种神话背后的原型进行研究，而以不同文化中共有的英雄冒险故事为焦点，说明除了表面孤独的英雄人物外，还有蕴含在不同故事背后的同一型态。书中先是描述了不同的神话故事，然后再归结到同一原型主题。对此坎贝尔曾写道:“主题永远只有一个，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表面不断变化但内在却十分一致的故事。其中的神奇与奥秘是我们永远体验不完的。”此书出版后，迅速为坎贝尔赢得声誉，并且成为神话学领域中的经典之作。坎贝尔的名望和权威可以说是奠定在这本书上的。

坎贝尔作品中的主题，可以以他经常引自印度《吠陀经》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真理只有一个，而哲人以不同的名字说出。”这也是为什么坎贝尔经常在他的作品中引述荣格、乔伊斯、托马斯•曼等大家的作品。另一位他经常引述的学者则是坎贝尔称之为“我的私人导师”的伟大印度学家兼梵文学者亨利•吉谟（Henry Zimmer)。然而，最能展现出坎贝尔"真理只有—个”、"遵循内心的喜悦”等中心思想的，是公共电视节目《神话的力量》及与其同名的畅销书（已译成中文版《神话》）。在一系列公共电视节目中，坎贝尔与名记者莫比尔针对不同的神话、宗教等主题进行对谈。整个节目是在大导演乔治•卢卡斯的牧场天行者山庄中录制的，这一节目对坎贝尔的思想与作品的大众化做出了很大贡献。

坎贝尔除了在学术及专业著作上享有声誉外，也活跃于大众文化及娱乐领域中。乔治•卢卡斯的经典之作《星球大战》三部曲，便是受到坎贝尔的神话概念“英雄的冒险旅程”的影响而拍摄完成的。在坎贝尔生命的最后十二年中，他与好友——广播名嘴麦克（Michael Toms)进行了数次坎贝尔称之为“宗教经验”的对谈，其中的9次对谈在他去世后出版成书。

坎贝尔的学问遍及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文学、哲学、文献学、荣格心理学、一般神话、比较宗教、艺术史及流行文化等领域，由此融合成他独特的神话学见解。坎贝尔思想的创造性在于将人文价值及宇宙性的精神体验，注入当代科学及艺术的诠释中。这种洞见不仅丰富了神话学研究领域，更为人类未来的新神话开辟出了辽阔的想象空间。他于1987年10月30日去世于夏威夷家中，享年83岁。

原《神话》简介

导读

寻找英雄

鹿忆鹿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说：

英雄自日常生活的世界外出冒险，进入超自然奇迹的领域。他在那里遇到奇幻的力量，并赢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英雄从神秘的历险中带回给予同胞恩赐的力量。

神话中英雄们的生涯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模式的相似性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1864年，约翰•乔治•冯•哈恩（Johann Georg Von Hahn)列出一些他在民间叙事诗中注意到的不同公式，公式中的第四种，就是关于新生英雄的出生的。后来，冯•哈恩在一本关于民间叙事诗的理论著作中提出一个表格式的详细纲要，他称这个公式为雅利安人被逐和返回公式。从包括俄狄浦斯在内的十四位英雄的生平传记中，冯•哈恩归纳出十六个情节单元，并划分为四个基本大类：出生、青春期、回归和意外事件。1881年，艾尔弗雷德•纳特（Alfred Nutt)应用冯•哈恩的图表并以肖几尔特族的十四首英雄叙事诗为例，对图表作了小小的修改。同冯•哈恩一样，纳特用一个浓缩的表格提出他的发现。1909年，奥托•兰克（Otto Rank)进行了精神分析学研究，出版了《英雄出生的神话》，为冯•哈恩的研究做旁证。1928年，俄国民俗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出版了《民间故事形态》，这是民间故事中对于英雄生活史最完整的说明。1948年，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则将英雄的冒险归纳为召唤、启程、历险和回归，他从许多英雄的生活中抽取出单个情节单元进行组合，以不同文化中共有的英雄冒险故事为焦点，进行神话背后的原型研究，说明除了表面孤独的英雄人物外，还有蕴涵在不同故事背后的共同型态。

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一书中阐扬兰克的观点，认为每个人在出生时都是英雄，英雄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比他伟大的事物的.人。坎贝尔认为，所有英雄历险的基本主题，都是为了脱离某种境界并发现生命的来源，将自己带入另一种更多姿多彩且成熟的境界。

为何书名叫做《千面英雄》？坎贝尔在与莫比尔的对话集《神话》中曾有详细的说明：

从全世界及许多有关历史阶段的故事中，可以找出一种特定、典型的英雄行动的规律。基本上，它甚至可以说是只有一个原型的神话英雄，他的生命被许多地方民族复制了。传说中的英雄通常是某种事物的创建者，例如新时代的创建者、新宗教的创建者、新城市的创建者、新生活方式的创建者等。为了发现新的事物，人们必须离开旧有环境，去寻找像种子般的观念，一种能酝酿新事物的观念。

坎贝尔强调《千面英雄》想要呈现的是一种心象追求，追求一种恩赐。人离开现有的世界，然后深入、远行或高攀，在那里找到平日生活的世界里所欠缺的东西。借由神话，我们无须单独冒险，因为英雄已经为我们开路了，我们只需跟随英雄的路线。

坎贝尔自言受印第安族神话传说影响很大，然而从全书可见作者旁征博引，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心理学、心理分析理论，甚至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无所不包，令人叹为观止。《千面英雄》是坎贝尔奠定其在神话学上的地位的巨著。读者获得的不只是神话学理论知识，还有由全书体悟到的神话背后所传达的人类、宇宙、生死各层面的深入探索。不经过试炼、历险，就不能成就非凡的英雄，同样地，真正的心灵也不会被发掘。

英雄的历险诉说人类的心灵被试炼、回归的过程，不经过这个过程，生命就不能达到丰富多彩的境界。寻找英雄，为了生命真正的追求。

1997年8月20日

译者序

英雄历险的当代意义与启示

朱侃如

《千面英雄》是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的成名作。自1949年发行至今已达百万册之多，是一本不折不扣的畅销书，神话学的经典作品。它深入影响了好几代学者与青年，这并非偶然。根据坎贝尔的自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他隐居纽约上州乡间，博览群书五年之久。这段他称为"自由自在、了无牵挂的日子，不仅为他奠定了深厚的神话学基础，也直接促成本书的问世。

由于本书是坎贝尔早期学术出版的代表作，资料的详尽与分析的深入自不用说，而熟悉坎贝尔其他著作的读者也会发现，他日后论述神话的角度与风格在本书中已隐然成形。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本书是学术著作，对—般读者而言多少会增加些许阅读上的困难。不过个人以为，读者如果对全书主旨与架构有初步的了解，那么神话故事本身的生动有趣，就能够激发阅读的兴致，并在各类故事的纵横联系中，体会出作者全盘架构的整体意义。当然，这并不表示读者要完全同意作者的构思，毕竟神话的意义是无穷的，解读神话的架构也不是绝对的。带着思辨与批判的态度阅读本书，就可以深入领悟到书中所探讨的丰富的人生内涵。相信这也是坎贝尔对读者的期许。

全书环环相扣、结构严谨，首先确立神话主题的一元性，然后在此基础上渐次展开英雄历险的各个层面。在个人层次上，坎贝尔以“召唤一启程一历险一归返”为基本架构，适时融入取材自各大宗教文化传统中的神话故事，对比之余也有相互补充发挥之处。然而，英雄的历险并不止于个人层次，它同时也是宇宙的事件。就此意义而言，整个宇宙发生的循环过程，不仅是英雄历险效法的模范，也是古今所有英雄的终极归宿。因此，英雄在完成身心转化后的离世，是大小宇宙最终的必然消解的脚注。最后，坎贝尔以神话与社会间的互动和今日英雄所扮演的角色作结，评析当代神话与英雄的发展。

坎贝尔认为，英雄是那些能够了解、接受进而迎接命运挑战的人。放眼各大文化与宗教传统的文献，英雄或以史诗般可歌可泣的事迹留名青史，或在诡谲奇变的冒险历程中亦庄亦谐地过关斩将，或跨越人类身心的极限而臻于超凡入圣之境，种种类型的英雄事迹可说俯拾即是。但

是坎贝尔认为，英雄个人的命运系乎更基础、更广大的宇宙生命，要成就前者，必须仰赖后者。因此，坎贝尔把英雄个人发展的心理层面和宇宙发生的形而上学层面在理论上联系起来，这可说是全书的精要所在。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说，个人对浩瀚宇宙运行之道领会的深浅，直接关系到英雄历险的成功与否。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旅程中接受试炼的潜在英雄，要完成生命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成就英雄的事业，便有待我们对广大深刻的宇宙生命有所醒悟。

然而，在当今科技化的物质社会中，还有英雄存在的价值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当代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英雄呢？坎贝尔认为，神话中的英雄历险是宇宙与文化生命不朽的主题，尽管描述它的文字或角度必随时代的演变而有更迭，各种文化和社会也因需求的差异而强调不同的英雄典型，但是人类社会需要英雄，以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质素是所有文化都强调的。事实上，在当代人性受到科技发明巨大冲击与挑战的时刻，正是对生命有深刻反省能力的英雄崛起的良机。时代的危机不仅是英雄历险的必备要件，未来人类社会的兴衰、出路，也取决于英雄历险的成败。不过坎贝尔清楚慎重地指出，当代英雄的使命在于，创造出一套超越种族、国界、宗教、文化、社会等人为藩篱的象征符号系统，从而使生命的深层意义为之彰显。这当然有待当代全人类的努力。

除了清晰的主旨与结构之外，本书的丰富素材与坎贝尔的隽永笔调，也值得读者细腻品味。但要在此说明的是，由于全书涉猎的神话故事几乎遍及世界各主要文化传统，而坎贝尔对许多文献的理解与诠释，也多半依赖同时期各领域专家的译文与批注，因此凡是对某一传统有较直接或深入了解的读者，便可能会对部分译文与原典的出入产生质疑。关于这点，译者所采取的立场是，凡原典为中文或中译本者皆予参酌，尽量以原典为准，若原著作者译文与原典有重大出入时则加注说明。

此外，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中译本已将原书冗长细腻的批注予以简化，仅在对内文理解必要之处以译注的形式择要译出。至于引文（中译本的黑体字部分）的原注则直接在末了附上出处替代。并为免打断行文的流畅，主文中出现的引文出处原则上略去。关于文中繁杂的专有名词翻译，西方神话部分大体依据《西洋神话》，印度传统的宗教文明以《佛光大辞典》为准，一般的中文译名则参考读者文摘版的《百科大辞典》。但尚无通行译名的专有名词，如非洲民俗传说或印第安人传奇

等，则以音译为主。坎贝尔所引中国神话的英译资料，少部分名词在考证后无法确认原有相对中文名称，故只能在音译后加注说明，希望读者谅解。

本书所引原典范围较广，其中又多属经典名著，考证工作繁琐而艰难，如此重要的典籍翻译起来自难圆满，疏漏之处尚请学者专家包涵指正。最后，谨对本书翻译过程中提供法文、西班牙文等外语译名协助的于士铮先生、指导日文译名的父亲、提供宗教学概念咨询的《神的历史》译者蔡昌雄先生，以及提供支持的立绪公司同仁，一并致上诚挚的谢意。没有你们点滴心血的汇聚，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前言

象征的意义

约瑟夫•坎贝尔

“宗教教义所蕴含的真理，毕竟是一种扭曲而有系统的伪装，”弗洛伊德写到，“以至于大众并不认为它们是真理。这个例子和大人告诉小孩，新生宝宝是由鹳鸟衔来的故事类似。我们在这里也是以象征的方法说出真理，因为我们知道那只大鸟所象征的意义，但小孩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听到的只是大人话中的扭曲部分，并觉得自己被骗了。小孩对大人的不信任，实际上源于此印象。我们逐渐认定，在我们告诉小孩的话中最好避免这类象征性的真理伪装，并且对他们的认识层次所能了解的真实状况，最好有所了解。”

本书的目的在于通过众多浅显例子的集结，以及让古代意义自己彰显出来的方式，为我们揭示出宗教和神话图像掩饰的某些真理。古代的导师知道他们所说的是什么，一旦我们学会再度解读他们的象征性语言，只需要文集编者的智慧，便可让他们的教诲为人所知。但首先，我们必须先学会象征符号的文法，而心理分析是我所知道的解读这个奥秘的最佳现代工具。我们不必视它为此类主题的结论，但不妨让它扮演一种研究进路的角色。第二步便是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许多神话和民俗故事聚集起来，让象征符号自己现身说法。各神话间的平行发展关系会立即一目了然，而且，这些例证会针对人类在地球上赖以生活了好几千年的基本真理，发展出一套宏伟惊人的恒常陈述表。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在提出这些对应观点时，我忽略了东方、西方、当代、古代和原始传统间的差异。然而，同样的异议也可以针对任何有关解剖的教科书或图表提出，它们为了对人类体格有基本的了解而忽略了种族的生理差异因素。当然，人类为数众多的神话和宗教之间是有不同之处的，但这是一本关于相似点的书。一旦了解了这些相似之处，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差异并不像一般（以及在政治上）所认定的那么大。我希望本书的比较说明，能对当前世界促进整合的力置中，那些或许不怎么急迫的因素有所贡献。这项整合不是以某个教会或政治王国的名义，而是以人类相互了解的意义而推动的。就像印度《吠陀经》中所说的：“真理只有一个，而哲人以不同的名字说出。”

在将素材聚集成为可读形式的漫长工作中，我要感谢罗宾森先生

(Mr. Henry Morton Robinson)，他的建议在最初和最后阶段的工作上，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吉杰太太（Mrs. Peter Geiger)、温太太（Mrs. Margaret Wing)和麦克马司忒太太（Mrs. Helen McMaster)，她们三人多次校读本书手稿并提供无价的建言，最后是我的妻子，她一直陪着我工作，倾听、阅读并润饰修改这些文字。

1948年6月10日于纽约市

开场白：单一神话

神话与梦

每个人都拥有一座神庙

不论我们是以单纯的好奇心倾听刚果红眼巫医梦呓般的咒语，或是怀着满腔的喜悦之情阅读充满神秘感的老子著作的简约译文，或不时钻研阿奎那（Aquinas)艰深的论证，或突然领悟到爱斯基摩人某个怪异神话故事灵光闪烁的意义，我们发现的故事尽管形态不断变化，但主题却是恒常不变的，它不断以挑战性的方式暗示我们，那尚未经历的，远比我们所能知道的多。

在任何时代，在所有人类居住的地方，神话无不繁荣兴旺。它们一直是人类身体与心智活动进化和发展的灵感所在。若说神话是一扇开启的秘密门扉，宇宙无穷无尽的能量经此注入到人类的文化，是不为过的。宗教、哲学、艺术、史前和历史人类的社会型态、科技的重大发现，以及扰动睡眠的梦境，都是从这基本的、魔术般的神话指环中发展而来的。

奇妙的是，触发深层创造中心的特殊力量，就蕴藏在极短的枕边童话故事中——好似一滴小水珠包含着大海的味道，一粒粉尘浓缩了生命整体的奥妙。因为神话的象征不是制造出来的——它们无法被使唤、发明或永远受到压制。它们是心灵自然流露的产物，各自带着其源头完整的潜力。

永恒影像的秘密为何？它源自心的何种深度？为什么各地在种种不同表象下的神话竟如出一辙？神话又给了人类什么启示？

今日许多科学皆有助于此谜题的解析。考古学家探测伊拉克、中国湖南省、克里特岛和墨西哥尤卡坦（Yucatan)的遗迹。民族人类学者探究西伯利亚鄂毕河（River　Ob)的奥斯蒂亚克人（Ostyak)以及费尔南多波岛(Fernando Po)的海鹅。这一代的东方学家最近已为我们开启了东方圣典之门，同时也将西方《圣经》的前希伯来渊源公诸于世。此外，另

一群自上世纪起便在民俗心理学领域钻研的学者，一直设法建立语言、神话、宗教、艺术发展及道德规范的心理学基础。

然而，最杰出的成就却是来自精神医院的发现。心理分析学家大胆而真正具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对神话学的研究者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不论人们对某些特定个案和问题的细琐且有时相互矛盾的诠释的看法如何，弗洛伊德、荣格及他们的追随者已无可置疑地证明，神话的逻辑、英雄及事实一直延续到今日的社会。在欠缺普遍而有效的神话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未被认可的、初步的、但隐含强大力量之梦的众神庙。俄狄浦斯的最新轮回转世，亦即接续上演的美女与野兽的罗曼史，正在42街与第五大道的午后街角，等待交通灯的变换。

俄狄浦斯情结

一位美国青年在给一位报纸联合通讯作者的信中写道：

我梦见自己在屋顶上重新钉木瓦。突然听到父亲在下面叫我。我赶紧转过身去想听清楚一些，但当我这么做时，槌子却从我手中滑落，沿着屋顶斜坡下滑，并在檐边消失。接着，我听到沉重的响声，好像是身体落地的声音。

在极端恐惧之下，我爬下楼梯。父亲躺在地上，已然死去，头上满是鲜血。我非常伤心，一边哭泣，一边开始叫唤母亲。她从屋中出来，用手臂环抱着我。“没关系，儿子，这只是个意外罢了，”她说，“我知道你会照料我，尽管你父亲已经走了。”当她亲吻我时，我醒了过来。

我是家中最大的孩子，今年二十三岁。已和太太分居一年，不知怎的，我们无法好好相处。我非常爱我的双亲，和父亲相处也毫无问题，除了他坚持要我回家和太太一起生活这件事以外。我和她在一起是无法快乐的，永远不可能！

这个婚姻失败的丈夫表现出惊人的天真，他不是把自己的精神能量用在解决爱和婚姻的问题上，反而一直以时光错乱的思维方式栖息在自己想象的秘密深处，那是他生命中首度，也是唯一一次感情投入的戏剧化情境。这种戏剧化情景就是婴儿期悲喜交加的三角恋关系——儿子为了母亲的爱而对抗父亲。人类心灵倾向中最恒常的特性，显然是从我们

是所有动物中停留在母亲的怀抱中最久的这项事实演绎出来的。

人类出生得太早，他们出生时心智尚未成型，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他们对危险世界唯一的防护便是母亲，在她的保护之下，他们的宫内期在体外延长了。因此，婴儿与母亲两人，在生产这个灾难后的数个月中，形成了一个二合一的单元，不仅是生理上的，同时也是心理上的。母亲长期离开，会给婴儿造成压力和紧张感，并进一步导致其攻击的冲动。此外，当母亲被迫要阻止小孩时，攻击性的反应便被激起。因此，小孩第一个具敌意和爱意的对象是同一的，他最初的理想典型（后来以幸福、真理、美和完善等各种意象保留下来成为无意识的基础）便是圣母与圣婴二合一的单元。

母亲的怀抱是子宫完美意境的重现，而以另一种伦理秩序激烈侵入这种理想状态的是倒霉的父亲，因此，从经验上看，他大部分时候被当作敌人。原先附加于“坏”母亲或不存在的母亲身上的攻击性责难遂转移到父亲身上，而附加于“好”母亲或存在的、抚育的、保护的母亲身上的欲求，则(通常）由母亲自己保留。这个婴儿期对死亡（thanatos: destrudo)与爱欲(eros: libido)冲动的致命分配，建立了今日著名的恋母情结的基础。这也正是弗洛伊德在五十多年前[1]指出的，成人举止之所以无法理性存在的重大因素。诚如弗洛伊德所说：“杀死父亲拉伊奥斯（Laius)并与母亲约卡斯塔(Jocasta)结婚的俄狄浦斯王（King Oedipus)，只是我们借以实现自己孩童时期的愿望罢了。但比他幸运的是，我们至少尚未变成精神官能症患者，并已成功地从对母亲的性冲动中解脱出来，忘记了对父亲的嫉妒。”他又写道：“每一种性生活上的病理失调，都可以准确地被视为一种发展上的压抑。”

许多男人都梦见自己是母亲的性伴侣，但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的人才活得比较轻松。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

一位情感不成熟、仍旧困在婴儿期浪漫情调中的爱人，我们可以从他的梦推知他太太的可怜境遇。我们可以在此开始进入古代神话的领域，只是这种转向颇为奇特。

阿拉丁洞穴

一位受到困扰的女士写道：

我梦见一匹高大的白马，不论我到哪里，它都跟着我。我对它感到害怕，把它推开。我回头看它是不是还跟着我，它却已变成一个男人。我叫他到理发店去剃掉他的鬃毛，他照办了。当他走出来时，除了仍旧有一张马脸和马蹄外，看起来就像是个男人，他继续紧跟着我。他向我靠近，我便醒过来了。

我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已婚妇女，育有两个小孩，结婚已十四年，我肯定我先生对我是忠贞的。

这就是无意识地将各式各样的幻想、古怪的事物、恐怖及蛊惑的意象带入头脑中——不论是在梦中、大白天或精神错乱时。因为在我们称为意识状态的这片比较干净的住处的地板下，人类的王国可以向下深入到那秘密的阿拉丁洞穴中。那儿不仅有珠宝，更有危险的精灵驻足。那是我们不想、或不敢将其融入生活中的不顺遂或抗拒的心灵力置。它们或许仍旧藏在心灵深处，但另一方面，山水风景的美丽、一杯茶的滋味、或者眼睛的一瞥，都可能触动这神奇而隐秘的心灵力量，于是危险的信号便开始浮现在脑海中。

这些讯息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们威胁到我们为自己和家人建立的安全组织。然而它们却像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魔力，因为它们带有开启自我探索这个既让人渴望又使人恐惧的完整的冒险领域的钥匙。我们建立、居住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都被毁灭了，但是一个更鲜明、更清净、更宽广而完整的人生，却因而奇妙地重建起来——这就是那些来自我们心灵深处的危险信号所带来的诱惑和恐惧。

现代的智慧老人

心理分析这个解梦的现代科学，教导我们留心这些无实体的意象。它同时找出了一种让这些意象发挥作用的方法。自我发展的危机在有经验的启蒙者的监护下，以梦的教训通过了考核。这位有经验者扮演的是古代秘教师傅或灵魂引导者的角色，也就是原始森林圣所中举行试炼及入会仪式的启蒙巫医。心理医生是神话领域的当代大师，是通晓发挥潜能各种秘密方式的人。他的角色正是神话和童话故事中的智慧老人，其话语协助英雄通过奇异历险中的试炼。就是他现身指向那把将杀死恐龙的神奇的闪亮之剑，指点英雄等待他的新娘和藏有宝藏的城堡，将神膏

涂在几乎致命的伤口上；最后，当英雄完成在魔法的黑暗王国中的冒险后，他把胜利者送回到平凡的世界中去。

当我们心中有了这个意象，再转而考察来自原始部落及过去伟大文明的许多怪异仪式时，就会明白这些仪式的目的和实际效用一一引导人们跨越那些要求改变意识以及无意识生活模式的艰难门坎。在原始社会生活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所谓成长仪式（出生、命名、成人、结婚、丧葬等），借由正式且非常严格的隔离练习（exercises of severance)而凸显出来。透过这种练习，心识与前一阶段的态度、执著和生活模式全然切断。接下来将有一段或长或短的隐退间隔，人们为这位生活的冒险者表演，旨在向他介绍与其新的社会地位相适合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最后，当回归日常生活的时机成熟时，被启蒙者便有如再生一般。



希丽妮（Sileni)与美娜斯（Maenads)。取材自一只希腊罗马人所用的黑色图样双耳长颈酒

瓶。约在公元前450至前500年，于西西里垓拉（Gela)的一处墓地发现。

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许多仪式的试炼与意象，和心理治疗病人开始放弃婴儿期固执并向未来发展时，自动出现在他们梦中的那些试炼与意象有一种对应关系。例如，在澳洲原住民中，成人礼的痛苦经验（青春期的男孩借成人礼切断对母亲的依赖，被引入男人的社会和秘密传统中）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割包皮仪式。当一位摩金（Mumgin)部落的小男孩快到割包皮的年龄时，他的父亲及长老会告诉他："伟大的蛇爸爸嗅到你的包皮，他要索取它。"男孩相信确有其事，因而变得非常害怕。他们通常会向母亲、祖母或其他自己钟爱的女性亲戚寻求庇护。他们知道男人会组织起来，确保他们被带到有大蛇的男人的营地去。女人仪式性地为男孩们恸哭一番，这是为了不使大蛇吞下他们。现在看看这些无意识的对等部分。"我的一位病人,"荣格大夫写道，"梦到一条蛇由洞中伸出来咬他的外阴部。"这个梦发生的时刻，正是病人相信心理分析的真实，并开始自恋母情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际。

神话和仪式一直是使人类精神向前发展的象征，和那些常出现的、试图把它往后扯的人类幻想是对立的。事实上，精神官能症的发病率极高。我们一直沉浸在尚未消失的婴儿期意象，不愿迈入必经的成年之路。在美国，甚至出现一种相反的可悲论调：生命的目标不是变老，而是保持年轻；不是离开母亲变得成熟，而是固守着她。因此，当丈夫们在男性世界中，成为父母所期许的律师、商人或领袖人物并自以为傲时，太太们甚至在结婚十四年并生养两个优秀的小孩后，仍在寻找爱情——她们只能在人首马身的怪物、半人半兽的酒仙、人兽同身的森林之神，以及有关牧羊神潘恩(Pan)酒宴的肉欲梦魇中找到它。这些景象或出现在上述第二个梦例中，或出现在最新银幕主角所扮演的淫秽神女的浮夸普罗殿堂内。

心理分析师最后也必须肯定，由戴面具跳舞者和割包皮的巫医所具有的古老、具前瞻性的千锤百炼的智慧，就像被蛇咬的梦例一样。此处我们发现亘古长存的启蒙象征系统，在病人心理释放的那一刻自发产生。显然，在这些启蒙的意象中，有某种心灵必须的质素，如果它们无法由外在的神话和仪式提供，那么必将透过内在的梦境再度呈现出来——否则我们的能量仍将锁在潜意识的大海底部陈腐过时的游乐室中。

一连串的标准变形

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强调，人生前半部分的过程和经历的困难——也就是当生命的太阳爬向高峰的婴儿期与青少年时期的过程和经历的困难。荣格则强调人生后半部分的危机——为了向前迈进，闪耀的太阳必须甘心降落，最后消失在墓冢的黑夜子宫中。代表欲望和恐惧的一般象征，在人生的午后转变成其对等部分，因为此时的挑战不是生而是死，难以离开的不是子宫而是阳具——除非生命的凋萎真的已使心跳停止，否则此时定是以幸福为许诺的死亡召唤取代了早先爱的诱惑。我们走完圆满的循环，由子宫的墓冢到墓冢的子宫：暧昧、谜一般进入的物质世界即将离我们而去，就像梦的本质一样。原本预期是独特、不可测度且危险的历程，到头来却发现，在历史文明的奇异伪装下，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已经历了一连串的标准变形。

例如，海岛帝国克里特(Crete)商业霸权时期伟大国王弥诺斯（Minos)的故事便是如此：他雇佣著名的艺术家兼工匠代达罗斯（Daedalus)为他设计建造一座迷宫，以藏匿一度令王室感到羞辱和恐惧的事物。原来那是一只由王后帕西淮（Pasiphae)生下来的怪兽。据说，国王弥诺斯一直忙于保护贸易路线的重要战争，帕西淮则被一头强壮、雪白、自海中诞生的公牛引诱。但再也没有比发生在弥诺斯母亲身上更糟的事了：弥诺斯的母亲欧罗巴（Europa)被一头公牛载到克里特岛的事人尽皆知。这头公牛是天神宙斯（Zeus)，而这种神圣结合所生的尊贵之子，就是现在受到尊崇、人人都乐意为他服务的弥诺斯。帕西淮又怎么会知道自己轻率之举的果实会是一只怪兽——一个人身和牛头牛尾的小儿子呢？

社会强烈谴责王后，但国王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桩罪过也负有一份责任。受到质疑的公牛是很久以前弥诺斯和他的弟弟争夺王位时，由海神波塞冬（Poseidon)送来的。弥诺斯断言，依据神旨，王位是属于他的，并祈求海神从海中送来一头牛作为征兆。他还在祈祷结束时，发誓立即以公牛的牺牲，作为祭典的奉献与象征。后来公牛出现了，弥诺斯也加冕成为国王，但当他亲睹送来的野兽是如此雄伟，并想到占有它的好处后，便决定用一头替代品来冒险一试——他以为神对此不会太在意。于是在祭坛上他奉献出自己拥有的最好的白公牛，而将波塞冬送来的公牛占为己有。

在这位著名的立法家和公共美德模范的明智管辖下，克里特帝国呈现出高度的繁荣。首都克诺索斯（Knossos)成为当时文明世界商业霸权

里繁华的中心。克里特的舰队遍及地中海的海岛和港口，克里特的商品在巴比伦（Babylonia)[2]和埃及都享有盛誉。勇猛的小舰队甚至突破赫拉克勒斯柱石（Gates of Hercules)[3]到达外海，然后沿着海岸向北前行，夺取爱尔兰的金子以及康沃尔（Cornwall)[4]的锡，同时也向南前行，绕过北非塞内加尔地形上突的部分，到达约鲁巴兰（Yorubaland)[5]以及远方象牙、黄金和奴隶市场。

然而在家中，王后受到波塞冬的唆使，对那头公牛燃起一股不可抑制的热情。她成功地说服艺术家兼工匠——举世无双的代达罗斯一"替她制造一头可瞒过公牛的木制母牛，她迫不及待地钻入母牛内，并成功地骗了公牛。她怀了自己的小怪兽，他一出生即成为祸害。因此代达罗斯再度被召唤，这一次是国王要他来建造一座巨型的迷宫般满布死巷的封闭建筑，好将这个怪物藏起来。由于迷宫设计得十分复杂，以至于代达罗斯自己在完成时，几乎找不到出口出来。这个叫作弥诺陶洛斯的半人半兽怪物便被安置在那里面。从此以后，成群的活生生的年轻男女被送来喂食他，他们是从克里特统辖的被征服国家中掳回的战利品。

根据古代的传说，主要的错不在王后而在国王，他不能全都怪她，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将属于公众的事物占为己有，他被加冕成王的根本意义，就是他已不再是个老百姓。他本应把神牛归还给海神，以此来象征他绝对无私地履行了他作为国王的职责。而留下公牛之举，代表的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由上帝恩典”成就的国王，却因此变成"紧紧抓住



弥诺陶洛斯（Minotauromachy)。取材自雅典一座火山口，公元前5世纪。此处式修斯手持一把短剑刺杀弥诺陶洛斯，这是瓶瓮绘画的故事版本。在文献记载中，忒修斯是赤手空拳的。

私利不放”的危险暴君。正如传统成长的仪式教导“对过去来说自己已经死去，对未来而言自己又获重生”，伟大的加冕典礼剥去他的个人角色，让他王袍加身。这就是仪式要达到的效果，不论这个人是工匠或是国王。然而拒绝仪式的亵渎行为，使个人把自己从整个社区的大单元中隔离，成为一个小单元。于是，这众多的个体各自为战地相互争斗，而对这些个体则只能用暴力加以统治。

暴君怪物这个角色在世界各处的神话、民俗传统、传奇、甚至梦魇中都很常见，他的特征在各处基本上是一样的。他夺取大众的利益囤积起来，他贪婪地渴求能具有把一切占为己有的权利。神话和童话故事中，他给人们带来了混乱和破坏。这种混乱和破坏的范围可能仅及于他的家庭、他自己受折磨的心灵、也可能及于他的朋友，但范围也可能延伸到整个文明。暴君膨胀了的自我是对他自己及其周遭世界的一种诅咒——不论他的事业看起来多么辉煌。自我惊吓、恐惧缠身、对遇见的每一个人警觉提防，以及对周遭预期的进攻还击等，这些都是他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占有冲动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这位不受约束、自行其是的巨人将给世界带来灾难，尽管他的本意是好的。他的手伸到哪里，哪里就有哀号（如果外表显示不出来，那便埋在每个人心中）。人们渴望

佩带利刃来拯救他们的英雄，这位英雄的一击、一触以及他的存在，将解放这片土地。

在这里，

人既不能站立也不能坐卧，

山中甚至连宁静都不可得，

只有不能带来生机的干雷而无雨水。

山中甚至连孤独自处也不可得，

只有来自泥墙龟裂的房门后，

黯红面孔的嘲笑与咆叫。

——艾略特（T. S. Eliot),《荒原》(The Waste Lane)

连续的诞生重现

英雄是自觉顺服的人。然而要顺服于什么呢？这正是今日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处英雄的主要美德以及历史功绩所要解答的谜题。正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教授在其研究文明兴衰法则的六大册巨著中指出的，社会躯体的分裂是无法借由回归美好旧时光的计划（复古主义），或保证有理想的未来的纲领（未来主义）来解决的，即使以最实际、最坚决的努力把碎裂的部分再度焊接起来，也无济于事。只有诞生能够征服死亡——不是老旧事物的重现，而是新事物的长成。在灵魂深处，在社会躯体的范围内，一定会有——如果我们活得够久的话——连续的"诞生重现”（也就是轮回），以消解那持续不断的死亡重现。因为，如果我们未曾获得新生，复仇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就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胜利来进行报复：毁灭就会从我们的胜利中脱颖而出。因此和平是陷阱，战争是陷阱，变化是陷阱，永恒也是陷阱。当死神胜利的日子来临时，死亡便逼近了。我们除了上十字架然后复活外，别无他法——也就是完全肢解后，再重新诞生。

“脱离”与“转型”

杀死怪兽弥诺陶洛斯的英雄忒修斯（Theseus)由外面进入克里特，

他是希腊这个逐渐崛起的文明的象征和代表。那是充满生气的新事物。然而，新生原则也可以在暴君帝国的领域内出现。汤因比教授用“脱离"（detachment)和“转型”（transfiguration)这两个名词，来描述英雄渴望突破限制前的骚动不安，这种不安使英雄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并使创造过程得以继续下去。

第一步是脱离或退出，它是一种把强调重点由外在世界转向内在世界、由宏观宇宙转向微观宇宙的根本变革，也就是自荒原的悲戚绝望退入内在永恒领域的宁静。但是我们由心理分析得知，这个领域正是婴儿期的无意识。它是我们在睡梦中进入的领域，它永远在我们的内在生命中，育婴期的所有童话怪物和救助者都在此，所有孩童时期的神奇魔术也都在此。更重要的是，所有一直无法让成人领会的生命潜能，其他部分的自我，也都在此。因为如此宝贵的种子是永远不死的。只要把这个全体中失去的一部分挖掘出来，使其重见天日，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神奇地增强，我们的生命又重新生机勃勃，我们的身躯就可以变得高大。

此外，如果我们挖掘出来的，不只是个人而是整个世代或整体文明所遗忘的事物，那么我们就真正成为了恩赐者、当代的文化英雄——不只是区域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历史人物。总而言之，英雄的首要任务是从次要的“果”的世界舞台退出，进入心灵中那些困难真正驻足的“因”的区域，根除个人的困难（譬如挑战当地文化中的婴儿期恶魔），并突破界限去体验那未经扭曲的直接经验，以及荣格称之为"原型意象”的同化作用。这个过程在印度和佛教哲学中称为“辨”（viveka)。

正是这些需要去发现并同化的原始意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中激发了宗教仪式、神话和幻象的基本原型意象。不要把这些"梦的永恒单元”与经个人修饰过的象征形象弄混了，后者出现在仍受折磨的个人的梦魇和疯狂中。梦是个人的神话，神话则是非个人的梦，两者都以同样的普遍方式象征心灵的动力，但梦中的形象受到梦者个人特定的困扰扭曲，而在神话中显现的问题和解答，则对全人类都有效。

因此，英雄是能够奋战超越个人及地域的历史局限，成为普遍有效的、具有常人形象的男人或女人。这样的一个人心中的影像、观念和灵感，都来自人类生命和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它们是流畅无阻的，不是出于当代分散瓦解的社会及心灵，而是出于使社会重生的永不止息的泉源。英雄作为当代的人已死，然而作为完美、不受限制、普遍不朽的

人又获重生。他的第二项任务——诚如汤因比教授所宣称，以及所有人类神话所指出的，便是转型后回到我们的世界，把他所学到的关于新生的教训传授给我们。

人生旅途中的黑森林

一位当代妇女如此描述她做的梦：

我独自绕着某个大城市的北部边缘行走，穿越两边都是粗糙的小房子的贫民窟泥泞街道。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但却喜爱这趟探险之旅。我选了一条泥泞的街道行走，这条道一路延伸穿过想必曾是条没有加盖的排水沟。我沿着两排临时加盖的破旧小屋走下去，后来发现有条小河，在自己和某处坚硬的高地间流过。那是条流过草地、十分澄清的可爱的小河。我可以看见绿草在水面下漂动。我找不到穿过河道的路，因此走向一间小房子，探询是否有船可搭。有个男人表示可帮我渡河。他拿出一只小木箱放在河边，我立即看出，有了这个箱子，自己很容易便能跳过河去。我明白所有的危险都过去了，并愿意重赏这个男人。

想到这个梦，我便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其实根本不必到那里去，而可以选择舒服地走在修过路面的街道上。我走在污秽又泥泞的地方，是因为自己偏好冒险，而一旦开始，我便必须走下去……当我想到自己在梦中那么坚持地继续往前走，仿佛知道前方必定有好东西等着，例如那条可爱的、绿草盈盈的小河，以及对岸高地上安全的、修过的道路。照这样思考这个梦，就像决心要在精神上重生一样，或者更确切的说，是要再生。或许我们中的某些人，在找到通往灵魂终点的平静之河或平坦大道前，都必须穿越黑暗迂回的道路。

这位梦者是个著名的歌剧艺术家，像所有决意不走一般的、有安全标示的公路，而去响应那些能听见外界和内心声音的人所发出的冒险召唤的人一样，她必须单独走自己的路，克服种种困难，也就是她梦中穿越贫民窟泥泞街道所代表的意义。她知道灵魂的黑夜，也就是但丁所谓的“人生旅途中的黑森林”，以及地狱深渊的悲苦：

穿过我的是进入悲惨城市的道路，

穿过我的是进入永恒悲惨的道路，

穿过我的是迷失的人们的道路。

——但丁，《神曲•地狱篇》

值得一提的是，神话中普遍存在的英雄历险公式的基本大纲，在这个梦中完整地重现。这些危险的障碍以及路途中的好运等深具意义的主题，我们将在以下篇幅中上百个变化形态的故事中呈现。首先是跨过没有加盖的排水沟，接下来是穿越流过草地的清澈河流，然后是出现在关键时刻欣然帮忙的救援者，最后是一道溪流彼岸的坚实高地（人间乐园，约旦河上的净土）：这些都是不断重复出现在灵魂高度冒险的欢歌中的主题。敢于倾听并遵循秘密召唤的人，已了解到在危险孤独的冒险过程中的危机：

剃刀锋利的边缘，难以横越，

诗人声称，这是困难的过道!

——《卡塔奥义书》(Kathu Upanishad)

做梦者通过小木箱的协助越过河水，在这个梦中小木箱代替了较普通的轻舟或桥，这是她自己的特殊才华和美德的象征，她乘此渡过世界之水。做梦者并没有提供自己的联想，因此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小箱子可能揭示的特殊内容是什么，但那必定是潘多拉盒子——是神祇送给一位美丽女性的神圣礼物，里面充满麻烦与幸福的种子，同时也提供了支撑的力量——美德与希望。做梦者靠这个箱子到达彼岸。凭着同样的奇迹，每一个渴望自我发现与克服发展道路上的困难的人，也都能渡过人生的海洋。

遵循英雄的路线

绝大多数男女选择一条冒险性较少，意识察觉不出，且属于公众的常规道路。但是这些寻道者也得到了解救——靠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社会象征的帮助、靠跨越局限的成长仪式，以及降赐神恩的圣礼而得到解救。只有那些既不知内在召唤，也不知外在教义的人，处境才是危险的。也就是说，今日大部分人仍处在心灵的迷宫中。引路人在哪里？那位多情的贞女阿里阿德涅(Ariadne)在哪里？提供简单的线索使我们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怪兽弥诺陶洛斯，并在杀死怪兽后帮我们找到通往自由之路的阿里阿德涅又在哪里呢？

弥诺斯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自从看到英俊的忒修斯从给弥诺陶

洛斯送来可怜的雅典少男少女所乘的船上下来时，便爱上了他。她想办法和他攀谈，并宣称如果他答应带她一起离开克里特岛并娶她的话，她将帮助他走出迷宫。誓约既定，阿里阿德涅转而寻求技艺精湛的代达罗斯的协助，他用工匠艺术建造了迷宫，阿里阿德涅的妈妈生下的怪兽被深藏在里面。代达罗斯给了她一捆麻线，进入迷宫的英雄忒修斯可将此麻线固定在迷宫入口，一边走入一边将线放开。我们需要的其实很少！但缺少那线团，深入迷宫的冒险便无望了。

那一点点小东西就近在手边。最奇怪的是，恐怖迷宫背后的主脑，也就是为罪孽深重的国王服务的科学家，也同样乐意为自由的目的而服务。但是这必须要有英雄的胸怀才行。千百年来，代达罗斯所代表的是某种类型的艺术家兼科学家。那种奇怪的、几乎是恶魔般的人物，超越了社会评价的范围，他为之献身的不是那个时代的道德观，而是他的艺术道德观。他是思想之路的英雄——诚挚、勇敢、充满信心，认为他所找到的真理会使人类获得自由。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像阿里阿德涅一样转而求助于他。他从人类想象力的田园中采集亚麻织成麻线。千百年的农事，数十年的辛勤摘采，无数身心俱疲的工作，都加入了这束紧缠的纱线中的梳理、拣选和纺织。我们甚至不用单独去冒险，因为万世的英雄已在我们之前走过，迷宫已彻底为人所知，我们只要遵循英雄的路线便可。在我们想要找到可憎事物之时，我们便会找到神祇；在我们想要杀害他人之时，我们便会杀死自己；在我们想要向外驰游之时，我们便会来到自己存在的中心；在我们想要独处之时，我们便会与整个世界同在。

悲剧与喜剧

悲剧艺术

“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以这段宿命的话作为他精神分裂的现代女英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故事中的开场白。疯狂的她身兼妻子、母亲和盲目热情的情妇于一身，在象征她心灵饱受创伤的卧轨自杀事件发生后至今的七十年间，她失去了人生方向的悲剧——一段由罗曼史、新闻事件和未经记录的极度痛苦的呐喊交织而成，而又吵嚷不休的情爱诗歌——一直在为

迷宫中公牛魔怪喧闹地高唱，因为公牛魔怪是赋予世界生命活力的善良神祇愤怒、毁灭、疯癫的另一面。和希腊的悲剧一样，当代的罗曼史也歌颂肢解尸体（代表时间中的生命）的奥秘。幸福的结局被斥责为错误的表述。因为我们所知、所见的世界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我们的心将随着我们所爱的形体的逝去而死亡、分裂和肢解。

“同情是当人类苦难中严肃而永恒的东西出现时，撼动人心并与受苦者合为一体的感觉。恐惧是当人类苦难中严肃而永恒的东西出现时，撼动人心并与神秘原因合为一体的感觉。”正如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在他为英格拉姆•拜沃特（Ingram Bywater)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的，悲剧的清涤（katharsis)(例如目睹悲剧者，透过同情和恐惧的体验，而"净化”或“洗涤”自己的情绪）与一项早期的洗涤仪式（一种把过去的污染和毒素，也就是罪恶和死亡的旧疾，加以净化的仪式）——也就是让被肢解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os)的节庆和神秘剧演出的功能相符。在神秘剧的演出中，与冥思的心结合的并不是已死的身体，而是暂时停驻其中的永恒生命的本原。在那段时间里，真实便包藏在虚幻的肉体（既是受苦者，也是神秘的原因）的外衣下，而当“使人失去尊严的悲剧”分裂、打散和消解我们必朽的身形时，真实便是自我溶入的底层。

现身，现身，不管你的外形或名字为何，

喔，山林公牛，百头蛇，燃烧火焰的狮子！

喔，神，野兽，奥秘，来吧！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酒神》（Bacchae)

这种在时空世界中偶然的逻辑性和情感义务的丧失，这种对宇宙生命以成功毁灭我们来完成其律动的认识和强调，以及这种对必死命运的爱一一“命运之爱”，共同构成了悲剧艺术的体验：其中有喜悦和救赎的

狂喜：

一生身为仆人的我，

是伊达山上天神朱庇特（Jove)**6**的学徒，

午夜扎格柔斯漫游之处，

我也随之漫游。

我忍受他雷一般的呼喊，

满足他鲜红的、血流般的盛宴，拥抱大地之母的山间火焰。我得到自由，

并被命名为盔甲祭司巴古斯7。

——欧里庇得斯，《克里特人》(Cretans)

当代文学的重点，是针对充斥在我们面前、周遭和内在的被破坏得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进行大胆而细致地观察。一旦对这种大破坏进行抗议的自然本能被压抑——不论是大声责骂，还是开出万灵丹，就会出现一种重大的、比希腊悲剧更有理想的悲剧艺术。种种实际的、令人瞩目的民主悲剧中，神不仅在贵族经历的浩劫里，同时在受苦的普通家庭的灾祸中被目睹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虚拟的天堂或未来的幸福来补偿、缓和这极大的悲苦，有的只是全然的黑暗、不满足的空虚，这种空虚接纳并吞噬一出子宫就注定失败的生命。

悲剧、喜剧,孰优？孰劣？

和所有这一切相比，人类成就的小故事似乎就微不足道了。失败、损失、幻想的破灭以及令人觉得讽刺的不知足，所引起的痛楚甚至连令人妒嫉的天之骄子也为之恼怒！因此，我们并不会把喜剧的地位看得和悲剧一样高。把喜剧当作讽刺剧是可以接受的，当作娱乐便是遁世的快乐天堂。“从此以后永远快乐”的童话故事是不能当真的，它属于受到保护、远离现实的童年幻土。正如永远快乐的天堂是老年人的神话一样，他们即将走完自己的生命之旅，而他们的心则必须准备好进入人生旅程中最后的黑暗入口——就这一点而言，理智的西方人的见解，是建立在对童话故事、神话以及神圣的救赎喜剧所描绘的真实的全然误解上。在古代世界中，这些喜剧被认为比悲剧的地位更高，是更深奥的真理、更难以实现的境界、更坚实的结构和更完整的启示。

童话故事、神话和神圣的灵魂喜剧中圆满的结局，不应被解读成与人类现实悲剧矛盾，而应被解读成是它的超越。客观世界仍然维持其原

貌，但因为主体内在的重点转移，客观世界看起来就好像已经转化过一样。原先生死是冲突的，如今却出现了永恒的存在——就好像锅中开水对水泡的命运，或宇宙对银河星辰的出现与消失均无动于衷一样，此时个人对时间中发生的事故亦抱持同样的态度。悲剧毁灭了形体以及我们对形体的执著。狂野而悠然自在的喜剧，则是不朽生命的无尽欢乐。因此，这两者是同一神话主题和经验的不同说法，既属于这主题和经验，也是它们的界限：下行与上升这两条路线，共同组成了生命启示的整体。如果一个人要洗涤自己的原罪（违逆神的意志）和死亡（认同必朽的形体）的话，就必须明了和喜爱这种称之为生命的全部启示。

万物不断变化，但没有事物死亡。灵魂四处徘徊，一会儿来到这里，一会儿来到那里，而且随它所爱，拥有任何形体……因为一度存在的已不复存在，而过去不在这里的则来了。于是，整个运行的过程又再经历了一遍。只有那永恒、不灭、不可思议的真我居住其中，身体才会有结束。

神话和童话故事的任务在于揭示从悲剧到喜剧晦暗不明的内在心灵之道，以及它的特殊危险和技巧。因此，这些事件就像梦幻般的“不真实"，它们代表的是心理而非身体的胜利。即使当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时，胜利的事迹也不会被描绘成真实的，而是被描绘成梦一般的情景。因为重点不是要某某事迹在地球上实现，而是要在某某事迹能在地球上实现之前，必须先做好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即通过我们熟知的、并在梦中造访过的心灵迷宫。

神话英雄的旅程可能凑巧是在地球上。不过基本上，它是内在的过程——进入心灵深处去克服那晦暗不明的阻力，而失去已久的、为人遗忘的力量也会再度恢复，作为转化世界之用。这项伟业一旦完成，生命便不再受时间的打击，也不会在灾害的可怕毁损下绝望地受着苦，而是在有形的恐怖依然存在、痛苦哭喊仍旧扰嚷的情况下，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普遍支撑的爱，以及自身拥有的不被征服的力量所贯穿。照亮无形之光的某种质素，在一片晦暗的混沌中，随着渐增的喧嚣声出现。于是，恐怖的毁损被看成只是我们内在永恒不灭的阴影罢了。时间让位给荣耀，世界唱出奇妙的、天使般的，但或许最终单调的天乐。就像幸福的家庭一样，神话与得救的世界都是类似的。

英雄与神

释迦牟尼的故事

神话中英雄历险的标准路径是成长仪式准则的放大，即从“隔离"到“启蒙”再到“回归”，它或许可以被称作单一神话的原子核心。

英雄从日常生活的世界出发，冒着种种危险，进入超自然的神奇领域。他在那里获得奇幻的力量并赢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英雄从神秘的历险地带着能为同胞造福的力量回来。

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众神的火后回到尘世。伊阿宋王子到达奇异之地，智取看守金羊毛的毒龙，带回金羊毛，使他具有了与篡夺者决战合法王位的力量。埃涅阿斯入冥府，穿过可怕的死河，扔了一块蛋糕给看守冥府的三头怪狗刻耳柏洛斯，最后终于见到已逝父亲的幽灵，他还知道了所有的事情——诸灵魂和他即将创建的罗马的命运，以及他如何避免或忍受住重担，然后他穿过象牙门，回归真实世界，去尽自己该尽的责任。

最能体现英雄任务的艰巨，以及它在深刻酝酿和认真实践时的崇高涵义的，就是佛陀艰难成道的传统故事。

年轻的王子乔答摩•释迦牟尼（Gautama Sakyamuni)骑上战马犍涉(Kanthaka)，偷偷离开父皇的王宫，奇迹般地通过警卫看守的大门，奔驰在夜色之中，24万神祇为他举着火炬。他轻易地跳过1128肘尺**8**宽的滔滔大河，然后一剑削下自己的头发——剩下两指宽长的头发则卷向右边，紧贴着他的头。他穿上僧衣，像一个乞丐似的漫游世界。在那看似漫无目的的云游岁月中，他成就了八个阶段的冥思，并予以超越。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起来，再用六年的时间全力修道，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并一度崩溃几近死去，但不久即恢复过来。后来他又开始了较不严苛的苦行云游者生活。

有一天他坐在一棵树下，凝神于世界的东半部，他的智慧之光把树木照亮了。一位名叫苏嘉塔（Sujata)的年轻牧羊女，用金碗盛了乳糜给他，当他将空碗抛入河中时，它竟然逆流而上。这是他即将得道的信号。他站起来沿着一条众神装饰过、1128肘尺宽的道路前行。森林中的蛇、鸟以及神明用花朵和天香向他致敬，天上的吟咏开始合唱，大地间充满着芳香、花环、乐章以及表示拥戴的欢呼声，因为他正在通往伟大觉悟之树的路上，并将在树下拯救宇宙。他在菩提树下，以坚毅的决心

一动不动地坐着，面对着爱欲和死亡之神迦摩魔罗（Kama—Mara)。

这位危险之神骑在一头大象上，一千只手各握着不同的武器。他由魔军簇拥着，这支队伍在他的前方、右侧和左侧各延展了十二个军团的规模，在他后方则一直延展到世界的尽头，魔军层层叠叠一共九层。保护宇宙的神纷纷逃走了，只有未来的佛陀仍然坐在树下一丝不动。于是迦摩神攻击他，企图摧毁他的定力。

旋风、石块、雷火、锋利的冒烟武器、燃烧的木炭、热灰、滚烫的泥砂和四重黑暗齐飞，敌军将这些武器一股脑儿地投向这位救世者。但投射出的武器全都因为乔答摩十项圆满成就的力量，而转变成天上的花朵与圣膏。接着迦摩安排他的三个女儿欲望”、“渴求”和“贪婪”——在妖娆的侍女的簇拥下前来，但伟大的乔答摩并未被扰乱。最后迦摩挑战他坐上不动之点的权利，生气地投掷出像剃刀般尖锐的圆铁饼，并命令部队随着山岩峭壁飞向他。但未来的佛陀只是移动自己的手，以指尖碰触地面，要求大地女神见证他坐上该位置的权利。她以百声、千声、十万声的吼叫来见证，使得敌军的大象跪了下来，向未来的佛陀表示服从。军队即刻散去，十方世界的神明撒下了花环。

在日落前赢得最初的胜利后，这位征服者在当夜的初更时分知晓了自己的前世因缘；在二更时分，获得无所不见的天眼通；在末更时分，懂得了因缘法则。于是，他在黎明时大彻大悟。

接下来的七天时间，乔答摩——已成觉者的佛陀——在喜悦中纹风不动地坐着；又七天的时间，他站在一边注视自己曾在其上获得觉悟的不动之点；又七天的时间，他在坐的位置和站的位置之间走动；又七天的时间他住在众神布置好的帐篷里，重温因果与解脱的教义；又七天的时间，他坐在牧羊女苏嘉塔以金碗为他端来乳糜的树下，并在那里冥想甜美涅槃的教义；接着他移坐到另一棵树下，狂风暴雨咆哮了七天，但蛇王由树根潜出，用它宽阔的顶盖保护佛陀。最后，佛陀在第四棵树下坐了七天，继续享受解脱后的甜美。在这之后，他怀疑自己的讯息能否让他人了解，因此想把智慧保留给自己，但是梵天神自天顶降下来，恳求他成为众神和众人的导师。佛陀因此被说服去宣道。他回到人类的城镇，在众人间游履，使众生了知大道而得到无价的恩赐。

摩西传奇

《旧约圣经》的摩西传奇中，记载了一段与此类似的事迹。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三个月，和他的同胞一起进入西奈的旷野地带，以色列人在那里倚着山搭起帐篷。摩西上山去找上帝，而主从山上喊他的名字，并赐给他律法的石碑，命令他带回去给他的子民以色列人。

犹太民间传说声称，上帝给人启示的那天，有多种不同的隆隆声自西奈山上传出。

伴随不断增大的号角声出现的闪电，让以色列人感到十分恐惧。上帝弯曲天空，移动大地，并摇撼世界的界域，使得大地为之颤抖，甚至天使都感到害怕。他的光芒穿过火、地震、暴风雨及冰雹的四道入口。地上的国王在他们的皇宫中颤栗。大地以为死者即将复活，而她必须为吸取被屠杀者鲜血以及掩埋被屠杀者尸体之举负责。直到听了《十诫》的第一个字，大地才平静下来。

天空打开了，西奈山脱离大地升上空中。四周被浓厚云层覆盖的西奈山顶峰耸入天上，并碰触到神圣王座的双脚。在一边伴随上帝的，是手持授予利未人（the Levites)皇冠的2.2万名天使。当其他以色列人供奉金犊时，利未人是唯一对上帝保持真诚的部落。第二边则有60队共3550名天使，每一位都配带着要给所有以色列人的火冠。第三边的天使数目两倍于此，而第四边的天使数目根本就难以计数。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上帝不是从某一个方向出现的，而是从所有方向同时出现，但他的荣耀仍然充满天地。虽然有这些无以数计的天使，但西奈山上并不拥挤、暴乱，那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的人。

隔离一启蒙一回归

我们很快便会看到，不论是在广大得几近汪洋般的东方意象中，或是在希腊人生动的叙事中，或是在《圣经》宏伟的传说中，英雄的冒险通常都是遵循前述的原子核心模式，亦即与俗世隔离，穿透到达某种能量的来源，然后进行滋养生命的回归。整个东方已得到佛陀乔答摩所带回的恩赐——他对佛教妙法的教导的好处，正如西方得到《摩西十诫》的好处一样。希腊人把火的发现这个所有人类文明的第一支柱，归功于他们的普罗米修斯所做的超世俗行为，而罗马人则将他们的世界之城**9**的建立，归功于在特洛伊城瓦解后，离去并造访奇异地下冥府的伊涅阿斯。不论关心的领域（宗教、政治或个人）为何，真正的创造性行为是由某种因俗世之死而生的事实，是举世皆知的，而人类对英雄在到达原

点期间所发生的事，以及他在回归世界时，变成一个伟大而充满创造力的人的看法，也都是普遍一致的。

因此，我们必须效法为数众多的英雄人物，通过普世共有的历险过程，再次见证那已被揭示出的道理。这不仅将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意象对当代生活的意义，同时也将了解人的心灵在目标、力量、困境和智慧各方面的同一性。

本书以下的篇幅通过把历险整合为一体，来介绍世界上许多象征普通人命运的故事。第一阶段，亦即分离或启程的阶段，将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以五小节说明：(1)“历险的召唤”，即英雄事业的征兆；（2)"拒绝召唤'即逃离神的愚蠢行为；（3）超自然的助力”，即历险者所得到的意外协助；(4)　“跨越第一道门坎"；（5)“鲸鱼之腹”，即进入黑夜的通道。被传授奥秘的过程中所经受的考验和取得的胜利的阶段将以六个小节出现在第二章中：（1)“试炼之路”，即诸神的危险面；（2)"与女神相会（Magna Mater)”，即重拾婴儿期的幸福；（3“狐狸精”，即俄狄浦斯的领会与痛楚；（4)向父亲赎罪；（5)“神化'(6)“终极的恩赐”。

回归社会并与之重新结合，对精神能量持续循环注入这个世界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从社群的立场来看，这也是长期隐退可以被接受的原因，但英雄本人可能觉得这是所有要求中最困难的一项。因为如果他像佛陀一样已克服一切，达到完全觉悟的高深境界，那么这一体验的喜悦，可能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记忆、兴趣或希望全都荡然无存，或者他也可能认为要让深陷经济问题中的人们了解觉醒之道，似乎是个大到无法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英雄不接受所有启蒙的考验，反而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只是直接冲向目标（借由暴力、机智或运气），来取得他准备献给世界的礼物，那么被他破坏了平衡的力量可能会从内部和外部将他摧毁——例如普罗米修斯就是被钉死在自己的潜意识的巨石上。第三种情况是，一旦英雄自愿且安全地回归世界，就可能会受到他要协助的人们的误解和轻视，从而使英雄的事业完全瓦解。本书的第三章将按六个标题来进行这几个层面的讨论：(1)“拒绝回归'即摒弃世界；（2)“魔幻脱逃"，即普罗米修斯的遁逃；（3)“外来的救援”；（4)“跨越回归的门坎”，即返回日常生活的世界；(5)“两个世界的主人”；（6)“自在的生活”，即最终恩赐的本质与功能。

单一神话的复合英雄是天赋异禀的人物。他常常为他的社会所尊崇，也常常不被认同或被诬蔑。他和（或）他身处的世界缺少某种象征

性的东西。在神话或童话故事中，这可能只是少了枚金戒指般的小事，然而在启示的幻象中，则可能是整个世界中物质及精神生命的崩溃或濒临崩溃。

通常，童话故事中的英雄所成就的是本土的、个人的胜利，而神话故事中的英雄所成就的是世界性、历史性和集体性的胜利。童话故事中最年轻的孩子或被鄙视的孩子，会变成非凡力量的主宰——战胜他个人的压迫者，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则冒险带回整个社会重获新生的方法。部落或本土的英雄如黄帝、摩西或阿兹特克印第安人的英雄特兹卡特利波卡（Tezcatli-poca)，只把恩赐献给一个民族；普世的英雄——穆罕默德、耶稣、佛陀则为全世界带来讯息。

不论英雄是荒谬或崇高，是希腊人或野蛮人，是异邦人或犹太人，他的历险旅程在根本规划上是一样的。通俗故事所描绘的英雄行动是实质的，较高层次的宗教则彰显此行动的道德性。尽管如此，二者却在历险的形态、涉及的角色和获得的胜利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童话故事、传奇、仪式或神话中的原型基本要素被省略掉了，那一定是隐含有其他的意味——我们很快便会看到，描述这省略部分本身的书籍，可说是汗牛充栋。

第二部分“宇宙发生的循环"，展示出神向成功的英雄所启示的世界创造与毁灭的伟大景象。第一章“流出”，论述宇宙形体如何从虚无中出现。第二章 “童女生子"，是对女性力量的创造性和救赎角色的评论，首先是寰宇层次的“宇宙之母"，然后是人类层次的“英雄之母”。第三章“英雄的转化”，透过人类传说的历史的典型阶段来追溯它的过程，英雄则依各民族不同的需要，以种种形式出现在故事场景中。第四章“消解”，叙述了预期的结局，先是英雄部分，接着是与之对应的显现的世界。

宇宙演化周期在世界各大洲的宗教典籍中表现出惊人的一致，这使得英雄历险产生了一个崭新而有趣的转向，因为危险的旅程现在看起来不是成就，而是重现既有成就的工作，不是发现而是重新再发现的工作。英雄追寻并冒险赢得的神力，被证明一直存在于他内心中。他是"国王之子”，已经知道自己是谁，并因此施展出他原本具有的能力；他是“上帝之子”，已学习了解到此头衔的深刻意义。从这个观点来看，英雄是那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内心中具创造性救赎意义的神圣意象的象征，这个形象等待着我们去了解、实现。

“因为变成了多元的神，仍然是未曾分开的唯一的神，他的每一部分都是耶稣。”这是我们在小西缅（Saint Symeon the younger，公元949—1022)的著作中读到的一段话。“我在家中看到他，”圣者继续写道，“在日常的所有事物中，他出其不意地出现，与我联结融合为一，并且不借助任何东西向我跳跃过来，如火之于铁，如光明之于玻璃。他使我像火一样，像光一样。于是我变成以前自远方看到的景物。我不知如何向你形容这种奇迹……我是自然所生的人，也是上帝恩典所造的神。”

属于伪经的《夏娃福音书》(Gospel of Eue)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我站在一处高高的山岭上，看到一位巨人和一位侏儒。我仿佛听到如雷鸣般的声音，于是更贴近去听。他开口对我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散布在万物之中，不论你要什么，得到的都是我。得到了我，你便得到了你自己。”

因此，英雄和他终极的神，追寻者和找到的东西，这两者可以被理解为自我反照这单一奥秘的内在与外在表现，它与显现世界的奥秘完全一致。崇高的英雄的伟大事迹，就在这多元的统一中得到理解并为人所知。

世界轴心

生命之流

英雄成功历险的效用，是再度释放生命之流，使它注入世界的躯体中。这股生命之流的神奇，用生理词汇来说，就是食物质素的循环；从动态方面来讲，就是能量之流；以精神层面而言，就是神恩的展现。这个多样的意象极容易变幻，它代表的是同一生命力量的三种不同的浓缩程度。丰富的收成是神恩的征兆，神恩是灵魂的粮食，闪电是丰沛雨水的前兆，同时又是上



怪兽塔莫（Tamer)或苏莫（Sumer)。从乌尔一处皇家墓地出土的贝壳镶後物（可能用来装饰竖琴），约公元前3200年。



被囚的独角兽（法国）。一张被称作“狩猎独角兽”的花毯细部，可能是为法国的法兰西一世所制作的，约公元1514年。

帝释放能量的表现。在恩典、食物质素与能量注入生命的世界中，凡是它们无法发挥功效的地方，生命便瓦解而亡。

这股急流自无形的源头流出，它的入口点是宇宙的象征性圆心，也就是佛陀成道传奇中世界环绕着它旋转的不动之点。在这一点下方是象征混沌之水、支撑地球的宇宙巨蛇或龙的头，混沌之水则是造物主神圣

的生命创造能量，代表了创造世界。生命之树，即宇宙自身，从这一点长出来。它的根固着于提供能量的黑暗之中，金黄的鸟儿栖息在它的枝头，一口永不枯竭之井的泉水在其根部不断涌现。它也可能是一座宇宙山峰的图象，顶峰上有莲花灯似的神明之城，谷地里则是由宝石照亮的魔鬼之城。它也可能是坐在或站在此点上的宇宙男女（如佛陀自己或舞蹈中的印度女神伽梨），甚至可能是被固定在树上的人物（如阿提斯、耶稣、沃坦）**10**。因为身为上帝肉身的英雄本身便是世界的轴心，永恒的能量穿透他的肚脐点，闯入时间。因此世界轴心是永续创造的象征，亦即通过万物内在不断涌现生机的奇迹，使世界得以维持的奥秘。

四个方位与轴心

堪萨斯州北部、内布拉斯加州南部波尼（Pawnee)族印第安人的祭司，在一种称为哈寇（Hako)的仪式中，会用他的脚趾头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圆圈代表巢，”据说祭司这样说用脚趾头画它，是因为老鹰用脚爪来筑巢。虽然我们模仿鸟类的筑巢行为，但是这个动作另有一层意义——我们相信是蒂拉瓦**11**创造世界，让人们居住。假如你爬上一座高耸的山丘四处环视时，你将看到天空的每一边都触及地面，而人们则居住在这圆形的庭院内。因此，我们所画的圆不止是我们的巢，也代表蒂拉瓦神为人类所建造的住处。圆圈同时还代表亲族、家族和部落

天空圆顶停驻在大地上的四个方位，有时由国王、侏儒、巨人、大象或海龟的四个像柱支撑。因此，这是传统圆形求积分的数学问题之所以重要的缘故，它包含着将天空形体转化为地面形体的秘密。家中的炉火，亦即庙宇中的祭坛，是大地之轮的车毂，是燃起生命之火的"宇宙之母”的子宫。印第安人帐蓬顶端的开口——圆顶的冠顶、尖峰或天窗，是穹苍的轴心或中点。灵魂从时间回到永恒的太阳之门，就好像祭典牲礼的气味，在生命之火中燃烧后，以袅袅上升的香烟为轴，从地面的轴心提升到天界之轮的轴心。

这样才填满一个巨大的杯皿——太阳是上帝的饭钵，充满祭祀的牺牲品，它的身体是肉，它的鲜血则是饮料。它同时也是人类的滋养者。点燃火炉的阳光象征神圣能量与尘世子宫的沟通，而且也是联结、转动这两个轮子的轴心。能量的循环持续不断地通过太阳之门。上帝降凡和人类升天都得通过它。"我是那扇门。如有人通过我进入，他将得救，出入自由，并找到牧草。吃我的肉体、饮我的鲜血者，住在我体内，我也

住在他体内。”

一种仍受到神话滋养的文化，它的自然景观和人类存在的每一层面，都会因象征性的暗示而生气蓬勃。山丘和树丛都有它们的超自然保护者，并和当地为人熟知的创世史中的故事情节有关。更有甚者，在各处都建立了特殊的神庙。凡是有英雄出生、奋斗或通过试炼回归到虚无之处，该地便被明确标示并神圣化，建起一座神庙以象征、启发那完美轴心的神奇，因为这里是进入丰盈之境的地方。人在此时将发现永恒。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帮助人们收获丰硕的冥思。这些神庙的设计，通常模仿世界地平圈的四个方向，圣堂或祭坛位于中心以象征那永不枯竭之点。走入神庙建筑并进入圣堂的人，是在仿效原始英雄的行为。他的目的是排演那普世的模式，借此唤起自己回归内在生命中心及使生命更新的回忆。

古代城市建得像庙堂一样，四个方向都有入口，而中央的位置则设立该神圣城市创建者的主圣堂。市民在这个象征的范围内生活和工作。依据同一精神，国家和世界宗教领域也是以某个母城为中枢的。西方基督教帝国环绕罗马而建，伊斯兰则环绕麦加而建。世界各地穆罕默德的伊斯兰社会一天三次的集合礼拜，就像以世界为轮一般，全部朝向位于轴心的克尔白（Kaaba)圣庙，以此建构个人及全体“顺服”阿拉意志的伟大生活象征。因为是他，”我们在《古兰经》中读到，“显示所有你所做之事的真理。”此外，一座伟大的庙宇可在任何地方建立。因为毕竟那“全体”是无所不在的，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能量之所在。在神话中，任何一片绿叶都有可能是救主的形体，并引导追寻真理的云游者进入自己心中的至圣所。

因此，世界轴心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是所有存在的来源，所以便产生了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善与恶。美与丑、罪与德、欢愉与痛苦，同样都是它的产物。“对上帝而言，万物皆是平等、良善和正义的，”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宣称，“但人类以好坏看待事物。”因此在尘世庙堂中被膜拜的神像，绝对不全是美丽、仁慈或有德的。正如《约伯记》（The Book of Job）中的神祇，是远远超越于人类价值的天秤。同样的，神话并不认为最伟大的英雄只是位有德者。道德只是教学法上达到最终觉悟的前奏，这种觉悟超越所有的成对矛盾体。道德平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并使超越个人的中心成为可能，但当做到这点时，我们和他人自我的痛苦或欢愉、邪恶或道德又将如何呢？通过整体，才能感

知那无所不在的、值得我们深深礼敬的美妙的超越力量。

正如赫拉克利特所宣称的："相异的事物结合在一起，从差异中产生最美丽的和谐，万物因冲突而生。”再者如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中所言："狮子的吼声、野狼的啸声和狂风暴雨的咆哮声，都是人类看不见的伟大的永恒的一部分。”

有一则约鲁巴兰都（西非）的故事生动地表现了这一点，故事说的是恶作剧神埃德舒（Edshu)。

有一天，这位怪异的神祇走在两块田地间的道路上。他看到两边田里各有一位农夫在工作，便意图进行恶作剧。他戴上一顶一边是红色，另一边是白色，前面是绿色，后面是黑色的帽子（这是世界四个方位的颜色，亦即埃德舒神是中心或世界轴心的人格化）。所以当这两位彼此友好的农夫回到他们住的村子时，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你今天有没有看到一位戴白帽的老头走过？”另一位农夫回答说：“不，帽子是红色的。”第一位农夫回嘴说：“它不是红的，是白的。”“可是帽子是红色的，”他的朋友坚称，“我亲眼看到的。”“那你一定是瞎了，”第一位农夫说。“你一定是喝醉了！”另一位农夫抗辩着。争执就这么发展下去，两人打了起来。当他们要拔刀相向时，被邻居带到村长面前评理。埃德舒神混在这场公评会的人群中，就在村长感到迷茫，不知谁对谁错时，这位捉弄人的神祇便现身说明他的恶作剧，并展示了那顶帽子。“他们两位只会争吵，”他说，“我就是要造成这种局面，制造纠纷是我最大的快乐。”

卫道者义愤填膺之时，悲剧诗人悲悯恐惧之时，神话将生命的整体打破，变成一部恐怖的神圣喜剧。剧中天神的笑声，绝不意味着逃避现实，而是意味着冷酷无情——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上帝，即造物者的硬心肠。就这点而言，神话似视悲剧的态度为歇斯底里，而把纯道德的判断视为短视。然而，这种硬心肠因为某种终极的肯定——我们所见的一切不过是某种永续且不受痛苦的力置的反映——而得到平衡。因此故事虽然无情，但也无须恐惧——它们充满了一种超越、匿名式的喜悦，交融在所有受困于时间中的生死、自我中心和挣扎的个体之间。

1 此乃作者依当时写作时间为准的推算。

2 亚洲西南部的古代帝国。

3 即今日地中海西部的直布罗陀和休达。

4 英格兰西南部一郡。

5 西非古帝国，位于今日尼日利亚西南境内。

6 即宙斯。

7 即酒神。

8 一肘尺相当于由肘到中指间的长度，约18至22寸。

9 即罗马城。

10 德国战神。

11 为波尼族印第安人的大熊神。

第一章 英雄的历险

启程

历险的召唤

展开历险的方式 ——一次大错

很久很久以前，在愿望仍能实现的时代，有一位国王，他的每个女儿都很美丽，他的小女儿尤其漂亮，以致见多识广的太阳每次照在她的脸上时，都会惊叹她的美丽。国王的城堡紧临一座广袤的黑森林，林中一棵老莱姆树下有一口喷泉，小公主在大热天会外出到林中去，坐在清凉的喷泉旁纳凉。为了打发时间，她会拿一个金球往上抛，然后接住。这是她最喜爱的游戏。

有一天，公主的金球并没有落在她那伸向空中的小手中，而是错过小手弹到地面上，一直滚入水中。小公主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它，但是球却不见了。那泉水很深，深不见底。这时她哭了起来，哭声越来越大，但她却得不到安慰。当她正悲伤时，听到有人在叫她："怎么回事，公主？你哭得这么伤心，连石头都要同情你了。"她举目四望寻找声音的来源，看到一只把肥大丑陋的头探出水面的青蛙。"喔，是你，你这个啪啪打水的老家伙，"她说，"我是为掉到水底的金球而哭。""冷静，别哭，"青蛙回答说，"我肯定可以帮上忙。但如果我帮你找回你的玩具，你会给我什么呢？""随你要什么都可以，亲爱的蛙仔，"她说，"我的衣服、珠宝，甚至我戴的金冠都可以。"青蛙回答说："你的衣服、珠宝和金冠我都不要。但如果你愿意照顾我，并让我当你的朋友和玩伴，让我和你同坐在你的小桌子旁，与你同用一个小金盘吃东西，用你的小金杯喝水，睡在你的小床上。如果你答应这些，我便立刻去水底找回你的金球。""没问题，"她说，"你要的东西我都答应你，只要你能找回我的金球。"但她心想："这青蛙真是喋喋不休！它只配和它的同类待在水底，永远不可能成为人类的伴侣。"

青蛙一得到公主的承诺，便快速低下头潜入水中，过了一会儿又再游了上来。它口中衔着金球，并将球抛到草地上。公主看到她的漂亮玩具，真是兴高采烈。她捡起金球后就走了。"等一等，等一等，"青蛙叫着，"带我一起走，我没法像你跑得那么快。"尽管它尽力地在她身后呱

呱地叫着，但那有什么用呢？小公主毫不理会青蛙，只是急忙赶回家，而且很快就完全忘了那只可怜的青蛙——它想必早已一蹦一跳地回到泉水中了。

这个例子是展开历险的方式之一。一次大错——显然纯属偶然的——揭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世界，个人则和未知的力量有了联系。正如弗洛伊德所示，生命中的大错并非纯属偶然的，它们是欲望与冲突受到压抑的结果，是生活表面的一些涟漪，而形成这些涟漪的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泉水。这些泉水可能非常深，就像灵魂本身一样深。一时的大错可能意味着开拓一个新的命运。在这个童话故事中，金球的消失是某种遭遇将降临在公主身上的第一个征兆，青蛙是第二个征兆，不经意的承诺则是第三个征兆。

宛若奇迹般出现的青蛙，作为闯人故事情节力量的初期象征，可被称作“先锋”。它的出现代表的危机便是“历险的召唤”。这位先锋的召唤可能是生(像现在的例子中），或者是死（在生命的晚期）。这召唤听起来像是某种具有高度历史意义的举动，也可能是代表宗教启明的曙光。正如神秘主义者所领悟到的那样，它代表的是一般所谓的“自我的觉醒”。就童话故事中的公主而言，它象征的只是青春期的到来。但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是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召唤总是揭开了转化奥秘的帘幕。之所以称之为转化，是因为完成精神试炼的仪式或过程，就等于是一次死去和诞生。原来熟悉的生活领域以及旧有的概念、理想和情绪模式已不再适用，这就是跨越门槛的时候到了。

历险召唤典型情境

历险召唤的典型情境有黑森林、大树、冒泡的喷泉，以及令人憎恶和被低估的命运力量的承载者的出现。我们在场景中认识到世界轴心的象征。青蛙，亦即小恐龙，是孕育以头支撑地球，代表混沌创生和造物力量的地府大蛇的象征。它衔着刚被深黑之水吞噬的金球上来：此时就像东方的中国巨龙，口里衔着旭日般的龙珠，或是像头上骑着一位携带一篮长生不老仙桃的年轻英俊的神明韩湘子（Han Hsiang)的青蛙。

弗洛伊德曾说，所有焦虑的时刻都会重现最初与母亲分离的痛苦感觉——例如出生危机时的呼吸紧促和血液凝固等等。反之，所有分离和新生的时刻也都会产生焦虑。不论那是公主将要被带离她与国王父亲已经建立的幸福关系，或是上帝的女儿夏娃长大要离开充满田园风光的伊

甸园，或是心念无比集中的未来佛陀跨越了既成世界的最后局限，所启动的是象征危险、试炼的道路，以及诞生奥秘的奇异神圣的相同的原型意象。

童话故事中令人感到恶心且被排斥的青蛙用嘴衔出了金球。因为青蛙、大蛇或被排斥者，代表着无意识的深渊（深不见底），在那里囤积了所有被排斥、不被承认、不被认可、未知或尚未发展的存在因素、规律和要件。这是有着女水妖、半人半鱼的海神和水底守护神的虚构的水中宫殿的精华，是照亮地下世界魔鬼城的宝物，是支撑地球并像大蛇般环绕它的不朽大海中的火种，是不朽之夜中的星辰。这都是龙怪黄金宝库中的金块，是赫斯珀里得斯（Hesperides)四姊妹看管的金苹果，是金羊毛的细线。

因此，历险的先锋或宣告者往往被尘世认定为黑暗、可厌或恐怖的邪魔。但如果一个人能坚持走下去，那么道路便会穿透白日之墙，进入有着闪闪发光的宝石的黑暗。先锋也可能是只野兽（如上述童话故事中的青蛙），或者也可能是一位戴着面纱的未知的神秘人物，它代表我们内在受压抑的本能的创造力。

例如亚瑟王的故事，说到他如何准备好与其他骑士一起去打猎。

亚瑟王一进入森林便看到前方有一只雄鹿。“我将追逐这只鹿。”亚瑟王说。于是他猛踢马刺，追了很久。亚瑟王借助快马之力，眼看就要杀死那只雄鹿了，然而因为亚瑟王追赶得太久，他的座骑喘不过气来倒地死了。一位侍从随后为国王找来另一匹马。亚瑟王看到雄鹿跳到树丛里去了，而自己的座骑也死了，于是靠在一处泉水边坐了下来，并陷入了沉思。当他这样坐着时，他以为自己听到了多达三十只猎犬发出的嘈杂声。随着吠声望去，亚瑟王看到平生见过的最奇怪的野兽朝自己走过来。怪兽走到井边喝水，而那类似三十只猎犬追踪猎物的嘈杂声，原来来自怪兽的腹内。然而怪兽喝水时，肚子里却没有嘈杂声。不久，怪兽在巨大的嘈杂声中离去，亚瑟王因此惊奇不已。

另外，还有一则出自北美大平原这片非常特殊的地域的阿拉帕霍印第安族女孩的故事。

她在一棵木棉树附近找到一只豁猪。她想去抓住那只动物，但它跑到树后面去了，并开始往树上爬。女孩也跟着爬上树去抓它，但总是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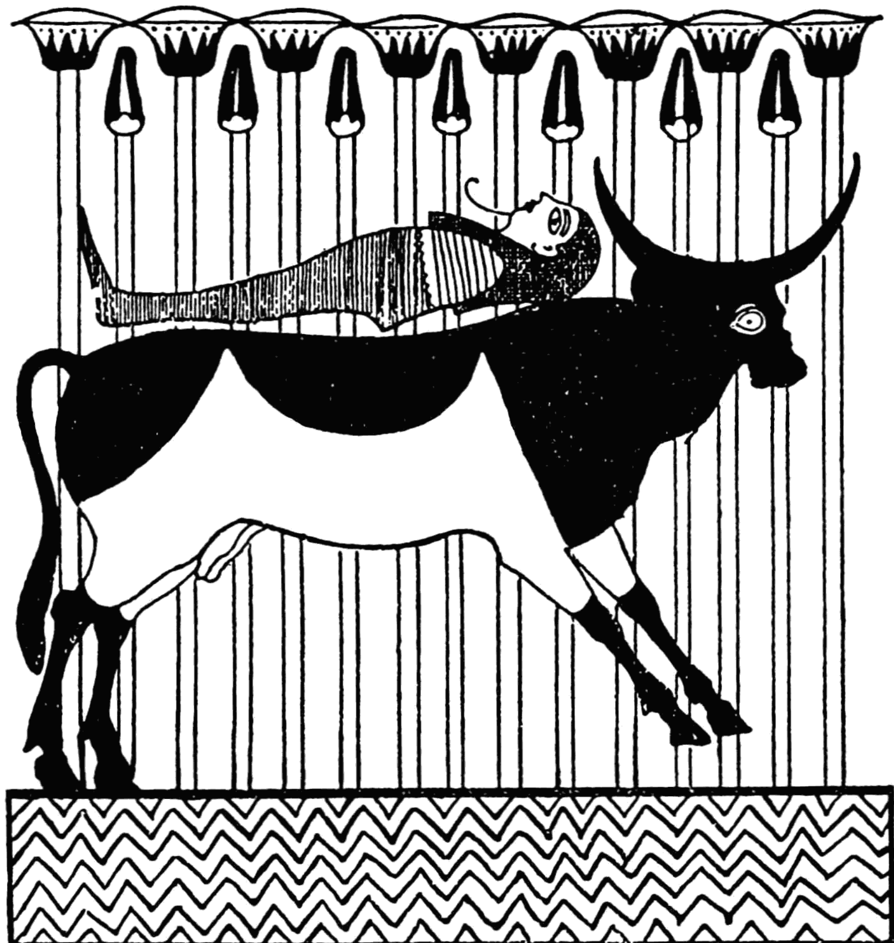
不到。“好吧！”她说，“我要爬上去抓那貉猪，因为我需要那些猪鬃，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爬到树顶上去。”貉猪爬到了树顶，但当女孩靠近并伸手去抓它时，木棉树突然间伸长了，貉猪又继续往上爬。女孩往树下看去，她的朋友都伸长脖子看着她，并招手叫她下来。然而，她已经爬了这么高，再加上害怕自己和地面的巨大差距，所以继续向上爬，直到树下的人看着她已变成一个小点为止。在貉猪的引导下，她终于抵达了天界。

“四大征兆"传奇

以下两个梦将足以说明，先锋人物自动出现在即将成熟转化的心灵中的情况。第一则是一位年轻人寻求世界新方向之道的梦：

我站在一片绿地上，有许多羊在吃牧草——那是“羊的土地”。在这片“羊的土地”上，站着一位不知名的女人，并指着道路。

第二则是一位女孩子的梦，她的一位女伴最近死于肺病，她担心自己也会感染同样的疾病。



牛身的奥西里斯把他的崇拜者载送到冥府。取材自大英博物馆中的一座埃及棺木。

我在一个花朵盛开的花园里，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天边有一片血红色的晚霞。不久，我面前出现一位身着黑衣的贵族骑士，用很严肃、深沉的声音对我说："跟我来好吗？"在我答复之前，他便抓住我的手，并将我带走。

不论是梦或是神话，在这些历险中，对于突然以向导姿态现身的人物，都会有令人不可抗拒的魅力，这种人物标志着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和新阶段。这个突然出现的、应该面对的任务在下意识中是人极为熟悉的——虽然在意识中是素不相识、会令人惊讶、甚至恐怖的。这个人物出现之后，原先有意义的事，可能会变得毫无价值，就像公主的世界突然因为金球消失在井底而改变一样。尽管英雄后来一度回到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但它们可能不再令他觉得充实。一连串逐渐强化的征兆将变

得显著，直到召唤无法再被否认为止，就像下面的“四大征兆”传奇——也是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历险召唤故事——所描述的那样。

年轻的王子乔答摩•释迦牟尼，也就是未来的佛陀，一直受到他父亲的保护，父亲不让他知道所有关于年老、病痛、死亡及出家的事，以免他萌生弃世的想法。因为在他出生时便有预言，说他不是成为尘世的帝王就是成为佛陀。偏爱皇家事业的国王为他的皇子提供了三座皇宫与四万名舞妓，以使他心恋尘世，但这些只会加速实现那不可避免的预言。因为他在相当年轻时，便已遍尝各种肉体的欢愉，所以逐渐成熟到追求另一种体验的境地。一旦他准备好，适当的先锋便会自动出现：

有一天，未来的佛陀想去公园，他让马车夫准备好马车。马车夫遵照吩咐备好一辆华丽、典雅的马车，上面有豪华的装饰，他还为马车配备了四匹白得像白色莲花瓣的仙陀婆（Sindhava)种皇家御马，并向未来的佛陀禀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未来的佛陀上了神殿般的马车，朝公园的方向而去。

“悉达多王子觉悟的时刻接近了，”诸神祇如此想，“我们必须给他一个征兆。”他们把一位神祇变成老朽不堪的老人，牙齿断裂、头发灰白、身体扭曲佝偻，斜倚竹竿颤抖着，神明将老人显现在未来的佛陀面前，只有佛陀和马车夫看得见他。

未来的佛陀对他的马车夫说：“朋友，我恳求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他的头发都和其他人不同。”当他听到答案后，又说：“生真是耻辱，每个人出生后，老年便要来临。”由于心中烦扰，他遂吩咐车夫往宫殿方向走去。

“我的皇子为什么这么快便回来了？”国王问。

“陛下，他看到一位老人，因为他看到一位老人，所以他即将自尘世隐退。”

“你要我死吗？说这样的话！快准备一些戏法表演给我儿子看。如果我们能让他享乐，他就不会再想到自世界隐退的事。”国王后来将警卫编制扩大到每一方位都有半个军团的规模。

又有一天，在未来的佛陀前往公园的路上，他看到一位由神明幻化出来的病人。在又一次质问后，他不安地回去，并登上自己的宫殿。

国王再度问了同样的问题，下了和上次同样的命令，并再度扩编警卫，四周各部署了四分之三个军团。

又有一天，在未来的佛陀前往公园的路上，他看到一位由神明幻化出来的死人，并再度提出问题，他不安地回去了，并登上自己的宫殿。

国王再度问了同样的问题，下了和上次同样的命令，并再度扩编警卫，四周各部署了整个军团。

又有一天，在未来的佛陀前往公园的路上，他看到一位由神明幻化出来的出家人，衣着敬谨而庄重。他问他的马车夫："我恳求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殿下，这是个已自尘世隐退的人。"而后，马车夫继续赞叹自尘世隐退之举的种种。对未来的佛陀而言，自尘世隐退是一个愉快的念头。

神话之旅的第一阶段

神话之旅的第一阶段——我们前面称为"历险的召唤"，象征命运已在召唤英雄，并把他的精神重心从他所在的社会，转移到未知的领域。这种宝藏与危机并存的致命地带，可能表现为遥远的地方、森林、冥府、海里、天上、秘會岛屿、巍峨山顶或深沉的梦境等多种意象，但它总是一个充斥着怪异多变的物体、无法想象的折磨、超人的行为和极乐的地方。英雄能够凭他自己的意志完成冒险，正如忒修斯抵达父亲所属的雅典城，听到弥诺陶洛斯的恐怖故事后所做的一样。他可能会被某个慈悲或邪恶的使者带出或送出国外，正如奥德修斯因愤怒的海神波塞冬的风而漂荡在地中海一般。冒险可能因为一个大错而引起，正如上述童话故事中小公主所犯的错一样，或者也可能只是在闲逛时，某个偶然出现的景象吸引了四处张望的眼睛的注意，诱使个人离开生活的常轨。世界各地的例子可能多种多样、无穷无尽。

拒绝召唤

死亡之屋

我们经常会在现实生活中，碰到没有响应召唤的愚蠢案例，在神话和通俗故事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因为人总是可能把耳朵转向听闻其

他有趣的事。拒绝召唤把历险转变成了一种负面活动。困在无聊、辛苦的工作或“文化”的围墙中，主体失去有意义的积极行动的力量，变成等待救援的受害者。他的繁荣的世界变成了枯石荒原，他的生活没有意义——尽管他可以和弥诺斯国王一样，透过极大的努力成功建造一座知名的帝国。不论他盖的是什么房子，都将是死亡之屋——一座藏匿弥诺陶洛斯怪兽的石墙迷宫。他只能替自己制造新的问题，并等待逐渐迫近的解体。

我召唤，你们拒绝……你们遭受灾难，我也会嗤笑。当惊恐降临到你们身上，我将揶揄。

当你们的惊恐如荒芜般降临，你们的毁灭如暴风般降临；当灾难痛苦降临你们……背离简朴之道，必将杀害你们；愚人的安逸，必将毁灭你们。

恐惧耶稣的道路，因为他没有回来。

世界各地的神话及民俗故事清楚地指出，拒绝召唤基本上是拒绝放弃个人据为己有的利益。未来不被视为一连串重复的生与死，而是把个人现有的理想、德性、目标及利益，看成仿佛可以被固着和安定的体系。当牺牲具有顺服社会的神的意志的象征意义时，弥诺斯国王却留下了圣牛。因为他宁愿得到自以为属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他没能提升到自己所承担的人生角色——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行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天神本身成为他的恐惧，因为，很明显，如果一个人自身就是神，那么上帝本身，也就是上帝的意志，或是那可毁灭一个人自我中心体系的力量，就变成怪兽了。

我逃离他，夜以继日；

我逃离他，几经年岁；

我逃离他，走入我自己心中；

迷宫般的路径，在泪水的迷蒙中；

我躲着他，在一连串的嗤笑声中。

个人受到神圣存在的日夜侵扰。这里所指的神圣存在，是指个人有如闭锁迷宫的迷失心灵中那活生生的自我的意象。所有通往大门的道路

都失去了——没有出口。个人只能像撒旦一样，愤怒地抓住自己，待在地狱中，要不然就是在上帝手中破裂，最后毁灭。

喔，偏私、盲目、脆弱，

我就是你在寻找的他！

你从心中汲取爱来推动“我”。

愚蠢的结局

同样不安而神秘的声音，可以在希腊阿波罗神追逐河神珀纽斯（Pene-us)的女儿黛芙妮（Daphne)时，对飞奔过大平原的她的呼唤声中听到。“喔！美少女，喔！珀纽斯的女儿，请留步！”阿波罗神对她呼唤——正如童话故事中青蛙对公主的呼唤一样。“追逐你的我，并不是你的敌人。你不知道你逃离的是谁，所以才逃跑。跑慢一点，我求求你，停止你的奔逃。我也将放慢我的速度。不，停下来，问问谁是你的爱人。”

故事继续发展：

但是少女仍然害怕地奔逃下去，这使他无法说完要说的话，即使说她这时是背弃着情人狂奔，似乎也不为过。左右两边的风使她的手足裸露出来，迎面吹来的风使得她的袍子飞扬起来，扑向她的一阵风锁定了她身后飘逸的秀发。她的美丽因为奔逃而增色。但是追逐终于要告一段落，因为年轻的阿波罗神不会再将时间浪费在哄骗上，他受到爱的鼓舞，全速追赶。就好像一只高卢猎犬在开阔的草原上看到一只野兔，以飞奔的双足追逐它的猎物一样，但是野兔是安全的。就要抓到她的他，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她，他伸出去的嘴角触碰到她的足跟。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被逮住，或者几乎逃离不了那尖锐的牙齿，或者能否摆脱掉那就要咬上她的口颚。阿波罗神和少女一起向前跑，但他为希望而快跑，而她则因为害怕而加速。不过长了爱的双翅的他，跑得更快，不给她喘息的时间，凌空悬在她摆动的双肩之上，嗅着她笔直下垂到颈上的秀发。如今她的气力尽失，脸因恐惧而苍白，而且彻底被自己急速奔逃的辛劳击垮，她看到父亲的河水就在附近，于是喊道：“喔！爸爸，救救我！如果你的河水具有神性的话，就毁掉我一向非常钟爱的美丽吧。”她这样祈祷没一会儿，一阵往下延伸的麻木感便袭上她的四肢，她

柔软的身体被薄树皮围了起来。她的秀发变成了树叶，双手变成了树枝。她一度飞快的双足，迅速变成了树根，她的头则成了树顶——只有她令人眩目的美维持不变。

这真是个愚蠢而又乏味的结局。代表时间和成熟之主的太阳神阿波罗不再继续他吓人的追逐，只是将他最喜爱的树命名为月桂。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把月桂树的叶子赠给了胜利花环的设计者。女孩退缩到父亲的意象中寻求保护——正如一个失败的丈夫对母爱的幻梦，使他不致过度执著于妻子。

有关心理分析的著作中这类表现人的执著的例子俯拾皆是。它们代表的是一种无法抛弃婴儿期自我的无能，亦即不能抛弃自我领域中的情感关系和理想。个人被束缚于童年的围墙中。双亲代表出入口的守卫，而害怕被惩罚的胆怯心灵，使我们无法通过门槛并在外面的世界重生。

布兰希尔德•小茶蘼

荣格博士曾提过一个和黛芙妮神话意象非常类似的梦。做梦者也是个年轻人，他发现自己站在羊群之地——也就是象征不独立的地方。他的心里有个声音说:“我必须先脱离父亲！”几个晚上后，“一条蛇缠绕着梦者，而他像树一般站立着，快速地落地生根。”这是对子女过于执著的父亲的心理状态，是在子女性格四周画上一个魔术圈的意象。布兰希尔德（Bryn-hild)**1**同样被她全能的父亲沃坦的火圈所保护，数年处于童贞状态中，一直被女儿的角色束缚。直到齐格飞（Siegfried)**2**到来，她才摆脱那无始无终的睡眠状态。

小茶蘼（睡美人）被嫉妒的老巫婆（无意识中的邪恶母亲意象）蛊惑入睡。不只是女孩本身，连她的整个世界都睡着了。但终于在许多年以后，来了一位王子将她唤醒。“才刚回家走入大厅的国王和王后（意识中的善良双亲意象）开始沉睡，整个国家也随着他们入睡了。马在马厩中睡着了，狗在庭院中睡着了，鸽子在屋顶上睡着了，苍蝇在墙上睡着了，是的，就连炉上霹啪作响的炉火都安静地沉睡了，烤肉也停止发出滋滋的声响。厨子正要拉扯忘事的小厮的头发，最终却放开他，跌倒入睡了。风静止下来，就连树叶都不再动。后来，城堡四周开始长出一排荆棘，一年比一年高，最后终于封闭了整片国土。荆棘长得比城堡还高，因而什么都看不到，甚至连屋顶上报晓的晨鸡也看不见了。

曾经有一座波斯城“被化作石头城”——国王、王后、士兵、居民，以及所有的一切全变成了石头——因为它的人民拒绝阿拉的召唤。罗得（Lot)的妻子在被耶和华从她的城市召唤出来时，因为往后看了一眼而变成了一根盐柱。还有一则关于一位流浪的犹太人的故事，他被诅咒一直留在地球上直到审判日为止，因为当耶稣背负着十字架走过他面前时，这个站在路旁人群中的男人叫道：“走快一点！快点！”未得认可且受到羞辱的救世主转过头来对他说：“我会走，但你要留在这儿等我回来。”

某些受难者仍然被咒语束缚着（至少，就目前我们所知是这样的），但是其他人则注定要得救。布兰希尔德等待她的英雄，小荼蘼则被一位王子所救。此外，变成一棵树的年轻人梦到一位不认识的女人为他指路，她是指向未知道路的神秘向导。并不是所有犹豫不决的人都迷失了方向。心灵藏有许多秘密。除非有必要，否则这些秘密不会被揭开。因此，有时顽固拒绝召唤之后的困境，就是上天启示我们某些平日未注意到的解脱原则的场合。

启动失落领域

事实上，自主的内省是创意精神的传统实践方法之一，而且可以被刻意地当成一种工具来应用。它将心灵的能量推送到深层，并启动无意识的婴儿期及原型意象的失落领域。当然，结果可能或多或少使完整的意识为之解体(精神官能症、精神变态等，黛芙妮被咒语困住的苦境便是一个例子）。但另一方面，如果个人的人格能够吸收整合这些新的力量，那他将体验到一种近乎超人程度的自我意识与纯熟控制。这是印度瑜伽修练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西方许多有创造力的人一惯采用的方式。它不能被描述成对某种特定召唤的答案，也不是刻意对某种内在等待的未知空虚，而是要求以最深刻、高超、丰富的答案响应的绝佳拒绝——一种对生命所提条件的彻底打击或拒绝，结果，某种转化的力量把问题带到一个新的层面，在那里问题终于突然得到解决。

《一千零一夜》

这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札曼王子（Prince Kamar al-Zaman)和布杜尔公主(Princess Budur)神奇的冒险故事所要说明的英雄层面的问题。年轻英俊的王子，也就是波斯王沙里曼（King of Shahriman)的独子，他固执地拒绝父亲一次又一次要他娶个老婆的建议、要求、命令及

告诫。

当父亲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件事时，年轻人回答说：“喔，我父，你知道我既没有结婚的欲望，我的灵魂也不倾向于女人。因为这和她们的奸滑不实有关，我在许多书中读到过，也听过许多人这么谈论，甚至诗人也这么说，‘好，问到女人，我回答说，我对她们的事有如神医般精通！当男人的头发变白、钱变少时，她们就不再和他分享热情。’另一位诗人则说，‘拒绝女人则你更能侍奉阿拉，把缰绳交给女人的年轻人必将丧失所有高升的希望。当他寻求奇异的工具——刨屑时，她们会阻碍他，虽然那会浪费他十年寒窗研读科学与知识的时间。’”朗诵完诗句后他继续说：“喔，我父，婚姻是我绝不同意的事。不，就算要我喝下死亡之水，我也不会同意。”

当沙里曼国王听到他的儿子说这些话时，眼前顿时一片漆黑，心中充满了悲戚之情。然而因为对王子的伟大父爱，他不愿意再强调自己的心愿，也没有生气，只是以各种仁慈的方式善待王子。

一年之后，父亲再度催逼他同样的事情，但年轻人用更多诗人的诗篇继续推拒。国王向他的大臣们谘商，大臣建议道：“喔，吾王，再等一年，如果一年后您有意与王储提及婚姻大事，不要私底下对他说，待上朝之日，当王公侯爵、文武百官和全国军队一起出现在陛下的朝廷上时，再对他提起。在全员齐聚之后，再遣人去找阿札曼王子，并召唤他上朝。在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军中将兵面前对他提出婚姻大事。他必然会因他们在场而感到羞愧和恐惧，所以就不敢违反您的心愿了。”

然而，当那一刻到来，沙里曼国王在全国下达命令时，王子在低头片刻后，又再度抬起头来面对他的父亲，并在年幼无知和愚蠢的冲动下，回嘴道：“我永远不会为自己成婚。不，就算要我喝下死亡之水，也不会同意！至于父皇，您年纪虽大智慧却小。在今天这个场合之前，您不是已两次询问我有关婚姻的问题，我都拒绝同意了吗？您真的年老昏聩得连管理一群羊都不配！”阿札曼王子边说边放松双手，并当着他父亲的面激动而生气地把衣袖卷至手肘。不只如此，因心灵烦扰，他又对他的父亲说了许多话，且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国王既狼狈又羞窘，因为这发生在国家重大节庆王公大臣及文武百官齐集的场合。不久，国王的尊严占据了他的心，他对皇子怒吼了起来，这使他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然后他叫来禁卫并下令道：“拿下

他！”于是，他们走向前去制住王子并绑住他，将他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命令卫兵将王子的手肘綁在身后，并让他站在所有朝臣面前。王子因为害怕不安而低下头来，他额头与脸上的汗水闪闪发亮，羞愧与困惑强烈地折磨着他。就在此时他父亲辱骂他、斥责他，并喊道：“愿你吃尽苦头，你这个忤逆之子、令人作呕的畜牲！你何等大胆敢在我将兵之前如此对我答话？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惩罚过你。你难道不知道，你刚刚所做的事就算是由我最卑下的臣民所为，也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于是国王命令他的军奴将王子的手肘松绑，并将他关入碉堡的其中一间城堡。

他们押走王子，将他丢进一座旧塔里的破旧房间内，房间中央有一口废弃的井，他们把房间扫过了一遍并清理了屋内的地毯，在房中放了一张沙发，上面垫了一块床垫、一张皮毯以及一个靠背。然后他们拿进来一个大灯笼和蜡烛——因为那个房间很暗，连白天都是如此。最后，军奴将阿札曼王子带了进来，门口有一位太监站岗。当这一切都结束后，王子跌坐到沙发上，心情悲戚而沉重，为自己做出的对父亲的伤害行为感到自责和懊悔。

同时，在遥远的中国，统治所有岛屿、海洋与七重宫的迦索（Ghazur)王的女儿，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当她的美丽广为人知，芳名与声望散播到邻近国家时，这些国家的国王都来向其父王求婚，迦索王和他的女儿商量这件事，但她就是不喜欢婚姻这个词。“喔，父王，”她回答说，“我无心成婚。不，一点也不想。因为我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女性，也是一位统治男人的女领主，我对将统治我的男人一点欲望都没有。”她拒绝的求婚越多，追求者的热情便越高涨，所有中国内海岛屿的贵族都送来奇珍异宝给她的父亲，并附上要求与他女儿成婚的求婚信。因此，父王一次又一次地以结婚大典的建议对她施加压力，但她从不以直接拒绝来反抗她的父王，直到最后她生气地转向他大叫道：“喔，父王，如果你再对我提起婚礼，我就会回到闺房拿起一把剑，将剑柄固定在地面，将剑端指向我的腰际。然后，我会压向剑端，让它穿透我的背脊，直到杀死我为止。”

国王听到这些话，眼前顿时一片漆黑，内心如烈火中烧，因为他最害怕女儿自杀。他对女儿的婚姻大事感到无奈，所以他对她说：“如果你已决意不出嫁，并且你的决定无法改变的话，就不要再走进走出了。”接着他将她安置在一间屋子里，指派一位老妪看管她，并禁止她走出七重宫。不仅如此，国王还表现出对她极为愤怒的样子，并送信给所有求婚

的国王，告诉他们由于精灵作祟，她已经发疯了。

这两位男女英雄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而中间又有亚洲大陆阻隔，要让这对命中早已注定在一起的两个人结合，就需要奇迹出现了。要到何时这股力量才能打破否定生命的魔咒，并消除两位父亲的愤怒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世界不同的神话中都是一致的。就像《古兰经》圣典篇章中重复出现的一句话:“阿拉是全能的解救者。”唯一的问题是要怎么安排奇迹出现。这只有在《一千零一夜》后面的几个有趣的阶段中，揭开秘密了。

超自然的助力

熟悉的主题——老妇人

对于那些没有拒绝召唤的人而言，英雄旅程中首先会遇到的人物是一位保护者(经常是一位干瘪的小老太婆或老头），这个人送给英雄护身符，以帮助他对抗即将遇到的毒龙。

譬如说，东非坦噶尼嘻（Tanganyika)的瓦恰卡（Wachaga)部落，有一则故事讲到一位极贫穷的人卡辛巴（Kyazimba)，他不顾一切，出发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因长途跋涉而非常疲倦，只好站在那里，无望地朝着太阳的方向看去，这个时候他听到背后有人朝他走来。他转过身来看到一位老朽的妇人。她走上前来想知道他在做什么。当他告诉她后，老妇人用她的外衣把他包裹起来，从地面飞上天，一直把他送到正午时太阳停留的天顶。后来，一大队人马在一阵巨大的喧闹声中，自东边进入天顶。他们中有一位卓绝的酋长，他到达后，立刻杀了一头牛，以盛宴来款待他的侍从。老妇人要求酋长帮助卡辛巴。酋长祝福他并将他送回家。根据故事记载，他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西南一带的美洲印第安人中，代表这种和善角色的最受欢迎的人物便是蜘蛛女 ——一位住在地下世界的、祖母般的妇人。

纳瓦霍（Navaho)印第安人的双生子战神要前往他们的父亲一太阳所住的地方，他们好不容易离开了家，走在一条神圣的小径上，这时却遇到了这位神奇的妇人。男孩们快速地在神圣的小径上行走，太阳升起

后不久，他们在靠近迪斯那欧提（Dsilnaotil)的地方看到从地面冉冉上升的炊烟。他们走到炊烟升起的地方，发现它是从一个地下房间的烟囱口冒出来的。有一条被烟熏黑的梯子自洞口垂下。由洞口向下往房间里看时，他们看到一名老妇人，亦即蜘蛛女，正往上看着他们，并说欢迎，孩子们，进来！你们是谁，你们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没有回答，只是爬下楼梯。

当他们到达地面时，她再次问他们：“你们要去哪里呢？”“没有特别的地方要去，”男孩回答，“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她把同样的问题问了四次，每一次都得到类似的答案。于是她说：“可能你们是要去找你们的父亲吧？”“没错，”他们回答，“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去他的住处就好了。”“喔！”老妇人说，“到你们的父亲太阳那里去，是一条漫长且危险的道路。从这里到那里的过程中会遇上许多怪物。当你们到了那里时，你们的父亲可能不会乐于见到你们，也可能因为你们前去而处罚你们。你们必须通过一个危险的地方——撞击旅行者的巨岩、将人切成碎片的芦苇、将人撕成碎片的棍棒状仙人掌以及淹没人的滚烫热砂。不过我将给你们一些退敌保命的东西。”她给他们一个叫做“异国神明羽毛”的幸运符，那是有两根羽毛（自活老鹰身上拔下来的羽毛）系在上面的一个箍，她还给了他们另一根羽毛保命。她还教给他们一个魔法，如果他们依法对敌人念诵，将可消除敌人的愤怒，口诀是：“将你的脚放在花粉中，将你的手放在花粉中，将你的头放在花粉中。于是你的脚是花粉，你的手是花粉，你的身体是花粉，你的心是花粉，你的声音是花粉。小径是优美的。安静下来。”**3**

伸出援手的干瘪老太婆和神仙教母，是欧洲神仙传说中人们熟悉的一个主题。在基督教圣徒传奇中，这个角色通常由童女来扮演。经由童女代为祈祷，就能赢得天父的慈悲。蜘蛛女能用她的蜘蛛网控制太阳的运动。

在“宇宙之母”保护下的英雄是不可能被伤害的。阿里阿德涅的丝线带领忒修斯安全通过迷宫。这就是贯穿于但丁作品中贝雅特丽齐（Beatrice)和童女这两位女性角色的引导力量，这股力量也持续出现在歌德《浮士德》中格雷琴（Gretchen)、特洛伊的海伦（Helen of Troy)和童女等人物的身上。“你是希望的源头活水，”但丁在安全通过三界**4**的危难后如此祈祷，“仕女，你是如此的伟大、有能力，以致那些想得到神恩却未求助于你的人，他们的欲望就像没有双翅的鸟一样无法飞翔。你的

慈悲帮助了求援的人，你还经常到处施福。慈悲、伟大、一切生命中的良善，都在你身上融合了。

这个角色所代表的是命运中和善与保护的力量。这个幻象是一种再保证——一种使我们在母亲的子宫内首度体验到的乐园不致失去的承诺。它支撑当下，立于未来和过去（是从头到尾贯穿全体的原则）。尽管无限的力量可能会受到人生的门槛的过程与生命的觉醒的威胁，但是保护的力量是一直存在于内心的至圣所，甚至蕴涵于我们不熟悉的世界的特征中，或者就隐藏在这些特征的背后。我们只要了解和信任，亘古永存的保护者便会出现。因为英雄响应了他自己的召唤，并随着后续的发展继续勇敢地走下去，所以他会发现所有的无意识力量皆为他所用，是“自然之母”本身支撑着这繁重的工作。只要英雄的行为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一致，他就能驾驭着历史过程的伟大韵律而行。“我感觉自己，”拿破仑在揭开苏联之役的序幕时说，“被驱向一个无法预料的结局。一旦我变得无足轻重，一个原子就足以使我粉碎。在那之前，就算集人类全体的力量也无法抵抗我了。”

响应召唤的典型人物

超自然的救援者以男性形象出现的情况，也并非不常见。在神仙传奇



众神之母（奈及利亚），欧杜朵（Odudua)与在她膝上的婴儿，也就是战神兼铁神欧刚（Ogun)。一位人形的随从击打着鼓。作品材料是漆过的木材，来自奈及利亚拉果斯（Lagos)的

艾吉巴•耀鲁巴（Egba—Yoruba)部落。



武装的战神（巴厘岛，Bali)，吉栗瑟拏神以他恐怖的形象现身。多色木雕像。

中，它可能是林中的小家伙、某个男巫、隐士、牧羊人或铁匠，他们现身为英雄提供他们需要的护身符或忠告。较高层次的神话则以向导、老师、摆渡人、引领灵魂至死后世界的人等伟大人物，来充当这个角色。在古典神话中，这个角色是赫尔墨斯一墨丘利（Hermes—Mercury)，在埃及神话中经常是托特神（Thoth，也就是朱鹭神、狒狒神），在基督教神话中则是圣灵。歌德在《浮士德》中以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来充当男性向导的角色。而强调这种“信差式”人物的危险面也是常见的主题，因为他是将纯真灵魂引人试炼领域的诱惑者。在但丁的想象世界中，这个角色是由在乐园门槛臣服于贝雅特丽齐的弗吉尔（Virgil)所扮演的，具有母性与父性。这个超自然的守护与指引的原则本身，结合了所有无意识的暧昧性质——不仅意味着我们的意识人格是由另一个更大的体系支撑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所遵循的指引，即针对我们所有的理性目标的危险而产生的指引，是神秘难解的。

这种英雄，是回应召唤的典型人物。事实上，这种召唤是这个启蒙人士到来的最初昭示。但是即使是那些铁石心肠的人，超自然的保护者也可能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我们在前面提过:“阿拉是全能的解救者。”

故事的发生仿佛是个意外，在波斯王子阿札曼躺睡的古老废塔内，有一口罗马古井，井里住着被诅咒的伊比利斯（Iblis)[5]后裔中的一位女精灵，名叫美穆拉（Maymunah)，她是声名卓著的精灵之王阿迪米亚特（Al-Dimiryat)的女儿。

当阿札曼王子睡到初夜时分时，美穆拉从那口罗马古井中出来并面向天空，想要偷听天使们的对话。但是当她来到井口，看到塔楼中一反往常地有道微弱亮光时，她感到惊讶，遂靠近房间并进入房内，然后她看到房内的沙发，上面睡着一个人，这个人的头边有一支燃烧的蜡烛，脚边有一盏灯笼。她收起翅膀站到床边，掀起被单后出现了阿札曼王子的脸庞。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赞赏与惊叹。“赞美阿拉，”她回过神时如此惊呼，“真是造物者的极品！”她是有着真诚信仰的精灵。

接着她向自己保证不做任何伤害阿札曼王子的事，而且开始担心王子睡在这个废弃的地方，会遭到她的亲族精灵马里斯（Marids)[6]的杀害。她弯下身去在他两眼间吻了一下，并立即拉上被单盖住王子的脸。

过了一会儿，她再次展开双翼飞上天去，一直飞到接近天堂的最底层为止。

也许是机会或命运的必然，飞翔中的女精灵美穆拉突然听到附近有翅膀拍动的嘈杂声。她随着声音追踪而去，发现声音来自一位叫达那许(Dahnash)的精灵。于是她像一只鹞一样朝他俯冲过去，当他注意到她并知道她是精灵之王的女儿美穆拉时，他害怕极了，身体上的肌肉颤抖着，并恳求她的原谅。她盘问他，要他澄清这么晚了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说自己是从中国领土的内海岛屿回来的，也就是群岛、四海以及七重宫统治者迦索王的领域。

“在那儿，”他说，“我见到了他的女儿，在同时代阿拉创造的人中，再也没有比她更美的了。”他开始极力赞美布杜尔公主。“她的鼻子，”他说，“像光可鉴人的刀锋边缘，脸颊像葡萄酒或海葵般鲜红。她的嘴唇像珊瑚和红玉髓般闪亮，她嘴里的涎水比醇酒还甜美，它的滋味可浇熄地狱灼热的痛苦。她的舌头由高度的机智和敏捷的反应所运转。她的酥胸对任何亲睹者都是一大诱惑。（荣耀归于创作它并完成它的主！）此外，她还有两条圆润的上臂。甚至连诗人阿瓦拉罕（Al—Walahan)都提到她，‘她的玉腕，手镯都无法圈住，会在如银的香汗中滑出袖口。”

对她的美貌的赞颂就这么持续下去，美穆拉听完后被震撼得一语不发。达那许又继续描述权力强大的国王，也就是公主的父亲，他的宝藏、七重宫殿，以及公主拒绝成婚的过程。“至于我，”他说，“喔，我的女士，我每个晚上都去找她，尽情地看她的脸庞，并在她两眼间吻一下。但是，基于对她的爱，我并没有伤害她。”他怂恿美穆拉和他一起飞回中国，去一窥公主的美丽、可爱、高洁和匀称。“看过之后，只要你愿意，”他说，“不妨严惩我，或让我做你的奴隶，因为你是发号施令的人。”

在刚瞥见阿札曼王子后，美穆拉对有人擅自赞美世上其他的被造物感到愤怒。“呸！呸！”她叫道。她嘲笑达那许并朝他脸上吐口水。“事实上，今晚我见到一位年轻人，”她说，“就算你只是在梦中见到他，你也会爱慕不已，并垂涎三尺。”接着她描述了王子的样子。达那许表示他不相信有人会比布杜尔公主更俊美，美穆拉则命他一起飞下去看个究竟。

“听到了，遵命！”达那许说。

于是他们飞降下来，并在房中点亮了火光。美穆拉让达那许靠着床边站定，她伸手拉开罩在阿札曼王子脸上的丝布，此时王子英俊的脸庞灿烂闪烁、明亮得像旭日一般。她凝视了王子一会儿，然后快速地转向达那许说：“你瞧，讨厌的家伙，别再差劲地说些疯言疯语了。我是一位处女，但他却莫名地拥有了我的心。”

“我的女士，阿拉会原谅你的，”达那许宣称，“但尚有一件事要考虑，那就是女性不同于男性的身份地位。由于阿拉的力量，你的这位爱人是所有的被造物中，最能与我的秘密情人在美丽、可爱、优雅和完美各方面匹配的。他们就好像是用相似的模子铸造出来的一样。”当她听到这些话，眼前顿时一片漆黑，她猛烈地用翅膀重击达那许的头，以致几乎要了他的命。“在我的爱人美丽面容的光辉前，”她命令说，“我要你立即出发，讨厌的家伙，将你如此热切、愚蠢地爱恋着的秘密情人带来这里，快点回来，我们好把这一对摆在一起，在他们比肩而睡时观看他们。那么，他们两个谁更优秀和漂亮，便清楚分明了。”

因此，在他全然不知的领域中，某些偶然事件正在发生，于是对生活不感兴趣的阿札曼王子的命运，在不受他本人意志的控制下，开始发生转变。

跨越第一道门槛

门槛守卫

在命运化身的引导和协助下，英雄在历险中前进，直到在力量增强的区域的人口处遇到“门槛守卫”为止。这些守护人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还有上下，划定世界的范围，它们代表英雄现有领域或生命视野的范围，在它们之外是黑暗、未知和危险。正如在双亲监管之外婴儿是危险的，在社会保护之外，部落成员也是危险的。一般人不仅对停留在既定的界线内感到满足，甚至感到骄傲，而大众的信念使他有种种理由害怕跨人未开发领域的第一步。因此，打破中世纪思想视野的英勇的哥伦布的船队水手——以为他们驶人环绕宇宙的无边大海，就像神话中咬住自己的尾巴的大蛇一般——必须不断地像小孩子一样被哄骗、被鼓舞才行，因为他们害怕寓言中的巨型海怪、美人鱼、龙王以及其他的深海怪物。

在民俗神话中，村落正常通路外的每一片荒漠地带，都布满了各种狡猾危险的妖怪。譬如，依据霍屯督人（Hottentot)7的描述，有一种偶尔会在灌木丛和沙丘间碰到的吃人魔鬼。它的双眼长在脚背上，所以为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它必须用双手和双膝撑起一只脚，眼睛才能往后看，不然就只能一直望着天空了。这个猎食人类的怪兽，用和手指一样长的厉牙将人撕成碎片。据说这种生物是成群出外猎食的。

霍屯督人描述的另一种妖怪海幽厉（Hai-uri)在行走时，要跳过一片树丛。这个危险的单脚、单手、单边形体——半人——如果从错误的角度是看不出它的样子的，但是它在世界许多地方都曾被人碰到过。在中非洲，据说这种半人会对撞见它的人类说："既然你碰到了我，就让我们斗一斗吧。"如果半人被击倒，它便求饶道："不要杀我，我会给你很多药材。"那么这个幸运者便会成为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但如果半人（名叫"奇汝危"，亦即"神秘之物")赢了，失败者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未知领域（沙漠、丛林、深海、陌生地等等）是无意识内容投射的自由地带。因此，乱伦的里比多8和弑父的底斯特拉多9会以带有暴力威胁及危险的幻想的形式，反射回来对抗个人及社会——不仅会以食人恶魔现身，同时也会以具有神秘诱惑力和怀旧之美的艳丽人鱼出现。

譬如，苏联农夫就知道一种山林中的"野女人"，她们住在山洞中，维持着类似人类的家庭。她们长相俊美，拥有漂亮的头以及浓密的头发和多毛的身躯。当她们跑步和哺乳时，会把乳房甩到肩上。她们是集体行动的。在涂上由树根做成的油膏后，她们便可以隐形。她们喜欢跳舞，或将单独闯人森林的人呵痒至死，任何人意外碰见她们的隐匿舞会则必死无疑。另一方面，对那些给她们提供食物的人，她们会以割稻谷、纺织、照顾小孩并打扫房子来回报。如果有女孩为她们梳理好待织的麻草，她们会给她能变成金子的树叶。她们喜欢和人类做情侣，她们经常与年轻的乡下人结婚，并且成为众所周知的好太太。但正如所有超自然的新娘一样，一旦人类丈夫有一点点触犯她们怪异的婚姻习俗的观念时，她们便立刻消失无踪。

"水老爹"伏地诺

另一个可用来说明危险的恶作剧食人魔与诱惑的性欲本质有关联的例子，就是苏俄的"水老爹"伏地诺(Dyedushka Vodyanoy)。

他擅于变形，据说会溺毙在半夜或正午游泳的人。他与溺水或夺来的女子成婚。他具有将不快乐的女子哄骗入其圈套的特殊才能。他喜爱在月夜下跳舞。只要他的任何一个太太要分娩时，他就会到村里去找接生婆，但是他也可能会因为衣服表面渗出的水而被识破。他头秃、肚大、脸颊肥胖、穿着绿衣并戴着一顶芦苇高帽，但他也会以迷人的年轻形象出现，或以村民熟知的某人的模样出现。

这个水中之王在岸上时并不具有威力，但在他自己的地盘内却是霸王。他栖息在河川、小溪和池塘的深处——最好是靠近磨坊边。白天他会像一条老鳟鱼或老鲑鱼般隐匿起来，但到了晚上他便浮出水面，像鱼一样拍漉水花扑通跳跃，将水底的牛、羊、马群赶上岸来吃草，或者他会站在水车上休息，静静地梳理他那长长的绿头发及胡子。

在春季，当他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过来时，他会沿河击碎河床的冰，筑起高高的冰堆。他以捣毁水车为乐。但在心情好的时候，他会将自己的鱼群赶入渔夫的鱼网里，或向人们发出洪水即将到来的警讯。跟他去的接生婆会得到以金银支付的丰厚的酬劳。他美丽的女儿们，高挑、白皙、气质忧郁，身上穿着透明的绿衣，她们会虐待折磨溺水的人。她们喜欢坐在树上一边摇摆，一边唱着优美的歌。

牧羊神潘恩

希腊阿卡狄亚（Arcadian)的牧羊神潘恩，是住在村落边界保护区外的危险神怪中，最为人熟知的古典范例。西尔瓦努斯（Sylvanus)和法乌努斯(Faiunus)则是拉丁文化中与他对等的人物。潘恩是牧羊笛的发明者，他以此乐器为林中的仙女吹奏伴舞，而半羊半人的萨堤洛斯（Satyrs)则是他的男伴。他为意外闯人其领地的人类所注人的情绪是“惊慌的”恐惧，一种突然的、没来由的害怕。于是，任何微不足道的因素 根小树枝的断裂、一片树叶的振动都会使心中充满想象的危险，而在疯狂地努力逃脱自己所激起的无意识意象的过程中，受害者因惊惧的奔逃而气绝身亡。然而潘恩对那些崇拜他的人是仁慈的，会赐给他们神圣的自然健康；对奉献出首次收成的农人、牧者和渔夫，会赐予丰盛的物资；对所有虔诚地朝拜他的医疗神庙的人，则赐予健康。

此外，智慧，也就是翁法罗斯（Omphalos)**10**的智慧或世界轴心的智慧，也是由潘恩赋予的。因为跨越门槛是踏入宇宙根源神圣地带的第一步。在立凯恩（Lykaion)有一座神殿，是由受到潘恩的启发、在德尔

菲（Delphi)阿波罗神庙担任女祭司的仙女厄拉托（Erato)[11]所掌管。而普卢塔克（Plutarch)[12]则将潘恩狂欢祭礼狂喜，与库柏勒（Cybele)[13]祭礼的狂喜、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狂乱、缪斯女神启发的诗意的疯狂、战神阿瑞斯（马尔斯）勇士的癫狂，以及最猛烈的爱情痴狂相提并论，以说明那推翻理性并释放出兼具毁灭和创造的黑暗力量的神圣“热情”。

不是活着，就是死去

“我梦到，”一位中年已婚男士陈述说，“我想要进入一座美妙的花园。但前面有一名警卫不让我进去。我看到我的朋友艾尔莎在里面，她想将手越过门的上方碰触我，但警卫制止她这么做。警卫抓住我的手臂，并将我带回家。‘理智点！’他说，‘你知道你绝不可以这么做。’”

这个被带出守卫门槛的梦的第一层意义是保护性意义。个人最好不要向既定界线的守护者挑战。不过，也只有越过这些界线，激发词一力量中的另一毁灭面，个人——不是活着就是死去——才可以进入一个全新的体验领域。在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14]矮黑人的语言中，梦呓者(oko-jumu)这个词，是指那些因具有超能力而被高度敬畏的特殊个人，这种超能力只能从与灵魂的接触中获得，是经由不寻常的梦直接在丛林中遇到它们，或是死后再回到人世的方式遇见。历险一直代表从已知到未知的过程。看守在边界的神力是危险的，和它们打交道风险很大，但是对那些有能力、有勇气的人而言，危险便会消退。

在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15]中的班克斯小火山岛群，如果某个年轻人在岩石上钓完鱼朝着夕阳的方向回家，便有机会看到“一位手上戴着花饰的女孩，在山崖的斜坡上对他招手。年轻人会认出那女孩的容貌像是自己村里或邻近村落的某个女孩。他站在那儿迟疑了一会儿，认为她必定是‘梅’[16]。他仔细观察，发现她的肘部和膝盖弯屈的方向与普通人不符。这暴露出她的真正身份，于是他飞跑而去。如果年轻人用龙血树（dra-caena)的树叶攻击她，她便会现出蛇的原形滑走”。人们相信，这些令人极端畏惧的蛇——“梅”，会和她们交配的对象熟稔起来。这样的妖魔——既是危险之物，也是魔力的授予者，是踏出传统藩篱外一小寸的每位英雄必会遇到的。



尤里西斯与诱惑的女妖，现存放在雅典的中央博物馆。

有两则生动的东方故事，可用来阐明这个令人困惑的过程中的暧昧关系，而且让我们了解，尽管充分的心理准备可使恐惧消退，但是不自量力、过于大胆的历险者，可能会被无情地毁掉。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来自贝拿勒斯(Benares)**17**的一位商旅领队。

他勇敢地指挥着满载商品的五百辆车队，远征进入一个干涸的有魔鬼出没的荒野。在被预先警告有危险的情况下，他小心地在二轮马车上安置了装满水的巨形水坛。从理性的角度而言，这样对他完成不到60里格**18**的沙漠旅程，是最佳的准备。但是当他到达横越沙漠的中途时，住在荒漠的食人魔想：“我要让这些人丢弃他们携带的水。”因此他造了一辆赏心悦目的二轮车，由纯白的年轻公牛拉着，车轮涂抹了泥浆，从相反的方向走了过来。在他前后行走的是由妖魔扮成的侍从，他们的头和衣服都湿了，身上装饰着蓝白两色的荷花花环，手上拿着成束的红白莲花，口中嚼着富含纤维的莲藕，身上则淌着水滴及泥珠。当商旅队和魔鬼车队互相礼让对方通过时，食人魔以友善的态度向领队问好。“你们往哪儿去？”他有礼貌地问道。领队回答说：“先生，我们来自贝拿勒斯。你们一路走来，装饰着蓝白两色的荷花，手中拿着成束的红白莲花，口中嚼着富含纤维的莲藕，身上沾满泥浆又淌着水滴。是一路上都下着雨吗？前面是不是有满布蓝白色荷花以及红白色莲花的湖？”

食人魔说：“你看到那暗绿色的森林带了吗？过了那里之后，就有一

大片水。那里还一直下着雨，地上凹陷的坑洞里布满了水，到处都是覆满红白莲花的湖泊。”在车队相继通过时，食人魔又问：“你这辆车上载着什么货物？那一辆载的又是什么？最后一辆车移动时显得特别沉重，你在里面装了什么货物？”“里面装的是水。”领队回答。“当然，你将水一直带到这里是聪明之举，但现在你没有必要再给自己增加负担了。将水坛打碎吧，把水丢掉，轻松点旅行。”食人魔继续前行，在走出领队的视线范围后，又回到自己的魔城。

那愚蠢的商旅领队接受了食人魔的建议，打破所有的水坛，然后令车队继续前行，但是前面一点水都没有。由于没有水喝，大家愈发疲倦不堪。他们一直走到太阳下山，然后将车子从畜牲身上卸下，并将牛拴在车轮上，自己则围成一圈。他们既没有水给牛喝，也没有稀饭或熟米给自己吃。虚弱的人都躺下睡着了。半夜，食人魔自魔城向商旅队的方向迫近，他杀光了所有人畜，吞吃了他们的血肉，饱食一顿后便离开了，只留下白骨。他们的手骨和其他部分的骨头，散置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以及它们之间的四个中间方位，而五百辆车和原来一样堆满了商品停在那里。

“五刃王子”

第二则故事的风格完全不同。它述说的是一位刚在某位世界知名大师的指导下，完成军事训练的年轻王子。

在获得象征卓越的“五刃王子”(Prince Five-weapons)的头衔后，他接下老师给他的五件武器并鞠躬，然后他配戴上新武器，朝向父皇所在的城市出发。途中他经过一座森林。林子口的居民警告他：“王子殿下，不要进入那林子。那儿住了一个名叫黏毛儿的食人魔，他会杀死他碰到的每个人。”

但是王子像人中之狮一样自信无惧。他还是照样进了森林。当他到达森林的中央时，食人魔现身了。食人魔将自己的身形拉长到棕榈树一般的高度。他把头变得像有钟型尖塔的别墅一样大，眼睛则和钵一般大小，两根獠牙大得像巨型的球根或枝芽。他长着老鹰的尖喙，肚子上布满了脓疱。他的手足呈墨绿色。“你要上哪儿去？”他盘问道，“站住！你是我的猎物！”“五刃王子”对自己学到的武艺和技巧充满信心，毫不惧怕地回答，“食人魔，”他说，“在进入这片森林时，我对自己的本事清楚得很。你攻击我时可要小心！因为只要用一支浸毒的箭，我便可刺穿你，

把你击倒！”

在威胁了食人魔之后，年轻的王子立刻在弓上架起一支涂上了致命毒药的箭，并发射出去。箭正中食人魔的黏毛。他一支接一支地射出五十支箭，所有射出的箭都黏在食人魔的黏毛上。食人魔把所有的箭抖落在他的脚边，并朝王子走来。

“五刃王子”再度威胁食人魔，并拔出剑来，挥出漂亮的一剑。那84厘米长的剑直接插入食人魔的毛中。接着王子又用矛袭击食人魔，那矛也立即卡入黏毛里。眼见自己的矛也被卡住了，他就用一支棍棒来攻击食人魔，但却又立刻卡入黏毛里。

他眼见连棍子都卡住了，就说：“食人魔大王，你以前从未听说过我。我是‘五刃王子’。当我进入这片被你蹂躏的森林时，我依靠的不是弓这一类的武器，我看重的只有我自己。现在我要攻击你，并将你打成粉屑！”王子表明了他的决心后，便大喊一声，用自己的右手敲击食人魔，右手又卡在了食人魔的毛中。他用左手击向食人魔，也被卡住了。他再用自己的右脚攻击，又卡住了。他击出左脚，也卡住不动了。他想：“我要用头来撞击你，将你捣成粉屑！”他用他的头撞击，头又黏在食人魔的毛上了。

“五刃王子”出击了五次，被牢牢地卡在五个地方，悬吊在食人魔的身上。但是他很勇敢，对这一切并不害怕。食人魔则想：“这真是个人中之狮，还出生高贵——不只是凡人而已！他虽然被我这个食人魔逮住了，但看起来既没发抖，也不颤栗！在我一路横行的日子里，从没见过一个可与他匹敌的人。究竟为什么他不害怕呢？”食人魔不敢吃下王子，他问：“年轻人，为什么你不害怕？为什么你没有被死亡的恐惧所吓倒？”

“食人魔，为什么我要害怕呢？人生必然一死。此外，我肚子里藏有雷球。如果你吃下我，你将无法消化那武器。它会将你的内脏炸成碎片并杀死你。那样我们便同归于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害怕的原因！”

读者一定知道“五刃王子”所指的是他内在的知识武器。事实上，这位年轻的英雄就是未来佛陀的早期化身。

这个年轻人说得没错，被死亡的恐惧吓到的食人魔心里想：“我的胃将无法消化这个人中之狮的身体，连一小片血肉都没办法，甚至渺小如

豆的肾脏也不可能。我将放走他！”他真的放走了“五刃王子”。于是未来的佛陀对他宣读教义，并降服他，使他否定自己过去的一切，然后将他转化成有资格在森林中接受供养的鬼神。在告诫食人魔行事要戒慎后，年轻人离开了森林，并在林子口告诉人类他的故事，接着继续他的旅程。

黏毛儿象征我们依五种感官附着的世界，它无法被身体的行动驱赶到一旁，只有当未来的佛陀不再被暂有的名号和生理特质的五种武器保护，而诉诸那无名无形的第六种武器时，他才会被降服，这就是了解超越原则的神圣雷球，它超越名与形的感官认识领域。情势随即改变，他不再被困住，而是得到了解脱。因为他现在忆起自己从来都是自由的。现象界的怪兽力量被驱退了，于是成就了自我的否定。由于自我的否定，他成为神灵——有资格接受供养的鬼神，就像世界本身一样。当真正被了解后，便不被视为终极的，仅是那超越事物的名号和外形而已，但也同时内存于所有的名号和外形中。

根据尼古拉•库萨的描述，遮蔽使凡人无法见到上帝的“乐园之墙”是由“对立事物的同时呈现”所构成，乐园的大门由“最高的理性精神把守，它阻绝进路直到被克服为止”。成双的对立（存在与不存在、生与死、美与丑、善与恶，以及其他所有将感官束缚于希望、恐惧，并将身体的行动与防卫和占有行为对立起来的极端）是击碎旅人的撞击之岩辛普烈盖底，但是英雄却总是能从中穿过。这是个全世界熟知的主题。希腊人将它与黑海上两座因风力而相互撞击的礁岩岛联系在一起，但是自伊阿宋王子驾着阿尔戈(Argo)[19]从中驶过后，岩石便分开了。纳瓦霍印第安人传奇中的双生子英雄也从蜘蛛女那里得到了同样的障碍预警。然而，他们受到小径的花粉象征以及从活生生的太阳鸟身上拔下的羽毛的保护，安全通过了障碍。

就好像从太阳之门冉冉上升的祭品炊烟一般，英雄的自我也同样从尘世之墙中解脱出来——把自我留在黏毛儿上，然后继续前进。

鲸鱼之腹

门槛通道

神奇的门槛通道为进入再生领域转折点的概念，是鲸鱼之腹这个世

界性子宫意象所象征的意义。英雄不具有征服或抚平门槛的力量，反而被吞入未知领域，几近死亡。

群鱼之王米许-那玛（Mishe - Nahma），

在狂怒中奋力向上穿射而出，

水花四溅地跃入阳光中，

张开巨嘴吞下海瓦沙和他的独木舟。

——朗费罗，《海瓦沙之歌》（The Song of Hiawatha）

白令海峡的爱斯基摩人有一则故事，说有一天恶精灵英雄雷文20坐在海滩上晒衣服，看到一只雌鲸游近海岸。

他叫道："亲爱的，下次你浮出水面呼吸空气时，张开嘴巴并闭上眼睛。"接着他快速穿起乌鸦装，戴上乌鸦面具，将火棍挟在手臂下，并飞到水面上去。雌鲸浮上水面，她照自己听到的做了。雷文朝那张开的大嘴飞过去，直入她的咽喉。受惊吓的雌鲸猛然闭上嘴并潜入海底，雷文则站在鲸腹里四下张望。

祖鲁族有一则两位小孩和他们的妈妈被大象吞下的故事。

当那妇人到了大象的胃里时，她看到大森林、大河和许多高地。那里有许多石块，还有许多盖了村落定居在那儿的人们以及不少狗和牛——所有这一切都在大象的肚子里。

爱尔兰英雄芬•麦克库尔被一个形状不定的怪物吞了下去，这种怪物就是凯尔特人世界所熟知的皮耶斯特（peist)。德国小女孩小红帽被一只狼吞食，波利尼西亚人最宠爱的茂伊被他的高祖母海努提波吞进肚子里。而希腊众神除了宙斯之外，都被父亲克洛诺斯吞噬了。

希腊英雄赫拉克勒斯，在取得亚马逊女王的腰带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发现特洛伊城正受到海神波塞冬派来的一头海怪的骚扰。海怪会经常上岸来吞食陆地上的人们。国王美丽的女儿赫西俄涅被她的父亲当做安抚海怪的祭品绑在海边岩石上，这位来访的伟大英雄答应救她以交换一份礼物。海怪如期破浪而出，并张开它巨大的嘴。赫拉克勒斯跳人其咽喉内剖腹而出，留下死去的怪兽。

这个流行的神话主题，把重点放在视门槛通道为一种自我消灭形式的课题上。它和撞击之岩辛普烈盖底冒险的相似性是很明显的。在这里，英雄并不往外追求，而是超越有形世界的局限，走向内在以求再生。

这里的消失相当于礼拜者进入庙堂之举——他在那儿因忆起自己是谁、身为何物而重生。换句话说，除了不朽之外，他只是尘土和灰烬而已。庙堂的内部，亦即鲸鱼之腹，和超越尘世界线上下的天堂净土是同一的。那也就是为什么庙堂的通道及人口，总有庞大的怪像如龙怪、狮子、手持出鞘利刃的斩魔者、愤怒的侏儒、有翅膀的公牛等站在两侧守护的原因。这些门槛的守卫挡开了所有不能面对内在高层的静默的人，他们是神灵危险面的初期表现，相当于束缚传统社会的食人魔，或是鲸鱼的两排牙齿。

他们说明，信徒在进入庙堂的那一刻，确实经历了一次变形。他的世俗性格留在外面，并像蛇蜕皮一样被抖落。一旦进入里面，他可说就已在时间领域中死去了，并回到了世界的子宫，也就是世界轴心或人间净土中。任何人都可以穿越庙堂，此举并不会减损守卫的重要性。因为如果进入庙堂者不能包容至圣所，那么他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外面。任何无法了解神的人会视其为恶魔，因此便无法接近神。

用比喻的方式来说，进入庙堂的过程和英雄跃人鲸鱼巨嘴的历险是完全一样的，两者皆以图像语言表示使生命有重心并更新生命的行为。

灭除我执的英雄

“没有被造物，”阿南达•库马拉斯瓦米写道，“能够不通过死亡而获得较高层次的属性。”事实上，英雄的身体或许真的可以被杀戳、肢解并散布在陆地或海面上——就像埃及神话中的解救者奥西里斯一样：他被其弟赛特丢入一具石棺中并放人尼罗河中冲走，而当他复活后，赛特再次杀死他，并将他的身体肢解成十四块散布各处。纳瓦霍印第安人的双生英雄不止要通过撞击之岩，还要通过将旅行者切成碎片的芦苇，以及将他撕成片的茎状仙人掌，还有会覆盖他的滚烫热砂。已灭除自我执著的英雄来回穿梭于不同的世界，进出龙怪的身体，就像国王走遍宫殿所有房间一样轻松自在。那里就是他潜藏的解救力量的所在。因为他的跨越与回归表示，在历经所有现象的对立之后，那不生不灭的真实仍然存在，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于是，全世界那些斩杀龙怪并将充实生命的奥秘显形于尘世的人们，已做出了伟大的象征行为。他们为了尘世的更新，把自己的血肉像奥西里斯的身躯一般散布各处。例如，在弗里吉亚，为了对被钉上十字架又再度复活的解救者阿提斯表示敬意，那里的人们会在每年3月22日砍下一棵松树，送到女神库柏勒的至圣所。松树像是一具被羊毛布条包扎起来的尸体，并用紫罗兰花圈加以装饰。一位年轻人的模拟像被绑在树干的中段。第二天举行追悼会并吹奏喇叭。3月24日是血节（Day of Blood)。高级祭







夜海之旅：井中的约瑟夫、基督的埋葬、约拿与鲸鱼，图中显示出《旧约》对耶稣生平的预言。

司会从自己的手臂中抽出鲜血作为献礼，次级祭司则随着大鼓、号角、笛子和铙钹的声响，疯狂旋转跳着托钵舞，直到进入出神的狂喜状态。他们会在自己身上深砍一刀，以让自己的血溅到祭坛和树木上，而

启蒙者为了效仿正在庆贺的神的死亡与复活，会阉割自己而致晕厥。

基于同一精神，印度南部奎拉凯尔省的国王，在完成十二年的统治之后，会在一个庄严的日子，建好一座木制绞刑台，上面覆盖着丝布。在音乐的伴奏下，他行完洗礼后，来到庙堂，并在神前礼拜。然后他登上绞刑台，并在人民面前拿起一把非常锐利的刀，砍下自己的鼻子、耳朵、嘴唇及所有的器官，割下的皮肉越多越好。他四处走着，直到流血过多将要晕倒时，便立刻割断喉咙结束自己的生命。

启蒙

试炼之路

困难任务

一旦跨越门槛，英雄便进入一种形相怪异而流动不定的梦境，他必须在此通过一连串的试炼。这是神话历险中最令人喜爱的阶段。它产生了一部充满奇异考验与痛苦试炼的世界文学。此时，英雄在进入这个领域前所遇到的超自然救援者的忠告、护身符和秘密代理人，都帮助了他。他也可能在此第一次发现，有一股仁慈的力量，在他超人的通关过程中一直支持着他。

这种“困难任务”的主题中最知名、最吸引人的一个例子，便是普绪克寻找她失去的爱人丘比特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所有的主要角色全都倒转过来:不是爱人设法赢得他的新娘，而是新娘设法赢得她的爱人；不是残酷的父亲扣留女儿不让其与爱人见面，而是嫉妒的母亲维纳斯将儿子丘比特藏起来，不让他的新娘见到。

当普绪克向维纳斯求情时，这位女神猛烈地抓住她的头发，将她的头撞在地上，然后拿来许多小麦、大麦、粟米、罂粟种子、豌豆、扁豆和蚕豆，把它们混在一起，积成一堆，并命令女孩在天黑之前将它们分好类。普绪克得到成群结队的蚂蚁的帮助而完成了任务。接下来维纳斯要她去取来某种危险的野生羊只的金羊毛，这种长着尖角毒牙的羊，栖息在人们无法靠近的森林中。这次一株绿芦苇指点她从羊群经过的芦苇丛上，采集到羊身上脱落下来的金羊毛。然后女神要她去位于高耸的巨石上、由一群不眠的龙怪看守的冰冷喷泉中取回一瓶水。一只老鹰飞来帮助她完成了这艰难的任务。最后普绪克被命令到地下世界的深渊中去拿一个充满超自然之美的盒子。一座高塔告诉她如何到达地府，并给了她付给摆渡人卡戎的钱和送给看门狗刻耳柏洛斯的蛋糕，然后催她赶快上路。

巫师

普绪克的地府之旅只是童话故事和神话中无以数计的英雄历险中的

一个例子。最危险的例子是北极民族（拉普人、西伯利亚人、爱斯基摩人，以及某些北美印第安人）的巫师，去寻找病人失去或被诱拐的灵魂。西伯利亚巫师身穿奇异的服装进行历险，这些服装代表了巫师自己的身影或灵魂形态的鸟或驯鹿。他的鼓则是一些动物——老鹰、驯鹿或马，据说他会骑在它们身上飞行或奔驰。他所携带的棍子是他的另一个助手，他还有一大群隐形的同伴随行。

有位早期深入拉普社会的历险者，生动描述了一位到冥府去的使者的怪异表现。

因为彼岸世界是无尽的黑夜，巫师的仪式必须在天黑以后进行。朋友和邻居聚集在灯火摇曳而昏暗的病人家中，专心注意巫师的肢体语言。首先，他召来帮忙的精灵，他们的到来除了巫师以外没有人看得到。在场协助巫师的人士，包括两位穿着仪式服装，未束腰带，只戴着麻制头中的女人，还有一位既不包头巾、也不系腰带的男人，另有一位尚未成年的女孩。巫师揭去头上的覆盖物，放松腰带及鞋带，用手遮着自己的脸，并开始依不同的圆圈旋转。突然间，他做出非常猛烈的动作并叫喊着：“备好驯鹿！准备出发！”

他抓起一把斧头，用它击打自己的膝部，并朝那三个女人的方向挥去。他用手从炉火中拖出燃烧中的木块。他快速地在每位女人身旁分别绕行三次，最后“像死人”一般崩溃倒地。在那段时间内，不准有任何人碰他一下。当他在出神的状态中休息时，他被严密看守着，甚至连一只苍蝇都不可停在他的身上。他的灵魂已经出窍，现在正与各山头的神祇一起观望神圣的山峦。

参加仪式的女人相互耳语，猜测巫师目前在彼岸世界的可能位置[21]。如果她们提到正确的山峦，巫师便会动一动手或脚。最后，他开始回返尘世。他以低沉而微弱的声音说出他在冥府听到的内容。然后女人开始唱歌。巫师逐渐醒过来，陈述病人病痛的原因以及祭祀的方式，接着他宣布了病人康复所需的时间。

“在费尽心力的旅程中，”另一位观察者报告说，“巫师必定会遭遇并克服许多障碍，它们并不容易被克服。在穿过黑森林，翻过巨大的山脉的途中，他偶尔会在路上碰到其他巫师及死去的坐骑的尸骨，然后他会到达地上的一处开口。当地府深渊以各种不凡的化身展现在他的面前时，历险中最艰巨的阶段便开始了……在安抚过冥府守卫并穿越无数艰

险后，他终于来到冥王埃利刻跟前。冥王发出令人恐惧的咆哮声，猛然冲向他。不过，如果巫师能力充足的话，他就能用献给他丰富祭品的承诺使冥王安定下来。与埃利刻对话的这段时间，是仪式的关键时刻。巫师至此进入一种出神的状态。”

“在每一个原始部落中，”罗汉姆博士写道，“我们发现巫医位居社会的中心，而且很容易看出他如果不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就是精神变态者，至少他的技艺是基于和精神官能症患者或精神变态者相同的机制。人类族群是由他们集体理想的刺激而产生的，而这些理想总是建立在婴儿期处境的基础上。婴儿期的处境受到成熟过程的修正和逆转，同时也因必要的现实调整而修正，但是它一直在那里并维系着那看不见的本能情结，没有了它，人类的族群便无法生存。”因此，巫医只是将出现在社会每个成人心中的象征性的幻想系统，变成可见的公众事件罢了。“他们是这个婴儿期游戏的领袖，同时也是共同焦虑的指挥。他们与魔鬼作战，以使其他人能够捕捉猎物并与现实奋战。”

净化自我

如果任何人——不论在哪个社会中，有意或无意地到自己心灵迷宫的崎岖巷弄中开始黑暗危险的旅程，他很快便会发现自己置身在象征人物的景观中（任何一个人物都可能吞噬他），比起充满障碍和神圣山峰的西伯利亚蛮荒世界毫不逊色。在神秘主义者的词汇中，这是成道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净化自我”的阶段，此时的感官“洁净而谦逊”，能量与兴趣的焦点则“集中在超越凡俗的事物上”。用比较现代的语言来说，这是消解、超越或转变个人过去婴儿期意象的过程。每晚在梦中，我们仍旧会碰到亘古存在的危难、怪兽、试炼、秘密救援者以及向导人物。他们的形象不仅能使我们反思自己当前的整体处境，也能成为我们解救自己的线索。

“我站在一个黑漆漆的洞穴前，想要走进去，”这是一位病人在心理分析初期所做的梦，“我因为想到自己可能无法找到回来的路而颤抖。”“我看到一头又一头野兽，”史威登堡22记下他在1744年10月19至20日的梦境，“它们展开翅膀，原来是龙怪。我在它们上方飞行，不过是由它们其中一只托着我。”一个世纪之后（1844年4月13日），剧作家赫伯尔也记下了他所做的梦:“梦中，我被巨大的力量托在海上。那是令人恐惧的深渊，到处散落着可以附着的石块。”地米斯托克利23则梦到

一条蛇缠绕在他的身体上，然后朝他的脖子上爬，并在碰到他的脸时变成了一只老鹰，它用鹰爪将他提起，向上飞行，在飞了一段距离后，将他放置在一个突然出现的金色讯号杆上。由于他被安全放下，所以他立刻从巨大的焦虑和恐惧中解放出来。

做梦者特定的心理困境，往往以令人动容的简洁而有力量的方式表露出来："我必须爬上一座山。路上有各式各样的障碍。我必须一会儿跳过一道深沟，一会儿爬过一道篱笆，最后终于站着动不了了，因为喘不过气来了。"这是一位口吃者所做的梦。"我站在平静无波的湖边。突然间暴风来了，掀起巨浪，我整个脸都被水花溅湿了。"这是一个害怕自己脸红的女孩所做的梦，她一脸红便会出汗。

"我跟着前面的一位女孩，走在一条黑漆漆的路上。我只能从后面看到她，很羡慕她美好的身材。一股强大的欲望袭上心头，于是我去追赶她。突然间，一道仿佛是从喷泉里放出的光，穿过街道，挡住我的去路。我在一阵剧烈的心跳中醒来。"这位病人是个同性恋者，那横越过的光则是阳具的象征。

"我坐进一辆车，却不知如何驾驶。坐在我身后的一个男人指点我。最后，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到了一处广场，那里站着许多女人。我未婚妻的母亲很高兴地迎接我。"这个男人是个性无能者，不过已找到一位心理分析指导人员。

"一块石头打破了我的挡风玻璃。现在我完全暴露在风雨中，我流出了泪水。我能够靠这辆车到达目的地吗？"做梦者是一位失去贞操，心情无法平复的年轻女子。

"我看到半匹马躺在地上。它只有一只翅膀，并试图站起来，但却不成功。"患者是一位靠新闻工作营生的诗人。

"我被婴儿咬了一口。"做梦者正受到性心理幼稚症的煎熬。

"我和哥哥一起被锁在一间黑漆漆的房子里。他手上拿着一把大刀，我感到害怕。'你会把我逼疯，让我被送进疯人院。'我告诉他。他邪恶而愉悦地笑着回答说，'你将永远和我捆在一起。有一条铁链包缠着我们。'我向自己的双脚一瞥，才注意到有一条粗铁链捆住了我和我的哥哥。"斯提凯尔大夫评论说，病人梦中的哥哥就是他所患的病。

“我正走上一座窄小的桥，”一位十六岁的女孩梦见这样的情景，“突然间桥在我脚下断裂，我便掉人水里。随后一位警官潜人水中，用他强壮的臂膀把我带到岸上。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是一具死尸。那位警官看起来也苍白得像具死尸。”

“做梦者被彻底抛弃，独自一人在地窖的深洞中。他房间的墙壁愈变愈窄，使得他无法走动。”这个意象综合了母亲子宫、监禁、牢房以及墓穴等几个概念。

“我梦到自己必须穿过没有尽头的回廊，在一间看起来像公共澡堂的小房间内停留了很长时间。他们迫使我离开浴池，而我必须再次穿过潮湿的、滑溜溜的细长建筑物，直到走出一扇镶有窗棂的门，进入一处开放的空间。我感觉自己像新生一般，我想，‘依我的分析，这意味着我的精神再生了。’”

通过转化变形之门

毫无疑问，古人是在神话和宗教遗产中象征及精神仪式的引导下通过心理危机的，今日的我们（只要我们是没有信仰的人，或者，我们信奉的宗教无法解决当代生活的问题)却必须单独面对，或者最多只能得到暂时的、随机的引导，而且往往不是非常有效的引导。这是我们身为当代“启蒙过”的个人的问题，因为对我们而言，所有的神祇和魔鬼都被理性化而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在保留下来或从世界各个角落收集而来的众多神话与传奇中，我们仍能一窥那沉静人类轨迹的具体事物。但是，要学习了解这些事物并从中受益，个人或许必须要致力于某种程度的净化才行。那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如何去做。“你以为自己不用经历前人经历过的试炼，就能进入幸福的乐园吗？”

有关通过转化变形之门的最早记载，是女神伊南娜降临冥界的苏美尔神话。

她从“伟大的天界”，

决意转向“伟大的冥界”；

女神，从“伟大的天界”，

决意转向“伟大的冥界”；

伊南娜，从“伟大的天界”，

决意转向“伟大的冥界”。

我的夫人抛下天堂，抛下大地，她降临到冥界；

伊南娜抛下天堂，抛下大地，

她降临到冥界；

抛下贵族身份，抛下淑女身份，

她降临到冥界。

她用女王穿的长袍和珠宝装饰自己，她在腰带上系了七道神谕。她准备进入“不归之地”，即由她的姐姐兼敌人——女神埃蕾什基伽儿所统治的死亡与黑暗的冥界。因为怕她的姐姐会置她于死地，伊南娜指示她的使者宁舒布尔，万一她三天后没有归返，便到天堂去，在众神聚集的大厅为她申诉。

伊南娜降临下凡。她走向一座琉璃盖成的神庙，在大门口被警卫总管拦了下来，盘问她的身份和来此的目的。“我是太阳上升之地的天后，”她回答。“如果你是天后，”他说，“来自太阳上升的地方，请问你为什么要来这不归之地？这条路上的旅人没有一个得返，你为何做此决定？”伊南娜宣称，自己是来参加她姐姐的丈夫古伽兰那大人的丧礼的。于是守卫纳提要求她留在原地，等他去向埃蕾什基伽儿报告。纳提奉命为天后开启七重门栅，但要她遵从习俗，在每一道门的入口处除去她的部分衣饰。

他向纯洁的伊南娜说：

“来，伊南娜，进来。”

在进入第一道门时，

她头上的“平原之冠”被摘了下来。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寻常喔，伊南娜，冥府的法令已经颁定，

喔，伊南娜，不要诘问冥府的仪式。”

在进入第二道门时，

她的琉璃令牌被拿走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寻常喔，伊南娜，冥府的法令已经颁定，

喔，伊南娜，不要诘问冥府的仪式。”

在进入第三道门时，

她脖子上戴的小天青石被摘掉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寻常喔，伊南娜，冥府的法令已经颁定，

喔，伊南娜，不要诘问冥府的仪式。”

在进入第四道门时，

她胸前闪亮的宝石被拿走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寻常喔，伊南娜，冥府的法令已经颁定，

喔，伊南娜，不要诘问冥府的仪式。”

在进入第五道门时，

她手上的金戒指被摘了下来。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寻常喔，伊南娜，冥府的法令已经颁定，

喔，伊南娜，不要诘问冥府的仪式。”

在进入第六道门时，

她的护胸被取了下来。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寻常喔，伊南娜，冥府的法令已经颁定，

喔，伊南娜，不要诘问冥府的仪式。”

在进入第七道门时，

她身上所有代表淑女身份的服饰都被拿了下来。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不寻常喔，伊南娜，冥府的法令已经颁定，

喔，伊南娜，不要诘问冥府的仪式。”

她全身赤裸地被带到王座前。她深深地弯下腰。冥府的七名判官坐在埃蕾什基伽儿的王座前，以他们的死亡之眼叮着伊南娜。

在他们的世界，

那折磨灵魂的世界，

生病的女人变成死尸，

死尸则被吊在木桩上。

——克拉玛，《 苏美神话 》（ Sumerian Mythology ）

伊南娜与埃蕾什基伽儿两姊妹分别代表光明与黑暗，根据古老的象征习俗，她们两者代表同一女神的两个面向，而她们的对抗更是困难的试炼之路的缩影。不论是神或女神、是男人或女人、是神话中的人物或

做梦的人，英雄要发现、同化他的对立面(也就是他没有怀疑过的自我），不是吞下它就是被它吞下。障碍被一个一个地突破。他必须把自己的骄傲、美德、外貌和生命抛开，向那绝对不可容忍的事物低头屈服。然后他会发现他与自己的对立面并非不同种类，而是一体。这种痛楚的体验是第一道门槛的问题的深化，但疑问仍然存在：自我能够置自己于死地吗？多头怪兽海得拉**24**就在旁边。一颗头被砍掉，另两颗头又长了出来——除非在颈子砍伤处涂上腐蚀剂才行。启程进入试炼之地，只是代表启明这条漫长且非常危险的路径上初期征战时刻的开端。现在龙怪已被斩杀，英雄也已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艰难的障碍。此时，英雄将会享受无可抑制的狂喜，以及短暂瞥见乐土的时光。

与女神相会

“好"母亲与“坏"母亲

在所有障碍和食人魔都被征服后，终极的历险通常表现为胜利英雄之灵与世界皇后女神的神秘婚姻。这是最低点也是最高点的难关，它出现在世界的尽头、或宇宙的中央点、或庙宇的礼拜堂、或内心最深处的黑暗中。

爱尔兰西部至今仍流传着孤岛王子和图伯庭特淑女的故事。为了治好爱尔兰王后的病，这位年轻英勇的王子前往传说中冒出火焰的图伯庭特水井求取三瓶水。他遵照路上碰到的一位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大婶的建议，骑着大婶给他的肮脏、瘦小而邋遢的一匹马，穿越一条火焰之河并避开了一片毒树林的碰触。奔跑如风的马越过图伯庭特古堡，王子从古堡后一扇敞开的窗子跳了进去，安全落地。

整个地方很大，里面有熟睡的巨人和各种海陆怪物——巨鲸、细长而滑溜的鳗鱼、熊以及各类野兽。王子战胜它们后，来到一处宽广的楼梯口。他爬上楼去走入一个房间，发现一位这辈子所见最漂亮的美女，正伸肢展臂地睡在躺椅上。“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他心里想，并继续走进下一个房间……他一共看了十二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里的美女都比前一个房间里的更加漂亮。但当他走到第十三个房间并打开房门时，一道金色的光芒遮住了他的视线。他站着不动，直到恢复视线，然后再进入房内。在那个宽敞明亮的房间内，有一张安置在金轮上的黄金躺椅。

那轮子不停地转着，而躺椅也同样一圈又一圈地转着，日夜不停。在躺椅上躺着的是图伯庭特王后。如果她的十二金钗也算得上美女的话，一旦和她相比就黯然失色了。在躺椅脚下便是火焰之井图伯庭特。井上罩着一层金表皮，它随着王后的黄金躺椅不停地转动着。

“说老实话，”王子说，“我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他坐上躺椅便连睡了六昼夜没有离开。

睡屋淑女是童话故事和神话中常见的人物。前面我们已经以布兰希尔德和睡美人小荼蘼这两个人物来引介她。她是所有美人佳丽中的佼佼者，是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美好意象，是所有英雄世俗与超世俗追求的恩赐目标。她是母亲、姊妹、情妇和新娘。这世上凡是具诱惑力，凡是能给人带来喜悦的事物，都已预见了她的存在——如果不是在世间的城镇和森林中，便是在深沉的睡梦中。因为她是完美的化身，所以对个人的灵魂而言，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灵魂在不完美的世界的放逐结束时，过去所知的喜悦将再度重现，也就是那年轻貌美的、抚慰并滋养自己的“好母亲”，她在遥远的过去一度为我们所知，甚至亲身体会过。时间将她封闭起来，不为我们所见，然而她就像沉睡于无时间领域中的人一样，仍然居住在永恒之海的海底。

然而，我们的记忆中不只有仁慈的意象，也有“坏母亲”的意象：（1)不存在而又不可触及的母亲，她是我们具敌意倾向的幻想目标；（2)扮演阻碍、禁止和处罚角色的母亲；（3)成年的孩子试图离开时，紧抱孩子不放的



榭克梅特女神（埃及），辉绿岩（闪长岩）雕像。帝国时期作品，出自卡那克神殿。



美杜莎（古罗马）。大理石高浮雕。出自罗马的伦大尼尼宫殿，年代不详。

母亲；（4)渴求欲望但被道德禁止的母亲（俄狄浦斯情结），她的现身是危险欲望的诱惑（去势情结）。她持续存在于成人婴儿期记忆的隐密空间中，有时甚至是主导行为的力量。她位于那些遥不可及的伟大女神的根基中，集贞洁与恐怖于一身的月神狄安娜便是一例。她彻底毁灭年轻的狩猎家阿克提恩这件事，就可以说明这些困锁在身心中的欲望象征，蕴含着极大的危险。

危险女神——狄安娜

阿克提恩碰巧在正午时见到危险女神，那正是太阳冲破其朝气蓬勃上升之势的关键时刻，刚刚平衡便开始迅速地坠落衰亡。在一上午的打猎奔走后，阿克提恩让他的同伴和血统纯粹优良的猎狗休息，自己则漫无目的地四处游履，离开他熟悉的狩猎树丛和原野，进入邻近的丛林。他发现一个长满茂密柏树和松树的溪谷，于是便好奇地进入它的核心要塞。那里有一个岩穴，流泻着一股潺潺的泉水，并有一条渐流渐宽、注入水草池中的小溪。这个浓荫密布的隐匿之地是狄安娜的休憩处，那时她正全身赤裸，与其他仙女一起沐浴。她的矛、箭筒、未上弦的弓以及

凉鞋和袍子放在一边。一位赤裸的仙女将狄安娜的发辫盘成髻，其他的仙女则从一口大瓮里倒水。

当这位年轻的、漫无目的地游走的男人闯入女神经常造访的快乐之地时，仙女们惊恐尖叫。她们都拥聚到女主人的身边，试图不让那亵渎的眼睛看到她们。但她们的头及玉肩仍露了出来。年轻人看到了，并继续凝视。狄安娜瞥了一眼自己的弓箭，发现太远拿不到，因此她迅速拿起一瓶水，朝阿克提恩的脸泼去。“好了，视在你可以随意去告诉别人，如果你能的话，”她生气地对他大叫，“说你看到女神赤身裸体。”

鹿角从他头上长了出来。他的脖子变得又粗又长，耳垂变尖。手臂长得及腿长，手和脚都长了蹄。惊吓中他一跃而起他讶异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跑得这么快。但当他停下来喘气喝水，并在一潭清澈的池水中看到自己的容貌时，他吃惊得往后退了几步。

于是可怕的命运降临在阿克提恩身上。他自己的猎犬在嗅到大雄鹿的气味后，吠吼着穿过树林而来。听到它们的吠吼声时，他高兴得一度停下来，但接着又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开始逃跑。那群猎犬紧追其后，逐渐拉近距离。它们来到他的脚边，最前面的一只向他的侧面猛烈扑击，他试着叫喊它们的名字，但是喉咙发出的不是人类的声音。它们用犬齿咬住他，他倒地不起，而和他一同打猎的伙伴则向猎狗发出鼓励的呐喊并及时赶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知道了阿克提恩奔逃并死亡的狄安娜，现在可以轻松了。

“宇宙之母”

“宇宙之母”这个神话人物，将最初的养育、保护之神的女性特质归诸宇宙。这个幻想基本上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因为小孩对母亲的态度和成人对四周环境的态度之间，有着密切而明显的对应关系。但许多宗教传统也有意用这一原型意象来洗涤、平衡和启蒙心灵，作为认识有形世界本质的教学之用。

在中古世纪和当代印度的密宗书籍中，女神居住的地方叫“宝珠之岛”。她的躺椅与王座就在一片许愿树的树丛中。这个岛的沙滩是金黄色的，它们由不朽的琼浆玉液汇聚而成的平静海水冲洗着。女神因生命之火而全身通红，地球、太阳系以及无垠太空的银河全都在她的子宫中。

因为她是创世之母，是永远的母亲，也是永远的童女。她包含那包含者，滋养那滋养者，她是万物生命的源泉，也是所有死亡事物的死亡。整个生存的循环都在她的支配下完成，从出生到青春期、成熟期、直至老化、踏入坟墓。她既是子宫也是墓穴，是吃掉小猪的牝猪。因此，她结合了“好”与“坏”，展现出两种记忆中的母亲模式，不仅是个人的母亲，同时也是宇宙的母亲。皈依者理应以同等平静的心情来思考这两个层面。通过这种冥思，他心灵中婴儿期不合宜的情绪和忿恨都得以洗净，他的心也向那不可测度的存在敞开。这深广的存在基本上与他幼稚任性地分辨的“好”、“坏”和“福”、“祸”无关，而是作为生存的法则和形象存在。

上个世纪伟大的印度神秘主义者罗摩克里希纳（1836—1886），是加尔各答近郊达克希什瓦一座新建的供奉“宇宙之母”寺庙的僧侣。寺庙的神像同时展现出女神神性中恐怖与仁慈的两个方面。她的四只手臂展现出宇宙力量的象征：左上方的手挥舞着一把血淋淋的军刀，左下方的手则握着一颗被斩断了头发的人头；右上方的手摆出“不要恐惧”的手势，右下方的手则伸出去施予恩惠。她戴着骷髅头做成的项圈。她的短裙是以人的手臂环结而成的，她将长舌头伸出来舔食鲜血。她是“宇宙的力量”，是宇宙的全体，是所有成对的对立物的调和，神奇地把绝对毁灭的恐怖和无私却又富含母性的保证结合起来。作为变化的时间之河及生命之流的象征，这位女神既创造，也保存和毁灭。她的名字就是伽梨女神，也就是“黑色女神”，她的头衔是“跨越生存之海的渡船”。

某个宁静的下午，罗摩克里希纳看到一位美丽的女人从恒河朝他正在打坐的树丛走了过来。他看得出那女人就快要临盆了。不一会儿，婴儿出生了，女人温柔地哺育着他。但不久她露出恐怖的一面，她把婴儿放在丑陋的牙齿中咬碎咀嚼。在吞下婴儿后，她再度回到恒河中，消失不见了。

只有具备最高理解能力的天才，才能使得这位女神的崇高伟大全然显现。对天资差的人，女神减弱她的灿烂光辉，并使自己与他们未开发的能力相符的形象出现。对任何精神上尚未准备好的人而言，要完整地看待她将会是一件恐怖的事，正如目睹年轻力壮的猎人阿克提恩的不幸一样。他并非圣人，而是一个尚未准备好接受某种形象启示的猎人，这个形象必须要以不带常人（即婴儿期）欲望、惊讶和恐惧的有色眼光来看待才行。

女神形象的变形

在神话的图像语言中，女人代表的是能被认识的全体，英雄则是去认识女人的人。随着英雄在人生缓慢启蒙过程中的逐渐发展，女神的形象也为之经历一连串的变形：她绝不会比他伟大，但她总是能不断给予超过他所能了解的事物。她引诱、指导并命令他挣脱自己的脚镣。如果他能符合她的心意，则认识者与被认识者，就能从所有的局限中解放出来了。女人是带领英雄到达感官历险崇高顶峰的向导。她被眼光浅薄的人贬低到次等地位，她被无知的邪恶之眼诅咒为陈腐和丑陋，但她的名誉在有识之士那里得到了补偿。凡是能以她本来的面貌接受她，并拥有她要求的仁慈与自信的英雄，就有可能成为她所创造的世界中的君王，即神的肉身。

例如，有一则关于爱尔兰国王埃欧凯依得的五位王子的故事：

有一天王子们外出打猎时，发现自己迷了路，每个方向都走不通。因为口渴，他们便一个接一个地出发去找水喝。富格斯打头阵。他走到一口井旁，发现上面站着一个看守这口井的老太婆。这个丑老婆子的模样是这样的：她全身上下长得比煤炭还要黑；硬如铁丝般的一团灰色头发，由头皮上半部表层钻出，好比野马的尾巴；她的头上有两排弯到耳朵、小镰刀似的绿色獠牙，可以砍下一棵长满果实的橡树的嫩绿树干；她的眼睛黝黑，被烟熏得模糊不清；歪鼻子，大鼻孔；肚皮皱折而生有斑点，处处都很肮脏；弯曲歪斜的小腿，配上粗大的脚踝和一双大鞋子；她的膝盖长有疖瘤，指甲瘀青。事实上，这老婆子的整体形象令人恶心。“这里就是这样，是吗？”王子问道。“是的，就是这样！”她回答。“你是在看守这口井吗？”他问道。她说：“是的。”“你可以让我取一些井水吗？”“可以，”她同意后说，“只要你在我的脸颊上吻一下。”“喔，不！”他说。“那么，我就不能给你水了。”“我保证，”他继续说，“在吻你之前我便渴死了！”年轻人回到他的兄弟们等待的地方，告诉他们自己徒劳而返。

欧里欧尔、布莱恩和菲亚契拉也去找水，他们都到了同一口井边。每位王子都向那老妪要水，但拒绝吻她。

最后是小王子尼欧尔前去，他也来到那口井边。“给我水，老女人！”他叫嚷道。“我会给你水，”她说，“但你得给我一个吻。”他回答说：“别说吻你，拥抱你也可以！”于是他弯下身去拥抱她，并吻她。拥

吻完毕再看她时，他发现全世界再没有比她更婀娜多姿的年轻女子，再没有比她更细腻姣好的容貌了。她从头到脚的每一寸肌肤，都好比那降在沟壑表面的皑皑白雪。她的手臂丰腴而高贵，玉指长而纤细，修长的玉腿可爱而红润。在她光滑、柔软而洁白的双脚和土地之间，则是一双白铜色的凉鞋。她身上穿的是一件上乘羊毛织的纯红色豪华外套，衣服上镶有一支银白色的别针。她有珍珠般的明亮贝齿，高雅的大眼，还有像山梨莓般鲜红欲滴的双唇。“女人，你那银河般的无限娇媚，”年轻人说道，“真是一点不假。”“你是谁呢？”他追问。“我是‘皇家之律’（Royal Rule）。”她回答，并哼唱道，“塔拉王**25**！我是‘皇家之律’……”

“去吧!”她说，“去找你的兄弟们，带着你的水一起去。还有，你和你的子孙们将永远享有王国和无上权力……就像你最初看我那么丑陋、粗鄙，让人厌恶，最后我又变美丽一样，不历经战斗和猛烈的冲突，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这也是‘皇家之律’。最后的结果是，你将成为那散发一切美好气质的英俊君王。”

这是“皇家之律”吗？这是生命本身。永不枯竭的水井的守护女神——不论是由富格斯、阿克提恩还是由孤岛王子发现她——条件是英雄必须拥有吟游诗人和恋诗歌手所谓的“温柔心”。阿克提恩的兽欲，或富格斯挑剔的眼光，都无法了解她，也无法正确地服侍她，只有温柔才行。“温柔的怜悯心”是10至12世纪日本浪漫宫庭诗的主题。

在温柔的心中，

爱遮蔽自己，

好似鸟儿在树丛的绿荫里一样。

在自然的秩序中，

并非爱先于温柔心，

也非温柔心先于爱。

因为太阳一出，

立即就有光涌泻出来，

并非光的出现先于太阳。

而爱的效力要在绝对自我的温柔中显现，

甚至于在心中极度热情的火焰里也是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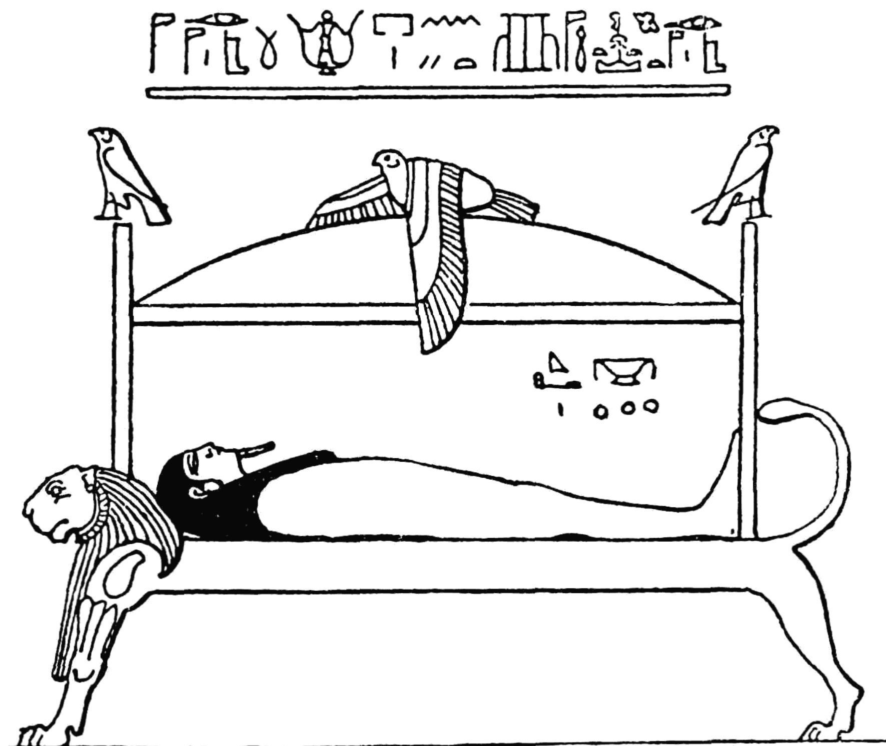
狄马歌那诺（1230—1275?)，《温柔心》(Of the Gentle Heart)

与女神（化身为每一位女性）相会，是英雄赢得爱（即慈悲、命运之爱）的恩赐的终极能力测试，而这种爱就是令人愉悦、包藏永恒的生命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当历险者不是年轻的男子而是少女时，她便会因其特质、美貌或渴慕，而成为适合某个不朽神明的配偶。于是天上的丈夫降凡到她的面前引导她上床——她可能会去或不去。如果她避开他，她眼中的薄膜便脱落下来。如果她追求他，她的欲念便得到平息。

随着貉猪爬上不断伸长的树顶的阿拉帕霍印第安女孩，被诱导到天神的营地去。她在那儿成为了一位年轻天神的太太。他就是以貉猪的诱人形体，诱惑她到他的超自然家中。

童话故事中国王的女儿在井边历险后的第二天，听到古堡门口有砰砰地敲门声——是青蛙来催逼她履行契约。尽管她极度恶心，但他仍随她来



鹰形的伊西丝在冥府与奥西里斯相会。受孕所得之子霍尔斯，对他父亲的复活起着重要作用。取材自丹得拉奥西里斯神庙墙壁的一系列低浮雕，描绘的是该城每年敬神表演的诸多神秘景象。

到餐桌椅上，分享她小金盘和小金杯中的食物，他甚至坚持要和她一起睡在她的小丝床上。在一阵愤怒中，她将青蛙从地板上抓起甩在墙上。当他落地时，已不再是只青蛙，而是有着一双温柔、美丽的眼睛的王子。据说后来他们结婚了，并且乘着一辆华美的马车回到了等候年轻人回归的王国，他们成为那里的国王与王后。

此外还有当普绪克完成所有艰巨的任务后，天神朱庇特亲自让她喝下长生不老药，因此她便永远和她的爱人丘比特在幸福的乐园中结合在一起。

希腊正教与罗马天主教教会在8月15日举行仪式，庆祝圣母升天节(the Feast of the Assumption)的神迹：

童女玛利亚被带到天堂的新娘房，万王之王就端坐在他那星光闪烁的王座上。

喔，最睿智的童女，如清晨般明亮的你，你将何去何从？美丽香甜至极的你，喔，锡安山的女儿，如月亮一般皎洁，如太阳一般独特。

狐狸精

失败的象征

与世界神后结合的神秘婚姻，代表的是英雄对生命的完全掌握。因为女人是生命，英雄则是它的认识者和主人。在英雄通往终极体验前的种种试炼所象征的是那些领悟的契机。他的意识因此得以扩展，并使他能够忍受自己被母亲兼毁灭者——他无可回避的新娘的完全占有。因此他了解自己和父亲是一体的，他现在就在父亲的位置上。

用这么极端的词汇来描述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与一般人类的事务距离遥远。但是，任何生活情境失败的处理，最终都会导致意识的局限。战争与瞋怒都是无知的表现，懊悔则是迟来的觉悟。英雄历险普世神话的整体意义在于，为所有男女树立典范，不论他们处于哪个阶段。因此，它是用最广义的语言组合而成的。个人所要做的只是去找出自己与人类这一概括性原则的相关位置，并让它协助自己通过障碍之墙罢了。谁是他的食人魔？他在哪里？这些魔怪都是其人类本性中未解谜团的反射影像。他的理想是什么？这些都是他对生命执著的病症。

在当代心理分析师的诊疗室中，英雄历险的阶段再度在病人的梦境或幻象中显露出来。一层又一层对自我的无知被测度，心理分析师扮演的是启蒙僧侣的救援者角色。而在最初的惊栗之后，历险就一如往常地发展，进入一段黑暗、恐怖和幻影般令人害怕的旅程。

这种奇怪的困难的关键在于，人类意识对生命期待的观点，事实上绝少与生命的现实一致。一般而言，我们不愿完全承认在自己或朋友的身心中，那冲撞的、自我保护的、有恶臭的、肉食的和淫荡的疯狂，正是有机体的本质。反之，我们倾向于掩饰、漂白和重新解读，把所有软膏里的苍蝇和菜汤里的头发，都想象成是某个令人不悦的家伙的过错。

但是当我们突然明白，或被迫注意到，自己所思所做的每件事，都必然受到情欲恶臭的污染时，很自然便生出一种反感。生命、生命的行为、生命的器官、特别是伟大生命象征的女性，便成为极度纯净的灵魂

不可忍受的事物。

喔，这实在的肉体将会消融，

解冻化成水珠！

或许是永恒尚未将他的巨炮对准自我进行屠杀吧！

喔，上帝！上帝！

这一时刻的伟大代言人哈姆雷特如此大声疾呼：

多么无聊、陈腐、枯燥而无益啊！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所有的用处不过如此！

呸！啐！它是一座杂草未除的花园，

生长以播种再生。

在自然中播种长成的事物，

只是为了占有它罢了。

这是天经地义的结果！

——《哈姆雷特》(Hamlet)

俄狄浦斯第一次占有皇后的纯真的喜悦，当他得知那女人的身份后，转变成心灵的巨大痛苦。像哈姆雷特一样，他也受到父亲道德意象的侵扰；像哈姆雷特一样，他也从世界的光明面转向黑暗面，去寻找一个比这饱尝乱伦通奸迫害、沉溺感官欲望而无可救药的母亲所在的世界更高尚的王国。超越生命的生命追求者必须超越她，不受她召唤的诱惑，高飞冲向那纯洁无染的脱俗天国。

因为神召唤他——多次召唤他，

从多方面同时召唤他：

“喔，俄狄浦斯，你，俄狄浦斯，

我们为何停滞不前？

你留得够久了！来吧！”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Oedipus Coloneus)

在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式激烈反感地持续侵扰灵魂的情况下，尘世、身体、尤其是女人，便不再是胜利而是失败的象征。一种寺院清修、离俗弃世的伦理系统，立即激进地转变了所有神话的意象。英雄不再纯真地与肉欲女神共处，因为她已成为罪恶之后。

不再挂念

“只要人对这个尸体般的身体还有一丝留恋，”印度教僧侣商羯罗阿阇梨写道，“他便是不纯净的，除了受到出生、疾病和死亡之苦外，还要受到敌人的侵扰之苦，但当他把自己想象成纯净的、善的本质和那不动的精神，他便自由了……远远地抛掉那与生俱来就迟缓不洁的身体的限制，不再挂念它。因为，一个已被呕吐出来的东西（就像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呕吐出来一样），当你再想起它时，只会觉得恶心罢了。”

西方人从圣徒的生活与著述中熟知这个观点。

当圣彼得注意到他的女儿琵卓尼拉太过美丽时，他得到上帝的同意，让她生病发烧。有一天当他与门徒在一起时，泰塔斯说：“你能够治愈所有疾病，为什么你不医治琵卓尼拉，好让她能够痊愈下床？”圣彼得回答说：“因为我对她的现状感到满意。”这绝不是说他没有治愈她的能力。因为他马上对她说：“起来，琵卓尼拉，快起来服侍我们。”这年轻女孩病愈起床并服侍大家。但当她工作完毕后，她的父亲又对她说：“琵卓尼拉，回到你的床上！”她回到床上立刻又发起高烧来。但后来，当她完全爱上上帝后，她的父亲又使她恢复了健康。

那时，有一位名叫扶拉克司的高贵绅士，因欣赏琵卓尼拉的美貌前来向她求婚。她回答说：“如果你想娶我，就派遣一群女孩子来引导我去你家!”但当女孩们抵达时，琵卓尼拉立刻开始绝食并祈祷。在接受圣餐后，琵卓尼拉又躺回自己的床上。三天后，她将自己的灵魂交付给了上帝。

和毒蛇共处

明谷的圣伯尔纳小时候饱受头痛之苦。有一天一位年轻女人来探访他，并用她的歌声来减轻他的痛苦。但那愤怒的孩子把她赶出了房间。上帝因其信仰热忱而奖赏他，所以他马上就从床上爬起来，痊愈了。

古老的人类敌人，在发现小伯尔纳具有如此高尚的气质时，便亲自动手设下陷阱来考验他的贞洁。那孩子在魔鬼的煽动下，有一天叮着一个女人看了好一会儿，突然间他为自己感到脸红，并浸到池塘冰冷的水中忏悔，直到寒气入骨为止。又有一次，当他熟睡时，有一位全裸的年轻女孩来到他的床上。伯尔纳注意到她，便静悄悄地让出他原先躺的那个地方，滚到另一边继续睡。在爱抚他一阵子后，那不悦的女孩尽管无耻至极，也立刻感到羞愧，于是便起身逃跑了，内心既对自己充满嫌恶，也对年轻的伯尔纳充满敬意。

还有一次，当伯尔纳与朋友一起接受某位富婆的热情招待时，她注意到伯尔纳的美貌，一股想与他同眠共枕的热情袭上心头。那天晚上她来到贵客的床上想以身相许。但他一觉察到有人接近，便开始大叫："捉贼啊！捉贼啊！"那女人立刻连滚带爬地逃开了，全屋子的人都起来，点起灯笼四处找贼。但是因为没有找到贼，大家又都回到自己床上睡觉，只有女主人例外，她无法入睡，再度起身溜到贵客的床上。伯尔纳又开始喊道："捉贼啊！"又是一阵警铃大作和搜查！在这之后，女主人甚至第三次尝试但又被类似的方式拒绝了。因此她最后放弃了自己邪恶的计划，或出于害怕，或出于气馁。第二天在路上，伯尔纳的同伴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多次梦到贼。他回答说："我确实击退了一个贼。女主人试图从我身上夺走一件宝贝，一旦失去它，我便永远无法再找回来。"

这一切使伯尔纳相信，和毒蛇共处是相当危险的事。他因此计划离开尘世，加入熙笃会修道院。

但即使是修道会的围墙，或偏远的沙漠也无法抵御女性的现身。只要隐士的肉身执著于他温热的生理冲动，生命的种种意象便随时会攻占他的心。在埃及西贝德沙漠灵修苦行的圣安东尼，便受到被他隐居的磁力吸引的女魔所幻化的情欲幻象的困扰。充满诱惑难以抗拒的蛇腰和突然出现随手可触的乳房，这一类诱惑的怪影是历史上所有灵修隐士所熟知的。"漂亮的隐修士，漂亮的隐修士，如果你把你的手指放在我的肩膀上，你就会像我血管里的一条导火线。如果你占有我身体最好的部分，就会使你充满比征服一个王国更强烈的快乐。你前来亲吻我吧……"

新英格兰人科顿•马瑟写道：“我们通往预许之地要经过荒野，那里到处都是冒火的飞蛇。但所幸上帝庇佑，迄今还没有任何一条飞蛇可以完全控制我们！我们前往的天国之路，就与‘狮子窝’和‘豹子山’紧密相邻。在路上有成群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魔鬼……我们是可怜的旅人，置身在魔鬼的‘领域’或‘牢狱’的世界中。那儿每一个隐密处都被魔鬼用‘橡胶圈’化地为界，以侵扰所有朝锡安山进发的旅人。”

向父亲赎罪

上帝的愤怒

上帝的“愤怒之弓”张起，箭已上弦，正义拉起箭瞄准你的心，然后满弓。只因为上帝高兴，一位愤怒的上帝高兴，没有任何许诺或责任，使得箭得以保持在一刹那后才痛饮你的鲜血……

乔纳森•爱德华牧师用这些语句不假修饰地揭示了天父的食人魔面貌，使来听他讲道的新英格兰教会的成员胆战心惊。他用痛苦折磨的神话意象将他们牢牢钉在会所的板凳上。尽管清教徒禁止塑像，但他却允许自己用语言描绘神的形象。“那愤怒，”爱德华牧师如雷贯耳地嘶吼着，“上帝的愤怒就好像暂时被堵住的大水。它们越积越多、越升越高，直到找到决口为止。水流被挡住的时间越长，泄放时，它在路径上的行进速度就越快、越强大。没错，对你们邪恶行为的审判至今尚未执行。上帝报复的洪水一直被抑制着，但你们在末世时代的罪恶是持续增加的，而且你们每天又都囤积了上帝的愤怒。水继续升高，并且越来越强猛。只是上帝一时高兴，暂时止住了那不愿被阻挡、推挤前冲的大水。万一上帝收回他放在洪水匣门口的手，它马上就会飞奔开来。由上帝的愤怒所生的奔腾洪流会不可思议地激怒前冲，并以无所不能的力量袭击到你们身上。就算你们的力量比它强一万倍，比地狱中最坚硬、最顽强的魔鬼的力量还强一万倍，也无法抵抗或承受它……”

在用水威胁过后，乔纳森牧师接着转向火的意象。

把你们捉住悬放在地狱坑洞上的上帝，就像把蜘蛛或某种可恶的昆虫握住，悬放在火焰上的人一样，上帝不但憎恨你们，而且已被激怒，变得非常可怕。他对你们的愤怒像火一般燃烧，他看你们就像是一文不值，只能被丢入火中的东西一样。他的纯净之眼无法忍受你们在他的眼

前出现。你们在他眼中，比人们最痛恨的毒蛇还要可恶一万倍。你们无尽冒犯他的程度，比顽固的反动派冒犯其君主更严重。然而在每一刻拉住你们，使你们不致落入火中的也只有他的手了

喔，罪人！你们被一条细丝线悬吊，神圣的愤怒之火在四周燃烧着，每一刻都可能烧到细丝线，把它烧断。你们对任何调解人都不感兴趣，没有东西可以隔开愤怒之火，没有任何有关你们自己的事物、你们所做过的努力或你们能力所及之事，能够使上帝饶恕你们片刻……

最后，终于有“二度诞生”这个伟大的救渡意象产生——但只有片刻:

你们这些从未经过心灵巨变的人就是如此，借着上帝之灵在你们心灵上的强力作用。所有未曾再生的被造物尚未从罪孽中得救、进入新生状态的人，以及那些置身在从未经验过的光和生命之前的人（不论你们怎样在各种事物中改造自己的生命，怎样拥有宗教热情，怎样在你们的家庭、祈祷室和上帝之屋中维系宗教的形式，或怎样严格地奉守它）都掌握在一位愤怒的上帝手中。你们此刻不致被恒常的毁灭吞没，只是因为他高兴罢了。

上帝的“慈悲"

使罪人免于利箭、洪水和火焰侵害的上帝的“高兴”，用传统基督教的词汇来形容，则是上帝的“慈悲”和“上帝之灵的大能”，人心因而改变，那就是上帝的“恩典”。

在大多数的神话中，慈悲与恩典的意象和正义与愤怒的意象同样生动地被表现出来，这样才能维持平衡，而心灵也才得以轻松，不会一直被痛苦鞭笞。当宇宙舞者神湿婆在其皈依者面前跳起宇宙毁灭之舞时，他的手势所表示的意思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一切事物皆在上帝手中各安其位。来去无常的各种事物——你的身体便是其中之一——不过是我手足舞动的吉光片羽罢了。知道我遍存于万物中，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圣餐礼的神奇（透过耶稣基督的慈悲或佛陀的冥想所产生的效力）、原始社会护身符和咒语的保护力量，以及世界神话和童话故事中超自然的救助者，都是使利箭、火焰与洪水不像其看起来那么残酷的人类保证。

父亲食人魔的一面是受难者自我的反映——这个自我衍生已成过

去、却又向前投射的婴儿期激情景象，而执著于教化性非实质事物的偶像崇拜本身，就是使个人深陷罪恶感的过错，它使具潜能的成人无法以一种较平衡、更真实的观点来看待父亲，也因此无法平实地看待世界。赎罪[26]就在扬弃我们自己产生的两重怪物——被认为是上帝（超我）的龙怪和被认为是罪恶（被压抑的本我）的龙怪，但这需要扬弃对自我本身的执著，那就是困难所在。个人必须相信父亲是慈悲的，然后仰仗这种慈悲。于是，信仰中心便转移到残酷之神紧缩而粗糙的指环之外，可怕的食人魔也就随之消失了。

就是在这种痛苦中，英雄才可能从给予救援的女性人物身上得到希望及保障，她们的神奇魔力（花粉的咒语或代为求情的力量），使得他在所有父亲自我粉碎的恐怖启蒙体验中受到保护。因为如果那可怕的父亲面孔不可信任，那么个人的信仰就必须以别的事物（蜘蛛女、神圣的母亲）为核心。有了可信赖的支持，个人便能忍受危机——并会最终发现，父亲和母亲是相互映射的，而且基本上是相同的。

太阳之屋

带着蜘蛛女的忠告和保护咒语启程的纳瓦霍印第安孪生战士，在通过撞击之岩、将人成碎片的芦苇、将人切撕成碎片的仙人掌和滚烫热沙的危险道路后，终于来到父亲的“太阳之屋”。大门口由两只熊看守着。它们起身咆哮，但是蜘蛛女教给男孩们的咒语让那两只动物再度蜷伏下来。在熊之后，他们受到两条蛇的威胁，接下来是风，再接着是闪电——这些都是终极门槛的守护者。不过它们在听到咒语后就都平息下来了。

“太阳之屋”由土耳其玉石建造而成，又大又宽，座落在一处宏伟的河岸边。男孩们走进去，看到西边坐着一位女人，南边有两位英俊的年轻男子，北边则是两位秀美的年轻女子。两位年轻女子一语不发地起身，把新来的访客用四种天空罩袍包裹起来，放在一个架子上。男孩们安静地躺在那里。不一会儿，挂在门上的响尾蛇环节尾摆动了四次，其中一位年轻女子说，我们的父亲来了。”

太阳承载者大步迈进自己家中，从背上卸下太阳，并把它挂在西墙的一根木铆钉上，太阳在那儿颤动并玎珰作响，发出“喀啦、喀啦”的声音。他转向年纪较大的那个女子，生气地质问道：“今天进来的那两个人是谁？”女人并没有回答。那些年轻男女彼此看着对方。太阳承载者生气

地一连问了四次同样的问题，最后那女人终于对他说："你最好不要说太多。今天来到这里的两位年轻人是来找他们的父亲的。你告诉我你出门在外时，不曾有越轨行为，除了我以外没找过其他女人。那么，他们是谁的儿子呢？"她指着架子上的包袱，孩子们则意味深长地相互微笑。

太阳承载者从架子上取下包袱，解开那用来包裹的四色布袍（分别是破晓、蓝天、黄昏以及黑夜之袍），男孩们便滚出来落在地上。他立刻抓住他们，愤怒地将他们甩向立在东面的白贝壳大尖钉上。男孩们紧紧抓住他们的活羽毛弹了回来。男人又再次将他们投向南面的绿松石大钉、西面的螺壳状动物以及北面的黑石。男孩们总是紧抓住他们的活羽毛弹了回来。"我希望他们真是我的儿子。"太阳说。

接下来，那可怕的父亲要测试他们，他企图把男孩们放在一个加热过度的蒸气室中蒸死。他们得到风的帮助，在室中提供了一个防护的隐密处让他们躲藏。"没错，他们是我的儿子。"当他们从蒸气室里出来时，太阳如此说道——但那只不过是个计策，因为他仍计划要诱骗他们。最后一项痛苦考验是一支充满毒气的烟管。一只多刺的毛毛虫预先警告男孩，并给他们某种东西，让他们放在嘴里。他们吸了那烟管却毫发无伤，两人来回交换抽完那一管烟。他们甚至说味道很棒。太阳觉得很骄傲。他十分满意。"好了，我的孩子们，"他问道，"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你们为什么来找我？"孪生英雄赢得他们的父亲——太阳的充分信任。

父亲需要极度小心，只准许那些完全通过测试的人进入他的家中，这点可由著名的希腊故事中少年法厄同不幸的英勇行径来说明。法厄同由衣索匹亚一位处女所生，因玩伴揶揄而寻求父亲之谜，他出发穿越波斯和印度去寻找太阳的宫殿——因为他的母亲说过，他的父亲就是驾驶太阳战车的太阳神福玻斯27。

太阳的宫殿耸立于巍峨的圆柱上，像火一样闪烁的金和铜使它明亮异常。隐隐发亮的象牙装设在顶端的山形墙上，两层折叠门因磨亮的银而光芒四射，那手工甚至比材料本身还漂亮。

法厄同攀爬陡峭的路径，来到屋顶下。他发现福玻斯坐在一个翡翠宝座上，四周环绕着四季女神，以及日、月、年诸神。这位勇敢的少年必须停在门口，因为他凡人的眼睛不能承受那亮光，父亲慈祥地与他隔着大厅交谈。

“你为什么来到这儿呢？”父亲问道，“你在找什么？喔，法厄同——没有父亲会否认像你这样的儿子。”

少年恭敬地回答：“喔，我父（如果你准许我这样称呼）！福玻斯！世界之光！给我一个明证，我父，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你真正的儿子。”

伟大的太阳神把他光彩夺目的皇冠放在一边，吩附男孩走近。他把男孩拉进怀里，然后他发誓承诺，男孩想要的任何证明都会得到准许。

法厄同想要的是他父亲的战车，以及让他骑一天那些长翼的骏马。

“这样的要求，”父亲说，“证明我的承诺过于轻率。”他把男孩推开一些，并试图劝阻他放弃这个要求。“你真是无知，”他说，“你的要求甚至超过我对众神的允诺。每一位神都可以如其所愿地行事，但除了我自己外，没有任何神能够坐上我的火战车。不，甚至连宙斯也不行。”

福玻斯晓之以理，法厄同坚不退让。因为不能撤回自己的誓言，做父亲的只有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但最后终于被迫带领他顽固的儿子，来到那辆庞大的马车前：它的轮轴和辕杆都是用金子做的，它的轮子是由金的轮胎及银的轮辐圈组成，车轭装有橄榄石与珠宝。四季女神已从高耸的马厩中，把吐纳火焰、饱食仙馔的四匹马领出来。她们在马身上套好可硝作响的口勒。那巨大的动物在栅栏处踢击地面，准备出发了。福玻斯在法厄同的脸上涂了膏油，以使他避免被火焰灼伤，然后在他头上戴了一顶发亮的皇冠。

“如果你能服从为父的警告，”太阳神建议说，“你就省下挥鞭的气力，紧紧抓稳缰绳。马儿本身已跑得够快了。不要走直接穿越天堂五个区域的路线，而要在叉路处向左转 你会清楚地看到我的轮迹。此外，为了让天空和大地平均分配热度，小心不要走得太高或太低。因为如果走得过高，你便会烧到天空，如果走得太低，又会燃着地球。中间是最安全的道路。不过要快些！当我说话时，晓露女神已走到西岸的尽头。我们该出发了。你瞧，黎明已露曙光。儿子，愿幸运女神助你一臂之力，使你能有较好的表现。来，拉住缰绳。”

海洋女神忒提斯已放下栏栅，马匹在颠簸一下后陡然上路了。它们用脚劈开云层前进，用双翼拍打着空气，跑得比同样自东边角落升起的风还要快。不一会儿，马车轻飘飘地失去了它原有的重量——车身开始像波涛上失去压舱物的船一样，剧烈地来回摆荡。惊惶失措的驾驶员忘

了缰绳，对道路也一无所知。这一队人马横冲直撞地往上攀升，轻掠过天空的高处，并惊吓了最偏远的星群。大小熊星座都被烧焦了。蜷伏在北极星座附近的巨蛇座开始发热，而且那热度变得极端猛烈。牧夫座吓得跑掉了，却被他的犁挡住去路，天蝎座则被自己的尾巴击中。

马车在空中未知的领域呼啸奔驰了一段时间后，撞上了群星，然后疯狂地掉落到离地面不远的云层。月神震惊地目睹了她哥哥的马车从自己马车的下方跑过去。云层的水汽被蒸发掉，大地迸裂出火花，群山燃烧起来，城市随着墙的倾颓而成废墟，各国都被烧成灰烬。衣索匹亚人就是在这时候变黑的，因为他们的血液被高热吸流到皮肤表层。利比亚变成沙漠，尼罗河因为害怕而跑到大地尽头把头藏了起来，至今都在躲着。

大地之母用手遮住她被烧焦的眉毛，因热烟而呛咳的她提起厚实的声音，呼叫万物之父宙斯拯救世界。“你看看四周！”她对他呼喊，“天空从北极到南极都在冒烟。伟大的宙斯，如果大海枯竭，大地和天空的所有领域也都如此，那么我们又会再度回到太初的浑沌状态！想想办法！为我们宇宙的安全想想办法！救救火焰下残存的世界吧！”

全能的天父宙斯快速召集众神，大家都认为必须赶快采取行动，否则便全完了。因此，他赶快登上天的极顶，右手抓起一粒雷球，从耳边投掷出去。马车被击得粉碎，受到惊吓的马匹脱逃而去。头发上燃起熊熊烈火的法厄同像一颗殒星般跌落，波河把他烧焦的残躯接住。

那里的众水精替他收尸埋葬，并在墓碑上刻上以下碑文：

这里安息的是法厄同，他驾驶福玻斯的马车，

虽然他彻底失败，却极度勇敢。

——奥维德(Ovid),《变形记》(metamorphoses)

食人魔父亲

这则父母溺爱子女的故事说明了一个古老的观念：在不当启蒙的情况下去承担生命的角色，混乱便随之产生。当小孩大到超越母亲怀抱中简单平静的环境，转而面对特殊的成人行动世界时，他在精神上便已进入父亲的范畴——他变成儿子未来任务和女儿未来丈夫的象征。不论做

父亲的是否意识到，也不论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他都是年轻人进入较大世界的启蒙牧师。正如先前母亲代表“好”与“坏”一样，他现在也是如此，不过外加一项复杂的因素——在这幅景象中有一项敌对的新因素：儿子与父亲争夺宇宙的统辖权，女儿则与母亲对抗，争取“成为”那被征服的世界。

传统的启蒙概念结合了对成人礼候选人的职业技术、责任和权利的介绍，以及他对双亲意象情绪关系的根本调整两个部分。这位传授奥秘者(也就是父亲或替代父亲的角色）只将权力的象征委付给已成功清涤所有婴儿期不当情结的儿子——对这样的人而言，公正无私地执行权力不会因自我膨胀、个人偏好或愤恨等无意识（或许甚至是有意识和合理化的）动机而受挫。理想状态下，被委付大权的个人已被剥夺单纯的人类属性，而代表一种非个人的宇宙力量。他是再生者（twice—born）——他本身已变成父亲。因此，他才能够自己扮演启蒙者、导师、太阳门的角色，个人可透过他超越婴儿期幻想的“好”与“坏”，进而对宇宙规则产生一种庄严伟大的体验，涤净希望与恐惧，并在对存在启示的了解中得到平静。

“我曾经梦到，”一位小男孩声称，“我被炮弹逮到了。这些炮弹开始又跳又叫。我很惊讶地看到自己在客厅内。房间里有个火苗，上面则有一只盛满开水的水壶。他们把我丢到壶里，每隔一会儿，厨子就会过来，用一支叉子刺进我的身体看看是否熟了。然后他将我取出交给大厨，就在大厨要咬我时，我便醒过来了。”

“我梦到和太太在桌上用餐，”一位有教养的绅士说，“在用餐过程中，我伸手去抓我们的第二个小孩，他还是个婴儿，我不假思索地立刻把他放进一个装满热水或某种热汤的绿色大汤碗内。当他被拿出来时，已熟透了，好像炖鸡一样。”



巫师，旧石器时代的洞穴绘画（法国匹里牛斯山），目前所知最早的巫医图像，约在公元前10000年，是以黑色颜料及填充物雕刻的岩石，29.5寸高，是一系列数百个动物壁画雕刻中的极品。



哭泣的宇宙之父，维拉可恰（阿根廷）。在阿根廷西北部卡他马加的安大加拉发现的饰版，目前暂时被认定为前印加文化的神祇维拉可恰。他头戴着发光的太阳盘形物，手握雷球，流下眼泪。双肩上的生物可能是维拉可恰两个儿子兼信差——伊枚玛纳与塔卡普的动物化身。

“我把食物放在切面包的砧板上，并用我的刀子将它切开。当我们将它全部吃光，只剩下像鸡沙囊般的一小部分时，我抬起头来忧虑地看着我的太太，并问她，你确定要我这么做吗？你要把他当做晚餐吃掉

吗？’”

“她微皱眉头答，‘既然他已被煮得这么熟，也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当我正要吃掉最后一块时，突然醒了过来。”

这种食人魔父亲的原型梦魇，在原始部落成人礼的痛苦试炼中变成事实。正如我们前文提到，澳洲摩金部落的男孩们先是感到害怕，并跑去找他们的母亲。伟大的蛇爸爸正向他们要包皮。女人在这里扮演的便是保护者的角色。一种被称作幽朗鼓的大号角响了起来，那是从洞口传出来的伟大蛇爸爸的召唤。

当男人带走男孩子时，女人抓起矛，不仅假装对抗，同时也悲恸哭泣一番，因为小家伙就要被带走“吃掉了”。男人舞蹈的三角型地带乃是伟大的蛇爸爸的身体。一连好几个晚上，男孩在那里被示以象征多种图腾祖先的各式舞蹈，并被教以解释现存世界秩序的神话。此外，他们也要长途跋涉到邻近或远方的部族，仿效阳刚祖先的神话来流浪。这样一来，尽管男孩似乎仍留在伟大蛇爸爸的“内部”，但是某种有趣的新世界被引介给他们，以补偿他们失去母亲的痛苦。于是男性阳具而非女性胸部，成为想象的中心点（世界轴心）。

一连串冗长仪式的最高教育宗旨，是要经由执行割礼者吓人且痛苦的攻击举动，把代表男孩英雄气概的阴茎，从包皮的保护中释放出来。以阿兰塔人28为例，当这个与过去断绝的决定性时刻到来时，牛吼器的嘈杂声便自四面八方传出。这时已入夜，在怪异的火光中，执行割礼者和他的助理突然出现。牛吼器的嘈杂声是伟大的鬼神仪式之声，那几个操作者则是它的灵魂。

他们塞进嘴里的胡子代表他们在生气，他们的腿大幅张开，手臂则向前展开，这两个男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实际的操刀者则站在正前方，右手握着一把极为坚硬、用来进行手术的打火石小刀，他的助理从后方逼近他，以便两人的身体能互相贴触。接着，一个男人从火光中走了进来，头上顶着一面盾牌，同时两只手的大拇指和食指还弹击出声。牛吼器此时发出剧烈的噪音，远处营地里的女人和小孩都可以听见。

头上顶着盾牌的男人，在操刀者前方一点单膝跪下，其中一个男孩马上被好几个叔伯从地面抬起来，他们把他的脚朝前放在盾牌上，此时所有男人以深沉而巨大的声调，如雷般的唱诵吆喝着。割礼迅速执行完

毕，恐怖的人物即刻退出光亮的区域，而刚刚变成男人，仍有几分晕眩的男孩则受到关照，并得到其他男人的恭贺。“你表现得很好，”他们说，“你没有哭叫。”

我们从澳洲原住民的神话中得知，最早的成人礼仪式进行的方式激烈到所有的年轻人都被杀死。因此，这个仪式是老一辈对恋母情结的攻击性的戏剧化表达。割礼是程度较轻的阉割。不过这个仪式也让年轻、新兴起的男性族群发泄食人与弑父的冲动，同时揭露出父亲自我奉献、仁慈的一面。因为在漫长的象征教化期间，刚启蒙的年轻人有一段时间被迫只能靠吸食年长者的鲜血为生。“这些原住民，”我们听说，“对基督教领圣餐的仪式特别感兴趣，而在听过传教士的描述后，他们把它模拟成喝鲜血的仪式。”

晚上男人全都到来，并依照各自在部落中的地位高低各就其位，男孩的头靠着父亲的大腿躺着。他绝不可移动一下，否则便没命。父亲用自己的双手遮住男孩的眼睛，因为如果男孩目睹将要进行的仪式，他的父母都会死去。一只用木头或树皮制成的容器放在男孩的舅舅身旁，他在轻轻绑住自己的手臂后，用一块鼻骨刺破手臂上部，并将手臂置于容器之上，直到接了一定量的血为止。下一个男人也用同样的方式刺破自己的手臂，依此类推，直到容器装满鲜血为止。那大概有两夸脱左右的血。男孩深吸一口气喝下一大口血。如果男孩觉得反胃，他的父亲会按住他的喉咙以防他把血吐出来，因为如果他吐出血来，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姊妹都会死去。没喝完的血会通通倒在男孩身上。

自此以后，时逢满月，男孩除了人的鲜血外，便不准吃任何食物，神秘的祖先亚明加（Yamminga)定下这条规矩……有时血在容器内干掉，守卫便会用鼻骨将它切成一块块，男孩由两头开始吃。血块必须平均分割，否则男孩会死去。

献出鲜血的男人常常会晕倒，昏睡状态长达一个钟头或更久，因为气力都已耗尽。

“从前，”另一位观察者写道，“这血（在仪式中由受启蒙者喝下的血）取自一位为此仪式牺牲的男人，他身体的各部分也被吃掉。”“这里，”罗汉姆博士评论道，“是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杀戮与吞食父亲的仪式的极致表征。”无论我们觉得赤裸裸的澳洲野蛮人是多么不开化，他们的象征仪式却毫无疑问显示出古老的精神指导系统仍然存活于现代。有关

这点到处可见证据，不只可以在印度洋周边的土地和岛屿上找到，更可以在这个我们倾向于认为是特种文明的古代重镇的遗迹中发现。古人究竟知道多少，很难从西方观察家所作的解释中加以判断。从澳洲仪式中的人物与那些高等文化人士熟悉的人物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伟大的主题、亘古的原型，以及它们对心灵的作用是一样的。

二度诞生

来吧，喔，迪西兰巴斯（Dithyrambos)，进入我男性的子宫。

——欧里庇得斯，《酒神》

投掷雷球的主神宙斯对他儿子狄奥尼索斯发出的这个呼喊，听起来就是希腊启蒙再生奥秘的中心主旨。“牛吼声从某个外观隐密而可怕之处传向那里，一个宛若地下雷声的意象伴随鼓声，阴沉恐怖地在空中呈现。”“迪西兰巴斯”是被杀后复活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别名，这个字本身的意义被希腊人理解为“二重门的他”，就是在伟大再生奇迹中存活下来的他。我们知道，酒神的赞美歌（Dithyrambos)和祭神的黑暗、血腥仪式，与草木、月亮、太阳、灵魂的更新有关，在年神复活的季节隆重庆祝，代表着古希腊悲剧的开场仪式。

在整个古代世界中，这类神话仪式非常丰富：塔模斯（Tammuz)**29**、阿多尼斯（Adonis)**30**、米石瑞斯（Mithra)**31**、维毕尔斯（Virbius)**32**、阿提斯、奥西里斯以及多种代表他们的动物（山羊和绵羊、公牛、猪、马、鱼以及鸟）的死亡与再生，是每一位学习比较宗教的人所熟知的。流行的狂欢节游戏如“圣灵降临周的乡巴佬”（Whitsuntide Louts)、“绿乔治”（Green Georges)、“麦兄"(John Barleycorns)、“科斯楚那克司”（Kostrubonkos)、“冬季执行”(Carrying-out-Winter)、“夏季宣判”（Bringing-in-Summer)以及“杀死圣诞鷦鹩"（Killing of the Christmas Wren)等，都是在一种欢闹的气氛中，把传统持续带人当代的行事历中。透过基督教会（在堕落与赎罪、耶稣钉十字架与复活、洗礼的“二度诞生”、坚振礼时脸颊上的启蒙一击、象征性的吃肉及饮血等神话中），我们的庄严时而有效地与那些具启蒙力量的不朽意象结合，透过这类圣礼的运作，人类自生活在地球上的那一天开始，便已经驱散对必朽生命的恐惧，彻底赢得胜利，朝着那不朽存在彻底转化。

“若公牛和山羊的血，以及洒在不洁之人身上的母牛犊骨灰，尚且能洁净身躯、使人神圣，那么借永恒之灵，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神的基督，他的血岂不是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使你们免受那些死气沉沉的行为的染污，以侍奉那永生的神吗？”

东非巴山哇（Basumbwa)有一则民俗故事，说到一个男人已故的父亲，有一天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赶着一群死亡的牛，带领他沿着一条进入地下的路，走到一处宽广的洞穴中。

他们来到一块辽阔的区域，那儿已聚集了一些人。父亲把儿子藏起来，然后跑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大酋长死神出现了。他身体的一半长得很漂亮，但另一半是腐臭的，上面的蛆掉得满地都是。他的随从捡起那些蛆，清洗那溃烂的伤口。当他们清理完毕后，死神说：“今天诞生的人，若去做生意，将被抢劫。今天受孕的女人，将与她怀的小孩一起死去。今天耕种的人，他的稻谷将枯死。今天进入丛林的人将被狮子吃掉，

死神宣读了对普世的诅咒，然后回去休息。但第二天早晨，当他出现时，他的侍从清洗、洒上香水，并用油按摩的，却是那半边美丽的身体。当他们弄完后，死神宣读了他的祝福：“今天诞生的人，愿他变得富有。愿今天受孕的女人所生的小孩，能够长命百岁。今天诞生的人，让他到集市里去，愿他敲定好的交易，愿他与盲人交易。进入丛林的人，愿他获得猎物，甚至找到大象。因为我今日宣读了我的祝福。”

于是做父亲的对儿子说：“如果你是今天来到这里，你便会拥有许多事物。但现在很明显，你已注定要贫穷了。明天你最好走吧。”

儿子便回家去了。

地下世界的太阳，也就是死神，乃是统治并赋予白昼的灿烂君王的另一面。“是谁从天空和大地支撑你？是谁从死亡中带出生命，从生命中带出死亡？是谁统治并规范所有的事物呢？”我们记得瓦恰卡故事中的穷光蛋卡辛巴，他被一位干瘪老太婆送到太阳休息的天顶，在那里，伟大的酋长赐予他一生的幸福。我们也记得恶作剧神埃德舒，这个出自非洲另一端海岸故事的人物，散播纷争是他最大的快乐。这些都是有关同一恐怖上帝的不同观点。他藏有并引出种种矛盾，善与恶、死与生、痛苦与欢乐、恩赐与损失。他身为太阳门的人，是所有成对矛盾体的源

头。“他拥有通往神秘界的钥匙……最后，你会回归于他，那时他会向你呈现你所了解的一切真理。”

维拉可恰的眼泪

明显自相矛盾的父亲的奥秘，在史前时代秘鲁一位名叫维拉可恰（Vi-racocha)的伟大神明的角色身上，生动有力地表现出来。他的头巾是太阳，他的一只手握着雷球，流出的泪水成为滋润尘世谷地生命的雨水。维拉可恰是普世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然而，在述说他现身尘世的传奇中，他被描绘成一个衣衫褴褛、受人辱骂的流浪乞丐。这令人联想起福音书33中在伯利恒客栈门口的玛利亚与约瑟，以及在鲍西丝（Baucis)和费莱蒙(Philemon)老茅屋门口行乞的宙斯与赫尔墨斯的古典神话故事。

这也同时令人联想到未被人们认出的埃德舒神。这是神话中经常碰到的主题。它的精髓可在《古兰经》的经文中捕捉到：“不论你转向何处，阿拉无所不在。”“虽然他潜藏于万物中，”印度教徒说道，“但那‘灵’却显不出光辉来，然而他可被拥有卓绝敏锐智慧的先知见到。”“劈开一块木材，”一段诺智派警句写道，“耶稣就在那儿。”

因此，维拉可恰这种无所不在的现身方式，使他表现出普世神祇的典型特征。此外，他综合太阳神与风暴神于一身也不令人陌生。我们由希伯来神话中耶和华的角色可以了解这一点，他结合了两种神祇的特征（风暴神耶和华以及太阳伊勒）。在纳瓦霍孪生战神父亲的人格中也很明显。在宙斯的个性和某些佛陀意象的雷与光环中，也同样显而易见。它们的意义在于：通过太阳之门注人宇宙的恩典，与毁灭事物的雷电能量并无区别，而且它本身是不灭的。不灭本体击碎幻想的光，与创世之光是一样的。再者，用自然两极的次级语汇来说，太阳内燃烧的火焰，也同样在滋养土地的暴风雨中发光。在火与水这个基本对立的元素背后的能量是同一的。

维拉可恰这位想象出的高贵秘鲁版普世之神，最不寻常且无比动人的特色，就是他独有的细部特征，也就是他的眼泪。活水就是上帝的眼泪。因此，出家僧侣否定世界“生命一切皆苦”的洞见，和天父肯定的创世之举“生命必是如此”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神祇完全知道手中被造物的生命的痛苦，并且完全明白这些痛苦的深刻程度，以及他创造的自我欺骗、自我蹂躏、贪婪、愤怒世界中头脑分裂的火焰，神祇默认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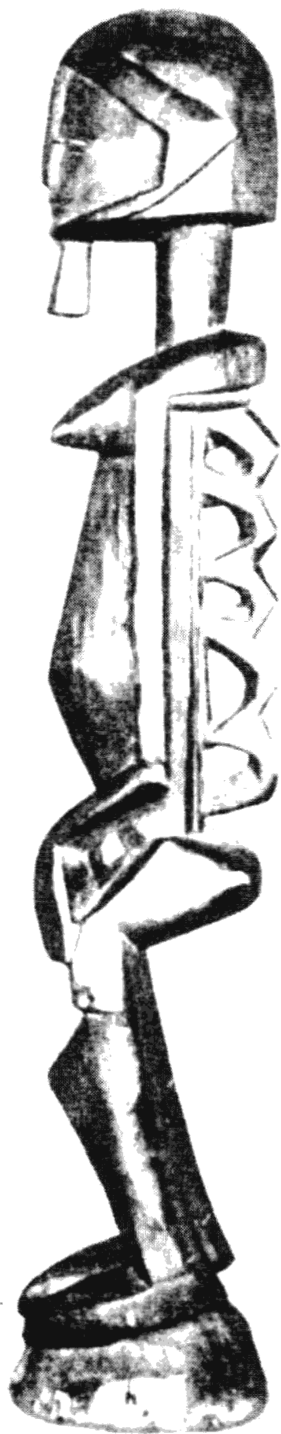
生命供养生命的行为。

不提供滋养之水无异于毁灭世界，而倾出它们则能创造出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因为时间的基本要素是流动，是短暂存在物的消解，而生命的基本要素就是时间。出于对短暂生命的慈悲和爱，这位人中之人的创世者，鼓励并支持着苦海中的生命。他完全知道自己的作为，他付出的滋养



宇宙之舞的湿婆神（南印度），伸出的右手握鼓，鼓声象征创世时间的计数；伸出的左手

持火焰，是毁灭世界之火。第二只右手的手势是“不要惧怕”的意思。指向抬高左脚的第二只左手，象征的是神圣指引的“大象”。右脚踩在“无知”魔鬼矮子的背上，象征灵魂从神变成物质的过程，左脚抬高表示灵魂的解脱。青铟制品，公元10至12世纪。



雌雄同体的先祖（苏丹），产自法属苏丹班第亚加拉（Bandiagara)区域的木雕。

生命之水就是他眼中的泪水。

约伯的故事

从永恒生出时间中的生命的创世矛盾，是父亲的原初秘密。因为它永远无法被完全解释。因此，每一个神学系统中总会有个肚脐点，亦即生命之母的手指曾触碰过的阿喀琉斯之踵，那是不可能达到全知的地方。英雄的课题在于从这一点精准地刺穿自己（以及他的世界），粉碎并毁灭有限存在的关键环节。

与父亲相遇的英雄的主题在于敞开心灵、超越恐惧，深人了解这浩瀚无情的宇宙病态疯狂的悲剧，如何在“存在”的无上力量中完全得到肯定。英雄依生命特有的盲点超越生命，并一度提升到窥探源头的程度。他目睹父亲的脸庞，并了解了一切——两人便和谐一致了。

在《圣经》约伯的故事中，上帝完全不用人类或其他的语言概念，为他贞洁的仆人——“一位简单正直的人，敬畏上帝且不染邪恶”——遭到虐待一事提出辩解。并不是因为自身的罪恶，才使得约伯的仆人被迦勒底人(Chaldean)的军队杀死，他的儿女也被崩塌的屋顶压死。当约伯的朋友来安慰他时，他们以虚伪的信仰上帝正义的态度宣称，约伯必定做了邪恶之事，才会遭受如此恐怖的折磨。但诚实、勇敢的受难者约伯，坚持自己的行为一向是良善的。前来慰问的以利法（Elihu)针对这点控诉约伯冒渎，因为他自称比上帝更公正。

当天父在狂风中现身并回答约伯时，他完全无意以“伦理”等字眼来为自己的杰作辩护，反而强化他的显灵，命令约伯在地球上以人类效法天国之道的方式，依言行事：“你要像个男人一样把腰束起来。我来问你，并且告诉你该如何做。你岂可废弃我的判决？岂可谴责我，认为你自己是正义的？你有上帝那样的臂膀吗？你能像他那样发出雷声吗？你要以神的庄严与至高无上为饰品，以光荣和美为衣服，发泄你的怒气。见到所有骄傲的人，鄙视他，将他制伏。就地践踏恶人。将他们一起埋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在隐秘处。我坦白告诉你，你的右手可以救你自己。”

上帝没有解释，也没有提到《约伯记》第一章中所述的上帝和撒旦的暧昧赌注，只是进行了闪电与雷声交加的实力展示，也就是说，人是无法测度上帝的意志的，他是由一个超越人类概念范畴的中心所产生

的。人类的概念范畴实际上完全被《约伯记》中的大能者粉碎了，而且粉碎得很彻底。尽管如此，对约伯本人而言，这次启示让他有心灵满足之感。他是一个英雄，他拥有面对炙热火炉般困境的勇气，并能够臣服于大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上帝，这证明他足以面对更高的启示。我们不能把约伯在最后一章中所说的话，诠释为出自一位被恐吓的人。这些话是出自一位已“看到”那超越一切辩解“言词”的事物的人。“我从前只听闻你，现在却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要在尘土和灰烬中忏悔。”那些虚伪的慰问者被羞辱了。约伯被犒赏，获得新房子、新仆人和新儿女。“此后约伯又活了一百四十年，看见了他的四代儿孙。约伯年纪老迈，寿尽而死。”

对那些真正了解父亲的成熟的儿子而言，严厉考验的痛楚是可以忍受的。尘世不再是个悲伤之谷，而是个产生喜悦且有神灵不断显现的地方。以下出自同时代东欧悲惨的犹太贫民窟的温柔诗歌，与爱德华牧师及其信徒所熟悉的愤怒上帝不同：

喔，宇宙的主宰，

我将为你唱首歌。

哪里可以找到你？

哪里找不到你？

我走过的地方——你就在那里。

我停下来的地方——你也在那里。

你，你，只有你。

事情顺利——谢谢你。

事情不顺——同样谢谢你。

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

你过去统辖，现在统辖，将来也统辖。

你是天堂，你是大地。

你充满高处，

也充满低处。

不论我转向哪里，你，喔，你，都在那里。

——史坦，《哈西典音乐》，出自《芝加哥犹太论坛》第二册第一卷(943年秋季号)

神化

莲花手观世音

在中国西藏、内陆及日本地区最具影响力、最为人喜爱的大乘佛教菩萨就是莲花手观世音（Lotus Bearer, Avalokiteshvara)，也就是“以怜悯心看待俗世的神明”，他之所以被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以慈悲看待所有因存在之恶受苦的有情众生。在西藏佛寺的锣声和法轮伴随下，礼献给他、重复唱诵百万次的便是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意思是“莲花上的摩尼珠”。

每分钟向他祈求的祷词，或许比向任何一位已知的神祇祈求的祷词还要多。当他最后以凡人之身在尘世为自己粉碎最后一道门槛的羁绊时（永恒的虚空在那一刻向他敞开，它超越了名相和有限世界中给人挫折的谜样的海市蜃楼），他停顿了一下，他发誓在进入虚空之前，要毫无例外地引领所有众生成就正觉。自那时起，他一直以济助显灵的神圣恩典弥漫穿透所有的存在，以致广大的佛陀精神王国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祈求之声，也能被听到。他以不同的形相游履大千世界，在众生需要和祈求时立刻现身。他若现人身，就有两只手臂，若现非人身则有四只、六只、十二只或千只手臂，而且其中一只左手握着世界的莲花。

正如佛陀本身一样，这位神的存在，乃是最后超越无知恐惧的人类英雄所达到的一种神圣模式。“当意识的障蔽已被消除，他便免除所有的恐惧，不为无常所限。”这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解脱潜能，任何人都可以借成为英雄而达到这一状态。因为，正如我们所读到的“万物皆是佛”，而且（这是同一叙述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所有的存在物皆‘无我’”。

世界由菩萨(“觉悟的有情”)充实和启明，但世界却无法掌控他。相反地，是他掌控世界——莲花。痛苦与快乐都无法限制他，是他限定它们，而且他的心情是深沉平静的。因为他是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成就的存在状态，他的显灵、他的意象、或只是持诵他的圣号，对我们都会有帮助。“他有八十亿微妙光明以为璎珞。其璎珞中，普现一切诸庄严事。身呈紫金色。手掌作五百亿杂莲华色，手十指端，每一指端有八万四千画，犹如印文，每一幅画有八万四千色，每一色有八万四千光，其光柔和地普照一切。以此宝手接引众生。顶有圆光，其圆光中有五百化佛。每一化佛有五百菩萨无量诸天以为侍者。下足时，有金刚摩尼花散布一切，莫不弥满。观世音菩萨面如阎浮檀金色。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34**。”

菩萨雌雄同体

在中国和日本，崇高的慈悲菩萨不仅以男身相显现，也以女身相显现。中国的观世音，亦即日本的光世音——远东的圣母，正是关心这个世界的人。可在遥远东方的每座佛寺中找到他。凡人和智者都崇敬他，因为他的誓愿背后的基础，是解救与支撑世界的妙观察智。在捏槃门槛前停下，直到时间结束（事实上永不止息），众生皆沉浸在无忧永恒之海后方。涅槃的决心，代表的是一种领悟：永恒与时间的分别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理性强行塑造而成，但在超越成对矛盾体完整地了解里，却消解得无影无踪。这里的道理是，时间与永恒是同一体验整体的两个方面，是同一非二元、不可名状的事物的两个层面。也就是说，永恒的摩尼珠就在生死的莲花之中：“唵嘛呢叭咪吽。”

第一个要注意的奇妙之处，是菩萨雌雄同体的特征：阳性的阿缚卢枳低湿代罗菩萨（Avalokiteshvara)与阴性的观世音菩萨。男女同性的神祇在神话世界中并非不寻常，他们总是伴随着某种神秘出现。因为他们引导心



菩萨（中国），观音，上漆的木制品，宋朝（公元960—1279)末年。



菩萨（西藏），这尊菩萨是白伞盖佛顶，四周被众佛菩萨所围绕，有117个头，象征她对众生领域的影响。左手持“世界之伞”（即世界轴心），右手握法轮。菩萨脚下站立的是祈求觉悟的世界众生。图片底端三座愤怒尊脚下躺着的是仍然被贪嗔痴所折磨的众生。上方两边角落的日与月象征的是永恒与时间、涅槃与娑婆的一致。顶端中央的喇嘛代表的是西藏正统传承教授正法的上师。

灵超越客观的经验，进入一个抛去二元性的象征领域。苏尼族（Zuni)印第安人的主神阿罔那威娄纳(Awonawilona)——万物的创造者与容纳者有时候以“他”来指称，但实际上应是男女同体。

中国古代记事中的“太初”，亦即圣女太元（T’aiYuan)，结合了男性

(阳）与女性（阴）质素于一身。中古世纪犹太人的卡巴拉密教教法，以及2世纪诺智派基督教的著作，以雌雄同体代表“道的肉身”那实际上是亚当被创造时的状态，此时女性面的夏娃尚未被移到另一形体中。希腊众神中，不仅汉密弗黛蒂（Hermaphrodite，赫尔墨斯与阿佛洛狄或的小孩）是男女双性，爱神维纳斯(柏拉图认为他是众神之首）也是如此。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可能会有对上帝形象本质的疑问，但答案已经在经文中，而且十分清楚。“当那神圣者，受赞的他，创造了第一个男人时，他将男人造成雌雄同体。”将女性移到另一形体，是从完美堕落到二元世界开始的象征，而接下来的发展自然是好坏二元性的发现、逐出上帝在地球上漫步的花园、乐园围墙的筑起，形成“对立的同时存在”，人类（现在已是男人和女人）不仅从上帝的影像中分离出来，甚至也记不得这一意象了。

这是一个为许多地方所熟知的神话的《圣经》版本。它代表用多种象征描述创世奥秘的基本方法之一：创世的奥秘就是永恒让渡给时间，一破为二，再成众多，以及将两者重新结合产生新生命的过程。这个意象不仅屹立在宇宙发生循环的开端，也同样适时地出现在英雄任务的结尾以及乐园围墙消失之时，于是，神圣的形象智慧也再度获得。

瞎眼先知泰瑞西斯（Tiresias)既是男性也是女性：他的眼睛看不到由成双对立的明亮世界的破碎形体，但却在内在的黑暗中看到俄狄浦斯的命运**35**。湿婆已与配偶沙克蒂（Shakti)结为一体——右边是他、左边是她，被称作“半女之神"（Ardhanarisha)的显相出现。某些非洲和美拉尼西亚(Melanesian)部落的祖先意象显示出雌雄同体上，既有母亲的胸部也有父亲的胡须及阴茎。在澳洲，迈向完整成人身份的候选人经历割礼折磨后约一年，将经历第二项仪式——二度割礼（割开阴茎底侧以形成一道永久性的尿道裂缝的手术）。这个裂口被称作“阴茎子宫”，它是象征性的男性阴道。经此仪式，英雄已超越男人的身份了。

仪式中用来着色和将白鸟毛黏在身体上的血，是澳洲土著从自己二度割礼的裂缝中取得的。他们再度割开旧伤口，让血流出。它同时象征阴道流出的经血，以及男性的精液、尿、水和乳汁。这液体的流出显示出男人体内具有生命和养分的泉源。也就是说，他们与永不枯竭的世界之泉是同一的。

伟大的爸爸的召唤惊吓了小孩，母亲是保护者。但父亲来了，他是

带领小孩进入未知奥秘的向导兼启蒙者。父亲是最初闯人婴儿与母亲乐园的人，他是原型的敌人。因此，人生所有的敌人都是（无意识）父亲的象征。“凡是被杀掉的事物都成为父亲。”因此，在保有猎头习俗的社会（例如新几内亚）中，从血族斗争突袭取回的人头便受到尊崇。那不可遏止的争战驱力也如出一辙：毁灭父亲的冲动，阻止其不断地将自己转变成公共暴力。邻近社会或某个种族的老男人以图腾仪式这种心理魔术，保护自己免受成年儿子的攻击。他们先扮演食人魔父亲的角色，然后再显露哺育儿子的母性的一面。一个更大的崭新乐园因而建立起来，但这个乐园并不包括传统敌对的部落或种族，敌意仍系统化地投射到他们身上。所有有关“好”的父母的内容都留给家庭，而“坏”的则抛投到外界及四周：“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的神的军队挑战。”“追赶敌人的脚步并未放缓：如果你困苦，他们也有类似的困苦；但你从阿拉那儿得到希望，他们什么希望都没有。”

最高的启蒙

图腾、部落、种族以及侵略性的传教崇拜，对于以爱化解仇恨的心理问题，只提供部分的解答——它们只是部分启蒙。自我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扩大了。虽然不再想到自己，但个人只奉献给自己的社会。这时世界上其他人(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都被排除在他的慈悲和保护范围之外。于是爱与恨这两个原则便戏剧化地分裂了，史册的记载已经说明了这点。宗教狂热者不澄清自己的心，反而想要清理这个世界。上帝之城的律法只适用于内部集团（部落、教会、国家、阶级或其他），而永久圣战之火(基于良心，而且确实带有虔诚服务的意味）却掷向那未行割礼、野蛮、异教、“未开化”或恰巧毗邻的异族。

这个世界因此充满相互争斗的团体，他们是图腾、旗帜和党派的崇拜者。甚至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一本应遵循一位“世界救主”的国家，它们在历史上的殖民野蛮行为与互相残杀的斗争，比它们实际展现无条件之爱的任何行动更为人熟知。无条件之爱就是有效征服自我、自我世界和自我部落神祇的同义词。这是被他们称为至高无上的主所教导的：“我告诉你们，爱你们的仇敌，善待恨你们的人。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恶劣利用你们的人祈祷。有人打你们这边脸，连另一边脸也让他打。有人夺你们的外衣，连内衣也让他拿去。凡有求于你们的人，你就给他。有人夺走你们的东西，不用再要回来。你们希望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你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

这样做的。你们若借东西给人，指望从他那里收回，有什么可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东西给罪人，还要加倍收回。要爱你们的仇敌，善待他们，而且借东西给人，不指望偿还。那么你们的回报就必定很大，你们也必将是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仁慈善待那些忘恩和作恶的人。因此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一样慈悲。”

一旦我们破除自己依教会、部落、或国家本位对世界原型所作的偏狭解释的成见，我们便能了解，最高的启蒙并非地方上带有母性的父亲所发动的那种启蒙，这样的父亲会因为自我防卫，而把敌意投射到邻人身上。由世界救主带来的福音，那种许多人乐于倾听，并狂热宣教，但显然不情愿身体力行的福音就是“上帝是爱，他可以是爱，也将是爱，而万物绝无例外的都是他的孩子”。相对而言，琐碎的事物如信条的琐碎细节、崇拜的技巧以及主教统辖组织的设计(上述事项因深深吸引现代西方神学家而被当作主要的宗教问题来严肃讨论），只是卖弄学问的陷阱，除非保存作为主要教义的辅助之用。事实上，它们若不能被如此保存，便会产生一种退化的反效果：也就是再度把父亲的意象降低到部落图腾的层次。当然这一点发生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有人可能会想，决定认出谁（在我们所有人中间）是天父的偏爱。上帝的教诲却非如此奉承我们：“你们不要评断他人，免得你们被评断。”不论宣教神职人员的行为如何，世界救主的十字架是一种比地域旗帜更广大、更民主的象征。

对基督教传统中，世界救赎字句和象征的最终关键含意的了解，自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宣告上帝之城（Civitas　Dei)对抗魔鬼之城（Civi-tas　Diaboli)圣战以降的纷扰的千百年间，一直都是那么混乱，以至于想要了解世界宗教(亦即具普世之爱教义的宗教）意义的当代思想家，必须将目光转向其他伟大（且古老得多）的普世宗教团体——佛教，它主要的教义仍然是和平——对众生和平。

让我们以诗人兼圣者密勒日巴（Milarepa)的两首藏文颂歌为例说明，该文完成时间大约是在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UrbanII)鼓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36之际：

在六道的幻化城中，

充斥着产生恶行的罪孽与昏昧。

生命因此听从好恶的使唤，

永远没有时间去认识平等，

避免，喔，我儿，好恶。

如果你了悟万物的空性、慈悲，

在你内心就会升起这些；

如果你不再有自他的种种区别，

你将能处处服务他人；

在服务他人时你将赢得成功，

然后你将与我相会，

而找到我，你将达到佛的境界。

——《密勒日巴瑜伽观颂》（The Hymn of the Yogic Precepts of Mi-larepa)

合而为一

所有众生的心都是祥和的，因为观世音或光世音菩萨——大能的菩萨，无界限的爱一包容、关怀并驻于所有有情的身心内（毫无例外）。昆虫细致完美的双翅，在时间的流逝中折损了，他会去关怀——他自己既是它们的完美，也是它们的分解散裂。人类恒常的痛苦，在细微的精神错乱之网中，自我折磨、自我欺骗和纠缠，这令人感到挫败，但在他自己的身心内,却有一个尚未被发掘、绝对未开发的解脱的秘方:这一切他也关怀——他就是这个秘密。

在人之上的是宁静的天道众生，在人之下的是地狱和鬼道众生，他们全部被菩萨宝手的光芒吸引过来，他们是他，就好像他是他们一样。受局限、被枷锁困住的各种意识中心，无穷无尽的展现于存在的每一层级（不只是受限于银河眼前的宇宙，而是超越空间极限的宇宙），银河之外又有银河，宇宙之外还有宇宙，从永恒的虚空之海中生出存在，爆裂出生命，然后像水泡般消失。时间不断往复，所有生命都在受苦。每个生命都局限在琐细、紧绷的圆圈中——鞭笞、杀戮、憎恨和渴求胜利以外的平静：他们都是孩子，是“关怀万物者”短暂却永无穷尽的宇宙长

梦中的疯狂人物。“关怀万物者”的本质是虚空的，他就是“以怜悯之心看待俗世的神明”。

不过这个名号也有“观照内在之神”的意思。我们都是菩萨意象的反照。我们内在的受苦者就是那神圣的存在。我们和那保护我们的父亲是一体的。这是救赎的洞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虽然这个无知、有限、自我防卫、受苦的个体，可能认为自己受到某些人——敌人的威胁，但那个人实际上也是上帝。食人魔击碎我们，但英雄，那候选人，“像个男人一样”经历启蒙，亲睹父亲的真实：我们在他体内，他在我们体内。我们身体中亲爱的母亲，无法在伟大的父亲面前保卫我们。她赋予我们的必朽有形之身，被送入他可怕的力量中，但死亡并不是结束。新的生活、新的诞生和对存在的新的知识（因此我们不只活在这个身形中，而是像菩萨一样，活在所有的身体中，活在世界的身形中）被赋予我们。父亲本身便是二度诞生的子宫和母亲。

这就是兼具雌雄两性神祇意象的意义。他是启蒙主题的奥秘。我们从母亲那儿被带走，被嚼成碎片并被吸收到食人魔毁灭世界的身体中。对食人魔而言，所有珍贵的形体与存在物只不过是盛宴席上不同的菜肴罢了，但奇迹似的再生，使我们比原来的自己更进步。如果上帝是一个部落、种族、国家或宗派的原型，我们便是达成他的目标的战士，但如果他是宇宙自身的一位主宰，我们便更进一步成为知者，“所有人”因此都是我们的兄弟。不论是前述哪一种情况，孩童时期的双亲意象以及“善”与“恶”的概念都已被超越。我们不再渴望和害怕，我们是渴望和害怕的对象。所有的神、菩萨和佛都已被我们包含在内，就像包含在支撑莲花世界之大能者的光环中一样。

“来吧，让我们归向主！”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帮我们包扎。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站立起来，我们就在他面前生活。我们必将认识主——如果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的话。他的出现有如晨光，他必将像甘霖般降临到我们身上，像不时滋润大地的雨水一般。

这是菩萨奇妙之处的第一个意义：雌雄同体同时呈现的特质。两个显然对立的神话历险——与女神相会和向父亲赎罪——因此立即合而为一。因为被启蒙者首先了解到，男性与女性是（用《广森林记奥义书》的用语来说）“同一豆荚被分开后的两个半边”，他接着会发现“父亲”是先于性别区分的，代名词“他”只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儿子身份”的

神话是要除掉的一条引导线索。在这两种情况中，英雄发现（或回想起）自己就是他要寻找的事物。

泯除生命与生命解脱之间的区别

在菩萨神话中值得注意的第二大奇妙之处，是生命与生命的解脱的区别的泯除，由菩萨放弃进入涅槃之举象征性地表现出来（我们已提过）。简言之，涅槃的意思是"贪、嗔、痴三重火焰的灭尽"。读者应还记得，在菩提树下的诱惑的传奇中**37**，未来佛陀的敌手是迦摩一魔罗，这个字的字面意义是"欲望一破坏"或"爱与死"，也就是幻想的魔术师。他是三重火焰和最后艰难测试的人格具象，是普世英雄通往涅槃的崇高历险中，通过最后门槛的守护神。在将自己身内的三重火焰——宇宙的推动力量——减弱到余烬的关键点时，这位世界的拯救者，有如置身在一片环绕四周的镜子中，亲见自己和他人一样的原始求生意志——在现象因果、手段的幻象环境中，依据常人欲念与破坏动机而产生的求生意志的映现。这是关系到修道成败的关键时刻，因为一块留有余烬的煤炭可再度引发大火。

这则极为著名的传奇提供了一个东方神话、心理学和形而上学间密切关系的绝佳例证。这些生动的人格化的具体表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了解内外世界相互依存教义的基础。对于这一古老神话的心灵动能教义，与当代弗洛伊德学派学说间的某种相似性，读者无疑会感到震惊。根据后者，生之欲(维纳斯或里比多，相当于佛教的迦摩一"欲望"）和死之欲（桑那托斯或底斯特拉多，与佛教的魔罗——"破坏或死亡"一致）不仅是个人内在驱动的两项力量，也塑造了他的周遭世界。此外，由欲望和破坏产生的种种无意识的自我欺骗，分别在两个系统中经由心理分析（梵语：分别智）与启明（梵语：明知）的方式加以驱除。不过，传统与现代的这两种教化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心理分析是针对那些饱受无意识欲望和敌意之苦的个人的一种治疗技术。这些欲望和敌意环绕在个人四周，交织成不真实的恐惧，以及模棱两可、具吸引力的事物的私人网络。从这些痛苦解脱出来的病人，发现在自己较实际的恐惧、敌意、性、宗教行为、生意、事业、战争、休闲生活和家务中，能够有比较令人满意的参与。但对有心从事超世俗、困难而危险旅程的人而言，这些世俗的兴趣也同样被认为是基于错误的认知。因此，宗教教化的目标不在于治疗个人，使他回到一般的妄想

中，而在于使他能够彻底脱离一切妄想。这无法借由重新调整欲望（维纳斯）和破坏性（底斯特拉多）来达成，因为那只会产生一套新的妄想而已。依据著名的佛教“八正道"(Eightfold Path)法，“熄灭”这些冲动的根基才是釜底抽薪之策，它们是:

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由于最后“贪、嗔、痴的彻底绝灭”（即涅槃），心于是明白，它非所思，思想是持续不断的。心安住在真实的状态中。它在这里，直到身体死去为止。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

然而，菩萨并不背弃生命。菩萨的关怀由内在超越思想的真理领域(它只能被描述为“空”，因为它超越言说），再度转向外在的现象世界，他发觉在外在世界和内在发现的大海是同一的。“色是空，空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38**在超越先前自我固着、防卫和自私的虚妄后，他在内外同时体验到一种深沉的平静。

他看到的外在世界乃是广袤、不可思议空境的视觉层面，而这空境乃是自我、形体、知觉、言语、概念和知识种种经验的凭借。他对生活在恐怖梦魇中的众生充满慈悲。他起身回归众生，以无我的核心与众生同住，而空性则通过他展现出自身的简易平凡。这是他伟大的“慈悲行为”。由于他的慈悲之举，真理为之显现，在贪、嗔、痴三重火焰已熄灭的圣者的理解中，这个世界就是“涅槃”。于是圣者散发出“如波浪般的赠礼”，以使我们得到解脱。“世俗生活就是涅槃本身的活动，两者之间毫无区别。”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使人恢复正常生活的治疗，还是得通过古老

的宗教体验才能达成。唯一的差别是，菩萨所经历的领域比较宽广罢了。离开俗世并不被认为是错误的，而是踏入崇高道路的第一步，它是对全宇宙至深空境的觉悟。这一概念也为印度教所熟知：生活中的解脱者（jivanmukta)是无欲、慈悲而睿智的。“以瑜伽行收摄心念，所以他能平等的看待所有事物，把自己看成是众生的一员，而众生也存在于他的生命中。不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此人都活在上帝之中。”

无情说法

有一则叙述某位儒生39恳求佛教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Bodhidharma)“为他安心”的故事。菩提达摩反问道：“将心拿来，我便为你安心。”儒生回答说：“这就是我所面对的问题，我找不到我的心。”菩提达摩说：“我已经为你安心了。”那儒生明白后悄然离去。

那些明了自己内在的永续生命，以及自己和万物皆是永恒真实的人，居住在心想事成的树丛中，饮着不朽的酒，同时四处倾听前所未闻的永恒和谐之音。这些都是不朽的仙人。中国和日本道家的山水画，便曾描绘出这种极乐仙境。凤凰、麒麟、千年龟和龙四种吉祥瑞兽，住在靠近天域的柳树园、竹林、梅林和仙山间的缥渺云雾中。身体佝偻但心灵永远年轻的圣贤，在群峰顶上静坐，或骑坐古怪、具象征意义的异兽跨越不朽的云海，或边喝茶边随着仙子蓝采和的笛声愉快唱和。

中国不朽仙人聚居的人间仙境的女主人，是虚构的女神西王母，亦即“瑶池金母”。她住在昆仑山上的一座宫殿里，四周被奇花异草、珠宝城垛和黄金宫墙围绕着。她是西方之气的纯粹精华所在。参加她定期举行的“仙桃会”（当桃子每六千年成熟时庆祝一次）的客人，在瑶池旁的花阁和凉亭中，接受金母的款待。泉水由一处壮观的源头舞动而出。凤凰髓、龙肝等任君品尝，仙桃和仙酒则使人长生不老。还可以听到无形乐器奏出的乐声，歌曲也非凡人所唱，而有形少女跳的舞蹈则是永恒的欢乐在时间中的显现。

日本的茶道由道家人间乐园的精神孕育而成。被称为“想象力之所在”的茶室，是短暂时空中的建筑结构，用来包含诗意般的直观形式。它同时也被称作“空之所在”，且完全不加装饰，偶尔会有一幅图画或一些插花。茶室也叫作“不对称之所在”，不对称暗示运动。那刻意未完成的部分，是留给观察者注人想象力的空间。

客人从花园小径通往茶房时，必须弯下腰穿过低矮的入口。他先得对图画、插花和嗞嗞作响的茶壶鞠躬作揖，然后在地板上自己的位置坐下来。在茶房刻意营造的简单氛围中，越简洁的物品越能呈现出一种神秘的美感，而其静默则是时间幻有的奥秘所在。每一位客人都被允许先完成和自己有关的体验，然后参与茶道的每一个成员共同冥想微观的宇宙，从而感知他们和宇宙不朽间隐藏的情谊。

伟大的茶道师傅所关注的是，如何把神圣的惊奇转化成可体验的瞬间，然后把这个影响从茶房带到家中，再从家中渗入到国家中。在舰队司令官派里（Commodore Perry)于1854年来到日本前漫长而平静的江户时代（Tokugawa period，1603—1868)中，有意义的规范如此全面地渗入日本的生活结构中，以至于连存在的最微末的细节，都是永恒意识的体现，土地本身就是神殿。同样的，在整个东方、整个古代世界以及前哥伦布的美洲大陆中，社会和自然将那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物传达给人心。“植物、岩石、火、水都是活生生的。它们守望我们，注意我们的需求。当我们无所蔽护时，它们看到了，”一位老阿帕契（Apache)印第安说故事者宣称，“就在那时，它们现身同我们沟通。”这就是佛教徒所谓的“无情说法”。

在神圣恒河边躺下来休息的某个印度教苦行者，把他的脚放在一座湿婆神的象征（一座“林伽”，结合阴茎和女阴的意象，象征上帝与其配偶的结合）上。一位路过的祭司看到他以这种姿势休息，便斥责他道：“你胆敢将脚放在上面，亵渎这上帝的象征？”那苦行者回答说：“我的好先生，我很抱歉，但你可否好心将我的脚放在一个没有这神圣象征的地方呢？”祭司抓住苦行者的脚踝，将它们抬到右边放下来时，一根阴茎从地上冒了出来，脚和原先一样安放在阴茎的象征上。他再次移动脚，另一根阴茎又冒出来接住它们。“喔，我明白了！”祭司谦逊地说。他对静修中的圣者鞠躬表示尊敬，然后离开了。

菩萨神话的第三奇妙之处就是，第一奇妙之处（亦即阴阳同体的形象）是第二奇妙之处（永恒与时间的一致）的象征。因为在神圣图像的语言中，时间的世界是伟大的母亲子宫。父亲产生的生命中，混合了她的黑暗与光明。我们在母亲体内孕育，离开父亲而驻世，但当我们死亡并通过时间子宫的时候（我们诞生于永恒之时），我们又被交回到父亲手中。即使在子宫内，智者已了解到，他们来自父亲也回归于父亲。绝顶聪明的人则知道，她与他实质上是一体的。

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佛陀和菩萨与女性结合的意义。这个意象令许多基督教批评者觉得猥亵。对这些冥思辅助的传统看法之一就是，女性形相(yum)被视为是时间，而男性形相（yab)则是永恒。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世界，而以此为基础的阴阳同体上帝意象所创造出来的万物既短暂也永恒。通过冥思，被启蒙者被引导忆起他自身内的万相之相（yab—yum)。或者根据另一种看法，男性人物可被视为是启蒙原则——方法的象征。在这个模型中，女性代表的是启蒙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涅槃（永恒）。因此，男性与女性都可分别被视为是时间和永恒。换言之，这两者是同一的，任何一个都可代表两者，而那二元的形相（yab—yum)只不过是幻象的一种效果罢了，它本身与觉悟并无不同。

这是伟大矛盾的无上陈述，成双对立之墙为之粉碎，启蒙的候选人则被接纳，引入以自己的形象创造男女的上帝的视域中。男性右手握着的是一只象征与自己对等的部分的雷球，而左手握着的则是象征女神的铃。那雷球既是方法也是永恒，而铃则是“明觉的心”。它的音符是纯净之心在创世的整个过程中——因此就在它自己之内——所听到的永恒美丽之音。

基督教弥撒仪式中也响起完全一样的铃声，那正是上帝借由神圣祷词的力量，降临到面包和酒中的时候。基督徒对此意义的解读也是一样的：道成人身（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亦即“莲花上的摩尼珠”、“唵嘛呢叭咪吽”。

终极的恩赐

婴儿期幻想

当孤岛王子与沉睡的图伯庭特女王，同在那安置于昼夜不停转动的金轮上的金躺椅中停留了六昼夜后，他在第七天早晨说：“现在是我离开这地方的时候了。”他下床并从火焰之井中取了一些水。在那黄金屋内，有一张黄金桌子，上面有一条羊腿和一条面包。如果所有爱尔兰男人都来这里痛快吃上十二个月的话，羊肉和面包的形状还是会和原来一样不变。

王子坐下来，把那羊肉和面包吃了个够，然后又放回桌上。他接着起身，将三罐水放进自己的袋中，并准备离开房间，此时他心想：“如果

就这样离开，不留下任何东西让王后知道是谁在她睡觉时留在这里，那真是无耻。”因此他留下一封信说明，爱尔兰国王和孤岛皇后的儿子，曾在图伯庭特女王的黄金屋内待了六昼夜，从火焰之井拿走三罐水，也吃了黄金桌上的食物。他将信放在王后的枕头底下，便走了出去，站在敞开的窗子上，跳上那匹瘦而邋遢的马，毫发无伤地穿过树林与河流。

如此从容就完成此处的历险，意味着这位英雄是个超绝之人，一位天生的王者。这种从容之姿凸显出它和许多描述人身神祇行为的童话故事与传奇的不同之处。当一般的英雄面对试炼之时，真正的英雄不会遭遇任何阻挠，而且不会出错。井是世界的轴心，它产生的冒火的水是无可毁灭的精髓，不断转动的床则是世界之轴。沉睡的古堡是逐步降低的意识在梦中潜人的终极深渊，个人的生命在此即将消融于浑沌的能量中：消融便是死亡，但死亡也是火焰的熄灭。这种（从婴儿期幻想衍生出来的）吃不完的食物，象征宇宙源头不断塑立生命与形相的能量，是童话故事中神明的飨宴的神话意象的对等部分。

与女神相会和盗火贼这两个伟大象征的结合，简单而清楚地显示出神话领域中神人同形力量的地位。他们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不灭的生命酒、牛奶、粮食、火种、恩典的守护神、化身或赋予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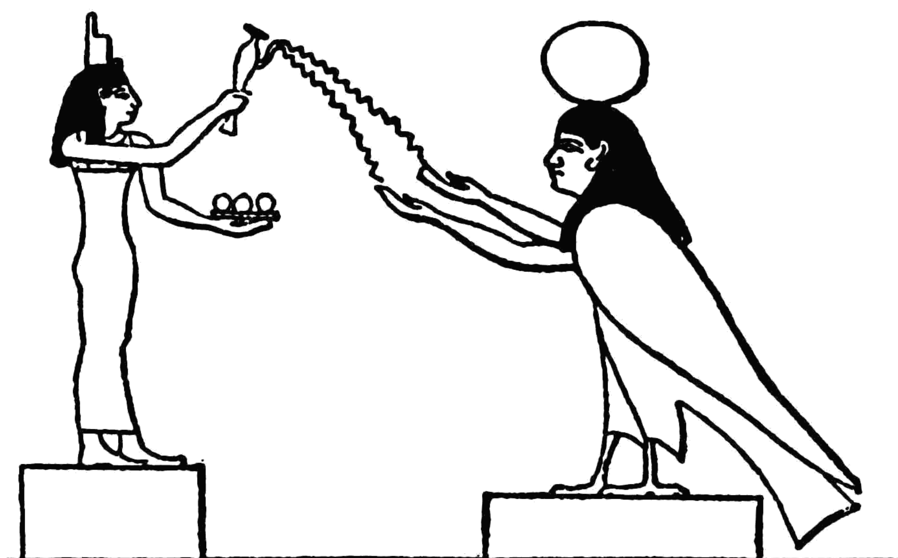
这样的意象很容易被赋予心理学的意义，并以此角度加以诠释，尽管它最终也许并不局限于此。因为在婴儿早期的发展阶段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些超越时光变迁的初期“神话”原型征兆。这些征兆会在婴儿被迫脱离母亲的怀抱时出现，它是婴儿被身体毁灭的幻想攻击时所产生的反应或自然防卫。“婴儿以使性子来反应，而伴随这一情绪反应的幻想，乃是撕毁来自母亲身体的任何东西……接下来小孩会害怕因这些冲动而产生的报复，亦即害怕他体内的每样东西也都会被挖出来。”对身体是否完整的焦虑感、回归母亲的幻想、对永生不灭及不受内外“邪恶”力量侵扰的深沉渴望，开始引导孩子发展中的心灵。这些力量会延续至后来在成人日常生活、精神、宗教信仰及仪式修行中，神经官能反应甚至正常反应的决定要素。

以巫医的专业为例，这个作为原始社会核心的“起源……是在婴儿期身体毁灭幻想的基础上，依据一连串的防御机制建构而成”。澳洲的一种基本概念认为，精灵移去巫医的肠子，放进小石头、石英水晶和大量绳子，偶尔也会用被赋予力量的小蛇取代。

第一道处方是幻想的宣泄（我的内部已被毁掉），接下来是塑形反应(我的内部不是充满会腐败的排泄物，而是充满不会腐败的石英水晶）。第二道处方是投射，“试图透入身体内的不是我，而是将病菌注入人体的外来巫师，第三道处方是复原，“我并非试图毁掉人们的内脏，我是在为他们治疗。”与此同时，原先从母亲身体撕裂出来的珍贵的幻想质素，在治疗下——从病人体内吸出、拉出和揉搓掉某些东西——恢复了正常。

精神替身

另一个不灭的意象可以用民俗概念的精神“替身”——一个不会因现有身体丧失或受伤受到折磨，而安全存在于某个遥远地方的外在灵魂——来代表。“我的死亡，”某个食人魔说，“远离此地，并且很难找到，那是在辽阔的大海上。海上有一座岛屿，岛上长着一棵绿橡树，橡树底下是一个铁柜



伊西丝授与灵魂面包和水。

子，铁柜子内是一只小篮子，篮子内有一只野兔，野兔体内有一只鸭子，鸭子体内有一颗蛋。找到蛋并打破它的人，就同时杀死了我。”让我们比较一位当代成功职业妇女的梦：“我被困在一处荒岛上。那里也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一直在两个岛屿之间放置板子，使人们可以通行。

我们到了另一座岛上，并问一个女子我们刚才去了哪里。她回答说，我和一些人去潜水了。接着我来到岛内陆的某处，那里有一池满是珍宝的美丽湖水，而另一个穿着潜水衣的‘我’就在那儿。我站在那里往下看着自己。”一则迷人的印度故事说到，有一位公主的成婚对象，必须是能找到并唤醒她位于海底“太阳莲花地”的替身的男人。被启蒙过的澳洲男人在结婚后，他的祖父会带他到一处神圣的洞穴，并把一块上面刻着寓意符号的厚实小木片拿给他看。“这个，”祖父告诉他，“是你的身体。这片木头和你是一体的。不要把它拿到别处，否则你会感到痛苦。”1世纪的摩尼教与诺智派基督徒教导说，当被庇佑的灵魂抵达天堂时，它会由带着为它保存的、属于它的“光亮衣裳”的圣徒和天使接引。

“不灭之躯”渴望所得的无上恩赐，是不受干扰的居住在“无尽乳汁的乐园”（Paradise of the Milk that Never Fails)中：“要与耶路撒冷一同欢乐，你们爱慕她的，要与她一同欢乐。你们为她悲哀的，也要与她一同喜悦。你们可在她怀中吮吸乳汁，满心欢喜地享用她丰盛的荣耀。主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像江河一般延伸到她那里……你们便可享用，你们必被她抱在身旁，在膝上摇弄。”

灵魂与身体的食物，亦即心灵的安慰，乃是无尽供乳的乳头——“万物疗养者”的赠礼。奥林匹斯山高耸人天，众神与诸英雄在那儿享用仙馔（不朽之物）的盛宴。在沃坦的山殿中，有四十三万两千名英雄啖食宇宙公牛沙克里姆尼耳（Sachrimnir)享用不尽的肉，同时喝下从母羊海德兰姆的乳房流出来的奶，以帮助吞咽，她是由“世界秦皮”宇宙树（Yggdrasil)的叶子饲养的。在童话故事中的爱尔兰山丘里，不死的戴纳（Tuatha De Danaan)吃的是马纳南（Manannan)不断长出来的猪，喝的是垓布内（Guibne)的麦酒。在波斯，哈拉•贝瑞札堤山（Mt. Hara Berezaiti)上花园中的众神，饮用的是从生命之树盖欧卡瑞那（Gaokerena)蒸馏出来的不朽饮料海欧玛(haoma)。

日本诸神饮用的清酒（sake)，相当于波利尼西亚的艾薇酒（ave)，阿兹特克族印第安人的神喝的则是少男少女的鲜血。耶和华救赎的人在屋顶花园上，一边享用河马（Behemoth)、海鲸（Leviathan)以及齐兹（Ziz)等巨兽取之不尽的鲜美之肉，一边喝着乐园里四条甜河的水。

很明显，我们每个人在无意识中依然珍爱的婴儿期幻想，继续以不灭存在的象征，进入了神话、童话和教会的教义中。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心有了意象就仿佛有了家一般的安定，而且似乎会唤起某些已

知的事物。但这种情况也会造成阻碍，因为个人的感觉会停留在这些象征中，而激烈抗拒任何超越的努力。在那些以虔敬填充世界的幼稚幸福的群众和真正自由者之间形成的巨大鸿沟，其分界线就在于能否放下并超越象征。“喔，你，”但丁在离开天堂乐园之际写道，“在一阵轻咳声中，极欲倾听的你，跟随在我的船舶之后，舟上的歌声不辍，再度转向瞻望你的国度。别在深海处离去，因为万一失去我，你会依然偏离正道。我所航行的水域从来无人跨越过。密涅瓦（Minerva)40吹拂着风，阿波罗引导我，一位缪斯女神 (Muses)为我指出大小熊星座。”超越此线，便不能思考，所有的感觉也完全死去，就像是山线铁路的最后一站，所有的登山者都在此下车，爬过山后再度回到这里，和那些喜爱山中空气却无法历险登高的人交谈。超越想象之至高幸福的无言之教，必然是以婴儿期残留下来、想象中最幸福的人物的伪装出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那些故事的误导之处。也因此，任何纯粹的心理学的解读都是不恰当的。

神话的试金石——幽默

深奥幽默的婴儿期意象，若以神话技巧解读形而上学教义的方式表现出来时，便诞生了东方最为人熟知的伟大神话之一：泰坦巨神（titans)与天神为争夺不朽仙水而引发原始战争的印度故事。一位古老的地仙迦叶波(Kashyapa)，又称“长寿者”（The Turtle Man),娶了一个更古老的造物祖师达刹（Daksha)—一“德性之神”（The Lord of Virtue)——的十三位女儿，其中两位名叫底提（Did)与阿底提（Aditi)，分别生下了泰坦巨神和天神。然而，在一连串无止尽的家族战争中，许多迦叶波的儿子被杀死。

但泰坦巨神的高级祭司，以苦行和冥思获得宇宙之主湿婆的垂爱。湿婆赐予他一个可使死者复生的符咒。这使泰坦巨神占了上风，天神在下一场战争中很快就察觉出来。他们败下阵来，困惑地聚集在一起商量，并向最高神祇梵天（Brahma)和毗湿奴（Vishnu)报告。天神被告知要与他们的兄弟兼敌人暂时休战议和，在这段时间内，他们要劝服泰坦巨神帮助他们在不朽生命的“乳海”中搅拌出乳脂——甘露（Amrita)或“不死液”。泰坦巨神对于天神的邀请感到受宠若惊，认为是对他们崇高地位的承认，他们非常乐于参与。于是，在世界循环的四个时代之初，一项划时代合作的历险随之开始。

曼陀罗山（Mount Mandara)被选为搅拌棍。宝称龙王筏苏枳（Vasuki)同意充当传动的搅绳。毗湿奴自己化做一只千年龟的形态，潜人“乳海”内以背部支撑山基。众天神在龙王将山围绕起来后，握着它身体的一端，泰坦巨神则握着另一端。于是这一伙人便如此搅拌了一千年。

首先，浮上海面的是一种黑色有毒的烟，称作卡拉古沓（Kalakuta)，亦即“黑色尖峰”，意思是死亡力量的最高凝聚。“把我喝下。”卡拉古沓说。除非能找到一位有能力喝下它的人，否则程序将无法继续。高高坐在远处的湿婆迎上前来。他从内在深度冥思的状态中缓和下来，并来到搅拌“乳海”的现场。他拿起这一杯死亡的颜料，一口气喝下去，并以自己的瑜伽力量将它保持在喉咙的位置。于是喉咙变成青色。湿婆从此被称为“青颈”(Nilakantha)。

现在又开始搅动“乳海”，凝聚力量的仙形立刻从永不枯竭的深处出现。水中女神阿布沙罗斯(Apsaras)首先出现，吉祥天女洛乞史茗(Lakshmi)、名叫乌刹施拉瓦斯（Uchchaihshravas)——意思是“嘹亮的嘶吼”——的乳白宝马、名叫考斯图巴哈（Kaustubha)的宝石之珠，以及其他多达十三样东西相继出现。最后出现的是医术精湛的天神丹范塔里（Dhanvantari)，他手中握着月亮，那生命甘泉之杯。

现在，为了占有那无价的饮料，立刻展开了一场大战。一名叫罗侯(Rahu)的泰坦巨神设法偷饮了一口，但在尚未吞下喉咙前便被斩首。他的身体腐坏了，但是头部依然不朽。这颗头如今仍穿越天空不断地追逐月亮，想要再度捕获它。当他追到月亮时，杯子很容易从他口中进去，然后又再度穿过他的喉咙出来，这也就是月蚀的由来。

不过，毗湿奴担心众天神，怕他们会失去优势，遂将自己变成一位美丽的舞蹈少女。当精力旺盛的泰坦巨神被女孩的魅力蛊惑时，她拿起甘露之月杯和他们戏弄一会儿后，突然把它交给众天神。毗湿奴立刻又转化成一位高大强壮的英雄，加入天神，对抗泰坦巨神，并且帮忙把敌人赶到冥府的峭壁与黑色峡谷中。于是天神在世界的中央山脉顶峰须弥山（MountSum-eru)上，永远地饮食甘露。

幽默是真正的神话的试金石，它与偏向以字面意义了解事物且煽情的神学心态截然不同。神祇的肖像并不是目的本身。神抵具有娱乐效果的神话不是要把心灵“向上”送去他们那儿，而是要超越他们，进入彼岸

的虚空中。从这个观点而言，比较沉重的神学教条只是教化的诱导罢了：它们的功能是把技巧不纯熟的知识分子，从一堆具体混乱的事实与事件中，带到一个相对而言秩序井然的领域。作为最后的恩赐，所有的存在——不论是天神、凡人或地狱众生最终都可被看成是一种孩童喜悦与恐惧梦境的表征，极易消逝和重现。“从某个角度来看，所有这些神都存在，”一位西藏喇嘛最近在答复一位对此非常了解的西方访客时如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又是不真实的。”这是古代坦特罗佛教（Tantra)**41**的正统教义：“所有形象化的神祇，只不过是出现在‘道’**42**上的诸多事物的象征罢了。”当代心理分析学派的基本主张也是如此，后设神学也有同样的洞见，这似乎正是但丁最后的诗句所要表示的。启明的旅人最后终能成功地提升他的眼光，超越天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心象，获得那唯一的永恒光明。

因此，神和女神可被理解成是不灭存在的长生仙药的化身和守护者，但他们本身却不是终极存在的原初状态。因此，英雄通过与神的交融所要追寻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神祇本身，而是他们的神性，也就是支撑他们本质的力量。只有这神奇的能量和本质才是不朽的，在各处实践它、散布它并代表它的众神名号与形相则变化不定。这就是从宙斯、耶和华、无上佛陀的雷球、维拉可恰滋养大地的雨量、圣餐礼弥撒铃声表达的德性，以及圣徒与圣贤终极启明之光中所产生的神奇能量。它的守护神祇敢将此能量释放给经过充分考验后证明合适的人。

但是神祇可能也会过度严厉、过度小心，在这种情况下，英雄就必须诱骗他们的宝藏。这就是普罗米修斯的难题。在这种心境中，就是最高的神祇也现形成邪恶、捕食生命的食人魔，能够欺骗、斩杀或安抚他们的英雄，被尊崇为世界的解救者。

诱骗宝藏

波利尼西亚的茂伊前去对抗火的守护神茂忽伊卡（Mahu-ika)，要把他的宝藏逼出来，并把它运回来给人类。茂伊直接走到巨大的茂忽伊卡面前对他说:“把现存于你我之间的敌意暂放一边，这样我们才能进行一场友善的君子之争。”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茂伊是一位伟大的英雄，同时精通各种计谋。







怪兽的征服，图示分别为：大卫与高利亚、悲惨的地狱以及参孙（Samson)与狮子。

茂忽伊卡问道：“要以什么作为彼此较量能力的技艺？”

“投掷的技艺。”茂伊回答。

茂忽伊卡同意。茂伊接着问：“谁先开始？”

茂忽伊卡回答："我先。"

茂伊表示同意，于是茂忽伊卡抓住茂伊，并将他抛向空中。他高高飞起，然后跌入茂忽伊卡的手中。茂忽伊卡再度将茂伊抛起，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抛，抛——把你抛上去！"

茂伊往上高升，茂忽伊卡念出咒语："往上到第一层去，往上到第二层去，往上到第三层去，往上到第四层去，往上到第五层去，往上到第六层去，往上到第七层去，往上到第八层去，往上到第九层去，往上到第十层去！"

茂伊在空中转了又转，然后再度掉落下来，不偏不倚地停在茂忽伊卡的身边。茂伊说："好玩的都被玩尽了！"

"未必！"茂忽伊卡高呼，"你认为你能将鲸鱼般的巨人抛到空中吗？"

"我可以试试！"茂伊回答。

于是茂伊抓住茂忽伊卡，并把他往上抛，口中念道："抛，抛——把你抛上去！"

茂忽伊卡被高高抛起，茂伊开始念诵如下的咒语："往上到第一层去，往上到第二层去，往上到第三层去，往上到第四层去，往上到第五层去，往上到第六层去，往上到第七层去，往上到第八层去，往上到第九层去，往上到第十层去！"

茂忽伊卡在空中转了又转，然后掉落下来。正当他要接触到地面时，茂伊再次念出魔咒："上面的那个人——让他摔在自己头上！"

茂忽伊卡跌落下来，他的脖子完全断了。茂忽伊卡死了。英雄茂伊立刻抓住巨人茂忽伊卡的头，并把其斩了下来，接着他取得了火这个宝藏，将它给了世界。

长生不老

在美索不达米亚前圣经传统中，寻求长生不老仙丹最伟大的故事，便是传说中苏美城市伊瑞克（Erech)的国王吉尔盖宓须（Gilgamesh)，前往取得"永不变老"的不朽水田芥（watercress)的故事。

他在安全通过看守山麓的狮子，以及看守支撑天堂的山丘的毒蝎人后，来到群山间一处长满花卉、水果和宝石的乐园。他继续往前挺进，并来到环绕世界的大海前。在海边的一处洞穴里，住着女神伊什塔尔（Ishtar)的化身希都里—莎碧荼（Siduri-Sabitu)，这位以面纱密实遮掩自己的女人，让他吃了个闭门羹。但当他诉说自己的故事之后，她让他来到面前，并建议他不要再继续追寻，而要学习对必朽生活满足的欢乐：

吉尔盖宓须，为什么你要这样跑来跑去？

你在寻找的生活，永远也找不到。

当众神造人时，

他们将死亡放在人类身上，

而将生命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填饱你的肚子，吉尔盖宓须，

日夜享乐，

每天都安排一些愉快的场合。

日夜嬉闹欢笑，

穿着漂亮，

洗净头发，

沐浴身体。

照顾你手中的小家伙，

让太太高兴地倚在你的怀里。

但当吉尔盖宓须坚持要继续追寻时，希都里一莎碧荼便让他通过，并告诉他路上的危险。

女人提示他去找摆渡人乌尔沙那昆（Ursanapi)，他发现乌尔沙那昆在林子里砍木头，并由一群随扈保护着。吉尔盖宓须粉碎了这些随扈

（他们被称作“欢喜生活者”或“石人”），那个摆渡人同意载他渡过死亡之水。那是一个半月的旅程。旅客被警告不要去触碰那水。

他们前去的遥远地方是原初洪水英雄乌特纳匹施庭（Utnapishtim）的住家，他和太太永恒平静地住在那里。乌特纳匹施庭自远处窥视无尽水域中孤独驶来的船舶，心中纳闷道：

为什么船中的“石人”被粉碎了，

而有个不服侍我的人却在船上航行呢？

那前来的人，他难道不是人吗？

上岸后的吉尔盖宓须必须听这位始祖讲述冗长的关于大洪水的故事。然后乌特纳匹施庭要他的访客去休息，他一连睡了六天。乌特纳匹施庭让太太烤了七条面包，并把它们放在靠着船边睡着的吉尔盖宓须的头旁边。乌特纳匹施庭碰了碰吉尔盖宓须，他醒了过来，主人吩咐摆渡人乌尔沙那昆让客人在澡盆中沐浴，并换上干净的衣服。这之后，乌特纳匹施庭便向吉尔盖宓须宣告长生不老植物的秘密：

吉尔盖宓须，我将向你揭示某个秘密，并给你指示，

那植物就像是原野中的荆棘，

它的刺会像玫瑰上的刺一样戳破你的手，但如果你能用手获取那植物，

你将重返你的故土。

那植物是从宇宙之海的底部长出来的。

乌尔沙那昆再次摆渡。吉尔盖宓须在自己脚上綁上石头，纵身跃入水中。他向下急冲，强忍着苦痛，而摆渡人则留在船上。当他下潜抵达无底之水的底部时，他拔起那植物，虽然手被刺破，但却割断了把石头绑在脚上的绳子，游向水面。当他浮出水面，摆渡人将他拖回船上时，他得意洋洋地宣称：

乌尔沙那昆，这就是那棵植物……

人可借此得到充足的活力。

我将把它带回伊瑞克城……

它的名称是："在他的年纪，人会重获青春。"

我将吃下它，并重回我年轻的状态。

他们继续前进穿越海面。上岸时，吉尔盖密须在一处清凉的水洞内沐浴，并躺下来休息。当他在睡觉时，一只大蛇闻到那植物美妙的香味，便快速向前移动并拿走它。大蛇吃下它以后，立刻得到蜕去外皮的力量，重新恢复了它的青春。当吉尔盖密须醒过来时，只能坐在那儿哭泣，他的眼泪沿着鼻梁流了下来。

直到今天，长生不老的可能性依然让人心醉神迷。萧伯纳在1921年创制的乌托邦戏剧《长生》**43**，把这一祈求长生不老的主题，转换成一个现代社会的寓言。在此四百年前，肤浅的莱昂（Juan Ponce de Leon)在寻找他认为可以找到青春之泉的"璧米尼"（Bimini)之地时，发现了佛罗里达。千百年前远方的中国哲学家葛洪（Ko　Hung)**44**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的晚年，费时炼制不老仙丹。"取三磅纯正朱砂，"葛洪写道，"一镑白蜂蜜。将两者搅拌，放在阳光下曝晒使之变干燥。再置于火上烧烤，直到可制成药丸为止。每天早晨服用大小如大麻种子般的药丸十粒。一年之内，白发将转黑，脱落的牙齿也将重新长出，而且皮肤也将变得很有光泽。如果老者长期服用此药，他将变成一个年轻人。不断服用此药者，将可永生不死。"有一天，一位友人来探访这位独居的实验家兼哲学家，但他只找到葛洪的衣服。老人已离去，他已进入不朽的领域，

有关"身体"不死的研究，是因对传统教义误解而生。基本的问题在于扩大眼睛的瞳孔，使得"身体"及它附带的人格不会再受视野的局限。不朽因此变成眼前的事实："它就在这里！它就在这里！"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精神层次

日本有一句谚语："只有当人们向神明祈求财富时，神明才会大笑。"给予祈福者的恩赐总是依当事人的精神层次，以及他的主要欲求的

本质而定。恩赐只是生命能量的象征，降格以符合某个个案的要求罢了。当然，讽刺的是，赢得神祇垂爱的英雄，虽然可以祈求赐予彻底的启明，但他通常要求的是活得久一点、给他一件杀死邻人的武器，或使他的孩子身体健康。

希腊人有一则关于麦得斯国王（King Midas)的故事，他幸运地得到酒神巴古斯的允诺，答应他提出的任何要求。他要求得到点石成金的能力。当他走在路上时，他试探地拔下一株橡树树枝，那树枝立刻变成金子；他拿起一块石头，石头也变成金块；他手中拿的苹果也成了金块。兴奋过度的国王吩咐准备盛宴来庆祝这个奇迹，但当他坐下来用手拿起烤肉时，它转眼间变成了黄金;酒一沾唇就成为液体黄金。当他最珍爱的小女儿跑过来安慰他的不幸时，小女孩被他一拥抱，就变成了一座美丽的黄金雕像。

突破个人局限的巨痛乃是精神成长的巨痛。艺术、文学、神话与礼拜、哲学及苦修的磨练，都是帮助个人突破局限的视域，进入不断扩大理解领域的工具。当他跨越一个又一个的门槛，征服一只又一只的龙怪后，他对神性层次要求的最高愿望也会随之增加，直到它包含了整个宇宙为止。最后，心打破了宇宙的局限范畴，而达到一种超越所有形相——所有的象征，所有的神——体验的领悟，一种对无可遁逃之虚空的体悟。



不朽的生命之树（亚述王国），天使被授予一株石榴来自卡尔忽（Kalhu)亚述王阿舒尔•纳沙•阿帕尔宫殿的雪花石膏墙板。

因此，当但丁迈出他精神历险的最后一步，来到“天国玫瑰园”三位一体上帝的终极象征心象前，仍然还有最后一项启明等待他去体验，这甚至超越天父、天子和圣灵的形相。“伯尔纳，”但丁写道，“微笑着跟我打个手势，要我往上看，但是我已经自动如他所愿的这么做了。因为我

的目光，通过那本身即是真实的崇高光芒，变得纯净，而且进入更多的领域中。于是，我的视野比人们的言说更为广大，与这一伟大的远见相较，言说与记忆皆俯首称臣了。”

“那里眼不到，语不及，意不达，我们不知道它，也不知道如何教别人知道它？它与我们所知的一切不同，而且也超越未知。”

这是最高层次与终极的牺牲，不只是英雄的，也包括他的神。作为无名的真实的个性面具，子与父在此同样灭绝了。因为正如虚构的梦境来自梦者的生命能量，代表的只是那唯一力量的流畅分割与复杂化；同理，各个世界里的所有形相，不论是尘世的或神圣的，都是反映那唯一不可测度的奥秘的宇宙力量，也就是建构原子、控制星球轨道的力量。

生命的泉源就是个人的核心，并可以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它一如果他能撕去外在伪装的话。异教的德国神祇奥丁（Othin，即沃坦）以一只眼睛为代价劈开遮蔽光亮的面纱，了解这无穷的黑暗，然后为它经历十字架的热情：

我在一株随风吹摆的树上，

整整悬挂九个夜晚。

我为矛所伤，

我被献给奥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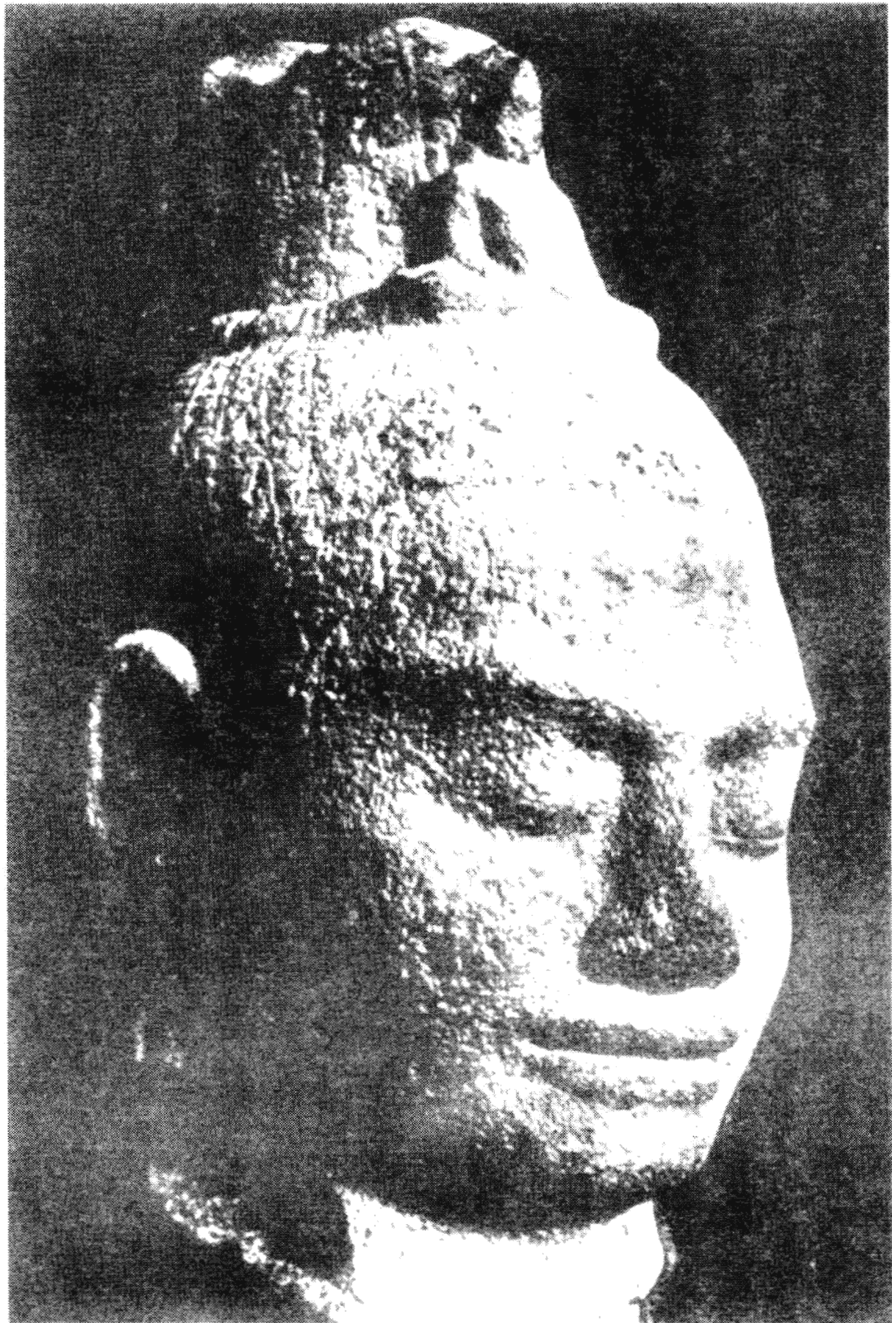
我将自己献给自己。

那棵无人能知的树，

它下面是什么样的树根？

——《冰岛诗集》(Poeitc Edda)

佛陀在菩提树下的胜利是此种英雄行径在东方的典型例子。他用心



菩萨（柬埔寨），公元12世纪吴哥窟（Angkor)遗迹群中的碎片。头顶上　戴着佛像的头冠是菩萨特殊的象征之一。

剑刺穿了宇宙的水泡——宇宙破碎成“无”。整个自然经验的世界，所有传统宗教信仰中的陆地、天堂和地狱，以及它们的神鬼，都一起爆

破了。但所有奇迹中最神奇的是，尽管一切都爆破了，却又随着真正存在无比耀眼的光芒而更新，重新赋予活力，同时共享荣光。

已被救赎的天道诸神提高他们的声音，齐声赞叹人类的英雄，他已突破、超越诸神，到达生命与源头的虚空中：

世界东边树起的旗帜一路飘扬到世界西边。同样的，世界西边树起的旗帜也一路飘扬到世界东边，世界北边树起的旗帜一路飘扬到世界南边。同样的，世界南边树起的旗帜也一路飘扬到世界北边。在地球上树起的旗帜一路飘扬上去，直到触碰到梵天世界为止；而在梵天世界树起的旗帜则一路垂挂下去，直到触碰到地球为止。整个世界，开花的树都为之盛开；结果的树都因为果实累累而垂压下来；干状莲花开满了树干；枝状莲花开满了树枝；藤蔓莲花开满了藤蔓；悬浮莲花开满了天空；茎状莲花从岩石中迸出，而且向上长出七尺。整个世界就像一簇花束，花香在空中飘旋，又像是花堆成的一张厚地毯。世间8.4万里格（约13公里〉长的地狱，原先即使七个太阳都无法照亮它，现在则泛溢着光芒。8.4万里格（约13公里）深的海洋味道变甜了；河水停止流动；天生失明的人重见光明；聋子恢复听觉；跛子又能再用腿行走；囚犯的手镣脚镣为之崩解。

回归

拒绝回归

当英雄的探索在穿透源头，或由于某位男女角色——人类或动物的恩典而完成后，历险者仍然必须带着转变生命的价值归返社会。要使过程圆满——一元神话的常轨，英雄现在必须将智慧的咒语、金羊毛或睡美人带回人类的国度，这一恩赐将可对地区、国家、地球或宇宙大千世界的更新有所贡献。

但是这项责任往往遭到英雄的拒绝。甚至佛陀在成道后，也怀疑自己觉悟的内容能否为他人了解，据说许多圣徒在仙境般的入神状态中消逝。传说中确实有许多英雄永远定居在“永恒不朽女神”的幸福仙岛。

有一则述说古印度战王满怯军荼（Muchukunda)的动人故事。

他从父亲的左肋出生，他的父亲误服婆罗门祭司为自己的太太准备的多产汤药。由于这个奇迹的象征意义，无母产下的惊异天人，也就是男性子宫生出的胎儿，长大后遂成为王中之王，诸天神在与泰坦巨神永无休止的争战中挫败时，一度征召他前来帮忙。他帮助众神赢得辉煌的胜利，他们在高兴之余，许诺实现他的心愿。但是像他这样几乎无所不能的国王还需要什么呢？这么一位人中之龙会想出什么作为他最大的恩赐呢？故事是这么说的，满怯军荼国王在征战后非常疲惫，他只要求或能获准他无止尽地睡大觉，而且任何无意中吵醒他的人，都会被他的第一道眼神烧成脆片。

他得到了恩赐。满怯军荼国王隐退至深山的一处洞穴内睡觉，在熟睡中度过不断循环的漫长岁月。个人、民族、文明与时代从虚空出现，又再回到虚空，而老国王的下意识喜悦状态却持续不断。这无时间的状态好似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好似处在我们波动的自我体验所形成的戏剧化时间世界之下，那山中熟睡的老人，就这样不断地活下去。

他苏醒的时候到了——却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点到来，这个转折使得英雄历程的问题，以及大能国王把睡眠当成是想象中最高恩赐的奥秘，产生了一个新的解释。

“世界之主”毗湿奴化身成一位名叫吉栗瑟拏（Krishna)的俊美年轻人，他将整个印度从暴虐的泰坦巨神族手中拯救出来，并登基为王。而当一大群野蛮人突然从西北入侵时，他已在理想的和平状态中统治印度多时。吉栗瑟拏国王前去抵挡他们，由于他具有神性，所以运用简单的谋略在谈笑间便赢得了胜利。没有配带武器及莲花圈的他，窜出要塞，引诱敌方国王尾随追捕他，然后他躲人一处洞穴，那人追随而至时，发现有人在洞中熟睡。

“哼！”那个人心想，“他引诱我到此，现在却装成一个熟睡的人。”

他踢了踢躺在地上的人，那人晃动了一下。他就是满怯军荼国王。国王站起来，那双目睹过无数创世、世界历史及世界消解循环的眼睛，朝光亮处慢慢舒展。第一道射出的眼光击到敌人身上，顿时迸发成一团火炬，敌人燃烧殆尽成为一堆烟灰。满怯军荼转过身来，他的第二道眼光射到戴花圈的俊美少年身上，但他马上由少年身上的光彩，认出他是上帝的化身。满怯军荼以下列这段颂辞向他的救主鞠躬致意：

我主上帝！当我在世为人工作时，我在迷途上不得歇息地生活、工作。我追寻并辛苦地活过这么多生，一世接一世，不知何处可以歇息。我误把烦恼当作喜悦。出现在沙漠上的海市蜃楼，我误以为是清凉的甘泉。我紧抓住欢乐，但所得到的只是悲苦。皇家权势与世俗财富、朋友与子嗣、妻妾与随从，任何诱引感官的事物我全都要，因为我相信这些东西会带给我无上的幸福，但一旦每件事物都成为我的，它们就变质成为燃烧的火焰。后来我与诸神为伍，他们欢迎我的加入。但究竟哪里是终点？哪里可以休息？我主上帝，这个世界的被造物，包括诸神在内，都为你游戏般的策略所玩弄，那就是他们会继续出生、痛苦、衰老和死亡，进行徒劳无益的轮回的缘故。在生命转换之间，他们要面对冥王，并被迫忍受地狱中不同程度的无情痛苦。这都是你造成的！我主上帝，受到你游戏般策略的迷惑，我也是尘世的猎物，流浪在过错的迷宫中，陷在自我意识的罗网里。因此，现在我要皈依于你那无限、令人崇敬的“显灵”中，只希望能从这一切中解脱。

当满怯军荼踏出洞穴时，他看到人们的身形已经缩短了，他好像是鹤立鸡群的巨人。因此他再度离开他们，退隐到最高的深山中，并在那里全力修炼苦行，以使他最终能从对存在形相的最后执著中解脱出来。

换言之，满怯军荼不但没有归返社会，反而决定更进一步从俗世隐

退。谁又能说他的决定是毫无道理的呢？

魔幻脱逃

生动活泼的脱逃

如果胜利的英雄赢得女神或神祇的赞赏，而且又被明确授权携带某种济世的万灵丹回到尘世来，那么他在历险的最后阶段，便会得到所有超自然赞助力量的支持。但如果这项战利品是因挑战它的守护神而取得，或者英雄要归返世界的意愿为神祇或恶魔所憎恨，那么这个神话循环的最后阶段，便成了一场生动活泼的追逐，而且往往是很滑稽的。这个脱逃之举可能因魔幻般的惊奇障碍与躲避，而变得万般复杂。

例如，威尔士人说到一位英雄葛温•巴哈（Gwion Bach)发现自己置身在“水底地”（Land Under Waves)的故事。事实上，他是到了威尔士北部麦立昂斯夏（Merionethshire)巴拉湖（Lake Bala)的湖底。湖底住着一位名叫光头提基德（Tegid the Bald)的古代巨人，以及他的太太卡芮德温（Carid-wen)。卡芮德温是保护谷物与丰富农作的女神，另外也是诗歌与文学的女神。她有一只巨大的茶壶，并想要在水壶里酿制一种知识与灵思的茶。她靠巫术书籍，创制了一剂黑色的混合液，并把它置于火上烹煮一年，一年后便得到三滴拥有灵思精华的神圣液体。

她要我们的英雄葛温•巴哈去搅弄大锅，一位名叫莫达（Morda)的盲人则负责让茶壶下的火不断燃烧。

她命令他们让液体持续滚烧一年零一天，否则将受处罚。她自己则根据天文学家的著作，每天在日出与日落间的十二分之一小时内，采集所有蕴藏魔力的草药。在一年将尽的某日，当卡芮德温正在采摘草药和制作符咒时，三滴具有魔力的液体意外地流出大锅，落在葛温•巴哈的手指上。因为液体过烫，他遂把手指放在嘴里，当他吸入这些具有神奇功效的液体时，立刻预见未来将发生的每一件事，并知道自己最该关心的是如何防卫卡芮德温的诡计，因为她神通广大。他在极度的恐惧中逃向自己的故土。那只大锅裂成两半，由于除了那三滴带有魔力的液体之外，里面的液体全都有毒，以致关德诺迦那希尔（Gwyddno Garanhir)的马匹全被毒死了。因为大锅里的液体流入了溪水，从此以后，那汇聚了毒液的溪流便被称作“关德诺马匹之毒”。

事情发生后卡芮德温进入屋里，看到一年来的辛苦付诸流水。她抓起一根粗木头，向瞎子莫达的脑袋打去，直到他的一只眼珠子掉到脸颊上为止。他说:“你不应该毁我的容，我是无辜的。你的损失并不是我造成的。”“你说得对，”卡芮德温说，“抢我东西的人是葛温•巴哈。”

于是她跑去追赶他。他看到她追来，就把自己变成一只野兔逃奔，但是她把自己变成一只灰狗，并使得他手忙脚乱。他跑向一条河，变成一条鱼，而她以母水獭的形体在水里追赶他，直到他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天空中的一只鸟为止，而她变成一只老鹰随后赶上，不让他在空中有喘息的时间。就在她要俯冲下来时，他由于恐惧死亡，惊慌中瞥见谷仓地面上有一堆剥去糠皮的小麦，就掉入那小麦堆，变成其中一粒麦谷。于是她变成一只冠肉高挺的黑母鸡，走向小麦堆，用她的脚抓谷子，找到他并吞下肚去。依据故事所述，她在怀胎九月生下葛温•巴哈后，却因他的俊美而不忍心杀他。所以她把他包在一只皮袋内，在4月29日那天投入大海，让上帝决定他的生死。

脱逃是民俗故事中最精彩的一段，它以许多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Irkutsk)的布里亚特人（Buriat)宣称，他们最古老的巫师摩宫迦罗（Morgon-Kara)法力强大，可召回死者的灵魂令其复生。冥王向天堂的至高上帝（High God)抱怨，因此上帝决定考验一下巫医。他握有某人的灵魂，偷偷地把它放进一只瓶中，并用自己的大拇

指盖住瓶口.那男人病了，他的亲人去找摩宫迦罗。巫师四处找寻那失落的灵魂。他搜寻森林、水域、山谷、冥府，最后“坐上他的鼓”攀登到天上，在那儿也同样搜寻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久，他注意到天堂的至高上帝手中拿着一只用大拇指盖住瓶口的瓶子，在仔细推敲情势后，他知道瓶内的灵魂就是自己要找的对象。那狡猾的巫师变成一只黄蜂。他飞到上帝面前，狠狠地在上帝额头上叮了一下，上帝猛然抽回按住瓶口的大拇指，被囚禁的灵魂便逃走了。上帝知道真相时，巫师摩宫迦罗已再度坐上自己的鼓，带着找回来的灵魂下降凡尘。然而这次脱逃，并未完全成功。极度生气的上帝，立刻将巫师的鼓撕成两半，永远减损了他的法力。这就是为什么巫师的鼓（根据布里亚特人的这则故事）原来两头都罩了皮，现在却只有一面罩皮了。

延误追赶

另一种常见的魔幻脱逃的变型是，故事中会有东西留下来为脱逃者断后.并以此延误追赶。新西兰毛利人（Maori)有一则故事，说一位渔夫某天回家后，发现妻子把两个儿子吞下肚了。她躺在地上呻吟。他问她哪里不适，她说自己病了。他问两个小孩到哪儿去了，她说他们跑掉了，但渔夫知道妻子在撒谎。他用魔法使女人把小孩吐出来，他们出来时还活着，而且毫发无伤。男人害怕妻子会再犯错，决心尽快带着两个男孩逃离。

当那个女食人魔去取水时，男人用魔法让水减少，使它一直出现在她的前方，以致她必须走上相当长的一段路才取得到。接着他又用手势指示小茅屋、邻近村子的树丛、肮脏的垃圾堆，以及山丘顶上的庙中，如果他的妻子回家呼唤他时，替他回应。他与儿子成功地上了独木舟，杨帆出航。女人回来四处找不到人，便开始叫唤。首先垃圾堆应了一声。她往那个方向走去，又再叫了一声。这一次是茅屋回应她，接下来是树木。一个接着一个，邻近许多东西都回应她，她愈来愈迷惑地四处奔跑，她变得虚弱，开始喘气哭泣，最后终于了解是怎么回事。她急忙冲到山丘顶上的庙中，往海面看去，只见独木舟已变成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

障碍物

另外一种著名的魔幻脱逃类型是，疯狂奔逃的英雄在身后抛下许多延缓追逐的障碍物。

一对小兄妹在泉水边玩耍，他们在玩乐时突然滚下水去。水下面有个老巫婆，这个老巫婆说：“我抓到你们了！现在你们当为我卖命工作！”于是她便把他们带走。她给小女孩一团乱缠的肮脏麻线让她去纺纱，并要她用一个无底的桶提水。小男孩则必须用钝斧来砍树。他们只有硬如石块的面团可吃。小兄妹最后终于按捺不住，等到星期天老巫婆上教堂时，趁机逃跑了。当教堂聚会解散，老巫婆发现她的笼中之鸟已飞走时，她纵身跃出，紧追他们而去。

孩子们老远就瞥见她，于是小女孩将一把发刷丢向身后，它立刻变成一座长满成千上万钢毛的山，使得老巫婆很难爬越过来。不过，她最后还是出现了。于是小男孩向后丢出一把梳子，它立刻变成一座满布百

万尖钉的大梳子山，但是老巫婆知道如何抓住尖钉，最后她还是穿过了梳子山。小女孩接着往后丢下一面镜子，它变成一座平滑的镜山，使得老巫婆无法过来。巫婆想：“我应该赶快回家去，拿我的斧头把镜山敲成两半。”但等她回来把那镜山毁掉时，孩子们早就跑远了，老巫婆只得再度蹒跚地走回她的泉水去。

深渊的力量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挑战的。没有适当的指导就进行扰乱心理的瑜伽修炼是危险的，这个伟大的论点在东方已被清楚地指出。志愿修行者的冥思必须依自己的进展逐步调整，这样每一步的观想才能得到诸神（符合各个心灵发展层次的想象神祇）的护佑，直到心灵能够独自跨越出去时为止。正如荣格博士极富智慧地观察到：“教义象征的无与伦比的功能（在于）保护个人，使他不致直接接触上帝——只要他不顽皮地暴露自己。但是，如果他离开家庭和亲友单独生活太久，并且凝视那神秘的镜子太深，那么与上帝直接遭逢的可怕事件，将可能降临到他身上。但即使在



戈滚姊妹(Gorgon-Sister)追逐拿着美杜莎的头逃跑的柏萨斯，柏萨斯佩挂着汉密斯赋予他的弯刀，在戈滚姊妹睡觉时接近她们，砍下美杜莎的头，把它放在皮袋内，乘着他的神奇拖鞋的双翼而逃。在文献的版本中，柏萨斯离开时没有被发现，就因为他的隐形帽，但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一位存活下来的戈滚姊妹在追逐。取材自慕尼黑古物搜藏馆一座公元前5世纪的红色图样双耳酒瓶。



把美杜莎的头藏在皮夹中逃跑的柏萨斯，这个人物与前一个出现在同一个双耳酒瓶相对的两边。这样设计的效果有趣而生动。

那个时候，历经千百年传承而成的传统象征，仍可像具有疗效的通风口一样运作，把生机盎然的神性所造成的致命侵袭，转移到教会的神圣空间中。”充满惊惧的英雄抛在身后的魔幻事物——保护当事人的诠释、原理、象征、合理化说明，以及任何相关事物——可以延迟、吸收已经启动的“天堂猎犬”力量，允许历险者回到自己教会的保险箱中，或

许还能得到恩赐，但是需要付出的代价总是不少的。

最惊心动魄的障碍脱逃之一，是希腊英雄伊阿宋王子的历险。

他出发去赢取金羊毛。他与一大群伟大的战士驾驶壮观的阿尔戈号奔向黑海，虽然受到许多不可思议的危险的延误，但最后终于抵达距博斯普鲁斯（Bosporus)海峡数公里之遥、属于埃厄忒斯国王（King Aee tes)的城市和宫殿。宫殿后面便是由龙怪看守、挂着赏赐品的丛林。

国王的女儿美狄亚（Medea)对这位外来的访客有一股不可抑制的热情，当她的父皇强加一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取得金羊毛的代价时，美狄亚调制了一剂神膏帮助他完成了任务。这项任务是驾驭两头喷火、铜腿的公牛去犁田，然后把龙牙撒播到田里，再杀死随即从田里长出来的武装士兵。由于伊阿宋王子在自己的身体和武器上涂了美狄亚的神膏，因此控制住了公牛。当一队士兵从龙牙种子中长出来时，他将一块石头丢到队伍中，使得他们为之翻脸，在他面前互相残杀起来。

那热恋中的年轻女子带领伊阿宋来到挂着金羊毛的橡树前。守护的龙怪以冠顶、三叉舌及恶心的勾状毒牙闻名。但是这对男女用某种草药炼制的一杯药汁，就让这头可怕的怪兽入睡了。伊阿宋一把抢下赏赐品，美狄亚随他私奔，阿尔戈号驶向海上。不过国王很快就追了上来。当美狄亚发觉伊阿宋的水手缩短了他们领先的距离时，她说服伊阿宋杀死与她随行的弟弟阿布绪耳托斯（Apsyrtos)，并将肢解的尸体抛下海去。这迫使埃厄忒斯国王掉转船头，捞起碎尸并上岸举行隆重的丧礼。此时，阿尔戈号乘风而逃，远远超出国王的视野范围了。

在日本《古事记》中记载了另一则悲惨的故事，但涵义却大不相同。故事说的是下降到冥界的太古万物之父伊奘诺（Izanagi)，到“黄泉地"（land of the Yellow Stream)去救活他已过世的妹妹兼妻子伊奘冉(Izanami)。

她与他在地府门口相会，他对她说：“伊奘冉尊（ThineAugustness)，我亲爱的妹妹！我俩共造之地尚未完成，回来吧！”她回答说：“真可悲，你没能早点来！我已吃了‘黄泉地’的食物。不过，因为被尊者你，我可爱的兄长，来到这里的荣耀所感动，我愿意回去。此外，我将与‘黄泉地’诸神讨论这件事。注意，千万别看我！”

她退回宫殿内，但因为她在那里耽搁过久，他等不住了，便折断插

在左边发髻上的梳子尾端的齿状物，把它点燃当成一支小火炬，走进去查看。他看到的是挤成一堆的蛆，伊奘冉正在腐烂。

伊奘诺吓呆了，飞奔而出。伊奘冉说：“你真让我丢脸。”

伊奘冉派出冥界的“丑女鬼”追赶他。伊奘诺全力奔逃，摘下头上的黑巾丢在身后。头巾马上变成葡萄，而当追赶他的女鬼停下来吃葡萄时，他则继续快速赶路。可她又再度追赶上来。他折取右边发髻上齿牙既多且密的梳子，丢到地上。梳子立刻变成竹笋，当她拔笋吃时，他跑掉了。

接着，他的妹妹派出八名雷神，协同“黄泉”的一千五百位战士去追捕他。他抽出佩在腰间的军刀飞奔，并向身后挥舞出剑花，但冥府武士仍紧追不舍。当他抵达人间与“黄泉地”边界的过道时，他摘下长在那里的三颗桃子，等到大军来对抗他时，便将桃子投向他们。来自人间的桃子重击“黄泉地”的战士，他们转头逃走了。

伊奘冉尊最后亲自出马。他则堆起一块需要千人才能举起的石块，用来堵住过道。挡在两人之间的石头，使他们彼此相对而立，互道再见。伊奘冉说：“我亲爱的兄长，伊奘诺尊！如果你真的这样待我，今后我要让你的国家每天死亡千人。”伊奘诺回答到：“我亲爱的妹妹，伊奘冉尊！如果你这么做，那么我每天会让一千五百名女人临盆。”

已从万物之父伊奘诺创造的世界离开，并跨入死亡消解领域的伊奘冉，试图保护他的兄长兼丈夫。当伊奘诺看到超过自己所能忍受的景象时，他便不再对死亡无知，不过由于他对生存的强烈意志，使得他在我们的双眼和坟墓间筑起了一道巨石般的面纱，直到今日都是如此。

俄耳甫斯（Orpheus)与欧律狄刻（Eurydice)的希腊神话故事**45**，以及全世界上百则类似的故事，都与上述这则远东的古老传说一样，意在说明，虽然依据记载主人翁是失败了，但是爱人从那恐怖门槛外带回他失去的爱侣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然而总会因为某些小错误，或某个轻微但关键的人性弱点征兆，而使得世界之间的开放的相互关系成为不可能。因此，人们倾向于相信，如果能避免某个微小污点的意外，一切都会没事。波里尼西亚版本的罗曼史中，私奔的男女通常可以逃掉，而在希腊阿尔刻斯提斯**46**的羊人剧（satyr-play)，也同样是以喜剧收场，结果却并非必然如此，除非是超人才行。结局失败的神话以生命的悲剧触

动我们的心弦，而成功收场的故事就只有令人咋舌得难以置信了。然而，如果神话一元性的模式仍然有效的话，那么我们在神话中应该看到的就不是人的失败或超人的成功，而是人的成功。那就是回归门槛危机的问题所在。我们首先以超人的象征来思考它，然后再为历史上的人类寻求实用的教训。

外来的救援

雷文

英雄也许必须借由外来的助力，才能从超自然的历险中归返。换言之，尘世必须把他找回来。因为心灵深处的喜悦是不会因为清醒状态的纷乱自我而轻易放弃的。“已经弃世的人，”我们读到，“有谁愿意再回来呢?他只会在‘彼岸’。”然而，只要人还活着，生命就会召唤他。社会嫉妒那些和它保持距离的人，并且会来敲门。如果像满怯军荼这样的英雄不愿归返，则烦恼的人将承受极大的震撼。但另一方面，如果被召唤的人一味拖延——把自己封闭在完美状态的至福中（类似死亡）——则明显的救援便会发动，而历险者也就归返了。

当爱斯基摩人故事中的雷文带着他的火棒，对准跃入雌鲸的腹中时，他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华丽房间的入口，房间里则点着一盏灯。他惊讶地看见那儿坐着一位美丽的女孩。房间干燥洁净，鲸鱼的脊椎支撑着天花板，肋骨则构成房间的墙壁。鱼油经由一条沿着脊椎而下的管子，慢慢地滴入灯中。

当雷文进入房间时，那女孩抬头惊叫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第一个进入这个地方的男人。”雷文说了他所做的事，女孩则吩附他在房间里坐下来。这女孩就是鲸鱼的灵魂（伊娜亚）。她在访客面前摆好菜肴，端出浆果与食油，同时告诉他自己如何在一年前就搜集了这些浆果。

雷文在鲸鱼腹内当了四天“伊娜亚”的客人，在那段期间，他一直试着探究那沿着天花板而下的到底是什么管子。每次那个女孩离开房间，都禁止雷文去触碰管子。但当她再度离开房间时，他向灯走去，摊开他的手，接住一大滴油，用自己的舌头将它舔掉。那味道是如此甜美，使得雷文不断重复先前的举动，一滴又一滴地接住油，油滴得有多快他接

得就有多快。然而不久，他的贪婪使他觉得这样的速度太慢了，因此他跃上去，打破一根管子直接吃下去。这样一来，一大股油涌入房间，浇灭了那盏灯。房间开始前后剧烈地摇晃。这样的摇晃持续了四天。因为疲累和四周一直存在的可怕的噪音，雷文几乎死去。

不过后来一切都静止下来，房间也不动了。因为雷文打破一条心脏动脉，雌鲸已经死去。“伊娜亚”从未再回来。鲸鱼的尸体则被冲到海岸上。

现在雷文被囚在鲸鱼腹中。当他正在思索该怎么办时，他听到两个男人在鲸鱼背上说话，他们决定召集全村的人来帮忙处理鲸鱼。他们很快便在巨大的鲸鱼躯体的上半部割了一个洞。当洞割得足够大，村民各自提着几片鲸肉上岸时，雷文趁机钻出来，没有被人发觉。一上地面，他就马上想起自己的火炬还留在里面。他脱去了外套和面具，不久人们便看到一位小而黑的男人，裹着一张怪异的兽皮向他们走来。他们好奇地盯着他看。这男人表示自己愿意帮忙，他说完便卷起袖子开始工作。



奥西里斯的复活，神从蛋中起身。伊西丝用她的翅膀保护它.霍尔斯在他父亲面前握住象征生命的安柯（Ankh)。取材自费勒（Philae)的一座低浮雕。

不一会儿，其中一位在鲸鱼腹内工作的人嚷道：“看我找到的东西！鲸鱼肚内的火炬！”雷文说：“老天，这很糟糕！我女儿告诉过我，若在切开的鲸鱼腹中找到火炬，就会有许多人死去！逃命要紧！”他立刻把袖子放下，逃跑了。人们急忙跟着他跑开。这就是雷文后来能再回来，独自享用一顿鲸鱼大餐的原因。

日本神道传统中最重要而有趣的神话之一——当它于8世纪被载录于《古事记》时，就已经很古老了——是世界关键的初创期，美丽的“天照大神”**47**从天石居所被引出来的故事。在这个例子中，被解救的人有点不大情愿。

“天照大神”的弟弟风神素羹鸣（Susanowo)—向行为不端，不可原谅。虽然她已尝试用各种方法安抚他，对他的谅解也远超过了极限，但是他仍然持续摧毁她的稻田，并且破坏她立下的规矩。他对她的最大侮

辱是在她的纺织厅顶部打破一个大洞，然后从上面丢下一只“被他剥了皮的天界斑马”，正忙着为女神缝纫华丽服饰的侍女们，都因过度惊吓而死。

被这景况吓到的“天照大神”，退到天界的一个洞穴中，把门关上并栓紧。她这么做是很可怕的！因为太阳的永远消失等于宇宙的末日——甚至在它还没有好好开始之前便结束了。她一消失，整个天界平原，以及所有芦苇平原的中央地带，都变成了一片漆黑。邪灵在世外奔驰做乱，无数悲惨的凶兆升起，无数的神祇就像第五颗月亮上群聚的苍蝇一样发出嗡嗡声。

因此，八百万神祇聚集在天界一条幽静的河床上开会，要求他们其中一位号称“集思者”（Tought-Includer)的神规划出一套办法。他们共商大计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具有神能的事物，包括一面镜子、一把剑以及衣物赠品等。一棵大树被立起来，上面以珠宝装饰；公鸡被带来，它们开始持续报晓的工作；烽火被点燃，庄严的仪式祷词被吟颂着。2.4米长的镜子被绑在树中间的枝桠上。一位名叫碓女（Uzume)的年轻女神，出演了一场笑闹的舞蹈。八百万神祇非常高兴，他们的笑声充斥空中，天界的平原也为之摇撼。

山洞中的“天照大神”听到激动的喧嚣声，非常震惊。她很好奇，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她把天石居所之门打开些许，从里面发出声音：“我以为因为我的隐退，天界平原将成漆黑，芦苇平原的中央地带也同样都是黑暗的。怎么碓女让大家欢笑，而八百万神祇也都在笑闹呢？”碓女说：“我们开心是因为有一位比尊者你更优秀的神祇。”正当她在说话时，两位神祇把一面镜子推向前来，恭敬地展示给“天照大神”看。越来越震惊的她，慢慢从门口走出来，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一位强力的神祇一把抓住尊者的手，把她拉了出来；另一位神祇在她身后拉开一根车绳（称作注连绳）**48**住入口，并说：“你不可退回这条绳之后！”于是，整个天界平原和芦苇平原的中央地带再度恢复了光明。现在，太阳每天晚上会隐没一段时间——就像生命本身在睡梦中充电一样，但有了庄重威严的注连绳，她便不能永远消失了。

太阳神是女性而非男性的神话主题，显然也是一度广泛分布各处的古老神话体系所残留下来的稀有珍品。阿拉伯南部的伟大母神是太阳女神伊拉特（Ilat)。德文中的太阳（die Sonne)也是阴性词。整个西伯利

亚和北美洲，到处都残存着女性的太阳的故事。在“小红帽”的神话故事中，被大野狼吞下肚，再被猎人自野狼腹中救出的故事情节，使我们看到和“天照大神”历险类似的遥远回响。神话在许多地方都留下痕迹，但只有在日本，一度伟大的神话仍然在文明中发挥着效应。因为天皇（Mikado)就是“天照大神”孙子的直系后代，由于她是皇室的祖先，所以被尊崇为国家神道传统至高无上的神祇之一。在她的历险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与现今较为人熟知的太阳“男神”不同的世界观。例如，对光明可爱赠礼的温柔对待，对有形事物的柔软的感激之情，这些一度是许多民族的典型的宗教情绪。

镜子、剑和树是我们知道的。映照出女神，并将她从神圣未显的庄严休息状态引出来的镜子，象征的是尘世这个镜像的领域。神性乐于在尘世展现它的荣光，这愉悦本身就是显灵或“创世”之举的诱因。剑是与雷电对等的意象，树是愿望实现及丰饶面向的世界轴心——这和基督教家庭在太阳重生或回归的冬至摆设树木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充满欢乐的习俗继承自德国的异教信仰，它产生出当代德语中阴性的太阳。碓女的舞蹈和众神的喧闹属于嘉年华会。世界因为至高无上的神的退出而变得乱七八糟，但却因为即将到来的更新而充满欢笑。当女神重现时，在她身后拉开的注连绳，则象征重见光明奇迹的美好。注连绳是日本民俗宗教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最能在沉静中表现丰富意义的象征之一。悬吊在庙宇人口上方，或在新年节庆时沿街结彩装饰起来的注连绳，代表的是位于回归门槛的世界更新。如果基督教的十字架是进入死亡深渊最动人的神话象征，那么注连绳便是死后复活最简易的记号。这两者代表的是存在与非存在两个世界间界线的奥秘。

伊南娜

“天照大神”是伟大的伊南娜女神在东方的姊妹：她是古代苏美人庙宇楔形文字碑文记载的无上女神，我们在前面已探讨过她下降到冥府的情形。伊南娜、伊施他尔、阿斯德尔特（Astarte)**49**、阿弗罗黛蒂、维纳斯这些女神，是她在后来西方发展的文化期拥有的名称——与太阳无关，而是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行星，以及月亮、天堂和肥沃的大地有关。她在埃及变成天狼星(Sirius)女神，每年定期出现在天空中，预示着使土地肥沃的尼罗河洪泛季节再次到来。

我们应该还记得，伊南娜从天堂下降到与她敌对的姐姐埃蕾什基伽

儿死亡之后的地狱领域。她要信差尼秀布留守，并指示他万一她无法返回该如何拯救她。她全身赤裸地出现在冥府七位判官面前。他们的眼光牢牢盯住她，她变成一具死尸，那具死尸——我们前面提过——被吊挂在一根柱子上。

过了三天三夜以后，

伊南娜的信差尼秀布，

她有利证词的信差，

她支持证词的传递者，

为她抱怨的言语充斥天堂，

为她在集会大厅中哭诉，

为她在神殿里奔走……

他为她像乞丐一样只穿着一件外衣，

他独自走向爱库尔——恩利尔之屋。

这是解救女神行动的开始，这个个案说明女神对她所前往的地带的力量非常熟悉，所以事先谨慎安排好如何让自己苏醒过来。尼秀布首先去找恩利尔神，但神说，伊南娜已从伟大的天界下降到伟大的冥界去，既然她在冥界，就应受该界法令的约束。尼秀布接着去找娜娜（Nanna)神，但神说，伊南娜已从伟大的天界下降到伟大的冥界去，既然她在冥界，就应受该界法令的约束。尼秀布再去找恩凯（Enki)神，恩凯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塑造了两名无性的受造物，将“生命之粮”与“生命之水”交付给他们，并将如何到冥界，以及将这粮食与水对悬掉的伊南娜的死尸喷洒六十次的指示，一并嘱咐。

他们对悬吊于木柱上的死尸释放的火焰之光很恐惧，

他们对它喷洒六十次生命之粮，六十次生命之水，

伊南娜醒过来了。

伊南娜自冥界上升，

冥府七判官逃跑了，

冥界的任何人或许都是平静下降到冥界来的。

当伊南娜自冥界上升时，

亡者就都急忙赶在她前面跑着。

伊南娜自冥界上升，

小魔鬼像芦苇一样，

大魔鬼像雕刻石碑的尖笔一样，

走在她的身边。

走在她前面的人，

手中握着棍子。

走在她身边的人，

腰间佩戴武器。

她之前的人，

伊南娜之前的人，

不知道有食物，不知道有水，

他们不吃飞撒的面粉，

他们不喝祭拜的酒，

他们自男人腰间夺走妻子，

他们自哺乳母亲的怀中夺走小孩。

——克拉玛，《苏美神话》

被这些鬼魅般脸色苍白的群众包围的伊南娜，就这样在苏美人的土地上，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流浪。

出自差异极大的文化领域的这三个例子——雷文、“天照大神”及伊南娜充分说明了外来救援的情形。它们显示出，在中选人整个痛苦的过程中，一直照顾他的超自然助力，在历险的最后阶段，仍然持续运作着。虽然他的意识已然臣服，但无意识却使其平衡，他再度回到他所来的世界去。不像魔幻脱逃模式中那样紧握自我不放或解救自我，他失去了自我，不过，因为恩赐，它又回来了。

这就说到了此循环的最后关头。与它相对而言，截至目前为止的整个奇幻之旅只不过是序曲罢了。这个最后关头所指的，就是英雄从神秘领域，跨越归返日常生活世界的门槛所涉及的极大的困难。不论是外来的救援、内在的驱力、或是引导神的温柔的牵引，都不能使他带着恩赐，重新回到那遗忘已久的环境中。在那里，破碎的人们想要让自己变得完整。他尚未带着打破自我、救赎生命的万灵丹面对社会，并决意在归返时把合理的质疑、强烈的反感以及困惑不解的好心人抛诸脑后.

跨越回归的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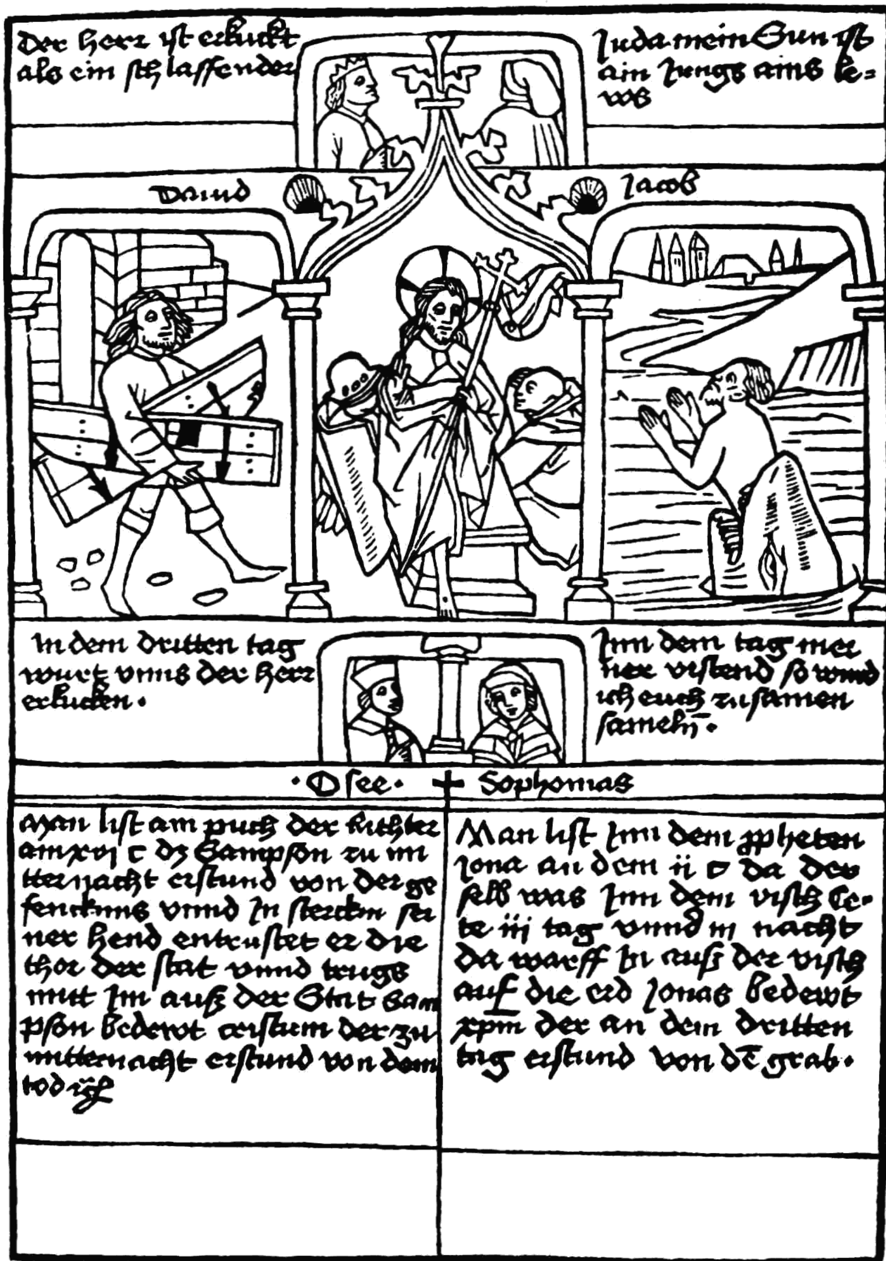
归返的英雄

神和人这两个世界，只能被描绘成彼此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像生命与死亡，白天与黑夜一样。英雄历险离开我们熟知的领域，进入黑暗之中。他不是在那儿完成了历险，就是身陷囹圄或危险，和我们失去了联系。他归返世界被描述成从遥远的彼岸回来。尽管如此——此处是了解神话与象征的关键——这两个领域事实上是同一的。神明的领域是我们所知的世界被遗忘的层面。不论是自愿或非自愿，对被遗忘层面的探索，乃是整个英雄行径的意义所在。一般生活中看似重要的价值与荣誉，在自我被原先只是他者的事物惊恐的吸收后便消失了。正如在女食人魔的故事中，对精神发展层次尚不合格的人而言，个人对个体化丧失的恐惧，会成为他超越经验的全部负担。但是英雄之灵则勇敢的深入，使老巫婆变成女神，使龙怪变成神明的看门犬。

然而，从日常清醒意识的立场而言，从心灵深处引出的智慧，与现实世界通常有效的明智之间，必然存有某种令人困惑的不一致性。因此，便有了常见的德性与机会主义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堕落。殉难是圣人之举，寻常百姓则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而这些行为

准则不能任它们像野百合一样孳生，就像圣徒彼得在花园中不断拔刀出鞘，以保护世界的造物主及支撑者。从超越深渊带回来的恩赐，很快就会被合理化成为不存在的东西，因此我们必然需要另一个更新世界的英雄。

对于那些在人类数千年的精明愚行中，已被正确教导过、或错误学习过上百万次的事物，要怎样再教导呢？这是英雄最困难的任务。那来自黑暗、不可用言语形容的宣示，要如何转换成光明世界的语言呢？如何在二度空间的表面呈现三度空间的形象，或在三度空间的意象中，呈现多层面



表现英雄的重现,手持庙门的参孙,起身的基督与约拿。

的意义呢？凡是试图以成双对立的概念定义的启示，必然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如何才能把启示翻译成非“是”即“否”的语言呢？又要如何才能把虚空生万物的讯息，告诉那些坚信感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证据的人们呢？

许多失败的例子证明，这个肯定生命的门槛是困难的。归返英雄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达到灵性满足的心象体验后，还要把无常的苦乐、生命的陈腐以及喧闹的淫荡行为视为真实。为什么要再归返这样的世界呢？为什么要试图超越喜悦的经验，让那些被热情消耗的男女觉得这些经验合理，甚至有趣呢？正如夜晚有意义的梦境，在白天的阳光下便可能会觉得好笑一样，诗人与先知也会发现，自己在眼神清醒的陪审团面前只是个傻瓜罢了。简单的做法是，把整个社会交付给魔鬼，再度退回天石居所，把门关上。但是，如果此时某个心灵的产科医生，在隐退入口拉起一根注连绳，那么在时间中呈现永恒、觉知永恒的工作，便无法避免了。

李伯

李伯（Rip van Winkle)大梦的故事便是归返英雄的典型案例。李伯无意识地进入历险的领域，就像我们每天晚上睡觉时一样。印度教徒宣称，自我在沉睡时是统一而充满喜悦的，因此深沉的睡眠被称为认知的状态。尽管我们因到黑暗源头的夜访而恢复精神、得到滋养，但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被它们改造——我们像李伯一样回来了，除了长长的胡子外，没有其他事物可以显示这种经验。

他四处寻找他的枪，但是并没有找到那把干净、已经上好油的打鸟枪，只有一把旧式的火枪摆在他身边，枪身长了一层锈，枪机掉了下来，枪膛被虫蛀掉了……当他起身走动时，他发现自己的关节都僵硬了，而且也无法像平常那样活动……当他一路走向村子时，他碰到几个人，但没有一个是自己认识的-——这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一向认为自己认识附近乡间的每个人。他们的衣服也和他所熟悉的款式不同。他们也以同样惊讶的表情盯着他，而只要他们凝视着他时，就必定会用手碰一下他们的下巴。这个动作不断出现，使得李伯不由自主地做了同样的动作，这时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胡子已有30厘米长……他开始怀疑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是否都被魔法蛊惑了……

李伯的外表——长长白白的胡子、生锈的鸟枪、古怪的衣服，以及多如军队般围绕在他脚边的妇孺，很快便引起酒店中政客的注意。他们挤在他身边，以极为好奇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演说者跑向他，半推半就地把他拉到一旁，询问他投哪一边的票。李伯瞠目结舌地呆望着。另一位矮小而忙碌的小家伙拉住他的手臂，踮起脚尖在他耳边询问

他是联邦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李伯对这个问题同样感到迷惑。此时一位精明、自尊自大、头戴一顶高尖卷边帽的老绅士，用手肘左右推挤穿过人群，然后在李伯面前站定：他一手插腰，另一手则放在拐杖上面。他锐利的眼神和高尖的帽子仿佛穿透了李伯的灵魂，在严厉地诘问他。为什么肩上背了枪、脚边跟着一群暴徒来到选举场中？是否意图在村子里引发暴动？“啊！乡绅们，”李伯有点惊慌地喊道，“我是个可怜的、安分的人，是此地的老住户，也是国王忠贞的子民，天佑吾王！”

围观人群突然爆发一阵喊叫：“保皇党，保皇党！奸细！流亡者！赶走他！离他远一点！”那头戴尖帽、自尊自大的绅士，费了一番工夫才恢复了秩序。

欧义辛

比李伯的命运更令人沮丧的例子是爱尔兰英雄欧义辛（Oisin)在与“青春之境”（the Land of Youth)公主长期同居后，归返故乡时所发生的故事。欧义辛表现得比可怜的李伯要好：他在历险途中一直睁大眼睛。他有意识的（清醒的）潜入无意识的（深沉睡眠的）王国，并将升华经验的价值观融入到他清醒状态的人格中。某种转化已然发生。但正因为这高度可欲的境况，他归返的危险性便更大。因为他的整个人格已与永恒的力量调和一致，所以他的一切便会因时间力量与形相的冲击，而被否决和摧毁。

欧义辛是芬•马库尔（Finn MacCool)之子。有一天，当“青春之境”的公主来找他时，他正和随从在爱尔兰的森林内打猎。欧义辛的随从因为当天的猎事已毕而先走一步，留下他们的少主和三只猎犬在后面自由活动。那神秘的以美丽的女身出现在他面前的女人，却顶着一个猪头。她说猪头是德鲁伊教（Druid)**50**的咒语所致，只要欧义辛与她结婚，它便会立刻消失。“那么，如果当真如此，”他说，“如果和我结婚能解除咒语对你的控制，我不会让这猪头在你身上太久。”

猪头很快被处理掉，他们一起前往“春之境”（Tir na n-Og)。欧义辛以国王之尊在那里过了多年快乐的生活。但有一天他向自己超自然的新娘说：“我希望今天能到爱尔兰去看我的父亲及他的属下。”

“如果你去，”他的妻子说，“踏在爱尔兰的土地上，你将永远不能再回到我这里来，而且你会变成一个瞎老头。你知道自己来这里有多久了

吗？”“大概三年，欧义辛说。

“自从你与我来到这个王国，”她说，“已经有三百年了。但如果你一定要回爱尔兰，我将给你这匹白战马，让它载你去。如果你下马来，或是脚触及爱尔兰的土地，战马会立刻回来，而你将在它离开你的地方，变成一个可怜的老人。”

“我会回来，别担心，”欧义辛说，“我有什么理由不回来呢？只是我必须再见我的父亲、儿子和爱尔兰的朋友一面。我必须再看看他们。”

她为欧义辛备好战马，并说：“这战马将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欧义辛骑马一路奔驰，直到抵达爱尔兰境内才停下来。他继续赶路直奔曼斯特（Munster)的纳克•派区克（Knock　Patrick)，他在那里看到有一个人在牧牛。在牛吃草的田野中，有一块宽广扁平的石块。

“你能到这里来，”欧义辛对牧牛人说，“并把这石块翻转过来吗？”

“我没办法，”那牧牛人说，“因为我举不起这石块，既使再加上二十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也没办法翻动它。”

欧义辛纵马到那石块附近，弯下身去，用手抓住石块，将它翻了过来。

石块底下是芬尼安人（Fenian)**51**的大号角“巴鲁布”（borabu)，它像海贝一般卷起。爱尔兰有条规定，不论什么时候，只要爱尔兰的芬尼安人吹起“巴鲁布”，其他人不论在爱尔兰的哪个角落，都要立即集合起来。

“请你将这号角拿给我好吗？”欧义辛问那牧人。

“不行，”那牧人说，“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别人，都无法将它从地上举起，于是欧义辛靠近号角，企图弯下身拾起号角。但因为他急着要吹号角，便什么都忘了，他拿起号角时，一只脚碰到了地面。战马立刻不见了，欧义辛也变成了一个躺在地上的瞎眼老人。

不以脚触地

乐园中的一年相当于尘世存在的一百年，这是我们熟知的神话主题。从一到一百整个循环代表的是全体。同样的，三百六十度的圆所指

的也是全体，因此印度教的富兰那（Pumnas)52主张，神祇的一年相当于人类的三百六十年。从希腊奥林帕斯神的观点来看，尘世历史的无限年代一个接一个转动过去，揭露了全体循环的和谐形态。因此，在人类只见变化与死亡之处，神却见到了不变的形态，亦即没有终结的世界。但问题是要在当下面对尘世的苦乐时，能保持这种宇宙的观点。对尘世知识果实的品尝，把心灵的注意力从无限年代的核心，吸引到周边的刹那危机上去。于是，完美的平衡丧失，心灵为之摇晃蹒跚，英雄也因此崩溃了。

以马匹为绝缘体，使英雄不会直接碰触地面，但允许他在尘世人群中漫游的概念，是拥有超自然力量者采取基本预防措失的一个生动例子。墨西哥帝王蒙塔祖马（Montezuma)从不曾踏上地面。他总是坐在贵族的肩上行进，不论他停在哪里，他们都会铺一条华美的地毯让他走在上面。波斯国王在皇宫内总是走在一条他人不能践踏的地毯上，在皇宫外，他从不曾步行过，总是坐马车或骑马。从前乌干达的国王、皇母及皇后，都不曾徒涉于他们居住的宽广的皇宫之外。他们外出时总是坐在水牛族男人的肩上，某些水牛族的男人一路随行，轮班载负。国王跨坐在脚夫的脖子上，两腿放在他的肩膀上，两脚塞进脚夫的手臂底下。当其中一个脚夫倦了时，他会将国王移到下一个男人的肩上，不让国王的脚碰到地面。

弗雷泽（Sir James George Frazer)53用以下具象的方式，解释全世界的神圣贵族不可以脚触地的事实。很明显，不论是圣灵、神奇的德性、禁忌或是我们对充斥在神圣禁忌人物身上的神秘特质所冠上的名称为何，原初的哲学家都把它们想象成是一种物质的质素或液体，有了这个东西，圣者就像充满了电的来顿瓶一样，会因为接上好的导体而放出电。人体内的圣灵或神奇的德性，也会因为接触到地面，而被释出或榨干。在此理论中，地面是神奇液体的绝佳导体。因此，为了不使电能耗为废料，神圣或禁忌的人物必须小心，避免碰触到地面。用电学的术语来说，他必须被绝缘，假如他不想让已装满珍贵质素或液体的身体被掏空的话。在许多例子中，禁忌人物的绝缘被建议作为预防措失，不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周遭的人。因为，既然圣灵的德性是轻轻一碰就会引爆的强力炸药，那么为了大众的安全着想，有必要将它留在狭窄的范围内，否则万一它被打破流出，凡是被接触到的东西都会爆炸、枯萎和毁灭。

防患未然无疑有心理学的论据支持。在奈及利亚丛林盛装晚餐的英国绅士，觉得他们这样做是有原因的。戴假胡子进入丽池饭店（Ritz)大厅的年轻艺术家，会很高兴解说他的特异个性。牧师的罗马领（Roman col-lar)使他与一般人区隔开来。20世纪的修女穿着一件中古世纪的服饰走过。太太多少会因为结婚戒指而与异性绝缘。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54]的故事所描写的是那些轻视晚宴礼服禁忌的人在卸去白种人的心理负担后的转变。许多民谣都诉说了打破戒指的危险。神话——譬如奥维德在他伟大的文摘《变形记》(metamor-phoses)所收集的神话故事中不断详述的惊人转化，是当高度集中的能量核心与周遭世界能量较低场所间的绝缘体，在没有适当防范的情况下，突然被拿开时所发生的。根据塞尔特民族与德国人的传说，在户外被阳光照到的地精或小矮人，会立刻变成棍子或石头。



回归(古罗马，1887)。在原属于路多维西（viiia　Ludovisi)的一块地上发现的大理石浮雕。也许是希腊早期的手艺。



宇宙的狮女神，手持太阳（北印度）。出自德里17至18世纪的一份单页手稿。

阿札曼王子

归返的英雄如要完成历险，就必须在尘世的冲击中存活下来。李伯从不知自己经历了什么，他的归返是个笑话。奥义辛虽然知道，但他在那里失去了重心，所以也崩解了。阿札曼王子是所有这些例子中最幸运的。他清醒地经历了深沉睡眠的喜悦，并从难以置信的历险中把令人信服的护身符带回白昼的光明中来，所以他能够在清醒的状态下面对虚幻，保持自我的肯定。

当阿札曼王子在塔中熟睡时，达那许和美穆拉这两位精灵，从遥远的中国把岛屿、海洋与七重宫之王的女儿带来。她的名字是布朵儿公主。他们让这位年轻女子与波斯王子同睡在一张床上。精灵揭开两人的面纱，觉得这对男女真像是双胞胎。“阿拉为证，”达那许宣称，“喔！女士，我的爱人比较俊美。”但爱慕阿札曼王子的女精灵美穆拉反驳说：“不对，我的王子比较俊美。”他们因此争执起来，彼此针锋相对、反唇相讥，直到达那许最后建议找个公正的裁判为止。

美穆拉用她的脚击破地面，从里面出来一位瞎了一只眼的男精灵，他驼着背、皮肤粗鄙、眼窝将脸上下分开；他的头上有七只角，头发垂及膝盖；他的手像干草叉，腿像桅杆；他的指甲像狮子的爪子，脚像野驴的蹄。这怪物恭敬地在美穆拉面前吻地顶礼，询问她有何差遣。他被要求对躺在床上、彼此把手放在对方颈下的两个年轻人做出评断。他凝视他们良久，惊叹他们的可爱，接着向美穆拉和达那许宣布他的判决。

“阿拉为证，如果你们想知道真相的话，”他说，“这两人同样的漂亮。我也无法因为他们的男女性别，而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但我另有一个想法，在他们彼此互不认识的情况下，我们轮流唤醒他们，看他们谁比较迷恋对方，谁就比较不美。”

这提议得到双方的同意。达那许变成一只虱子，在阿札曼王子的脖子上咬了一下。从睡梦中惊醒的年轻人，揉了揉被咬的地方，因为刺痛所以用力抓痒，头也同时稍微转向旁边。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位呼吸比麝香更甜美，皮肤比奶油更柔软的美人儿。他大吃一惊，坐起来，再将他身旁的人仔细端详了一番，发觉她是一位像珍珠或发光的太阳般的女子，就好像是从远处眺望那建在精雕细琢的墙上的圆顶一样。

阿札曼王子试图摇醒她，但达那许已让她睡得更深。年轻人摇摇

她。“喔，我亲爱的，醒过来瞧瞧我。”他说。但她丝毫不受干扰。阿札曼王子以为布朵儿公主是父亲要他迎娶的女人，他对此充满了热望，但他担心苏丹可能躲在房间某处监视，所以他克制住自己，只将她小指上的婚约戒指拿下来，套在自己的手指上满足一下。后来精灵们又让他入睡了。

布朵儿公主的表现和阿札曼王子形成了对比。她想不到也不害怕会有人在一旁监视。摇醒她的美穆拉以女性的恶意在她大腿上部狠狠地咬了一下，被咬的地方灼烧了起来。美丽、高贵的布朵儿公主，发现了她身边的新郎，并看到他已经套上自己的戒指，但她既无法摇醒他，又不知道到底他对自己做了什么。她为爱失身，又被王子赤身裸体地攻击，因此失去控制，无可遏止的热情达到高峰。爱欲使她痛苦，因为女人的欲望比男人的欲望更猛烈，而且她对自己的无耻感到羞愧。接着她从王子手上拔下他的婚约戒指，戴到自己的手指上，以代替他拿走的那枚。她深吻他的唇和双手，也不放过他身上的任何部位。此后，她又将王子揽到胸前拥抱，一手放在他颈下，一手放在他腋下，依偎着他睡着了。

因此是达那许赌输了。布朵儿公主被送回中国。第二天早上，当两位年轻人醒过来时，彼此已相隔着整个亚洲，他们左右环顾，却找不到任何人。他们分别高喊着叫来自己的家人，鞭打、杀害身边的人，他们完全疯狂了。阿札曼王子躺在那儿形销骨毁。他的父皇坐在他的枕边，哭泣哀伤，从早到晚寸步不离。布朵儿公主被迫被铐了起来。她的脖子被一条铁链铐住，紧拴在皇宫的一扇窗旁。

相逢与分离，因为它的狂野而成为典型的“苦爱”。当心抗拒一般的逢迎以坚持它的命运时，是非常痛苦和危险的。然而，这些力量的动能实非感官所能预料。世界各角落连续发生的事件，会逐渐汇聚结合，巧合的奇迹于是引出必然的命运。灵魂与它的另一半在记忆中相逢，所得到的护身符戒指，表示心能够觉察到李伯所错过的经历。它也表示清醒的心相信，心灵深处的真实是不会被日常生活的真实所淹没的。这预示着英雄必须去整合这两个世界。

阿札曼王子漫长的故事的剩余部分，是描述已被召唤到生命中的命运缓慢却美妙的运作过程。不是每个人都有命运，只有纵身跃入去触碰它，并带着戒指再度回来的英雄才有。

两个世界的主人

永恒的一刻

自由地在不同的世界间来回穿梭，从时间灵魂的观点进入因果深层的观点，然后再回来——不混淆、污染两个世界的原则，却能使心灵依个别世界的基准了解另一个世界，这是大师才有的天赋。“宇宙的舞者，”尼采宣称，“并不是沉重地驻足在一个地方，而是快乐、轻盈地从一个位置跳转到另一个位置。”我们可能以某个观点来看待问题，但那并不表示其余的洞见无效。

神话往往不会把要传递的奥秘，以单一的意象展现出来。若是以单一意向展现的时刻，必然是含义丰富、值得珍惜与深思的宝贵象征。这就是基督变形的时刻。

耶稣分别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并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明亮如太阳，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在他们面前，同耶稣说话。然后是彼得答话。他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在他说话时，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住他们，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欢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见后，就伏在地上，显得极其害怕。耶稣走到前面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当他们举目时，除了耶稣以外，不见一人。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复活，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其他人。

整个神话在此刻全都齐备了：耶稣是指引道路、显灵和归返的同伴。门徒是他启蒙的对象，他们本身不是奥秘的主人，但却被圆满的引介到两个世界合一的经验中。彼得因太过害怕而喋喋不休。肉身在他们眼前消解以显“道”。他们伏在地上，当他们起身时，门已再度关闭。

我们应该观察到，这永恒的一刻远超过阿札曼王子对个别命运的浪漫的了解。我们在此看到的，不仅是来回熟练穿越于世界门槛的过程，还有对心灵深层更深刻的突破。个人的命运不是此显灵的动机或主题。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见证了这个启示，单以心理学的术语无法对它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它可能会被一举驳回。我们可能会怀

疑这个景象是否真的发生过，但是那对我们不会有任何帮助，因为目前我们所关心的是象征系统的问题，而非事件的历史性。我们并不特别关心李伯、阿札曼王子或耶稣基督是否真的存在过。他们的“故事”才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故事广传于世——在不同的地域由不同的英雄表现，以致传递普世主题的某个地域性神话英雄，是否为存在的历史人物，只是次要问题。强调历史因素将会导致混乱：它只会混淆图像所要传达的讯息。

变形意象

那么，变形意象的宗旨为何？这是我们必须问的问题。为了以普世而非宗派的基础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再检阅一个同样有名的原型事例。

下面的故事节录自印度教的《世尊歌》(Song of the Lord)，也就是《薄伽梵歌》(Bhagauad Gita)世尊——美少年吉栗瑟拏，是“宇宙之神”毗湿奴的化身。阿耳柔那王子(Prince Arjiuna)是他的弟子兼朋友。

阿耳柔那王子说：“喔，世尊，如果你认为我能看到你，那么，身为瑜伽行者至尊的你，向我显示你永远不变的‘真我’吧。”世尊说：“看我成百上千的形象，多重又神圣，多彩又多姿。看所有的神和天使，看没有人看过的许多奇景。今天在此观看宇宙的全景，那移动的与静止的，以及其他你想看的任何事物，都集中在我体内。不过，用你的肉眼是无法看到我的。我赋予你神圣之眼。现在，看我卓绝的瑜伽力量吧。”

语毕，伟大的瑜伽世尊，便以他至高的“宇宙之神”毗湿奴形象，现身在阿耳柔那王子面前。他有许多颜面及眼睛，呈现出许多奇妙的景象，点缀着许多天界的饰品，配备许多神圣崇高的武器，穿戴许多天界的花圈和衣裳，涂抹神圣的香膏，神奇、辉煌而无限，每一边都有许多颜面。如果一千枚太阳的光芒突然在天空绽放开来，那便接近“大能者”(Mighty One)的光辉。在万神之神的身上，阿耳柔那王子看到了宇宙的全景，不仅见到它多重分割的部分，同时也见到它们聚集而成的全体。于是，为奇景征服、头发全都竖直了的阿耳柔那王子，向世尊双手合十，顶礼膜拜，并对他说：

“在你身上，喔，世尊，我看到所有的神和所有不同种类的存有。坐在莲花上的梵天、所有的祖师和天界大蛇。我看到你有无数的手臂和肚

腹，无数的颜面及眼睛，我看到你有无穷的形象，但是我看不到你的结尾、中间与开头。喔，‘宇宙之神’，喔，‘宇宙的形象’！我看到你的每一边都灿烂得像一团光芒，你的王冠、权杖和铁饼，像燃烧的火焰和太阳一样四处发光，超越一切度量而难以逼视。你是‘宇宙至高无上的支撑'你是‘永恒律法不死的守护神’。在我的信念里，你是‘原初的存有’。”

这个显灵的影像，是在吹响第一声战斗号角前的战场上，展现给阿耳柔那王子的。有神当他的车夫的伟大王子，来到即将开战的两军间的战场。他自己的军队准备对抗一位篡位的堂兄弟的军队，但现在，在敌军队伍里，他看到许多他认识和挚爱的人。他的心灵被击垮了。“哀哉，”他对神明车夫说，“我们断然会犯下大罪，因为我们正要残杀自己的骨肉亲人，以满足我们拥有王国的享受！如果手持武器的持国天的子孙，能在战场上杀死不佩戴武器又不抵抗的我，对我反而较好。我不要作战。”但此时那秀丽的神祇激发了他的勇气，将世尊的智慧灌注给他，并把下面这个影像显现给他看。王子见此景象不禁哑然失声，不仅他的朋友转变成“宇宙支撑者”的化身，两军的英雄更被一股风卷进无数可怕的神祇嘴中。他恐惧地惊呼：

“当我看到你发光的形体上达天空，并闪烁着许多颜色时，当我看到张大嘴巴、一双大眼闪烁明亮的光芒的你时，我最深处的灵魂因害怕而颤抖，我既无勇气也不安宁，喔，毗湿奴！当我看到你像吞噬一切的‘时间’之火一样，用獠牙制造恐怖时，我感到迷失，不得安宁。请你慈悲，喔，‘万神之神’，喔，‘宇宙的住所’！所有这些持国天的子孙，以及君王、威音王、香姓婆罗门、羯力拏和我们这边的战士领袖，都突然被吸进你长着獠牙的可怕嘴里，看得令人胆颤心惊。有的被你的牙齿咬住，他们的头被压得粉碎。正如百川激流汇聚入海一样，世间的英雄也都冲进你凶猛喷火的嘴巴。正如快速扑向火焰而死的飞蛾一样，这些生物也急忙冲进你的嘴里送死。你舔舔喷火的嘴，吞下世界。你的火光充满整个宇宙，把它烧焦了。喔，毗湿奴！告诉我披戴这恐怖形象的你是谁。我向你敬礼，喔，至高无上的上帝！发发慈悲。我想要知道‘太一’的你——因为我不了解你的目的。”

世尊说：“我是强力毁灭世界的‘时间’，现在在这里忙着杀这些人。就算没有你，所有这些在这里布阵的敌对战士，也都活不成了。因此，昂首起身来赢取荣耀吧。征服你的敌人，以占领富足的王国。杀死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但做我的工具吧，阿耳柔那。杀掉香姓婆罗门、

威音王、迦亚瓜达、羯力拏，以及其他的伟大战士，他们早已被我杀死了。不要为恐惧所扰。战斗，你要在战场上征服你的敌人。”

听了吉栗瑟拏的这些话，阿耳柔那在崇敬中颤抖地合掌，并开始跪拜。完全被恐惧淹没的他向吉栗瑟拏致敬，然后再以颤抖的声音对他说：

“……你是众神之神，远一的‘灵’;你是宇宙至高无上的休憩处；你是‘知者’、‘被知的事物’和‘终极目标’。你充满了世界，喔，无限形相的你。你是‘风’、‘死亡’、‘火’、‘月’和‘水神’。你是‘第一个人类’和‘远古的先祖’。致意，向你致意……我很高兴已见到未曾得见的事物，但我的心也为恐惧困扰。显示你的其他形相。请发慈悲，喔，‘万神之神’，喔，‘宇宙的居所’！我想看到昔日的你，头戴王冠，手持权杖和铁饼。再以四只手臂的形相出现，喔，千手的你，无尽形态的你。”

世尊说：“以我的恩典和瑜伽力量，喔，阿耳柔那王子，我以这无上、辉煌、普世、无限而原始的形相显示给你看，除你之外无人见过……看到我这可怕的形相时，不要害怕，不要迷惑。解脱恐惧，内心欢喜，再看我的其他形相。”

对阿耳柔那说完这些话后，吉栗瑟拏恢复他优美的形体，并安抚惊恐的他。

这位弟子已被赐福观看那超越凡人命运范畴的显灵影像，这等于是宇宙本质的惊鸿一瞥。这不是他个人的命运，而是人类的命运，是生命全体的命运，原子和整个太阳系都已对他开放。这个显灵影像是以适于他的人类理解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以神人同性的宇宙人影像呈现出来的。相同的启蒙也可以借同等有效的意象来完成，如“宇宙之马”、“宇宙之鹰”、“宇宙之树”及“宇宙的祈祷螳螂”等。此外，《世尊歌》中所记载的启示，是以适于阿耳柔那的阶级与种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他所见到的“宇宙人”和他一样是一位贵族和印度教徒。相对的，在巴勒斯坦的“宇宙人”则以犹太人的身份出现，在远古的德国则以德国人的身份出现。他在巴索托（Ba-suto)[55]是黑人，在日本是日本人。象征宇宙普遍原理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人物，他的种族与身形只有历史性，而不具结构意义，性别也是如此。在耆那教(Jains)肖像中出现的“宇宙女”象征，和“宇宙人”同样传神生动。

象征是沟通的工具

象征是沟通的“工具”，不可错认为它们就是终极的指涉或“主旨”。不论它们有多吸引人或令人印象深刻，它们仍旧只是用来让人了解的方便的手段。因此，上帝的位格——不论是三位一体、二元论或一元论的概念，不论是多神、一神或单一神的概念，不论是以图像或言语表示，不论是记录的事实或天启的影像一都不应被解读或诠释成最终的事物。神学家的课题是维持象征的半透明性，这样它才不会阻绝它所要传递的光亮。“只有当我们相信上帝远超过人类对他所能想象的一切时，”圣多玛斯写道，“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上帝。”在《奥义书》中，也以同样的精神写道：“欲知须不知，不知即知之。”将工具误认为主旨，不仅会泼洒无用的墨汁，更会泼洒出宝贵的鲜血。

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亲见耶稣变形的人是那些已灭除个人意志的信徒，是那些完全把自我奉献给导师，早已消融掉“生命”、“个人命运”、“天数”的人。“不是因为吠陀，不是因为忏悔，不是因为布施，也不是因为牺牲，我才得以以你刚才看到的形相出现，”吉栗瑟拏在恢复他为人熟知的形体后宣称，“只有皈依于‘我’，才能以此形态认识‘我’，真正了解‘我’，进入‘我’。凡是从事‘我的’工作，并视‘我’为无上目标的人，以及皈依于‘我’且无视于受造物的人，都将走向‘我’。”耶稣以类似的说法更简洁地传达了这个观点：“凡为我丧失生命者，必找到生命。”

这句话的意义非常清楚，这是所有宗教实践的意义。个人经过长期的心理锻炼，对个人局限、特点、希望和恐惧的一切执著完全放下，不再抗拒了悟真理的再生所必须的自我毁灭，于是终于变得成熟，从而成就那伟大的赎罪（与万有合一）。个人的野心已完全消解，他不再紧张地活，而是自由自在地随遇而安。换言之，他成为一位隐士。由于他毫无保留的接受，“律法”遂活生生地在他身上体现。

以此状态匿名存在的代表人物很多，特别是在东方的社会和神话中。隐居山林的贤者和流浪的乞丐，在东方的生活与传奇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神话中这类角色包括：流浪的犹太人（被鄙视，默默无名，口袋中却有昂贵的珍珠）；衣衫褴褛、被狗攻击的乞丐；音乐可平静人心的吟游诗人，以及伪装的神如渥顿、维拉可恰、艾得秀等。“有时白痴，有时圣贤;有时有皇家的气度，有时流浪;有时静如巨癖，有时和蔼可亲；有时尊荣，有时受辱，有时籍籍无名，这就是觉者的生活，永远怀抱无

上的喜悦。不论演员是穿上或脱下所演角色的戏服，他总是个人。同样的，这充分体悟‘不灭’的人，总是‘不灭’本身，再无其他。”

自在的生活

驱散对生命无知的欲求

那么，什么是神奇超越与归返的结果呢？

战场所象征的是生命的领域，生物皆以啖食他人维生。了解到生命无可避免的罪恶后，人们可能会觉得恶心，而像哈姆雷特或阿耳柔那一样，拒绝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但另一方面，像我们一样的大多数人，却会制造出一个错误且终究无法自圆其说的自我意象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例外现象，不如他人的罪恶那么深，并以个人代表良善为由，合理化个人无可避免的罪恶。这种自命正义的态度，不仅导致对个人本身的误解，也造成对人类和宇宙本质的误解。神话的目标在于调和个人意识与宇宙意志，以驱散这种对生命无知的欲求。要达到这种调和，必须对倏忽无常的尘世现象，以及在万物中生灭的不朽生命两者间的真正关系，有所领悟才行。

“甚至就像个人抛去破衣，再穿上其他的新衣一样，变成形体的真我也会丢弃毁坏的身体，再进入其他的新身体。武器不能砍伤‘它’，火不能烧毁‘它’，水不能浸湿‘它、风不能摧残‘它这个真我不能被砍伤、烧毁、浸湿或摧残。永恒、遍在、不变且不动的真我永远是一样的。”

行动世界中的人如果总担心自己行为的结果，便会失去他在永恒原则中的重心，但是如果他把行为及其结果交付给“昭昭灵灵的上帝”，那么他便像奉献生命给神得解救一样，从死亡之海的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不执著于做你该做的事……把所有的行动归属于‘我’，把心置于真我上，把自己从渴望、自私与争斗中解放出来，不受悲苦所扰。”

深切洞明这一点的英雄，行动沉静而自由，他手中会流出维拉可恰的恩典，他是那恐怖但奇妙的“律法”在意识生活中的工具，不论他是屠夫、骑师或国王。

解放出来的英雄

从灵思的毒茶壶中尝了三滴液体的葛温•巴哈，被老巫婆卡芮德温吞下肚后，再生为婴儿，并被抛到大海中。第二天早晨他被一位倒霉又极沮丧、名叫艾尔芬的年轻人用网捞了起来，他是马匹被茶壶毒液杀死的富裕地主关德诺迦之子。仆人拿起渔网内的皮革袋，打开后看到男婴的前额，于是对艾尔芬说:“多光辉的容貌啊！”“就叫他泰里艾辛吧！”艾尔芬说。他举起男婴，悲叹他的不幸，伤感地将男婴放在他的身后。在马开始奔跑前，他先让它和缓地漫步一番，而他载着男婴时温柔的样子，仿佛是让他坐在全世界最舒服的椅子上一般。不久，男婴大声朗诵起诗文，安慰、赞美艾尔芬，并预示他未来的荣耀与光彩。

正直的艾尔芬，别再悲哀！

愿无人对自己不满，

绝望不会带来好处。

无人能见到支撑自己的东西……

弱小如我，

在卷起泡沫的海滩上，

你受困之日，

我对你将比三百条鲑鱼更有用……

当艾尔芬回到父亲的古堡时，关德诺迦问他今日在堰边捕鱼是否丰收，艾尔芬回答说，他捕到比鱼还好的东西。“那是什么？”关德诺迦说。“一位诗人。”艾尔芬回答。关德诺迦接着说：“唉，他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呢？”男婴自己回答说：“男婴带给他的利益将比捕获带给他的好处更大。”关德诺迦问道：“你才这么小就能说话？”男婴回答：“我说的比你问的更好。”“让我听听看你能说什么。”关德诺迦说。于是泰里艾辛唱了一首哲学之歌。

有一天国王上朝，泰里艾辛安静地待在一旁。当诗人与使者前来祈求赠品并宣扬国王的权威时，他们穿过泰里艾辛趴伏之处，他在他们身后噘起嘴唇，用手指拨弄出“噗噜、噗噜”的声音。他们经过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而是继续往前走向国王，并依照惯例一言不发地躬身表示敬意。他们噘起嘴唇向国王扮鬼脸，并用手指拨弄嘴唇发出“噗噜、噗

噜”的声音，就像他们看到那男婴所做的动作一样。这景象让国王觉得奇怪，怀疑他们一定是喝醉了酒。于是他命令一位在厅堂当班的贵族，去恢复他们的理智，想想自己身处何处，怎样才是合宜的举止。贵族高兴地照办了，但他们并未停止愚行。于是国王派人将他们赶到大厅外去。国王最后命令一位侍者，去打一下名叫伪耳德（Heinin Vardd)的头领。那侍者拿起一把扫帚打在他头上，让他退坐到椅子上。于是他起身跪下，恳求国王恩典，并让他证明，他们的错误既不是因为缺乏知识，也不是因为酒醉，而是受到大厅中某个幽灵的影响。接着伪耳德聪明地述说了这件事。“喔，尊贵的国王，请您明鉴，我们不是因为不胜酒力才笨拙得像醉鬼一样失去说话的能力，而是因为那坐在远处角落，以小孩形态出现的幽灵的影响所致。”国王立刻命令侍从去捉拿小孩。侍从走到泰里艾辛坐的角落，把他带到国王面前来，国王询问他是谁、来自何方。他则以诗句回答国王：

我是艾尔芬的诗人，

我的故国是夏夜群星的疆域；

伊德诺和黑宁称我为莫狄恩，

最后每位国王都会称我为泰里艾辛。

我与主同在的最高天域，

正是撒旦堕入地狱深处之时，

我在亚历山大之前便已独霸一方。

我对南北的星名如数家珍，

我从造物主登基之日起便在银河。

押沙龙56被杀时我在迦南地，

我把圣灵运到希伯仑的溪谷，

我在关第恩诞生之前便已在唐的宫廷中。

我是以利亚和以诺的导师，

我曾被光辉牧杖的守护神以双翼飞载，

我在会说话前便已多嘴好辩。

我曾在上帝爱子被钉上十字架的现场，

我曾被关在阿里安若德的监狱，

我曾是建造宁罗之塔的总监，

我是来源不详的奥秘。

我曾在亚洲和诺亚乘方舟，

我曾见证所多玛和蛾摩拉的毁灭[57]。

当罗马建造时我已去过印度，

我现在来此要到特洛伊（Troia)的遗迹去。

我曾与主待过骡子的马槽，

我激励摩西穿越约旦河，

我曾与抹大拉的玛利亚住于苍穹。

我从卡芮德温的大锅中获得灵感，

我曾是罗兴莱昂的竖琴诗人。

我曾到过西弗林宫廷的“白垣”，

被脚枷与脚镣锁住一年零一天。

我曾为童女之子挨过饥饿之苦，

我曾在神国抚育过，

我曾是所有智者的老师，

我能指导整个宇宙。

我将活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

而我是肉身或鱼身却未可知。

接着有九个月我在老巫婆卡芮德温的腹中，我原先是小葛温，最后我是泰里艾辛。

当国王和贵族听了这首诗歌后，感到很疑惑，因为他们从来不曾从这么小的男孩口中听到类似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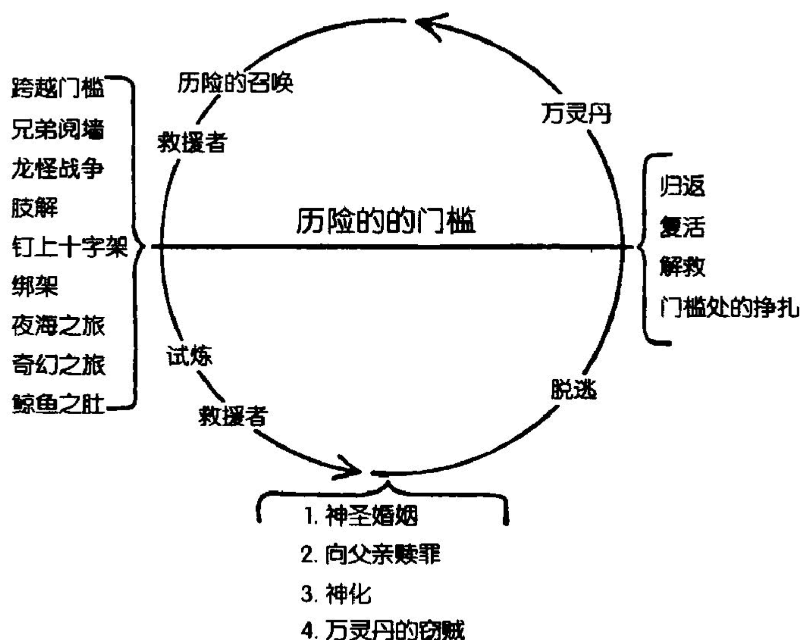
不灭本性

诗歌的大部分都用来歌颂他内在的“不灭本性”，只有一小节说到个人生平的细节。那些倾听的人因此都转向自己内在的“不灭本性”，但最后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讯息。虽然他一度害怕恐怖的老巫婆，但他已被吞下又再生。他的个人自我已死，他经由真我的建立再度站立起来。

英雄是生成而非已成事物的斗士，因为他“是”[58]。“先于亚伯拉罕的是，‘我是’。”他不会错把时间的明显变化，当成是存有的永恒，他也不恐惧以变化摧毁永恒的下一刻（或“其他的事物”）。“没有事物能永久保存它的形态。然而大自然的伟大再生力量，却使形态转变生生不息。它要使宇宙万物不致消灭，它确实做到了这点，只是要变化、更新它的形态罢了。”因此下一刻的流逝是可以被接受的。当“永恒的王子”亲吻“尘世的公主”后，她不再那样抗拒。“她张开双眼，醒了过来，并以友善的眼神望着他。他们一起走下楼梯。国王醒了过来，王后及整个宫廷也都清醒过来，每个人都睁大眼睛看着对方。廷内的马站起来抖动身体；猎狗跳起来摇摆尾巴；屋顶上的鸽子从翅膀下伸出头来四处张望，然后飞过田野；墙壁上的苍蝇又开始飞动；厨房的火又闪动着烧煮晚餐；烤肉开始滋滋作声；厨子打了洗碗的小男孩一记耳光，小男孩大叫起来；女仆则继续把鸡毛拔完。”

关键之钥

英雄的历险可以用图表概括如下：



从他日常所居的茅屋或古堡出发的神话英雄，被引诱、挟带或自愿走向那历险的门槛。他在那儿遇到守卫通道的幽灵。英雄或降服或安抚这一力量，或活着进入黑暗的领域（兄弟阋墙、龙怪战争；牲礼、符咒），或被敌手斩杀而死（肢解、钉上十字架）。

英雄跨越门槛的旅程，是通过陌生但却异常亲切的力量所造成的世界，有些会深刻地威胁他(试炼），有些则会为他提供神奇的助力（救援者）。当他抵达神话循环的最低点时，他将经历极致的痛苦并得到报偿。这种胜利可以用英雄与世界神母的交合（神圣婚姻），得到创世之父的认可（向父亲赎罪）以及他自己的神圣化（神化）来呈现。如果这些力量仍然对他不友善的话，他会盗取他所要得到的恩赐（盗新娘的窃贼、火贼）。本质上，这是一种意识的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存在的扩大（启明、变形、自由）。最后的工作是归返。

如果英雄得到原力的祝福，他便会在它们的保护下出发（使者），否则便逃跑并被追赶（变形脱逃、障碍脱逃）。超越的力量必须留在归返的门槛，英雄在恐怖的国度重新浮现（回归、复活），他带回的恩赐则使尘世更新(万灵丹）。

在单一神话的简单梗概中所产生的种种变化，是无法形容的。许多故事独立存在，并在整个循环的一两项典型要素（试炼的主题、脱逃的主题、绑架新娘）上加以发挥，其他的故事则把几个独立的循环串成一个系列（例如奥迪赛的故事）。相异的角色或情节可能会融合，单一的要素也能自己重复，在许多变化之下再度出现。

手的诠释

神话和故事的大纲会受到损坏并变得模糊。古代的特征通常会被去掉或剔除。外来的材料被修改并融入本土的景观、风俗或信仰，过程中总会有所变动。更有甚者，在不断重述传统故事的过程中，意外或有意地错置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释因某种缘故变成无意义的质素，二手诠释应运而生，而且通常是技巧高明的。

在鲸鱼腹内的雷文这则爱斯基摩人的故事中，火把的主题被错置并予以合理化。鲸鱼腹内的英雄原型故事是众所周知的。历险者的主要行为通常是用火把在怪物体内生出火来，使鲸鱼死亡，自己获救。这种方式的生火是性行为的象征。那两根火把——插座与长轴——分别被认为是女性与男性，火焰则是重新启发的生命。在鲸鱼内生火的英雄是神圣婚姻的一种变体。

但是在这则爱斯基摩人的故事中，造火的意象经过了修正。女性原则以雷文在鱼腹大房间里遇到的漂亮女孩表现出来，男女的交合则以油从管中滴入燃烧的灯来象征。雷文品尝灯油是他的参与行为。接下来的大动乱代表的是，宇宙周期运转到谷底新旧年代交替时的典型危机。雷文的浮现象征了再生的奇迹。原来的火把成了多余的东西，聪明而有趣的后续故事便被编造出来，赋予它们在剧情中的功能。雷文将火把留在鲸鱼腹中，



杰森的回归。这种杰森冒险的观点并未出现在文献传统中。这位瓶瓮绘图者似乎以某种奇怪的令人难忘的方式来诉说斩杀龙怪者正是龙怪的子嗣。他正从他的口中重新诞生出来。金羊毛悬吊在树上。英雄的守护神雅典娜由她的猫头鹰伴随着。

使他能把重新找到的火把被解释成是一种凶兆，借此吓走人们，他才能独自享用一顿鲸鱼大餐。这段后续的情节是二手解释的绝佳例子。它在英雄的恶作剧角色上发挥，但却不是本题中的要素。

谋杀神话

在许多神话的后期阶段中，关键的意象像干草堆中的细针一样，隐藏在一大堆次要的轶事与合理化中。因为当文明从神话的观点转移到世俗的观点时，古老的意象不再能感动人心或得到赞同。在希腊与罗马帝国中，古代的神祇降为公民的守护神、家里的宠物和文学的最爱。弥诺陶洛斯故事中难解的古老主题——古埃及一克里特版中太阳神与圣王化身的黑暗恐怖层面——被合理化并重新诠释，以符合当代的目的。奥林

匹斯峰变成充斥着丑闻与桃色案件的里里维拉（Riviera)59，而母性女神则成为歇斯底里的仙女。神话被解读成超人的罗曼史。相对而言，中国儒家的人文与道德力量，大致已把古老神话形态的原始宏伟完全掏空，今日的官方神话只是一堆有关地方官吏子女的轶事，他们因为替地方提供了某些服务，而被心存感激的受益人士提升到地方神祇的尊贵地位。在当代基督教的改革教派中，道成肉身与救赎世界的基督，基本上是一位历史人物，一位拥有半东方背景的善良民间智者，他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良善教义，但却被视为罪犯处死。他的死被解读成是正直与坚毅的光辉典范。

一旦神话的诗歌被诠释成传记、历史或科学，它就被谋杀了。栩栩如生的意象变成遥远时空中的冷漠事实。此外，要以科学和历史证明神话的荒谬绝不困难。当文明开始以这种方式重新诠释神话时，生活便从神话中脱离出来，庙堂变成博物馆，这两个观点间的关联也因此被消解掉了。这种不好的影响当然也降临到《圣经》和大部分的基督教宗派上。

找出觉悟的线索

要把意象带回生活中，个人必须寻求的不是有趣地把它应用到当代的事件上，而是从过去的启发中找出令人觉悟的线索。一旦找到这些线索，半死肖像的浩瀚领域便会再度揭示它们永恒的人文意义。

例如，在天主教的神圣星期六（Holy Saturday)60那天，在薪火和复活节蜡烛的祝福下诵读先知的启示后，神父会穿上一件紫色罩袍，在十字架队、大烛台队及蜡烛队的指引下，与他属下的神职人员一同走向洗礼的圣水器，同时唱诵以下短文:“神啊，如鹿渴慕泉水一般，我心渴慕于你！我几时能朝见神呢？我昼夜以泪为食，人们不断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在抵达洗礼堂的门槛后，神父会停下来念一段祷词，接着走进去祝祷洗礼盘中的圣水，“最后，由圣灵孕育的天国子孙，会从神圣洗礼盘的清净子宫中浮现，新生的被造物及所有的一切，虽然有性别或年龄的区别，但都可因他们心灵母亲的恩典，而拥有同样的婴儿期。”他用手触水，祈祷它会洗净撒旦的恶意，并在圣水上方划十字，向世界的四个方位洒水，然后把复活节的蜡烛浸入水中并吟唱：“愿圣灵之德降人圣盘的所有水中。”他抽出蜡烛，然后再把它浸得更深一些，并以较高的声调吟

诵愿圣灵之德降人圣盘的所有水中。”他抽出蜡烛，第三次将它浸人水中，直没到底，并以更高的声调吟诵：“愿圣灵之德降入圣盘的所有水中。”接着他在水面呼吸三次，继续吟唱：“让此圣水的全部精华丰饶地再生。”他接着自水中抽出蜡烛，在最后一次祷告后，助理神父把这被祝福过的水洒在人们身上。

女性之水与圣灵的男性之火结合产生的精神果实，是所有神话意象系统中为人熟知的转化之水在基督教中的对等部分。上述仪式是神圣婚姻的一种变体，它是世界与人类启动与再启动的源头，是印度教的林伽(lingam)所象征的奥秘。进入洗礼盘是跳入神话的领域，打破表面是跨越入夜之海的门槛。当水倒在受洗婴儿的头上时，他已象征性地经历了这个旅程，他的引导者与救援者分别是神父、教父和教母。他的目标是造访自己“永恒真我”的双亲，也就是“上帝之灵”和“恩典的子宫”。然后他再回到肉身双亲那里。

我们很少能由自己教会启蒙的受洗礼中，得到任何寓意的启示。尽管如此，它曾清楚地出现在耶稣的话中：“我明确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到神的国。”尼哥底母（Nicodemus)问他说：“人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我明确告诉你，人若不能从水和圣灵出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对洗礼的一般诠释是，它“洗去原罪”，所强调的是清洗而非重生的概念。这是次要的诠释。即使传统的出生意象没被遗忘，对先行婚姻也只字未提。不过，在神话象征整体展开它们的对应体系之前——用比喻的方式，通过这些对应体系，表现出灵魂的千年历险——它们所有的涵义都要被遵循才行。

1 德国叙事诗《尼布龙根之歌》的女主角。

2 《尼布龙根之歌》的男主角。

3 花粉是西南部美洲印第安人用以代表精神能量的事物。

4 即地狱、炼狱和天堂。

5 是不接受伊斯兰信仰，常与堕落天使厮混的坏精灵的头目，原意是“绝望者”。

6 是精灵中特别有威力且较为危险的阶层。

7 南非洲原住民。

8 即生存本能或色欲。

9 即死欲或破坏欲。

10 太阳神阿波罗神殿内的圆锥形石柱，被视为地球的中心。

11 司抒情诗与爱情诗的女神。

12 希腊哲学家和传记作家，以写英雄传闻名。

13 小亚细亚古国弗里吉亚神话中的众神之母，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瑞亚。

14 位于印度洋孟加拉湾东部。

15 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由八十个岛屿组成。

16 一种呈深浅带状的两栖海蛇。

17 瓦拉纳西市的古名，位于印度北部恒河边的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圣地。

18 1里格约等于1.6公里。

19 天舟座。

20 原意即乌鸦。

21 根据记载，如果这些女人不能确定巫师的位置，他的灵魂就无法再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22 瑞典科学家兼宗教哲学家。

23 公元前525年至前460年，雅典政治家兼海军主帅。

24 希腊古典神话中，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被指派去杀死的怪兽。

25 塔拉城位于爱尔兰都柏林西北。

26 即合为一体之意。

27 即阿波罗。

28 澳洲中部的原住民。

29 苏美人神话中的繁荣之神。

30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象征夏季繁盛、冬季干枯的植物之神。

31 古波斯光与真理之神。

32 罗马神话中司生育的原始之神。

33 《路加福音》第二章和第七章。

34 古印度计程单位。一由旬相当于一只公牛走一天的距离，大约7英里，即11.2公里。

35 他预言俄狄浦斯将弑父奸母。

36 1096年至1099年。

37 前言第三小节第四段。

38 此段译文与心经中译本略有出入，前两句似为作者所加。

39 即禅宗二祖慧可。

40 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41 印度佛教史上后期阶段的密教。

42 指修道、成道的过程。

43 玛士撒拉是《旧约•创世记》中的长寿者，活了969岁。

44 又名抱朴子。

45　俄耳甫斯为竖琴名家，他曾靠琴声感动冥王，让其放回爱妻欧律狄刻，但终因无法遵守冥王的条件而功亏一篑。

46　色萨利国王阿德墨托斯的妻子，自愿代夫受死，终被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从死神手中救回。

47　也就是太阳女神，被视为日本的祖先，是伊奘冉与伊奘诺的女儿。

48 日本人做神事时，用来围在神圣场所的稻草绳。

49 为腓尼基人所祭拜，司爱与丰饶的神。

50 古代塞尔特民族的宗教信仰。

51 芬马库尔的属下，全是身材高大的巨人。

52 古印度教圣典的总称。

53 1854—1941，英国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

54 1874—1965,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55 南非境内赖索托的旧名。

56 犹太王大卫的三子。

57 二者皆为《旧约》中的罪恶之城。

58 指他是活在当下的现存。

59 法国尼斯海岸附近的著名避寒胜地。

60 耶稣升天与复活间的那个星期六。

第二章 宇宙发生的循环

流出

从心理学到形而上学

神话与梦

对现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认识到神话学的象征系统具有心理学的意义并不困难。特别是在经过心理分析学家的努力后，不论是对神话具有梦的本质，或梦是心灵动力机制的表征等论点都很少再有疑议。弗洛伊德、荣格、威廉.施特克尔（Wilhelm Stekel)、兰克（Otto Rank)、亚伯拉罕（KarlAbraham)、罗汉姆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在过去几十年对梦与神话的诠释，已发展出一整套系统的现代知识。虽然这些心理医生彼此间的见解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根据许多共同原则形成的巨大知识体，已整合汇聚成伟大的现代运动。他们发现童话与神话的模式和逻辑，与梦境中的模式和逻辑相一致，于是古代人和他们长久以来被鄙夷的幻想戏剧化地又回到了现代人的意识之中。

依据这一观点，通过神奇的故事——表面上是描述传奇英雄的生活、自然之神的力量、死者的亡魂和族群的图腾祖先——象征被表达传递给人类意识行为模式下的无意识欲望、恐惧和紧张。换言之，神话学是被误读成个人传记、历史和宇宙论的心理学。现代的心理学家可以适当转译出它原有的意义，并从人类性格最深处为当代世界拯救出一套奥秘丰富而生动的档案来。

展现在这里的事物，就像荧光镜中的景象一般，它所揭露的是人类谜般的隐藏过程——西方与东方、原始与文明、当代与古代。整个人类的景观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需做的只是读它，研究它的模式，分析它的变化，从而理解塑造人类命运并持续决定我们公、私生活的深层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要掌握这些材料的完整意义，就必须注意神话并不能完全和梦相提并论。两者的人物产生自同一个地方——无意识的幻想之井，而且两者的文法也相同，不过神话不是睡眠自动发生的产物。

相反的，神话的模式受到意识的控制。神话已知的功能，是作为沟

通传统智能的图像语言。这在所谓原始的民俗神话中已得到证明。易于引发狂喜出神状态的巫师以及担任启蒙的羚羊祭司，对于世界的智慧不可谓不精湛，对于以比喻沟通的原则也不可谓不纯熟。他们借以生活运作的隐喻，已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孕育、寻觅和讨论。此外这些隐喻还担当全体社会思想与生活的主要支柱。文化的模式已经蕴含在这些隐喻之中。通过对这些有效启蒙形式的研读、体验和理解，年轻人得到教育，老年人变得智慧。因为这些隐喻确实触碰到人类心灵整体的生命能量，并加以运用。这些隐喻并不是以精神官能症的非理性投射方式，把无意识联结到实际行动的领域，而是以严厉控制的方式，让一种对真实世界成熟、严肃而实际的理解，回转到婴儿期愿望与恐惧的领域。如果连相对而言简单的民俗神话(原始渔猎部落赖以支持的神话和仪式体系）都是如此，更何况那些反映在伟大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创世记》以及东方永恒壮丽庙堂中的宇宙隐喻呢？一直到近几十年，这些隐喻都是所有人类生命的支撑，也是哲学、诗文和艺术的灵感。凡承继的象征是由老子、佛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1]、基督或穆罕默德触碰过的地区——这些象征为精神臻于极致的大师所用，作为教导最深刻的道德与形而上学的工具——的人们，显然处于极广大的意识状态，而不是黑暗中。

神话非无意识的病症

为了掌握我们所继承的神话人物的完整价值，我们必须了解他们不只是无意识（事实上是所有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的病症，同时也是某些精神原理特意的陈述。这些精神原理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中长久存在，就像人



生命之泉（法兰德斯）。杰昂•贝尔刚柏（1467—1535)所作三幅相连的画的中间部分，约1520年。在右边帮忙、头上顶着小帆船的女性人物是“希望”(Hope);左边对应的人物是“爱”（Love)。



月王和他的人民（罗得西亚南部）。史前的岩石绘画，在南罗得西亚鲁萨匹 (Rusapi)行政区的戴安娜•沃（Diana Vow)农庄。或许与月人姆威兹（Mwuetsi)的传说有关。躺倒下来高举右手的大个子握着一只鹿角。暂时依它的发现者弗洛班尼斯（Leo Frobenius)为准计年，约公元前1500年。

体本身的形态和神经结构一样固定。用简单的公式说明，宇宙普遍的原则教导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有形结构——所有的事物与存在都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的产物，它们产生于这种力量，在它们显形的期间予

以支持和充实，而它们最终必须消融回去。这种力量就是科学家所知的能量，美拉尼西亚人所知的玛纳（mana)，苏族印第安人所知的瓦康达（wakonda)，印度教徒所知的沙克蒂（shakti)，以及基督徒所知的上帝力量。心理分析学家把它在心灵中的显现称为里比多，而它在宇宙中的显现则是宇宙本身的结构与流动。

对这一浑沌而四处分化的存在基底“来源”的理解，却因担负这一功能的感官机制而让人有挫败感。知觉的形式与人类思想的概念范畴本身，虽是这个力量的显现，但因为心智的局限，使得我们不仅不可能看到那超越五颜六色、易变、种类繁多而令人困惑的景观以外的世界，更无法想象它的存在。仪式与神话的功能是以比喻的方式，使这个跳跃成为可能，并帮助它完成。心和它的感官所能理解的形式与概念，是以指向一个超越真理和开放性的方式来表现安排。一旦冥思的条件具备了，个人便得靠自己了。神话只不过是准终极真实，终极的真实是无限的开放性——那超越概念范畴的虚空或存在。心在真实中必须独自探究，并消解于其中。

因此，上帝与神明只是提供方便的手段罢了尽管它们本身是无可名状的真实生动的表现，而且最终有助于通向真实，但本质上却仍然属于形相世界的。它们推动、唤醒并要求心灵超越它们的象征。

天堂、地狱、神话时代、奥林匹斯山以及其他神明居住的地方，都被心理分析诠释为无意识的象征。现代心理诠释系统的关键之钥可以这样表达：“形而上学的领域＝无意识。”因此，由另一种方式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便是同一公式的反转：“无意识＝形而上学的领域。”“因为，”诚如耶稣所说，“你瞧，上帝之国就在你体内。”事实上，从超意识堕人无意识的状态正是《圣经》里堕落意象的意义。造成意识压缩的是我们自己，事实是我们看不见宇宙力量的泉源，只看见那力量反映出来的现象界形相，因此把超意识变成无意识，同时也因此创造了世界。

要完成救赎必须回归超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消解。这是宇宙发生循环的伟大主题和公式，是世界变成显相，然后再回到非显相情况的神话意象。同理，个人的出生、生命和死亡也可以被看成是无意识的下降再回归。英雄是当他还活着时，就知道在整个创世过程中，大体处于无意识状态的超意识的人，他代表了所谓超意识的具体显现。英雄历险所代表的是他在生命中成就启明的时刻——这是个关键的时刻，此时一息尚存的他，发现并打开我们生命中死亡的黑墙，从而进入超越的光

明之路。

于是，宇宙的象征在困惑又升华的矛盾心灵中表现出来。上帝的国度既在内也在外，然而上帝只不过是唤醒熟睡的公主——灵魂的方便手段罢了。生命是她的睡眠，死亡是她的觉醒。作为自己灵魂觉醒者的英雄本身，只不过是他自我消解的方便手段罢了。作为灵魂觉醒者的上帝，便是他自己的立即死亡。

或许最能生动表现这一奥秘的象征，是神被钉上十字架的意象，神把“自己奉献给自己”。从单向来解读，它的意义是英雄从现象界进入超意识。也就是说，拥有五种感官的身体——好像五刃王子卡在食人魔黏毛上的身体——被悬吊在生死知识的十字架上，分别被钉在五个地方（两只手、两只脚以及布满刺的头）。但是上帝也自愿降凡，亲自承受这现象界的巨大痛苦。上帝承担人的生命，人在自己身心内释放出上帝，这是在“对立并存”的交叉中点发生的，这也是上帝下降而人上升——彼此互为对方所需之食物——所经过的同一扇太阳之门。

当然，现代学者可以随自己的意愿来研究这些象征，或把它们看成是他人无知的病症，或是作为他自己的征兆，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形而上学转变成心理学或相反的角度来解读。传统的方式是两者兼顾来冥思这些象征。无论如何，这些象征告诉我们的是人的命运、希望、信仰，以及黑暗的奥秘。

宇宙的循环

倚靠源头的规律力量

正如个人的意识栖息在一片夜海上，在睡眠中沉降到海里，然后又从中醒过来一样。在神话的意象中，宇宙也是从永恒的状态降生出来，并安住其中，然后再消解回去。正如个人的身心健康有赖规律的生命活力之流，从无意识的黑暗中注入白日清醒的世界一样，要保证宇宙秩序的持续不断，也只有倚靠来自源头的规律力量之流。诸神是控制这能量之流的象征性人格化的体现。诸神在世界初生的晨曦中诞生，然后随着黄昏余晖的到来而消解。他们并非永恒，原因是夜晚才是永恒的。只有从人类短暂存在的角度来看，宇宙存在期间的循环才好像是持续不断的。

宇宙发生的循环通常是以宇宙自身不断重复，或没有终结的世界来代表。在每一个大循环期间，程度较小的消解一般会被包括在内，就像睡眠与清醒间的循环在一生中的转动一样。依据阿兹特克印第安人的说法，宇宙四大要素一水、地、风、火——分别终结世界的某一个时期：水的年代在洪水中结束，地的年代在地震中结束，风的年代在飓风中结束，而我们现今所处的年代则毁于大火。

依据斯多噶循环毁灭大火的学说，所有的灵魂都会被分解熔人世界之灵或原初的大火中。当宇宙的消解完成时，一个新的宇宙开始形成（西塞罗的更新），所有的事物重新再生，每个神明和人都再次重新扮演他原先的角色。塞内加（Seneca)在他的《致马锡雅论安慰书》（De Consolatione ad Marciam)中，描述了这次毁灭，而且预期在下一个循环中继续再生。

耆那教徒的神话

一个关于宇宙发生循环的伟大描述，呈现在耆那教徒的神话中。这个非常古老的印度教派的近世先知兼救主，是与佛陀同时代的大雄（Mahavi-ra)。他的父母是更早期耆那教救主兼先知巴湿伐那陀（Parshvanatha)的信徒，巴湿伐那陀是以从他肩头爬出的蛇在一起的形象被描绘出来的，据说盛名于世达百年之久（公元前872—前772)。在巴湿伐那陀之前好几世纪，有一位耆那教的救主名叫内密那陀（Neminatha)，据称他是印度教徒所敬爱的人物吉栗瑟拏的表弟。在他之前共有二十七位祖师，可以一直追溯到勒舍波提婆（Rishabhanatha)，他生于世界极早的年代，当时的男女出生时就成为配偶。他身高超过三千米，活了一段数不清年头的时期。勒舍波提婆教导人们七十二种科学（写作、算术、占卜等），六十四种女人的技能(烹饪、缝纫等），以及一百种艺术（陶艺、刺绣、绘画、冶铸等）。他也将政治引介给他们，并且建立了一个王国。

在他以前的时代，这样的发明可说是多余的，因为先前时代的人们一一六万四千米高，有一百二十八根肋骨，寿命达到两段数不清年头的时期——所需都由十棵“满愿树”(kalpa vriksha)提供。它们长出像壶和锅状的水果和叶子，甜美歌唱的叶子，夜晚发光的叶子，悦目而芳香的花，色香味俱全的食物，可当做珠宝的叶子，以及提供美丽衣服的树皮。其中一棵树是可居住的多层宫殿，另一棵照射出柔和的光芒，就像

许多小灯一样。大地像糖一样甜，大海像酒一样可口。而在这幸福年代之前，有一个更幸福的年代——正好是两倍的幸福，那时的男女有十二万八千米高，每个人拥有两百五十六根肋骨。当这些最高级的人们死后，他们会直接转生到天界，人们从未听闻过宗教，因为他们天生的德性就像他们的美丽一样完美。

耆那教徒把时间想象成一个无尽的循环。时间被描绘成一个有十二条辐或十二个时代的轮子，它们被分成两半各六条辐。第一半被称为“下降周期”系列（avasarpini),从最高级的巨人配偶年代开始。这乐园般的时期延续了一个无法计算的周期，然后人们渐渐地变成只有六万四千米高，只有前期一半幸福的时期。在第三个时期——勒舍波提婆的时期，耆那教二十四位世界救主中的第一位一一幸福中掺杂了些许苦难，德性中混合了一点邪恶。在这一时期终结时，男女已无法再成对出生，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

在第四个时期，不但世界每况愈下，居民人数也不断增加。人的寿命和身高都在递减。二十三位世界救主依次诞生，每一位都以适于所处时代的说法，重述耆那教永恒不变的教义。在最后一位救主兼先知大雄死去后三年又八个半月，这一时期遂告终结。

我们的时代是下降周期系列的第五个时期，开始于公元522年，将持续两万一千年。这期间将没有耆那教救主出世，而永恒的耆那教将逐渐消失。这一时期邪恶不但未减，而且逐渐强化。最高的人只有约三米高，最长寿的人也不超过一百二十五岁。人们只有十六根肋骨。他们自私、不义、残暴、淫秽、自大而贪婪。

不过在第六个下降周期的时代，人类及其所处的世界状态将更为恐怖。人最长的寿命只有二十年，一米五是最高的身长，削瘦的形体仅有八根肋骨。内日酷热，夜晚寒冷，疾病丛生，纯净不再。风暴横扫全球，这一时期结束时，这些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最后，所有的生命，包括人、动物和所有植物的种子，都会被迫到恒河、残破的洞穴及海洋中寻求蔽护。

下降周期系列将会终结，而“上升周期”系列（utsarpini)将在风暴和荒芜到达不可忍受的程度时开始。于是会连下七天雨，而且会下七种不同的雨，土壤将被重新滋润，种子也将开始成长。在贫瘠的土地中生活的这些恐怖的矮家伙，将会离开他们的洞穴出去冒险。慢慢地，他们在

道德、健康、美貌和身高方面会有些许进步，直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像我们今日所知的世界为止。然后一位名叫槃多曼拏萨（Padmanatha)的救主将会诞生，再度宣示那永恒的耆那教。人的身高会再度接近最高级人类的水平，而美貌也会超过太阳的亮丽。最后，大地会变得甜美，河水会变成酒汁，满愿树会长出丰盛美妙的东西来，供给由幸福完美的孪生夫妻构成的人群。而且这个社群的幸福会再度加倍，而时间之轮在运转了一百万兆期无以计数的时间后，将会到达向下转动的起点，这又会再一次导致永恒宗教的灭绝，而纵情狂欢、战争和毒风所形成的噪音也逐渐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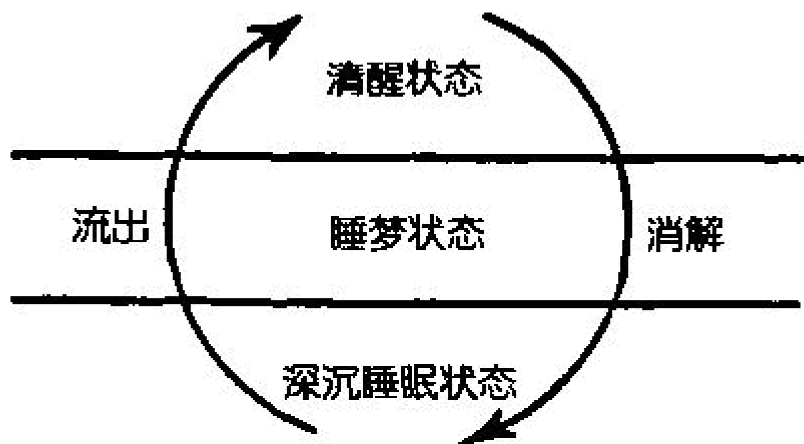
耆那教徒不断旋转的十二条辐时间之轮，和印度教徒四个时代的循环相对应：第一个时代是一段幸福、美丽、完善皆臻于极致的漫长时期，延续四千八百天年（一天年等于人间三百六十年）；不如从前完善的第二个时代，持续三千六百天年；第三个时代的善恶交参各半，持续两千四百天年；最后一个邪恶渐增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现处的时代，持续一千二百天年，或换算成人间的四十三万二千年。不过当前这个时代终结后，并没有立刻开始改善环境（像耆那教描述的循环那样）所有的生命首先在一场大火和洪水的灾难中被毁灭，于是它们回复到原始永恒大海的太初状态，并在这样的状态下停留和前述四个时期总合一样长的时间，然后世界的伟大时代再重新开始。

宇宙循环三层面

据了解，东方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便在这个图像形式中表现出来。究竟神话是哲学原理的说明，还是哲学原理由神话中凝炼而出，今日已无从论断。神话确是溯源自远古时代，哲学亦然。又有谁会知道发展出神话、看重它并将它传递下来的古圣先贤心中的想法呢？在分析探索古代象征的时候，我们必定常会觉得，我们一般接受的哲学史概念，是建立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上，亦即我们相信抽象与形而上学的思想开始于我们现存的文献中。

宇宙发生循环所说明的哲学原理，是意识在三个存在层面循环的道理。第一个层面是清醒的状态：对外在世界刻板、粗糙的事实的认知，它们是摊在阳光下，共通于全体的事实。第二个层面是睡梦的状态：对个人内在世界中流动细微形相的认知，它们自我光照且与梦者同质。第三个层面是深沉睡眠的状态：无梦而充满极致的幸福感。在第一个层面

中，我们所遭逢的是指导性的生命体验；在第二个层面中，这些体验被消化吸收成梦者的内在力量；而第三个层面中，所有的一切都在“心内的空间内在控制者或万物源头与目的的空间中无意识地为人所享、所知。



宇宙的循环被理解成是宇宙意识从尚未彰显的深沉睡眠区，经过睡梦阶段，而到达白日完全清醒的状态的过程，然后再由此经睡梦阶段回到永恒的黑暗中。就像每个存在一样，宏观的充满生机的宇宙也要经历这一循环过程：能量在深沉的睡眠中得到新生，而在白日的工作中耗尽。宇宙的生命也会有枯竭之时，必须再生。

宇宙的循环推进到显形的世界，然后又再回到未知静默中隐而未显的状态。印度教徒以神圣的音节“嗡”（AUM)来代表这个奥秘。这里的声音“啊”（A)代表的是清醒的意识，“呜”（U)是睡梦的意识，“嗯”（M)是深沉的睡眠。环绕着音节四周的静默是未知：它被称作“第四要素”（TheFourth)。这个音节本身就是集创造者、保护者和毁灭者于一身的上帝，而静默则是永恒的上帝，绝对与整个循环的开张与闭合毫无关系。

它是无形的，与其他事物无关的，不可思议的，

不能由推论得知的，无法想象的，无法描述的。

它是共通于所有意识状态之自我认知的本质。

所有的现象都在它那儿止息。

它是平和，它是至福，它是不二。

——《曼都卡奥义书》(Mandukya Upanishad)

神话必然在这一循环中，但却代表由静默环绕、渗透的循环。神话是充盈每一存在元素内外的静默的启示。神话是借含有深刻喻意的图像，指引脑和心进入那填充萦绕于所有存在中的终极奥秘。即使在它最滑稽而显然琐碎的时刻，神话也引导心进入这眼不能见的隐密世界。

“这古老的古老，未知的未知，有形却也无形。”我们在中古世纪希伯来人的密教文献**2**密教的《光辉之书》中读到这样的文句：“他有形，宇宙因此得以保存，但他又无形，因为他无法被理解。”这古老的古老以脸庞的侧面代表。它总是脸庞的侧面，因为隐藏的那一面永远不可能被知道。这叫做“大脸"（Makroprosopos)，从它那白色的胡须束缕中整个世界为之展开。“那胡须，亦即所有真理的真理，从耳朵的部位生长出来，一路下降到‘神圣者’（the Holy One)嘴部的四周。下降后又再上升，布满被称作丰郁香气之地的脸颊。它是光彩的白色，在平衡的力量中匀速下降，甚至覆盖到胸膛的部位。”那是装饰的胡须，既真且善，从那儿流下十三道喷泉，散布最珍贵的光辉香液。以十三种形式部署排列……于是某些倾向可在宇宙中出现，根据依附于那神圣胡须的这十三种倾向，便展开进入了慈恩的十三道门。

“大脸”的白色胡须下降到另一个头颅上，亦即代表整个脸庞而长了黑色胡须的“小脸”（Mikroprosopos)。“大脸”之眼没有眼睑也从不闭合，而“小脸”的眼睛却以宇宙命运的缓慢节奏交替开关。这是宇宙发生循环的开张与闭合。“小脸”称作上帝（GOD)，“大脸”则称作“我是”(I AM)。

“大脸”是那“无生的不生"（Uncreated Uncreating)，“小脸”则是那“无生的创生”（Uncreated Creating)。二者分别代表静默与音节“嗡”——那隐而未显者及内含于宇宙发生循环中的呈现。

出于虚空——空间

阿奎纳宣称:“聪明的头衔只为他保留，他所思虑的乃是宇宙的结束，而它的结束也是宇宙的开始。”在结束中开始乃是所有神话的基本原则。创世的神话充满了一种宿命之感，亦即不断重复召唤所有的受造形体回归最初产生它们的不朽。有形事物有力地挺进，但不可避免地会达

到它们的顶点，破碎，然后回归。就这点而言，神话的观点是悲剧性的。不过，它不是把我们真正的存在看成是粉碎的形体，而是使形体灭后立刻再生的不朽，就这点而言，神话显然不是悲剧性的。事实上，凡是有神话情境弥漫之处，悲剧就不可能发生。一种类似梦境的质量反而会成为主要的特色。此时，真正的存在不是在有形的事物中，而是在梦者之中。

就像在梦中一样，意象从崇高到荒谬。心灵不被允许附着在它常态的评价上，而不断受它现在——最终——已了解确定的事物所激挑和震撼。当心灵郑重其事地附着在它喜爱的或传统的意象上，并认为它们本身仿佛就是它们所要沟通的讯息时，神话便告失败。这些意象只能被看成从那不可测度的超越之地产生的阴影。至于这一超越之地则是眼不到、语不及、心不思，甚至虔信也无能为力之处。就像梦境琐碎的细节一样，神话的细节含有丰富的意义。

宇宙发生循环的第一阶段，所描述的是从无形相破碎成有形相的景象，就像下面这首新西兰毛利族人（Maoris)的创世颂歌所述的一样：

虚空（Te Kore)

第一虚空（Te Kore-tua-tahi)

第二虚空（Te Kore-tua-rua)

广大虚空（Te Kore-nui)

延展虚空（Te Kore-roa)

系列虚空（Te Kore^para)

无质虚空（Te Kore～whiwhia)

喜乐虚空（Te Kore-rawea)

定界虚空（Te Kore-te-tamaua)

夜晚（Te Po)

悬沉之夜（Te Po-teki)

漂流之夜（Te Po-terea)

呻吟之夜（TePo-whawha)

难眠之女（Hine-make-moe)

晨曦（Te Ata)

白昼（Te Au-tu-roa)

光亮的白昼（Te Ao~marama)

太空（Whai-tua)

在太空中演化出两个尚未成形的存在物:

湿气（Maku，男性）

开阔天（Mahora-ruii-a-rangi，女性）

从这些事物中再生出：

诸天（Rangi-potiki，男性）

大地（Papa，女性）诸天与大地乃是众神之父母。



众神之母（墨西哥）。正在生产神祇的伊克斯修娜（Ixciuna）。次等宝石的小雕像。



产生众神与人类的唐加罗（鲁鲁图岛）。玻里尼西亚的木刻。南太平洋中的南方群岛所产。

从超越所有虚空的虚空中，展现出支撑世界的神秘树状流出层级。上述系列中的第十层是夜晚，第十八层的太空或以太是有形世界的架构，第十九层是阴阳两极，第二十层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宇宙。这一系列说明了存在的奥秘一层又一层的深度。这些层级与英雄在探索世界的历险中所沉潜的深度相当，他们将冥思内省之心所知的精神层级加以编号。它们代表的是灵魂黑夜的无底深渊。

希伯来的卡巴拉密教（cabala)将创世的过程，以一系列从“大脸”之“我是”（Iam)流出的层级（emanations)来表示。第一层是头的本身，以侧面的形态表现出来，然后由此产生“九道亮光”。流出的层级也以一株宇宙树的分枝来代表，这株宇宙树是上下颠倒的，它的根长在“不可测度的高空中”。我们所见的世界是这株树的颠倒意象。

依据8世纪印度数论派（Samkhya)哲学家的学说，虚空压缩凝聚成基本元素的以太或太空。从此空气开始沉淀下降。气变火，火变水，水变地。每一个要素演化出一种能够知觉的感官功能，分别是：听觉、触觉、视觉、味觉和嗅觉。

一则有趣的中国神话把这些流出的要素，以五种受人尊敬的圣贤人物来代表，他们从悬浮虚空中的浑沌之球走出来：

在天地尚未分开之前，万物只是一团大的雾球，称为浑沌。那时，五种要素的神灵逐渐成形，然后演变成五帝。第一位是黄帝（Yellow Ancient)，他司土。第二位是炎帝（Red Ancient)，他司火。第三位是玄帝（Dark Ancient),他司水。第四位是木太子（Wood Prince)，他司木。第五位是金母（Metal Mother)，他司金。**3**

这五帝各自启动产生他们的原初神灵，因此水与土为之下沉。诸天蹿升至高处，而大地深层变硬。然后水变成江河湖泊，于是高山与平原出现。诸天被清除，大地被分割，日、月、星辰、云、雨、露依序出现。黄帝赋予土地最纯净的力量，然后又加上火与水的运作。于是草木与鸟兽随之出现，蛇虫及鱼龟因而诞生。木太子与金母把光明和黑暗结合在一起，于是创造了人类，有了男女。因此世界为之出现……

空间之内——生命

怀孕与诞生

宇宙发生的第一个流出效应，是世界舞台空间框架的形成，第二个效应则是在此框架内产生生命——生命以两极化的男女形体来自我繁衍。我们可以用性的词汇——怀孕与诞生来代表整个过程。这个观念在毛利人另一个形而上学的系谱中精彩地表现了出来：

从概念而有繁衍，

从繁衍而有思想，

从思想而有记忆，

从记忆而有意识，

从意识而有欲望。

道繁衍分化，

它与微弱的闪光同驻。

它带来夜晚：

伟大的夜晚，漫长的夜晚，

最低的夜晚，最高的夜晚，

厚重的夜晚，

感觉得到，

可以触及的夜晚，

见不到的夜晚，

死亡时结束的夜晚。

从无而有生殖，

从无而有繁衍，

从无而有丰盈。

繁衍的力量，

生命的气息。

它与虚空同驻，

而产生我们之上的大气层。

飘浮在地球之上的大气层，

我们之上的伟大天空，

与初早的晨曦同驻，

月亮从中升起。

我们之上的大气层，

与闪亮的天空同驻，

太阳在那儿运转。

月亮与太阳被抛在上面，

是天的主要灵魂之窗。

然后诸天变成光：

初早的晨曦，初早的白昼，

中午，从天空发出的白昼烈焰。

头上的天空与哈瓦基（Hawaiki)同驻，

而产生大地。

宇宙之蛋

大约在19世纪中期，一位名叫裴欧瑞（Paiore)的波利尼西亚安那(Anaa)岛高阶酋长，画了一幅创世初期的图。这幅说明图的第一个细

部，乃是一个小圆圈，里面包含“地基”（Te Tumn，男性）和“地层岩”（Te Papa，女性）两个要素。裴欧瑞说：

宇宙，就像一颗包含“地基”和“地层岩”的蛋。它最终会裂开，并在上面产生三层世界，下面一层支撑上面两层。最低的一层仍然是“地基”和“地层岩”，它们创造了人类、动物与植物。

第一个男人是马塔塔（Matata)，他生下来就没有手，他活了没多久就死去了。第二个男人是阿图（Aitu)，他有一只手，却没有脚，他也像他哥哥一样很快就死去了。第三个男人是何提亚（Hoatea，天空之意），他身形健全。这以后便有一位名叫何涂（Hoatu，大地肥沃之意）的女人。她成为何提亚的妻子，于是从他们繁衍出人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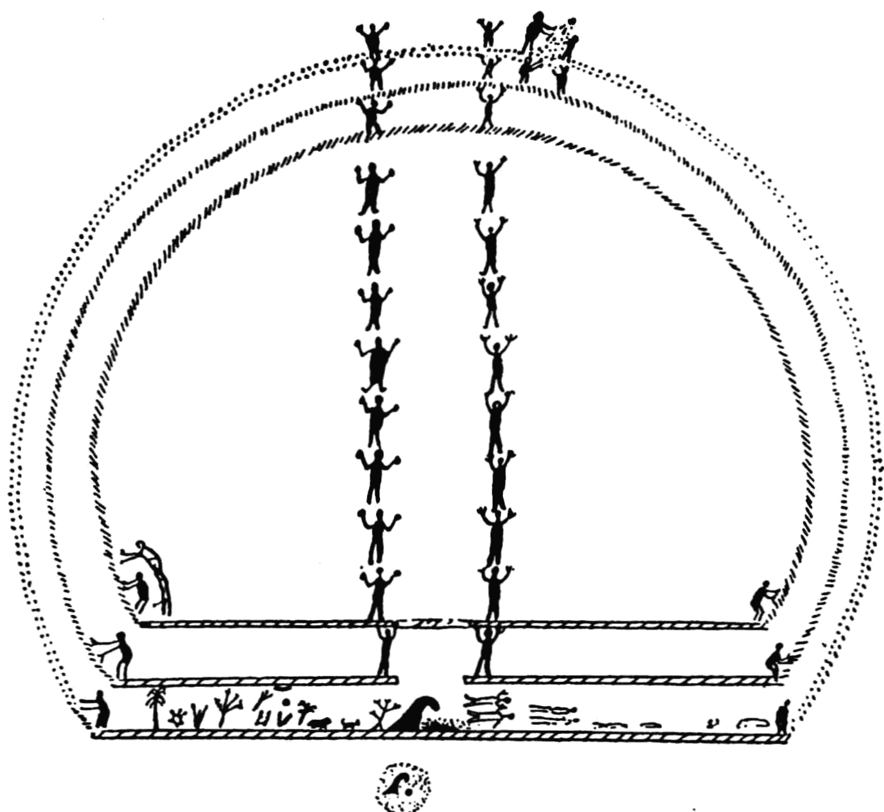
当大地的最低一层世界变得拥挤不堪，人们便在上一层的中央部位打开一个出口，以便上去。他们在那里生根落户，把植物与动物一起从下层带上来。然后他们把第三层推高（以便当作第二层世界的天花板）……最后他们也会在第三层世界安顿下来，因此人类有了三个居所。

在大地之上是天空，也是摆设上去的，它们延伸下来，并各自被地平线所支撑，其中有些连接着大地的地平线。人们继续不断地工作，以同样的方式一层层扩展天空，直到一切都安排就序为止。

裴欧瑞说明图的主要部分显示，人们不断扩展世界，彼此站在他人肩头把天抬高。在最低一层世界出现的是“地基”和“地层岩”这两种原始要素。他们的左边是由他们繁衍出来的动植物。右边是第一个躯体残缺的人，以及第一对身形健全的男女。在天空的最上层出现四个人围着一堆火的景象，那代表的是世界历史初期的事件：“当喜欢做恶的唐加罗（Tanga-roa)在最高层放火，设法毁掉一切时，宇宙的创造几乎要为之终结。幸好蔓延的火势被陶玛图（Tamatua)、欧鲁（Oru)、骆驽孤（Ruanuku)看到，他们快速从地面爬上去把火灭掉。”

宇宙之蛋是许多神话所熟知的意象，它同时出现在希腊奥菲斯教（Or-phic)、埃及、芬兰、佛教及日本的神话中。“太初之时，这个世界仅是无，”我们在印度教的圣典中如是读到，“它存在、发展，然后变成一个蛋。它经过一年的孵化后分裂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蛋壳变成银，另一部分变成金。银的那一半是地球，金的那一半是天空。外层的薄膜是山，内层的薄膜是云和雾。静脉血管是河流，里面的液体是海水。这

以后出生的是远方的太



下：宇宙之蛋。上：人们出现，形塑宇宙。

阳。”宇宙之蛋的壳是世界的空间架构，而内在繁衍的种子力量，代表的则是取之不竭的自然生命动力。

“空间的无限是因它不断向内形塑，而不是向外扩张。蛋壳的部分漂浮在不是蛋壳的部分。”这是由一位现代物理学家提出，说明他在1928年所见世界图像的简要学说，正是神话中宇宙之蛋的意义。此外，现代生物科学描述的生命演化，是宇宙发生循环早期阶段的主题。最后，物理学家告诉我们的世界毁灭——我们的太阳必然随之烧尽，而最终则是整个宇宙的沉沦——在唐加罗之火留下的痕迹中已然预示了这一点。创世兼毁灭者的世界毁灭效应会逐渐增加，直到宇宙发生循环的第二阶段，所有事物都下降到幸福的大海中为止。

一般而言，宇宙之蛋会从内部膨胀，突然产生一个令人敬畏的人形。这是以人为中心，对繁衍力量——卡巴拉密教称之为“大能的生者”(Mighty Living One)—一的人格化。“大能的塔奥罗（Ta’aroa)，他的诅咒是死亡，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因此，我们从南海群岛（South Sea Isles)的另一个岛屿大溪地（Tahiti)听到这样的说法。

他独自一人。他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塔奥罗完全生活在虚空中。没有大地，没有天空，也没有海洋。土地是一片模糊的星云，毫无地基。于是塔奥罗说：

喔，空间变成大地，

喔，空间变成天空，

无用的下方世界以星云的状态存在着，

从无始以来就这样持续不断，

无用的下方世界，延伸！

塔奥罗的脸庞出现在外面。塔奥罗的外壳掉落变成大地。塔奥罗看着大地出现，海洋出现，天空出现。塔奥罗像神一般生活着，冥思着他的工作。

本我

埃及的一项神话揭示，造物主以手淫创造世界。印度的神话则在瑜伽的冥思中把他呈现出来，（他感到惊讶）他的内在心象揭示给他自己，然后以光彩夺目的众神之身环立在他的四周。在印度的另一种神话解释中，这个全体父亲的角色，最初分裂成男与女，然后依种类产生所有的被造物：

太初之时，宇宙只有人形的“本我”（Self)。他四下环顾，除了自己以外别无他物。于是当此太初之时，他喊叫道：“我是他。”从此“我”的称号诞生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当某人开始说话时，他要先宣称：“它是‘我’。”然后再说出他所拥有的其他名字。

他觉得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孤独。他想但是我怕什么呢？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这么一想他的恐惧就消失了……

他感到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孤独时会不快乐。他想有个伴侣。他的身形变得像男女拥抱时那样大。他把自己的身体分成两半。从此有了丈夫和妻子……因此这个未婚的男身就像分开碗豆荚的半边一样……他与她结合，人类由此诞生。

她寻思："他如何能在从己身造出我之后，再与我结合呢？那么，就让我藏起来吧。"

她成为一头母牛，而他成为一头公牛，并与她结合，于是产生了牛群；她成为一匹母马，而他成为一匹种马；她成为一头母驴，而他成为一头公驴，并和她结合，于是产生了一群有蹄动物；她成为一只母山羊，而他成为一只公山羊；她成为一只母绵羊，而他成为一只公绵羊，并和她结合，于是产生了山羊与绵羊。因此产生了所有成双的动物，包括蚂蚁在内。

于是他明白："我自己就是创造，因为我已产生了整个世界。"因此他被称为"创造"……

依据这些神话，个人与宇宙始祖的永恒基底是同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神话中造物主被称作"本我"。东方神秘主义者在投入他内心世界的冥思时，发现了这个深沉宁静的永恒呈现，以原初阴阳同体的状态存在着。

他之上，有天空、大地和大气层，

交织着，还有心，以及所有生命的气息，

只有他被称作"真一之灵"（One Soul)。

其他的道尽皆退去，他是不朽的桥梁。

虽然这些创世神话述说的显然是最遥远的过去，但同时它们也在阐述个人的源头。"每一个魂与灵，"我们在希伯来《光辉之书》中读到，"在它进入这个世界之前，是以男女结合一体的状态存在的。当它降凡到尘世来，这两部分便分别形成两个不同的身体。在结婚之时，知晓所有魂与灵的'神圣者'，也就是受赞的他，把他们再度结合起来，就像以前一样，他们再度形成一个身体与灵魂，就像是个人的左右一般……不过，这种结合受到男人行为以及他走路的方式的影响。假如这个男人

是纯净的，他的行为能让上帝喜悦，那么他便能与他灵魂中的女性部分他诞生前的组成部分——结合。”

卡巴拉密教的文献是《创世记》从亚当造夏娃一节的评论。类似的概念也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录》(Sym posium)中。依据这一性爱的神秘主义，爱的终极经验是了解到在男女双性幻影之下的同一：“一即二。”这个理解加以扩大后发现，在周遭宇宙的多元化个体——人类、动物、植物，甚至矿物——之下也是一体；如此一来，爱成为宇宙的经验，而首先打开这一视野的爱人，被放大成创世之镜。了解这一体验的男女，便拥有了叔本华所谓的“对遍存之美的知识" (science of beauty everywhere)。“上下穿梭于这个世界，食其所欲，成其所欲之形。”他坐着吟唱宇宙一体的歌谣，歌词是这样开始的：“喔，美好！喔，美好！喔，美好！”

由一入多

调整宇宙舞台

宇宙发生的循环向前转动，使得太一变成多元。如此一来，这个大危机或裂缝，把已成的世界分割成两个截然对立的存在层面。在裴欧瑞的图形中，人们从较低的黑暗里浮现，立刻努力工作把天空抬高。他们显然被认定为能够独立自主进行活动。他们召开会议、做出决定并制定计划，他们担负起安排世界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些场景后面，有一个像布偶操控者的“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在运作。

在神话中，凡是“不动的推动者”或“大能的生者”掌握注意力中心的地方，宇宙的形塑便神奇般地流畅自然。各个基本要素在自主或几乎不受掌控的情况下凝聚，并彼此和谐地交互作用。自我粉碎的宇宙之蛋，它的各个部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各自定位。但是当观点转移，把焦点放在生活的存在物身上时，或者当空间与自然的全景由被安排居住其中的个人立场来看待时，个人顿然的转化便超越了宇宙场景的重要性。世界中的形相不再以活生生、成长、和谐事物的种种模式运动，而是抗拒这一运动方向，或至多保持迟缓罢了。宇宙舞台的支柱必须加以调整，甚至要将它打造成新的形状。大地长出荆棘与蓟花，人们要挥汗才能糊口。

因此，我们将面对两种神话模式。依据第一种说法，各种造物力量自身持续运作；依据另一种说法，它们放弃启动的力量，甚至对抗宇宙循环的更进一步发展。后一神话形式的困难，早在原初宇宙双亲为繁衍子嗣而拥抱的长期黑暗中便已开始。让毛利人告诉我们这个恐怖的主题：

“天空”（Rangi，男性）极为靠近“大地之母”（Papa)的腹部，以致孩子们无法从子宫中解放出来。他们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在黑暗的世界中四处飘浮，他们的样子如下：有的匍匐前行，有的身体笔直手臂上举，有的躺在他们两旁，有的躺在他们后面，有的弯腰屈背，有的低头，有的双腿被拉上去，有的跪下，有的在黑暗中感受……他们都在“天空”与“大地之母”的拥抱中

最后，持续黑暗磨损产生的天地所繁衍出来的存在物，彼此间互相商议说：“现在让我们决定该如何处置‘天空’和‘大地之母’吧，要杀了他们呢？还是把他们分开？”后来，天地所生的孩子中最凶狠的杜•马通加说：“好吧，让我们杀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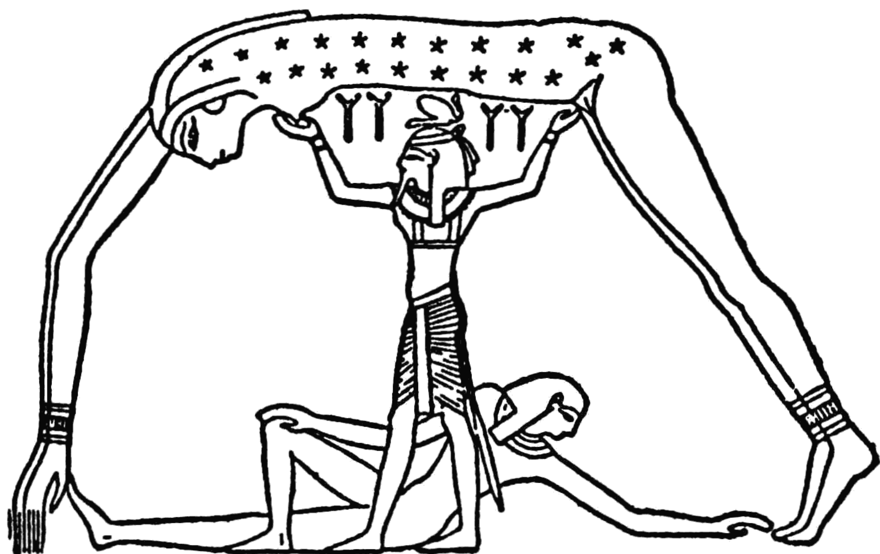
森林之父，以及所有居住其中，或由树木所造事物之父塔聂•马忽他说：“不，不行。最好是把他们分开，让天空挺立在我们遥远的上方，让大地躺在我们的脚下。让天空和我们疏远，而大地则和我们靠近，做我们的母亲。”

几个神明兄弟试图把天与地分开却徒劳无功。最后是由塔聂•马忽他本人——森林之父，以及所有居住其中或由树木所造事物之父完成了这项巨大的计划。现在他的头坚固地倒置于他的母亲“大地”之中，他举起双脚顶住他的父亲“天空”，并用力绷紧他的背部与四肢。现在只有被分开的”天空”和“大地之母”，以及他们悲伤呻吟与哭泣的哀鸣。“为什么你们要这样杀害你们的父母？为什么你们会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杀害我们，把你们的父母分开？”但是塔聂•马忽他毫不犹豫，他对他们的哀鸣与哭泣漠不关心。他把大地深深地压下去，把天空高高地推起来……

正如希腊人所熟知的，这个故事在赫西奥德（Hesiod)**4**对天神乌拉诺斯（Ouranos，天空之父）与女神盖亚（Gaia，大地之母）分离的阐述中得到了解释。根据这个不同的解释，泰坦神克洛诺斯**5**以镰刀阉割他的父亲，并将他向上推举，去除他的阻碍。在埃及的神像中，宇宙配偶的位置颠倒过来：天空是母亲，父亲则代表充满生机的大地。不过相

似的神话模式则被保留下来：他俩被他们的孩子风神“苏”（Shu)推得分开来。这个意象也是从公元三四千年前苏美人楔形文字所载的文献流传下来的。首先是太古的大海。太古的大海产生宇宙之山，包括结合在一起的天与地。“安”（An，天空之父）与“基”（Ki，大地之母）生出恩利尔（Enlil，风神）。不久后他把“安”与“基”分开，自己再与母亲结合繁衍人类。

不过，假如这些迫不及待的孩子们的行为看起来很暴力的话，那么和我们在《冰岛诗集》及《巴比伦创世记》（Tablels of Creanon)中所发现的，对母亲的力量完全肢解的举动比较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此处最极致的侮辱，是把宇宙深渊造物的呈现定性为“邪恶”、“黑暗”与“淫秽”。聪明的年轻战士儿子如今鄙视宇宙生生之源头，亦即代表深沉睡眠种子状态的人物，立刻杀它、剁它，把它切成细片，并由此打造出世界的结构。这就是我们后来所有胜利斩杀巨龙的模式，也就是亘古英雄行为历史的开端。



天与地分开，埃及棺木与纸草上常见的人物。神苏黑卡（Shu—Heka)分开娜特（Nut)与瑟伯（Seb)。这是创世的时刻。

肢解母亲力量

依据《冰岛诗集》的解释，当“张开的大裂缝"（yawning gap)6在

北方生出冷雾世界，在南方生出火焰区后，当南方来的热气在从北方推挤下来的冰河上发挥作用后，一种发酵的毒液开始流散出来。由此产生毛毛细雨，然后又凝结成霜。白霜又融化滴水。生命以一个名叫伊米尔（Ymir)——行动迟缓、体积庞大、雌雄同体而平伏的人物为形态，在受到水滴的刺激后加速胎动。这个巨兽熟睡着，它熟睡时会滴落汗水。它的一只脚与另一只脚交配生出一个儿子来，而它的左手下方则同时孕育出一对夫妻。

白霜不断融化滴水，由此凝聚成母牛奥杜姆拉（Audumla)。从她的乳房流出四道牛乳，是伊米尔滋养的饮料。不过母牛为了自己的营养则舔食咸的冰块。她舔食的第一天晚上，男人的头发从冰块中生出来；第二天长出男人的头；第三天整个人都出现在那里，他的名字叫布里（Buri)。布里有一个儿子(母不详）叫博尔（Borr)，他与从伊米尔出生的巨大动物的某个女儿成婚。她生出三位一体的奥丁（Othin)、唯里（Vili)和崴（Ve)，然后他们再把熟睡的伊米尔杀死，将其躯体肢解成块。

伊米尔的血肉形成大地，

他的汗水变成海，

他的骨头形成峭壁，

他的头发长成树木，

他的头颅成为天空。

然后在他的骨头中，

欢乐的神祇成为人类的子孙，

在宇宙中央建起一座城堡（Midgard)7。

他的脑中，

所有阴霾的云层，

都为之产生。

——《冰岛诗集》

巴比伦创世记

在巴比伦版的故事中，英雄是太阳神马杜克（Marduk)，受害者则是提阿马特(Tiamat)——长相恐怖，有如龙怪一般，并伴随着一群恶魔。她是原初深渊本身的女性人格象征。身为众神之母的浑沌，现在则成了世界的威胁。拿起弓、三叉戟、棍棒和罗网，在战斗管乐器的护卫下，马杜克神跃上他的战车。训练有素的四匹快马身上冒出点点汗珠。

……但是提阿马特并不转头，

她以那不败之唇说出反抗的话来……然后主人举起雷球，

他用那强大的武器，

对付发怒的提阿马特。

他放话：

你变得伟大，

你把自己抬得甚高，

你的心驱使你宣战……

你设定对抗我父诸神的阴险计划。

那么武装起你的军队，

佩戴你的武器吧！

站起来！

我和你，让我们交战吧！

当提阿马特听到这些话时，

她被震慑住了，她失去了理智。

提阿马特发出狂野尖锐的叫声，

她颤栗，从而影响到她的根基。

她背诵一段咒语，她诵念她的魔咒。

战场上的诸神大声呼喊着拿起他们的武器。

于是提阿马特与诸神的代•表马杜克上前。

他们来打斗，来参加他们就近引发的战争。

主人撒开他的罗网，逮住了她，

他松开背后的邪风灌入她的脸。

各种恐怖的气息充满她的腹部，

她的嘴张得大大的。

他抓起三叉戟，剖开她的腹部，

他切割她的内脏，刺穿她的心脏。

他打败了她并结束了她的性命，

他抛下她的尸体并站在上面。

在击退她的军队后，这位巴比伦之神又回到世界之母的所在:

主人站在提阿马特的背部，

他用他无情的棍棒捣碎她的头颅。

他切开她的血管，

他让北风把它吹到秘密的地方

然后主人停下来，凝视着她的死尸，

同时设计了一个阴险的计划。

他把她像一条扁平的鱼那样劈成两半，

他把她的一半身体建成天的覆盖物。

他固定了门闩，安置了守卫，

命令他们不得让她的体液流出。

他游履诸天，为此巡查各地，

他在“深渊”之上设下”努迪穆得”（Nudimmud)的居所。

“主人”量度“深渊”的结构……

-——《巴比伦创世史诗》(The Epic of Creation)

马杜克神以这种英雄的方式，用天花板把上方的水、用地板把下面的水后推。然后他在中间的世界造人。

神话从不倦于说明，受造世界的冲突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提阿马特虽然被斩杀肢解，但是她并未因此被毁掉。要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这场战役，浑沌怪兽可以被看成是她自愿打碎自己，而使她的碎片各自定位。马杜克与他同代的所有神祇，只不过是她本质的粒子罢了。从那些受造形体的立场来看，这一切似乎是由一只强有力的手臂，在危险和痛苦中完成的。不过，从流出的灵魂来看，血肉的付出是自愿的，说到底，肢解它的手只不过是受害者本人意愿的执行人罢了。

这里潜藏的是神话的基本吊诡——同一故事具有双重焦点的吊诡。正如在宇宙发生循环的开端，我们可以说“上帝并未参与”，但同时“上帝是造物者、支撑者兼毁灭者”。同理，在此由一人多的关键点上，命运是自动“发生”的，但同时也是“被引发”的。从源头的观点看来，世界是形体注入成存在、爆炸而后消解的伟大和谐。但是快速消逝的受造物所体验到的，是战场的哭嚎与痛苦交织而成的恐怖杂音。神话并不否定这种巨大的痛苦（钉死十字架）。它们在它的内在、背后和四周揭露它本质上的平和（天堂的宁静）。从中央“因素”（Cause)的宁静观点，转移到边缘效应的混乱，可以由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的堕落为代表。他们吃下禁果，“他们的眼睛都睁开来。”乐园中的幸福不再为他们所享有，他们由遮蔽面纱的另一面来看待受造世界。从此以后，那无可避免的事物，对他们而言就变成了难得之物。

创世的民俗故事

终结的一天

未开发民俗神话中宇宙源起故事的简约，与富含深刻寓意的宇宙发生循环的神话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没有长期测度空间背后的奥秘，使得宇宙的发生在这些故事中变得不证自明。从永恒的空白墙壁破裂进来的，是一位如阴影般的造物主，他塑造了形相的世界。就时间长短、流畅性和含包力三方面而言，他的日子都像是梦幻一般。此时地球尚未坚硬，要让未来的人们在此居住，还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老人”四处游历，自称蒙大拿（Montana)的“黑足”（Blackfeet)，他创造人类，安排事物。他从南来，往北行，一路上造了动物与鸟。他首先造了山、草原、树林和灌木丛。他继续往北走，一路上创造事物，四处摆些河流、瀑布，在地上各处涂抹红色的颜料，把世界打造成现在人们看到的样子。他造了“乳河”（泰顿河）并跨越它，疲惫了他就走上一座山丘躺下休息。当他在地上平躺下来，放松躯体，伸展手臂时，他用石头把自己的身形——头、腿、手臂和其他的一切——刻画下来。在他休息之后，继续往北走，在一座小圆丘上绊了一跤，跌到膝盖。他于是说：“你是个绊倒人的坏东西。”因此他在那儿举起两座山丘，并称它们为“膝盖”，直到今天它们还是被如此称呼。他再向北走，并用他携带的一些石头建立了“美草丘”……

有一天，“老人”决定要造一个女人和小孩，所以他就用黏土把他们两个——女人与她的儿子——都塑造出来。他把黏土塑造成人形后，对黏土说：“你必须变成人。”然后把它盖上，离去。第二天早上他回到原处，把覆盖物拿掉，他看到黏土的形状有点改变。第三天早上，变化又多了一点，第四天又更多了。第五天早上他到了那儿，把覆盖物拿掉，看了看塑像，并叫他们站起来走路，他们照做了。他们与“造他们的人”一同走向河边，然后他告诉他们，他的名字叫“纳皮”(Na’pi)，也就是“老人”的意思。

当他们站在河边时，女人对他说：“我们会永生，没有终结之日吗？”他说：“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此做出决定。我会把这一片美洲水牛肉抛到河中。假如它能漂浮起来，那么当人们死后四天，他们会再度活过来——他只会死去四天。但假如它沉下去，那么他们就

会有终结的一天。”他把水牛肉片抛到河里，结果它浮了起来。那女人转身拿起一块石头说：“不，我会把这块石头丢到河里。假如它浮起来，我们将永生，假如它沉下去，人们必死，他们永远会为对方感到难过。”女人把石头丢到河里，它沉了下去。“你们，”“老人”说，“已经做了选择。他们将有终结的一天。”



命克内穆（Khnemu)在制陶轮上塑造法老王的儿子，而托托神则刻下他的寿命长度，出自托罗密（Ptolemaic)时期的一张纸草。

典型主题

安排世界、创造人类以及对死亡的抉择，都是原初造物者故事的典型主题。要了解人们对这些故事的相信程度，或怎样解读它们，是很困难的。神话的模式多半不是明确的指示，而是以“‘老人’仿佛是如此这般做了”的话语，模糊交代过去。许多出现在源起故事集这一类别中的故事，当然更会被认为是流行的童话故事，而不会被认为是创世书。这种

嬉闹游戏般表达神话的方式，是所有文明共通的现象，不论是低级文明或高度文明皆是如此。

头脑较简单的人也许会以过度认真的态度看待这些组合的塑像，但是基本上它们不能被视为是教义或地方“神话”的代表。以我们知道的某些最精致宇宙发生说的毛利人为例，他们就有一则鸟把蛋投入太古大海中的故事：“它迸裂开来，里面出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头猪、一条狗和一艘独木舟。他们全部上了那艘独木舟，漂流到新西兰去。”这明显是宇宙之蛋的滑稽剧。但是另一方面，堪察加人（Kamchat-kans)却以显然十分严肃的口吻宣称，上帝原来住在天堂，但后来下降到尘世来。当他穿着雪鞋四处游历时，在他脚下产生的新地面就像是软薄的冰，从此以后地面便变得不平。或者又依据中亚吉尔吉斯人（Kirghiz)的说法，当两个照料大公牛的早期人类，很久没有水喝而几乎要渴死时，公牛用它的大牛角把地面撞开取水给他们喝。这就是吉尔吉斯境内湖泊形成的原因。

在神话及民俗故事中，常常出现一位不断与好意的造物主作对的小丑人物，他被用来解释生活在面纱这边所体验到的病痛与困难。新不列颠(New Bntain)岛的美拉尼西亚人说到一个“最先出现”的隐晦存在，他在地上画了两个男人，刮开自己的皮肤，并用他的血洒在图像上。他拔下两片大叶子盖住那两个图像，不一会儿就出现两个真正的人。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托•卡宾那那（To Kabinana)和托•卡尔夫夫（To Karvuvu)。

卡宾那那单独离开，爬上一棵长了淡黄椰子的椰子树，摘了两颗未熟的椰子，把它们丢到地上。它们破裂开来，同时变成两个漂亮的女人。卡尔夫夫欣赏着这两位女人，询问他哥哥是怎么得到她们的。“爬上一棵椰子树，”卡宾那那说，“摘两颗未熟的椰子，把它们丢到地上。”但是卡尔夫夫丢椰子时，椰子的尖端朝下，所以由那两颗椰子变来的女人，鼻子都是扁平丑陋的。

有一天卡宾那那用木头刻了一条萨姆鱼（Thum-fish),并让它游到海里去，这样它就能永远做一条活鱼。这条萨姆鱼把马丽法兰鱼（Malivaran-fish)赶上岸，卡宾那那就在那里坐收渔利，把它们捕捉起来。卡尔夫夫喜欢萨姆鱼，也想造一条出来，但当卡宾那那教他怎么做后，他却刻出一条鲨鱼来。这条鲨鱼没有把马丽法兰鱼赶上岸，却把它们吃掉了。卡尔夫夫哭着到他哥哥那里说：“我真希望我没有造那条鱼，

它什么也没做，只是把其他的鱼都吃掉了。”“它是什么鱼？”哥哥问他。“嗯，”他回答说，“我造了一条鲨鱼。”“你真是令人讨厌的家伙，”他的哥哥说，“因为你造了它，我们的子孙要遭殃了。你的鱼将会吃掉其他的鱼，人也不例外。”

在这则故事的背后，我们能够看出，单一的原因（砍伤自己的隐晦存在）可以在这个世界的框架中，产生善与恶的双重效应。这则故事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无知。此外，鲨鱼代表柏拉图形而上学原型先于存在这点，在最后对话的怪异理路中隐约显现出来。这是每一个神话都蕴含的概念。敌对者——邪恶的代表以小丑的角色出现也是普世皆然的。恶魔——不论是四肢发达的傻瓜，或是敏锐聪明的骗子总是丑角。虽然他们可能在时空世界中胜利，但是当观点转移到超越的层次时，他们以及他们的作为就完全消失无踪了。他们是误把阴影当成实质的人，他们象征的是阴影世界必然的不完美，而只要我们仍然留在此岸，面纱便永远无法揭去。

西伯利亚的“黑色鞑靼人”(Black Tatars)说，当造物主帕加那（Pajana)塑造第一个人类时，他发现他无法为他们造一个赋予生命的灵魂。因此他必须到天上去，从上帝（High God)顾戴（Kudai)那儿取得灵魂，但此时他却留下一条光溜溜的狗看守他所造的人。恶魔埃利刻在他离开的时候到来。埃利刻对狗说:“你没有毛。如果你把这些没有灵魂的人交到我手上，我就给你金色的毛。”这项提议打动了狗，它把由它保护、防范引诱者得手的人们交给了他。埃利刻用他的唾沫污损了他们，但却在看到上帝前来赋予他们灵魂时逃离现场。上帝看到已然发生的事，于是他把人们的身体里外翻转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大肠内有泡沫及不洁之物的缘故。

民俗神话的创世故事，只有在超越的流出层变成空间的形相时，才发挥其解释效力。不过，它们在评估人类处境的各个要点上，都与伟大的神话没有区别。它们的象征性人物在含义上——往往也在性格及行为方面与那些高级肖像的人物对等，而他们所处的神奇世界也正是伟大启示的世界，也就是深沉睡眠状态与清醒意识状态间的世界与时代，或是由多入一和多与一调和的区域。

童女生子

宇宙之母

无形的未知

启动世界的父亲灵魂，通过宇宙之母这个转形媒介，进入多样的尘世体验中。她是《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第二节中提到的原初质素化身，我们读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印度神话中，她是个女性人物，真我要通过她生出万物。以较抽象的观点来理解，她则是划定世界疆界的框架：“空间、时间与因果关系”，也就是宇宙之蛋的蛋壳。更抽象的说法是，她是自给自足的“绝对”发动创世行为的诱因。

在强调创世者母性而非父性面向的神话中，这位原始女性自太初便占据了世界舞台，扮演着其他由男性担当的角色。她同时是位童女，因为她的另一半是“无形的未知”。

这个人物的奇特象征，可在芬兰人（Finns)**8**的神话中找到。《卡勒瓦拉》**9**的开头说到，天空的童女如何自空中的华厦下降到太古海洋，并从此飘浮在那永恒之水上达数百年。

接着暴风狂乱升起，

巨烈的风雨自东面而来，

海面狂野地卷起泡沫，

波涛更是激荡得愈来愈高。

于是暴风雨摇晃童女，

巨浪驱使少女，

在大海的青蓝水面，

在充满泡沫的巨浪顶峰，

直到围绕着她吹拂的风，

及海洋唤醒她内在的生命为止。

——录自《卡勒瓦拉》

塑造世界

水母（Water-Mother)与她子宫内的孩子在水上漂浮了七个世纪，仍无法生产。她向最高神祇乌戈（Ukko)祈求，他派遣一只凫10来到她的膝上筑巢。凫的蛋自膝上跌下打破了，蛋壳的碎片形成大地、天空、太阳、月亮和云。然后水母仍然漂浮着，开始创造世界的工作。

当第九个年头已逝，

第十个夏天正要过去之际，

她自海中抬起头来，

她扬起前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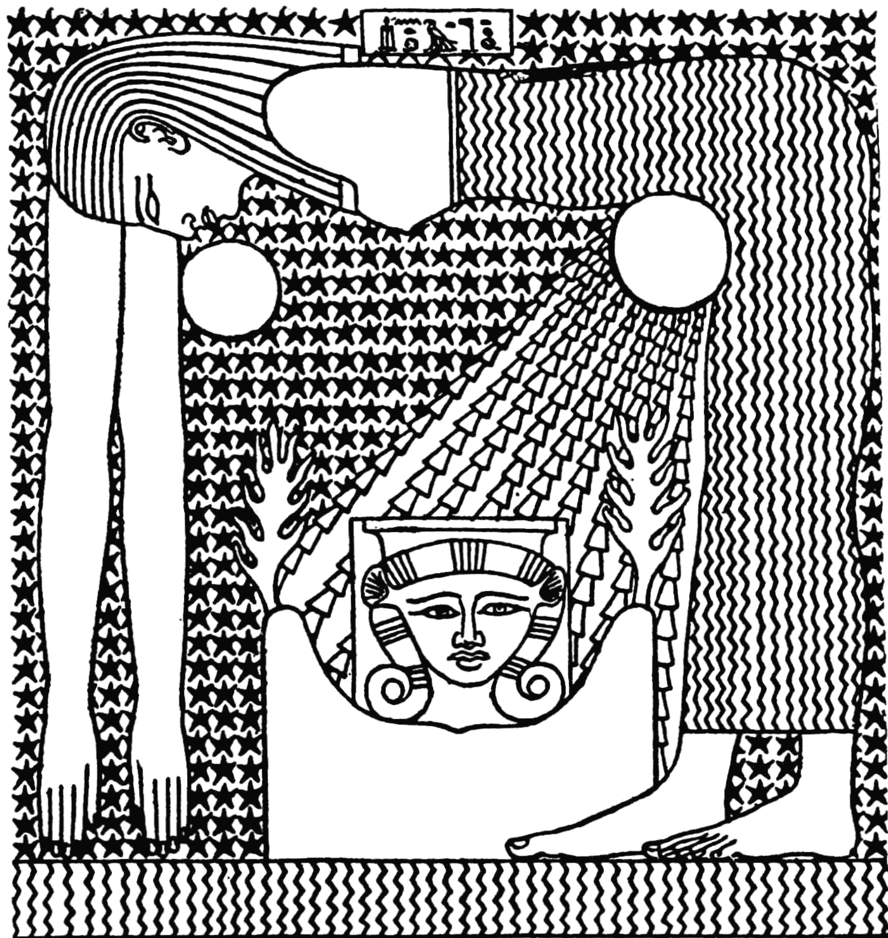
她于是开始“创世”。

她将世界整理得井然有序，

不论是在开阔的海洋表面，

或是在不断延伸的水域。

她手指之处，



娜特（天）生出太阳：它的光照在地平线（爱与生命）上的哈德尔（Hathor)B女神嘴边的球体代表的是傍晚的太阳，正要被吞噬下去，重新再生。

便形成突出的陆地；

她涉足之处，

便形成鱼的洞穴；

当她潜入水底，

便形成海的深层；

当她转向陆地，

海岸线便上升；

她的双足所到之处，

鲑鱼筑巢地便告形成；

她的头轻碰陆地之处，

夸曲的海湾随之延伸。

她再漂离陆地，

住在开敞的水域，

创造海洋中的巨石，

以及眼睛看不到的暗礁，

船只经常在那里被撞得粉碎,

海员在此丧生。

——录自《卡勒瓦拉》

生命变成负担

婴儿仍留在她的体内，逐渐长到了感伤的中年:

威涅枚念仍未诞生，

不朽的诗人仍未诞生。

威涅枚念老而弥坚，

在他母亲的体内休息了三十个夏天之久，

还有整整三十个冬天。

曾在平静的海上，

也在卷起泡沫的巨浪上。

所以他深思熟虑，

要如何才能继续生活。

在如此昏暗的休息之地，

和太过狭窄的住处，

他在那儿看不到月光，

也看不到阳光。

于是他说了下面的话，

如此表达他的想法：

月亮帮我，

太阳释放我，

大熊星提供他的意见，

通过我不知道的入口，

通过我不熟悉的通道。

从禁锢我的小窝，

从如此狭小的住处，

到指导流浪者的陆地，

到指导我的开敞天空，

去看那天上的月亮，

太阳的光辉，

看我头顶上的大熊星座，

以及天空的灿烂星群。

当月亮不给他自由，

太阳也不释放他时，

他便对存在感到厌烦，

他的生命变成负担。

于是他朝入口移动，

用他的第四根手指，

快速打开骨头大门，

用他左脚的趾头，

用他的膝盖跨越大门。

急忙向前落入水中，

用他的手拨开海浪，

于是他仍然留在海里，

做巨浪上的英雄。

——录自《卡勒瓦拉》

在一出生便是英雄的威涅枚念能够上岸之前，第二位母亲的子宫——原初宇宙大海的苦难折磨仍然萦绕着他。现在没了保护，他必须获得大自然本质上非人力量的启蒙。在水中和风中，他必须再度体验他已十分熟悉的遭遇。

他在海上旅居了五年，

等了五年，等了六年，

等了七年，甚至八年，

在海面上，

在无名的海岬边，

在靠近荒芜无树的国度里。

他双膝着地，

枕臂休息，

起身以观月光，

享受舒服的阳光，

看头顶上的大熊星座，

以及天空的闪亮星群。

这便是古老的威涅枚念，

他，永远著名的吟游诗人，

由神圣的创世之母所生，

由他的母亲伊尔玛塔尔（Ilmatar)所生。

——录自《卡勒瓦拉》

命运的子宫

生命之母＝死亡之母

宇宙女神以多种伪装出现在人们面前。从受造世界的观点来看，创世的后果是多重、复杂并彼此排斥的。生命之母同时也是死亡之母，她戴着饥荒与疾病的丑陋恶魔面具。

苏美一巴比伦的天体神话将宇宙女性与金星（Venus)**11**的各个变化阶段等同。她身为晨星时是一位童女，身为黄昏之星时是个妓女，身为夜空淑女时则是月亮的配偶。当她在阳光烈焰下消失时，则是地狱里的老巫婆。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所及之处，女神的特征都受到这变动星光的影响。

津巴布韦马孔尼部落的神话

一则从东南非南罗得西亚**12**收集的神话，显示出与宇宙发生循环最

初阶段类似的各种维纳斯母亲形象。这位原初男人是月亮，晨星是他的原配，黄昏之星是他的妾。正如威涅枚念是自己从子宫出来一样，这位月亮男子也是靠自己从深渊中浮出。下面是我们所知的故事：

上帝（Maori)创造了第一位男人并称呼他为“月亮”（Mwuetsi)。他将男人放在湖（Dsivoa)底，并给他一只装满恩枸纳（ngona)油的恩枸纳角**13**。月亮住在湖中。

月亮对上帝说我要到地上去。”上帝说：“你会后悔的。”月亮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到地上去。”上帝说:“那么去吧。”月亮走出湖面来到陆地。

地上冷清而空荡。没有草地，没有丛林，没有树木，也没有动物。月亮哭着对上帝说:“我在这里怎么过日子?”上帝说:“我警告过你。你已走上必死之路。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位同伴。”上帝给月亮一位名叫“晨星”（Massassi)的少女。上帝说:“晨星将是你未来两年的妻子。”上帝还给了晨星一个凿火器。

晚间月亮与晨星一起进入洞六。晨星说帮我凿火。我搜集火柴，你转动凿火器的旋转轴。”晨星开始搜集火柴，月亮转动旋转轴。当火点燃后，月亮躺在火的一边，晨星躺在另一边。火在他们之间燃烧着。

月亮兀自寻思为什么上帝要给我这位少女呢？我该怎么对待晨星呢？”当夜幕低垂时，月亮拿出他的恩枸纳角。他用一滴恩枸纳油湿润他的食指。月亮说：“我要跳过火去。”月亮跳过火，接近少女晨星，并用他手指上的膏油碰触晨星的身体。然后，月亮回到自己的床上睡觉。

早上月亮醒来，往晨星那头看去，他发现晨星的身体肿了起来。天破晓时，晨星开始生产。晨星生出绿草、丛林和树木。晨星不断生出东西，直到地面上布满绿草、丛林和树木。

树木不断长高，直到顶端碰触到天空。当树顶碰到天空时，便开始下雨。

月亮和晨星从此过着富裕的生活，他们拥有水果及谷物。月亮盖了一间屋子，做了一把铁铲和锄头，并种植农作物。晨星编织鱼网捕鱼，捡柴、打水和烹饪。于是，月亮和晨星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两年之后上帝对晨星说：“时候到了。”上帝将晨星由陆地上带走，并将她放回湖底。月亮恸哭了一番。他悲恸流泪地对上帝说：“我没有了晨星该怎么办？谁为我捡柴打水？谁为我烧饭？”月亮哭泣了八天之久。

月亮哭了八天。于是上帝说：“我警告过你，你会死的，但我将给你另一个女人。我将给你‘黄昏之星’，她将和你在一起生活两年，然后我再把她带走。”上帝将黄昏之星给了月亮。

黄昏之星来到月亮的小屋。到了夜里，月亮要躺在靠火的一边。黄昏之星说：“不要躺在那里，和我躺在一起。”月亮躺在黄昏之星身边。月亮拿出恩枸纳角，抹一些油膏在自己的食指上。但是黄昏之星说：“不要那样。我不是晨星。在你的腰上涂一些恩枸纳油。在我的腰上也涂一些恩枸纳油。”月亮照做了。黄昏之星说:“现在和我燕好。”月亮和黄昏之星燕好。月亮睡着了。

早晨月亮醒来。当他朝黄昏之星看去时，他发现她的身体肿了起来。在破晓时，黄昏之星开始生产。第一天，黄昏之星生下鸡、绵羊和山羊。

第二天夜里，月亮再度与黄昏之星睡在一起。第三天早晨，黄昏之星生下羚羊和牛。

第三天夜里，月亮又与黄昏之星睡在一起。第四天早晨，黄昏之星先生下男孩，再生下女孩。早晨生下的男孩，在夜幕降临时便长大成人了。

第四夜，月亮要再和黄昏之星睡在一起，但是却出现了暴风雨。上帝说：“就这样，你就快要死了。”月亮感到害怕。暴风雨过去了。当它过去后，黄昏之星对月亮说：“造一扇门，用它来关闭小茅屋的入口。如此一来，上帝便无法看到我们在做什么。你便能和我睡在一起了。”月亮造了一扇门。他用门封闭小屋的入口。然后他和黄昏之星睡在一起。月亮睡着了。

早晨月亮醒来，看到黄昏之星的身体肿了起来。在破晓时，黄昏之星开始生产。她生下狮子、蛇和蝎子。上帝看到了，他对月亮说：“我警告过你。”

第五夜，月亮要和黄昏之星睡在一起。但黄昏之星说：“这样吧，你

的女儿长大了。和你的女儿燕好吧。”月亮打量自己的女儿们。他看到她们都很漂亮并且长大成人。于是与她们睡在一起。她们生下小孩。在早晨生下的小孩，到了晚上便完全长大成人了。月亮因而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国王(Mambo)。

但黄昏之星却和蛇睡觉。她不再生产。她与蛇住在一起。有一天，月亮要和黄昏之星睡在一起。她说：“别这样。”月亮说：“但是我要。”他与黄昏之星躺在一起。在黄昏之星床下躺着的是蛇。蛇咬了月亮一口，月亮生病了。

第二天，没有下雨。植物枯萎了，河流和湖泊都干涸了，动物死了，人们也开始死去。许多人都死掉了。月亮的子孙们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咨询神圣的骰子（hakata)。”子孙们咨询了神圣的骰子。神圣的骰子说：“国王月亮病了，也憔悴了。把月亮送回湖里去。”

因此月亮的子孙们将他勒死并予以埋葬。他们把黄昏之星与月亮葬在一起，接着另选一人为王。黄昏之星也在月亮的津巴布韦住了两年。

生育三阶段的每一个阶段显然代表世界发展的一个时期。进行过程的模式是预先知道的，几乎就像是已观察过的事物一样，这在至高上帝的警告中已显示出来。但“月亮男人”强韧的生存能力以及对命运的领悟不会被否定。湖底的对话是属于永恒与时间的对话，也就是“智慧的对谈”。“要做，或不做。”无法浇熄的欲望最后被赋予了绳索——行动开始。

“月亮男人”的妻子和女儿是他命运的化身与催化者。由于他的创世意志，女神母亲的德性与特征为之变形。从原初的子宫出生后，前两位妻子分别是前人类与超人类。然而随着宇宙发生循环的进行，成长的时刻使它从原始的形态，穿越进入人类历史的形态，生育宇宙的女主人便退位，把舞台留给所生的女人。因此，这位年迈的造物者在他的社群中，便成为与时代脱节的形而上学的象征。当他最后厌倦凡人之身，再度渴望回到他充满丰饶生命力的宇宙妻子身边时，世界因为此举而一度瘫痪，但接着便自我释放而又得自在了。启蒙在子孙的社会中传承。那具象征意义、如梦般沉重的双亲人物，退入原初的深渊中。只有凡人留在已然造好的地球，循环着继续向前迈进。

救赎的子宫

太阳之子

现在问题的所在是人类的世界。由于遵循统治者功利的判断，以及神职人员随机依天启所做的指示，人的意识领域变得如此狭窄，以致人类喜剧的伟大诗句在目的交错的波涛中泯没了。人类的眼光变得短浅，只理解那闪烁发光、可被触及的存在表面。深层的视野关闭，具有意义的人类苦难模式不再得见。社会陷人错误和灾难中，卑微的自我篡夺了真我判断的宝座。

这是神话中永续的主题，它以熟悉的先知呐喊之声表达出来。人们渴望有某个人物，可在扭曲的形体与灵魂世界中，再度代表神灵的化身。我们熟悉自己的传统神话，它以种种伪装在各处出现。当希律王（Herod，残暴统治、执著自我的极端象征）式的人物，把人类带到心灵贬抑的谷底时，超自然的神秘循环力量便自己开始移动了。在一个不起眼的村落有位少女诞生，她将不受所属时代流行的错误的污染。她是宇宙女性所生人类的缩影，也是微风的新娘。她那如原初深渊尚未播种的子宫，以与灌溉虚空同等有效的原始力量召唤自己。

某一天，当玛利亚站在喷泉边用壶取水时，主的天使出现在她面前，说：“祝福你，玛利亚，因为在你的子宫里已备好主的住处。看啊，天堂来的光将进驻你的体内，透过你来照耀全世界。”

这个故事全世界皆有记载。因为故事的主要轮廓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所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不得不认为，魔鬼本人必定在他们所到之处，对他们的教义极尽嘲讽之能事。彼得•西蒙修士（Fray Pedro Simon)在《征服西印度群岛的历史记述》(Noticias historiales de las conquistas de Tierra Firme en las Indias Occidentales) —书中报导，在对南美洲哥伦比亚通哈 (Timja)和索加摩佐（Sogamozzo)两地人民的工作开始后，“那里的魔鬼开始提出相反的教义。他所做的其中一件事，是试图驳斥教士教导的道成肉身教义，宣称它尚未发生，但现在太阳将以取出瓜契塔（Guacheta)村童女子宫血肉的方式使它成真。她不仅因阳光受孕，而且仍保持童女之身。”

这些讯息在整个地区广为流传。于是，该村村长的两位仍属童女之身的女儿，都渴望奇迹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她们开始在每天早晨曙光初露时，从父亲的住处和封闭的花园走出去，朝日出的方向前进，爬上村子附近的一座山丘，希望第一道阳光能够照到自己身上。这样进行了好

些天后，假定魔鬼得到神的准许（他的判断令人难以捉摸），认为事情应照他所计划的那样发生，这样其中一位女儿便宣称自己因阳光受孕了。九个月后，她将一块价值非凡的大翡翠玉（hacuata)带入这个世界。这女人将翠玉用棉花包裹，放在她的双乳间好几天，然后那玉变形为一个生物——这一切都由魔鬼指挥。小孩被命名为葛兰恰丘（Goranchacho)，他在自己的祖父，也就是村长的家里被养育到二十四岁左右，接下来他顺利游行到国家首府，并在各省中被歌颂为“太阳之子”。

至高的客饰

印度神话中说到喜马拉雅山之王的女儿雪山女神（Parvati)，隐退到高山苦行修炼。一位名叫塔拉卡（Taraka)的阿修罗暴君篡夺了世界的统治权，根据预言，只有最高神祇湿婆的儿子能推翻他。然而湿婆是典型的修行瑜伽的神祇——孤高、独处、沉浸在冥想中。要湿婆生个儿子是绝不可能的。

雪山女神决心在冥思中与湿婆交配，以改变世界的局势。她一方面孤高、独处、沉浸于冥想中，一方面也在烈阳下赤裸绝食，甚至在四个角落之外燃起大火增加热度。那俊美的身体枯萎成一具吹弹即碎的骨骸，皮肤变得如皮革般坚韧。她的头发直立起来，乱七八糟。水汪汪的眼睛也被灼烧了。

有一天来了一位婆罗门年轻人，问为什么如此漂亮的人，要这样折磨自己。

“我渴求的，”她回答说，“是湿婆——‘至高的客体’。湿婆是与世隔绝、定力不可撼动的神祇。因此我修习这些苦行，使他从平衡的状态中移出，怀着爱慕之心来到我的身边。”

“湿婆，”年轻人说，“是毁灭之神，‘世界的毁灭者’。湿婆的喜悦是在满布死尸恶臭的墓地冥思。他在那儿看到死亡的腐败，那与他蹂躏破坏一切的心是一致的。湿婆戴的项圈是用活生生的蛇做的。此外，湿婆是个乞丐，而且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

那童女说：“他不是你这种人的心所能理解的。他身为乞丐，却是财富的源头；他令人恐惧，却是恩典的来源；蛇圈或珠玉珞璎他可以随意

无碍地戴上或脱去。身为未造物的创造者，他又怎么出生呢！湿婆是我的爱。”

年轻人因此去掉他的伪装——他就是湿婆。

童女母性的民俗故事

不是英雄，就是魔鬼

佛陀以乳白大象的身形，从天堂下降到他母亲的子宫。阿兹特克印第安人的“女蛇裙”科亚特利库埃（Coatlicue)，被一团以羽毛球形态出现的神祇追求。奥维德《变形记》的章节中，充斥着被各式伪装神祇包围的少女。天神宙斯变成一头公牛、一只天鹅、一场黄金雨。任何不小心吞下的叶子、任何干果，甚至微风的吹拂，都有可能让成熟的子宫受孕。生殖的力量无所不在。根据当时的怪念头，受孕的不是救世英雄就是毁世魔鬼，谁也不知道。

西尼劳•法泰•密尔托

童女生子的意象在通俗故事和神话中到处可见。只要一个例子便可充分说明这点。汤加群岛（Tonga)有一则关于“俊男”西尼劳（Sinilau)的系列古怪民俗故事。这则故事之所以特别有趣，不是因为它极端荒谬，而是因为它以无意识的滑稽文字，清楚说出典型的英雄生活中的每个重要主题:童女生子、寻找父亲、痛苦折磨、向父亲赎罪、童女母亲的升天与即位，以及最后真子得到神圣胜利，而伪装者却受到严厉惩罚等。

从前有一对夫妇，妻子怀孕了。要生产时，她叫丈夫扶起她，好让她分娩。她生出一只蚌，丈夫一气之下抛弃了她。然而她要他把蚌留在西尼劳的浴盆里。西尼劳下来泡澡，把他洗澡用来舀水的椰子壳抛了出来。蚌随之滑出来，将椰子壳吞下去并受孕。

有一天那个女人，也就是蚌的母亲，看到蚌滚向她。她生气地问蚌来做什么，那甲壳动物回答说，现在没时间生气，并要求她腾出一个地方让她生产。帷幕架了起来，蚌在里面产下一个健康的胖男婴。她接着滚回自己的池中，而女人代为抚育这个男婴，他的名字叫做“檀香木下的

法泰（Fa-tal)”。时光飞逝，哇！蚌又怀孕了，她又再度滚到她曾经生产的屋里来。整个过程又再重演一次，蚌再度产下一个健康的胖男婴，他的名字叫做“与法泰随机孪生的密尔托（Myrtle)”。他也被留下来让那个女人和她的丈夫照顾。

当这两个小孩长大成人后，女人听说西尼劳将举办一项庆典，她坚决认为自己的两个孙子应该去参加。因此她告诉年轻人，要他们准备，并附上一句话说，庆典的主人是他们的父亲。当他们来到庆典会场时，他们受到所有在场人士的注目。全场所有女士的眼光都投注在他们身上。他们一路走来，有一群女人要他们靠到她们那里去，但两位年轻人拒绝了，并继续前进，直到有卡瓦酒（kava)**14**可喝的地方为止。他们在那儿端捧卡瓦酒。

然而，西尼劳对他们干扰庆典的行为很生气，命人拿来两个大碗。然后命令部下抓住两兄弟之一将他剖开。于是，他们正要用一把磨尖了的竹刀剖开他，但当刀尖触碰到他的身体时，刀子却在皮肤上滑了过去，他叫喊道：“刀子碰到我的身体又滑开，你只是坐着注视我们，不论我们是否像你。”

西尼劳问年轻人在说什么，他们又重复了一遍。于是他命令将两位年轻人带来，并询问他们的父亲是谁。他们回答说他就是他们的父亲。在西尼劳亲吻新找到的儿子后，他叫两兄弟去带他们的母亲来。他们来到池中找到蚌，并把她带去见他们的祖母，那女人打开蚌，出现一位可爱的女子，名叫“河屋中的希娜”。

他们接着出发回到西尼劳那里。两位年轻人都披着一顶有花边装饰物的桃拂花草垫，但他们的母亲披的是一种叫作“托娲”的上好垫子。两个儿子在前面引路，希娜尾随其后。当他们来到西尼劳的处时，他正与妻妾们一起坐着。两个男孩分别坐在西尼劳的两条大腿上，希娜则坐在他身边。接着西尼劳叫人去准备一个烤箱，并把它加热。他捉住那些妻子和她们的孩子，杀死并烤熟他们，但西尼劳却和“河屋中的希娜”成亲了。

英雄的转化

原初英雄与人类

我们已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从“无生之创生”（Uncreated Creatmg)的流出层，到神话年代中流动却永恒的人格化身。其次，是从这些“已生之创生”(Created Creating)的流出层，到人类历史的领域。流出层已浓缩凝结，意识的领域也已被压缩。从前,根本的身躯是可见的，现在只有它们的次级效用才会在只认得微末事实的人类双眼的瞳孔中聚焦。因此，宇宙发生的循环不是由未知的神祇，而是由许多具凡人特色的英雄来推动前进，世界的命运通过他们才得以实现。这是创世神话开始让位给传奇故事的分界线，就像《创世记》中，被逐出伊甸园是创世以后的事。形而上学让位给史前历史，后者最初是晦暗模糊的，但逐渐在细节上变得精确。英雄变得越来越不神奇，直到最后，在许多地区传统的最后阶段里，传奇故事便依历史时代的一般情节而展开。

“月亮男人”像是一具纠结的船锚，被放松开来。孩子的社会自由漂浮，进入清醒意识的白昼世界里。但据说在他们之中，有如今在水底的父亲的直系子孙，他们就像他最初繁衍的孩子一样，在一天之内便从婴儿长大成人。这些携带宇宙力量的特殊人物，形成精神与社会的贵族阶层。这些全身充满双重创造能量的人，他们自己便是启示的源头。这样的人物出现在每段传奇历史的曙光阶段。他们是文化的英雄，是城市的创建者。

《中国编年史》中记录着，当大地凝结、人们在河床上定居下来时，天帝(Heavenly Emperor)伏羲氏统领着他们。他教导自己的族人如何用鱼网捕鱼、狩猎和饲养家禽家畜，并将人们分为不同宗族，建立婚姻制度。伏羲氏根据蒙河（river Meng)**15**水域中长满鳞片的马怪所赐的超自然石版，演绎出直到今日仍是传统中国思想基本象征的八卦。他历经神奇的受孕过程，在十二年的妊娠后才出生。他具有蛇身、人手和牛头。

伏羲的继任者神农氏又称“土帝”（Earthly Emperor)**16**，身长两米六，牛首人身。他因为龙的影响而神奇受胎。羞辱的母亲将婴儿弃置于

山野，但野兽却保护并抚育他，当母亲听说此事之后，又将他找回家去。神农氏在一日之内发现七十种毒草及它们的解药，他用一片玻璃盖在肚皮上，便可以观察每一种草药的消化情形。他完成了一部至今仍在使用的药典。他是耒耜和以物易物制度的发明者。他被中国农民尊崇为“五谷之神”，他在一百六十八岁时成仙。

这类蛇王和半牛半人的怪兽所述说的过去，是一个帝王成为创世与支撑世界力量携带者的时代。这力量比一般人类体内所呈现的要大得多。沉重的工作，以及人类文明基础的普遍建立，都在那个时代完成。但随着循环的演进，工作性质不再属于原始人或超人的时期到来。它属于人类的努力，如情绪的控制、艺术的开发、国家经济与文化机构的精致化等。现在需要的不是月亮公牛的化身，或是命运八卦的占卜智慧，而是知道心灵的需求与希望的完美人性精神。因此，宇宙发生的循环便产生一位人形的帝王，他将为全体后代树立起人中之王的典范。

黄帝是三皇中的第三位。他的母亲是周田（Chao-tien)**17**省长之妾，她因在夜里看到大熊星座附近一团金黄的亮光而受孕。黄帝出生七十日便能说话，在十一岁时便即帝位。他的特殊天赋是他做梦的能力：他能够在睡梦中造访最遥远的地域，并与超自然界的仙人交往。在他即帝位后不久，沉睡入梦达三个月，在这段期间，他学会如何控制心。在长度相当的第二个梦之后，他带着教导人民的力量归返。他指导他们控制自己心内的自然力量。

这位奇人统领中国达百年之久，他在位期间，老百姓拥有一段真正的黄金岁月。他广纳六位大臣在身边，借由他们的协助，创制年历，开创数学计算法，并教导制作木材、陶器和金属器具，建造舟车，使用金钱并制造竹制的乐器。他指定公共场所作为崇拜神祇之用。他将有关私人财产的限制和法律制度化。他的皇后创造了蚕丝织造的艺术。他种植百种谷类、菜蔬及树木；帮助鸟类、四足动物、爬虫类和昆虫发展；教导使用水、火、木及土地，并规范潮汐的运动。他在一百一十岁逝世前夕，凤凰与独角兽出现在御花园内，作为他完美统治的见证。

人类英雄的童年

婴儿流散与回归的主题

蛇身牛首的早期文化英雄，从一出生，体内便带有自然世界的自发创造力量。那就是这种兽身形态的意义。然而，人类英雄却必须“下降”，和次级的人类重新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英雄历险的意义。

传奇作者极少满足于只把世界的伟大英雄看成常人。英雄打破、超越局限自己同胞的视野，并将任何拥有相同信心与勇气者能找到的恩赐带回来。相反的，他们总是偏好在英雄出生的那一刻起，甚至从受胎的那一刻起，便赋予他们超凡的能力。英雄的一生都被表现为充满戏剧化的惊异特质，并在伟大重要的历险中达到高峰。

这与英雄的身份是命定而非只是成就的观点相吻合，并展开传记与人物间关系的问题。譬如，耶稣可被视为是借苦行与冥思之力达到智慧的人，或者也有人相信他是一位神祇降世，由他自己演出人类的一生。第一种观点将引导个人亦步亦趋地模仿大师，以便和大师一样达到超越、救赎的体验.但第二种观点所述说的英雄，却是用来冥想的象征，而不是实际遵循的典范。神性是全能上帝的启示，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因此，对生活的思考应该以冥思个人内在的神性来进行，而不是视它为亦步亦趋模仿的前奏曲。这里的课题不是“按规定做，安分守己”，而是“了解这点，成为上帝”。

在第一部分“英雄的历险”中，我们是从第一种观点来看待救赎的行为的，这可以说是心理层面的。我们现在必须从第二种观点来描述它，在此赎罪变成象征英雄重新发掘并揭示自然奥秘的功绩的象征。因此，在本章我们将首先探讨神奇的童年，借此显示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神圣原则的特殊形式已在世界中具体化。然后再继续介绍英雄为实现命定的工作而在生活中扮演的多种角色。这些角色范畴的差异，要视时代的需要而定。

用已成公式化的词汇述说，英雄的第一项任务是有意识地经历宇宙循环开始之前的阶段，并从已经流出的时期折返。他的第二个任务便是从深渊归返，回到当代生活的层面，在那儿充当具有造物潜力的人类转化者。黄帝具有做梦的能力，这是他下降归返的道路。威涅枚念的第二次诞生或水之生，将他抛回到一种原初的体验中。在汤加群岛的蚌妻子的故事中，隐退在母亲出生时便开始——两位英雄兄弟都是从原人的子宫中出生的。

英雄个人循环的第二部分事迹，将与他第一部分的下降深度成比例。蚌妻子的儿子出自动物的层次，他们的身体之美是无可比拟的。威涅枚念从原初的风与水中重生。他的天赋是在诗歌的伴随下，激发或抑制自然与人体的要素。黄帝停留在精神的国度中，他教导心灵的调和。佛陀甚至超越创造之神的领域，从虚无中归返，他从宇宙发生的循环中解脱出来。

如果一位真实历史人物的事迹使他成为英雄，那么他的传奇建构者将会适当地为他编造出有深度的历险故事。这些事迹将被描绘成进入神奇领域的旅程，有些被诠释成潜入心灵夜海的象征，有的则被说成是在各期生命中，人类命运显现的某些领域或面向。

阿卡狄亚（Agade)萨尔贡王（King　Sargon，约公元前2550年）的生母出身卑微，他的生父不详。他在一只香蒲编成的篮子内随幼发拉底河漂流，被农夫阿齐（Akki)发现，并由他抚养长大成为一位园丁。女神伊什塔尔喜欢这个年轻人。因此他最后变成国王，被人们尊为活的神明。

印度孔雀王朝的创立者旃陀罗笈多王（Chandragupta，公元前4世纪），



混沌怪兽与太阳神（亚述王国）。来自卡尔忽（Kalhu)亚述王阿舒尔•纳沙•阿帕里（公元前885-前860)宫殿的雪花石青墙板-此神可能是国家的神祇亚述（Assur)。他所扮演的角色原先是

由巴比伦马杜克神，或更早期苏美人的暴风神恩利尔所扮演的，



年轻的玉米神（宏都拉斯）。石灰石碎片，出土于古马雅文化的城市哥班（Copan)。

被弃置在牛棚门口的一只陶罐内。一位牧人发现后便养育了这个婴儿。有一天，当小旃陀罗笈多和他的玩伴们在玩“审判席国王”的游戏时，他下令说，罪大恶极的人应被砍断手足。然后他一说话，被截断的手足立刻又回归其位。一位路过的王子看到这神奇的游戏，就用一千枚钱币买下了那个小孩，并从小孩身上的胎记认出，他是一位孔雀王朝的皇族。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公元540?—604年）是出身高贵的孪生兄妹，在魔鬼唆使下乱伦生出的小孩。忏悔的母亲将他置于一只小篮子内流放大海。他被一位渔夫发现并收养了他，在六岁时被送到修道院，准备被教育成一位神职人员。但是他想要过的是武士般的战斗生活。他上了一条船，神奇地被带回自己双亲的国度，并在那儿赢得皇后的垂青，但她很快被证明是他的母亲。在二度乱伦之后，格列高利把自己锁在海中的一块石头上，忏悔十七年。铁链的钥匙被抛人水中，但在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却在鱼腹内找到，这被认为是神意的征兆。忏悔者被引至罗马，在时机成熟时被选为教皇。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32—814)幼年时被他的兄长迫害，被迫逃到萨拉森（Saracen)**18**所统治的西班牙。他化名梅涅特（Mainet)，并为国王提供预警的服务。他使公主改信基督教，并且两人秘密结婚。在完成这些事后，这位年轻的皇族回到法国，推翻先前迫害他的人，并顺利登上王位。他统治了一百年，身边有十二位贵族大臣。根据记载，他的发须既长又白。

有一天他在审判树下，为一条蛇主持正义，那动物出于感激，便赠与他一个灵符，使他和一位死去的女人恋爱。这个灵符在艾克斯（Aix)**19**落入一口井内。这就是为什么艾克斯城变成查理曼大帝最喜爱的住处。在与萨拉森人、萨克森人（Saxons)、斯拉夫人（Slavs)以及诺曼人（Northmen)的长期战争之后，这位永不显老的帝王过世了。但他只是入睡而已，他将会在国家需要时醒过来。中世纪后期，他一度醒过来参与圣战。

每一则生平事迹，都显现出各种合理化的婴儿流放与回归主题。这是所有传奇、民俗故事和神话的显著特色。通常有关英雄生平的描述，都会努力在他们生理的形貌上赋予某种合理的解释。但是，当所论述的英雄是一位伟大的祖师、奇才、先知或神明的化身时，奇迹就会超越所

有局限而任意发挥。

奇迹

犹太先祖亚伯拉罕（Abraham)诞生的希伯来通俗传说，就提供了一个完全超自然的婴儿流放的事例。当时宁录（Nimrod)已从星象中读出亚伯拉罕诞生的事件。

因为这位邪恶的国王也是位狡猾精明的星象家，星象显示有一位反抗他并成功拆穿他的宗教谎言的男婴，将会在他的时代诞生。由于对星象预示的命运感到恐怖，宁录传唤诸亲王与地方首长，要他们就此事提供意见。他们答复说："我们一致建议，您应该盖一座大房子，派警卫在入口看守，并通令境内所有的孕妇和她们的接生婆到那里去，直到她们把孩子生下来为止。孕妇生下的如果是男婴，接生婆就要杀了他。如果是女婴，便可以存活下来，母亲还可以得到礼物与昂贵的衣服，而且还要派人传令公开褒扬说，'凡生女婴者即获如此犒赏！

国王很满意这一建议，他在全国贴出通告，召集所有建筑师为他建造一座大房子，高六十厄尔（ell)[20]，宽八十厄尔。屋子建好后，他发布了第二项通告，召集所有的孕妇到那里，并在那里一直留到分娩。指派官员将孕妇带到里外四周都有卫兵站岗的大屋，以防止孕妇逃走。下一步，他派接生婆到那屋去，命令她们杀死母亲襁褓中的男婴。但是如果生的是女婴，母亲将被赐予亚麻布、丝绸和绣花的服饰，光荣地离开拘留所。当时被杀死的婴儿至少有七万名。于是天使到上帝面前说："你没看到他的作为吗？那个罪人和冒渎者——迦南地之子宁录杀了这么多无辜的婴儿。"上帝回答说："圣洁的天使，我知道也看到了这件事，因为我既没打盹也没睡觉。我看到也知道秘密的事和表面的事，你们将亲眼见证我怎么处置这个罪人和冒渎者，因为我将着手惩罚他。"

大约在同时，他拉（Terah)娶了怀孕的亚伯拉罕之母……当她将要临盆之际，她怀着巨大的恐惧离开城市，朝沙漠方向走去，沿着山谷边缘而行，直到碰到一处洞穴为止。她进入这个避难所，第二天巨痛袭来，她产下一子。整个洞穴充满小孩容貌的光辉，就像灿烂的阳光一般，母亲非常高兴。她所生的婴儿便是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

母亲悲痛地对她儿子说："唉！我在宁录为王时生下了你。因为你的缘故，七万名男婴被杀死了，我因担心他知道你的存在后，会派人来杀

掉你而感到害怕。你最好死在这洞里，总强过我亲眼看到你死在我的怀里。”她脱下身上的一件衣服，把男婴包裹起来。然后把他弃置在山洞内，说：“愿主与你同在，愿他不放弃你，也不抛弃你。”

于是亚伯拉罕便被弃置在山洞里，没有人看护，他开始啼哭了。上帝派天使加百利送下牛奶去喂他，天使让牛奶从婴儿右手的小手指流出，让他吸食到十岁为止。然后他起来四处走动，离开山洞，沿着山谷边缘行进。当太阳下山，星星出来时，他说：“这些都是神！”但当黎明到来看不到星星时，他说：“我将不再崇敬这些星星，因为他们不是神。”后来，太阳升起，他说：“这是我的神，我将赞美他。”但太阳也落了下去，他说：“他不是神！”看到月亮时他称之为神，向他顶礼。月亮后来也变得朦胧不清，他大叫道:“这也不是神！是‘太一’（One)在操控它们的行动。”

被鄙夷者或残障者

蒙大拿州的印第安“黑足”部落有一则故事，说到一位斩杀怪物的年轻英雄“血块男儿”（Kut-o-yis)，他是自己的养父母在小锅中煮沸一块水牛血时发现的。

锅里立刻传出类似小孩哭泣的喧闹声，好像他正饱受痛苦、烧灼或烫煮一样。他们向锅里望去，看见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他们快速把他从水中抱出来。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到了第四天，小孩开口说道：“把我依次绑在这些木桩上鞭打，等我被綁上最后一根木桩时，我将从鞭挞中出来，长大成人。”老妇人照做了，当她将男孩绑在木桩上鞭挞时，他很明显地在长大，当他们把他绑在最后一根木桩上时，他已长大成人。

民俗故事通常会用被鄙夷者或残障者的主题，来支持或替代流放的主题。被虐待的幼子或幼女、孤儿、继子、丑小鸭式的人物或身份低微的仆役等。 .

一位年轻的普威布罗（Pueblo)印第安妇女，在用脚帮她母亲搅拌制作陶器用的黏土时，觉到有泥土溅到自己腿上，但不甚在意。

几天后，女孩觉得腹中有东西在动，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即将生产。她没有告诉母亲，但腹中之物不断长大。有一天早上她觉得非常不舒服，下午便生出小孩。这时候母亲才知道自己的女儿生子了。母亲对

这件事非常生气。在看过那小孩后，她觉得他一点都不像个婴儿，她看到的是一个圆鼓鼓、有两根棍子伸出来的东西，那是一个小水罐。“你从哪里弄来这东西？”她母亲问道。女孩只是哭泣，此时父亲走了进来。“没关系，我很高兴她生了小孩。”他说。“但那不是个婴儿。”她母亲说。于是父亲走去看了一眼，发现是一个小水罐。看了之后，他非常喜欢那小罐子。“它在动。”他说。那个小水罐长得很快，不到二十天就长得很大了。它能够和孩子们四处玩耍，而且还能说话。“外公，带我到外面去，让我四处看看。”他说。于是，每天早晨，祖父会带他外出，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们发现他是个小男孩，他们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叫“水罐儿”。

非凡的能力

总的发展趋势是：命运之子必须面对一段漫长的晦暗期。这是极度危险、充满障碍或羞辱的时刻。他被向内抛人自己的心灵深处，或被向外抛到未知的领域。不论是哪个方向，他所接触的尽是未知的黑暗。这也是无法预测的神明显灵的地带，有善神也有恶灵、有天使、有益的动物、渔夫、猎人、干瘪老太婆或农夫等出现。在动物学校中抚养长大，或像齐格飞一样，在地底下与滋养生命树根的地精为伍，或是单独在某间小屋中（这类故事有一千种不同的讲述方式）成为年轻的学徒，学到并获得那处于度量领域之外的种子的力量。

神话认为必须有非凡的能力，才能经受这样的考验并存活下来。有关婴儿期早熟能力、聪明和智慧的传说比比皆是。还躺在摇蓝中的赫拉克勒斯勒死一条女神赫拉（Hera)派来攻击他的蛇。波利尼西亚的茂伊设陷阱让太阳走慢一些，以便他的母亲有空煮饭。前面谈过，亚伯拉罕获得一神的知识。耶稣让智者羞愧。婴儿佛陀曾被独自留在树荫下一整天。他的保姆突然注意到，整个下午树荫没有动过一下，那孩子则静坐，处于瑜伽的出神状态中。

人们敬爱的印度教救主吉栗瑟拏，幼年时曾流放于古窟拉（Gokula)与布尔达班(Brindaban)牧牛者中，这是一段充满乐趣的时光。有个名叫富单那（Putana)的顽皮丑小鬼，以美女的外形现身，但胸前带毒。她进入吉栗瑟拏养母耶舍（Yasoda)的家中，表现出非常友善的样子，很快就把婴儿抱到膝上喂奶了。但是因为吉栗瑟拏吸得太用力，把她的精力都吸干了，结果她倒地而死，变回原来巨大丑陋的形

态。然而，当那腐臭的尸体被火化时，却散发出甜美的香气。因为圣婴在吸奶时，已解救了那女魔。

吉栗瑟拏是一个淘气的小男孩。他喜欢在挤牛乳女郎睡觉时，偷走装牛凝乳的罐子。他总是爬上自己够不到的高架偷吃东西，并将它打翻。女孩们称他“奶油贼”，并向耶舍抱怨，但他总能编出理由脱罪。有一天下午他在院子玩耍时，有人警告他的养母说吉栗瑟拏在吃泥土。她拿了一根藤条赶来，但吉栗瑟拏已经把嘴唇擦干净了，完全否认这回事。她打开吉栗瑟拏的嘴着，当她往里面凝视时，她看到了整个宇宙——“三界”。她心想：“我多愚蠢，竟把自己的儿子想成是‘三界之主’。”这一切再度从她眼前消失，刚才的片段在她心中消失了，她摸摸小男孩并带他回家了。

牧牛人习惯于祭拜天王和雨神因陀罗（Indra)，他是印度教的宙斯。有一天当他们、在祭祀时，少年吉栗瑟拏对他们说：“因陀罗不是无上的神祇，虽然他是天王，但他害怕阿修罗。此外，你们祈求的雨水和繁荣要靠太阳，是它吸收水分后再让它们落下。因陀罗能做什么呢？消逝的一切都由自然与神灵的法则决定。”因此，他把牧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临近的树林、溪流与山丘，特别是戈瓦德罕（Govardhan)山，指出它们比遥远的天空之主更值得尊崇。所以他们向山林供奉鲜花水果和甜食。

此时吉栗瑟拏自己化成第二个形态。他化身为山神并接受人们的供奉，与此同时，他仍以原来的形象在人群中，与他们一起崇拜山神。那山神接受祭品并把它们吃得精光。

因陀罗很愤怒，派来云雨之王，命令他把大雨倾注到这些人身上，直到他们通通被冲走为止。一片暴风云雨来到这个地区上空，开始降下洪水，好像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但少年吉栗瑟拏用他永不枯竭的热量填满戈瓦德罕山，并用小手指举起山来，令人们躲在下面。大雨击打山区，发出嘶撕声，然后蒸发掉。洪水泛滥了七天，但没有一滴水碰到牧牛人的地区。

因陀罗神于是了解到对手必定是“原初存在”（Primal Being)的化身。第二天当吉栗瑟拏吹着笛子外出放牧时，天王乘着他的大白象伊婆罗那(Airavata)下凡，俯首拜倒在这位微笑的少年的脚边表示顺服。

童年周期的结局

童年周期的结局是英雄归返或被识破身份，在历经长期的晦暗后，英雄的真正性格展现了出来。这件事可能会导致相当严重的危机，因为它是到目前为止，被排除于人类生活外的某种能力的浮现。早期的模式破成碎片或为之消解，悲剧在眼前招手。然而，在明显的浩劫之后，新因素的创造价值逐渐为人了解，世界会在出乎预料的荣耀中再度成形。这个牺牲——复活的主题不是在英雄自己身上，就是在他对世界的影响中表现出来。我们在普威布罗人的“水罐儿”故事中发现第一个不同的情节。

男人们要出外猎野兔，水罐儿也吵着要去。“外公，拜托你带我到台地山脚，我要猎兔子。”“可怜的孙子，你没法猎兔子，你既没手又没脚。”老祖父说。但水罐儿非常想去，“不管怎样就带我去吧。你年纪太大，做不了什么的。”他的母亲在哭泣，因为水罐儿没手又没脚。他们通常都从他的嘴巴一水罐的嘴来喂食。第二天早晨，祖父带他到台地以南之地。他一路滚过去，很快看到兔子的足迹，并跟踪足迹而去。不久兔子开始逃跑，他追赶起来。就在他到达沼泽地之前的路上有一块石头，他的身体因撞上石头而破裂，里面跳出一个男孩来。他很高兴自己的表皮破了，自己本来就是个男孩，是个大男孩。他的脖子上戴有许多珠饰，耳朵上戴着土耳其玉耳环、身穿跳舞的短裙、平底靴子和鹿皮上衣。他捉到许多兔子，回去后把它们送给老祖父，于是祖父带着他凯旋而归。

库胡林

在精力充沛的爱尔兰战士库胡林（Cuchulainn)——中古世纪《厄尔斯特系列》(Ulster Cycle）或《红枝骑士系列》（Cycle of the kinghts of the Red Branch）故事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身内燃烧的宇宙能量，会突然如火山爆发般爆发出来，不仅淹没他自己，也破坏了周遭的每件事物。故事说他在四岁时，前去测试舅舅康裘巴（Conchobar)国王的“男孩兵团”（boyscorps)，用他们自己的运动方式进行比试。他带着自己的铜枪、银球、标枪和玩具矛枪，前往宫庭所在的伊曼尼雅（Emania)城，他未经任何人的许可，便一头冲入男孩群中。

男孩们为数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全都在草地上互相投掷武器，并与他们的领袖——康裘巴王的皇子傅勒曼（Follamain)练习武术。整个场上的人都向他投掷武器。他用拳头、前臂、手掌和小盾牌，挡开同时

来自四面八方的枪、球和矛。不久，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自己的战斗狂热（一种怪异、独特的身心变化，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痉挛”或“扭曲”）所袭，瞬间，他已撂倒其中五十名好手。男孩兵团中又有五人飞奔逃过国王与雄辩者弗格斯（Fergus)坐着下棋的地方。康裘巴王起身加入混战。但是库胡林在所有年轻人由他保护和听命于他之前绝不轻易罢休。

库胡林遭遇武器攻击的第一天，是他的自我完全显现的时刻。这次演出完全不是严格控制的产物，也没有我们在印度教吉栗瑟拏事迹中所感受到的嘻闹反讽。相反的，库胡林和他人一样第一次了解到，他竟有如此充沛的力量。那是从他身心的深层中爆发出来的力量，他必须随机应变，快速处理这种力量。

同样的情况再度发生在康裘巴国王的宫庭中，那天德鲁伊教巫师加释巴德（Cathbad)在预言中宣称，任何在那天穿戴武器与盔甲的年轻人，他的名望将超过其他所有的爱尔兰年轻人，然而他将短命而死。库胡林立刻要求穿上战斗装备。送给他的十七套武器，都被他用力粉碎，直到康裘巴国王把一套御用装备给他使用为止。接着他把战车也捣成碎片，只有国王的战车才足以与他匹配。

库胡林命令康裘巴国王的战车车夫，带他到遥远的“瞭望浅滩”（Look-out Ford)去，他们很快来到一处被称作“内克棠之子讨债鬼”（the Dun of the Sons of Nechtan)的偏僻堡垒。他在那儿砍下抵御者的头颅，并把头颅绑在马车两边。回程路上他跳上地面，只靠奔行和速度便逮到两只大型雄鹿。他用两块石头打下两打飞行在空中的天鹅。他用皮带和其他工具，把所有掳获的鸟兽都系在战车上。

当战车接近伊曼尼雅城堡时，女先知蕾瓦倩（Levarchan)看到这一壮观的景象。“战车以血淋淋的敌人头颅装饰，”她宣称，“漂亮的白鸟在战车中和他作伴，身体完整的野雄鹿也被綁在车上。”“我认识那位马车上的战士，”国王说，“那小男孩是我姊姊的儿子，他就是在这天出征的。当然他的手将染红鲜血。万一他的愤怒没有及时消除，所有伊曼尼雅城的年轻人都会被他杀害。”因此，必须很快想出一种方法来降低他的热情。城堡的一百五十名女人与她们的领队史康德拉克（Scandlach)，赤身裸体、毫无遮盖地整队出去迎接他。这位小战士被这种女性魅力弄得发窘和难以自持，于是他把目光移开。就在这个当口，一群男人抓住他，把他浸入一大桶冷水中。容器的横木和铁框四散裂开。第二个大桶

也被库胡林的热度煮沸，第三个桶变得非常热。库胡林被驯服，该城也因此得救了。

库胡林真是位漂亮的男孩，双脚各有七根脚指，每只手也同样有这么多的手指。他的眼睛各有七只瞳孔，炯炯有神，每只眼睛都因这宝石般的亮光而闪耀。他两边脸颊上各有四颗痣：天蓝、艳红、翠绿及鲜黄。两耳之间的五十束鲜黄长发如同黄色的蜂蜜一般，又像是在烈阳照射下闪耀的白金胸针。

他穿了一件绿色的斗篷，胸前有枚银扣扣住，还有一件金线织成的衬衫。但当他被痉挛或扭曲袭击时，他就变成一个恐怖、多形、神奇、前所未有的生物。他从头到脚，血肉、四肢和每一个关节都在颤抖。他的脚、足胫和膝盖都转移到后面去了。他头颅前的肌腱也被扯到脖子后面，并在那儿长出一个比满月婴儿的头还要大的肉瘤来。他的一只眼睛深深陷入头中，以致一只野苍鹭能否从被放置的枕骨部，把它啄出脸颊来都是个问题；另一只眼睛却相反地突然凸出来，单独摆放在脸颊上。他的嘴扭曲到耳朵的部位，火焰从中流出。他砰砰跳动的心脏，就像是守卫猛犬的狂吠声，或是一头攻击大熊的狮子的吼声。

他头上的天空中的那些乌云，是他沸腾的愤怒扑袭到头上时，所显现的狂风暴雨和熊熊火花。他的头发把头缠绕起来……虽然有一株大苹果树在上面摇动，但没有一个苹果会掉到地面上，所有的苹果都会被他愤怒时的头发刺穿。他从前额投射出来的“英雄痉挛”，比一流战士的磨石更长、更厚。比一艘大船的桅杆更高、更厚、更坚固、更长的，是从他头皮正中央垂直喷出，然后散布到四个要点的黑血。血形成一片悲戚昏蒙的魔雾，就像是国王在冬夜降临时，一步步走近覆盖在王宫上的冒烟的棺罩。

战士英雄

出发与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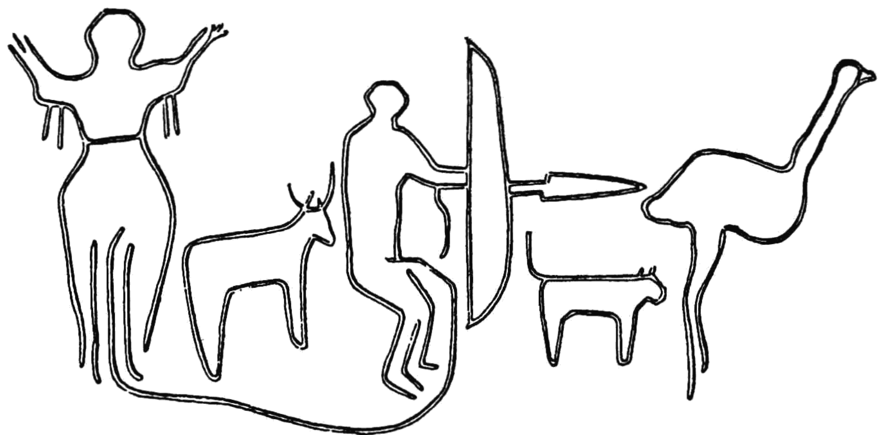
英雄的出生地，或是他回归人群完成成人事迹前所流放的偏远之地，乃是世界的中点或轴心。正如涟漪从水底喷溅出来，宇宙的种种形物也同样是从这个源头，以同心圆向外扩展开来。西伯利亚雅库特人（Yakuts)的英雄神话便这样展开。

在宽广、静止的深层之上，天堂九域和七地之下的中央点，是地球上最宁静的世界轴心，那里月亮无蚀，太阳不落，夏日恒长，布谷鸟啾声不断，“雪白青年”（white youth)因此清醒过来。他动身去弄清自己身处何方，以及自己居住的地方的样貌。在他的东面有一片延伸出去、尚未开垦的广大平原，中央隆起一座壮观的山丘，顶峰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树。该树的树脂是透明的，带有甜美的香气，树皮永不干裂，树液闪烁着银光，茂密的树叶永不凋萎，树上的柔荑花像是一丛倒挂着的杯子。树的顶端高过七层天的底部，乃是“上帝”权限的分界点。树根则直入地下的深处，它们在那里形成了该地神话动物的居所的栋梁。那树以它的树叶和天空的存在物对话。

当“雪白青年”转向南方时，他看到绿色草原中央有一片从未被风扰动过的宁静乳湖，围绕着湖岸的则是凝固的沼译地。他的北方是一座树木日夜沙沙作响的黑森林，各种野兽都在那儿活动。高耸的山峰陡立在森林之外，山顶好似披戴上白兔毛的帽子一般。群山斜倚着天空，保护这中间地带免受北风的侵袭。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向西伸展，外围是一片高大的枞树林，树林后面则有几座光秃秃的孤峰在那里闪烁着。

“雪白青年”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形貌中观看白昼的日光。然而，他很快就厌倦独自一人的生活，他前往那巨大的生命之树。“尊贵崇高的女主人，我的‘树母和土地婆’，”他祈祷着，“所有的存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而且繁衍子孙，我却孤零零一人。我现在要去旅行，寻找一位与我同类的妻子，我希望依我的同类来衡量我的能力。我要亲近人类，照人类的方式生活。赐福的你不要拒绝我。我低头跪下虔诚地析祷。”

于是树叶开始喃喃细语，一阵精纯、洁白的乳雨从树叶上滴落到“雪白青年”的身上。一股暖风袭来，树开始呻吟，有一位女性从它的根部浮现出来直到腰部。她是一位中年妇女，诚恳热切，头发随风飘动，胸部裸露。女神从其中的一个丰满乳房中，挤出自己的乳汁供年轻人饮用，在喝下乳汁后，他觉得自己的力气增加百倍。女神同时答应让年轻人拥有一切幸福，祝福他不会被水、火、铁或其他任何事物所伤害。



旧石器时代的岩石雕刻（阿尔及尔），出土于提奥特（Tiout)附近的一座史前遗址。在猎人与鸵鸟之间猫样的动物或许是某种受过训练的猎豹，左后方与猎人的母亲在一起的有角野兽，则或许是正在吃草的圈养动物。

英雄从核心出发去了解自己的命运。他的成人事迹把创造的力量注人世界。

年老的威涅枚吟唱着，湖泊高涨起来，

大地摇撼，

铜山颤动，

巨石发出巨响。

山丘裂成两半，

海岸的石头碎裂。

——录自《卡勒瓦拉》

英雄的诗篇以神奇的文字魅力带来回响。同样的，英雄战士的剑刃也在蜕去它衰微的外壳前，闪耀着创造源头的能量。

因为，神话英雄不是已成事物，而是将成事物的佼佼者。他要斩杀的龙怪正是保持现状的怪兽，也就是紧握过去不放的哈德法斯。英雄从混沌不清中浮现，但是敌人的力量强大而不容忽视。他是敌人、龙怪、暴君，因为他把属于自己地位的权威转变成自己的优势。他成为哈德法斯，不是因为他执著于“过去”，而是因为他“执著”。

暴君是傲慢的，因此他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傲慢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能力是自己练就的，所以他是个小丑角色，错把幻影当成真实。他注定要被戏弄。从白昼形物的黑暗源头重新现身的神话英雄，让我们知道暴君命运的秘密。只要简单的一按钮，他便能消灭形体庞大的事物。英雄的行为是不断破坏当下既成的事物。这个循环的过程不断运转，神话的重点便放在成长的层面。转化、流动才是生活之神的特质，而不是固执的沉重。现代伟大人物的存在，只是为了被打破、切割成块和散布出去。总而言之，食人魔暴君是现实生活的佼佼者，而英雄则是创造生活的佼佼者。

英雄的基本行为就是在清除障碍

当村落与城市大幅扩展时，英雄才以“人类”的形态出现在世上。许多自原始时代存留下来的怪物，仍旧潜伏在偏僻的地区，它们因恶意或绝望而与人类社会为敌。它们必须被清除掉。此外，人类暴君把邻族货物篡夺过来为己所用，是造成哀鸿遍野的主因。这些暴君必须被压制下去。英雄的基本行为就是清除障碍。

“血块男儿”从锅中被取出，并在一天之内长大成人。他杀死养父母的恶毒女婿，然后去对抗乡间的食人魔。他灭绝了某个凶残的熊族部落，只留下一只怀胎的母熊。她可怜地恳求免她一死，所以他饶了她。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就没有熊存在了。接着他杀死一整个蛇部落，但又留下“一条怀孕的母蛇”。接着他刻意走上一条别人说很危险的道路。他沿路走着，一阵飓风来袭，把他卷入一条大鱼的嘴里。这就是吞人鱼，飓风就是它的吸吮时造成的。他到了鱼肚内，看到许多人在那里，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死了，但有些人还活着。他对那里的人说：“喔，心脏必定在这某处，让我们来跳个舞。”所以他把自己的脸涂成白色，眼睛和嘴巴画上黑圈，头上则綁了一柄白色石刀，刀尖向上，还拿了某些用蹄做成的响器。于是人们开始跳舞。有好一会儿，“血块男儿”坐着用手做出鼓动翅膀的动作，并唱着歌。然后他站起来跳舞，上下跳动，直到他头上的刀子刺到鱼的心脏为止。他把心脏割下来，再沿着鱼肋骨间的缝隙割开鱼肉，让所有鱼腹内的人都走了出来。

“血块男儿”继续他的旅程。出发前人们警告他说，不久他会遇到一位让人们跟她摔跤的女人，但千万不可和她攀谈。他对他们所言丝毫不放在心上，走了一小段路后，他看到一位女人招手叫他过去。“不，”“血

块男儿”说，“我在赶路。”但是，当女人第四次招呼他过去时，他说：“好吧，但你必须等一会儿，因为我累了。我希望能休息一下。我休息过后，会过去和你摔跤。”当他休息时，他看到地上突起许多大刀，它们几乎被稻草遮掩起来。于是他知道，那女人把跟她摔跤的人投掷到刀子上杀死他们。他休息一会儿后就起身迎战。那女人要他站起来，他在梦中看到了"“大刀的位置，他说：“不，我尚未准备好。让我们在开始前暖一下身。”然后他开始与那女人耍弄起来，但很快就抓住她，把她投掷到尖刀上，切为两半。

“血块男儿”又上路了，不久来到几个老女人的营地。老女人告诉他，再往前一点，他会碰到一位荡秋千的女人，绝对不可和那女人一起荡秋千。不久，他来到一处湍急的溪流边，岸边有一个秋千。一个女人正在上面摆荡。他看了一会儿，知道她把人们甩到河里去杀死他们。当他发现这个伎俩后，便走向那女人。“这是你的秋千？你荡给我看看。”他说。“不，”那女人说道，“我要看你荡。”“好吧，”“血块男儿”说，“但你要先荡才行。”“好吧，”那女人说，“我要荡了。看好，接下来我要看你荡。”于是那女人朝向湍急的溪流荡了出去。当她在摆荡时，他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对女人说：“我要准备准备，你再荡一次。”但是当女人再次摆荡出去时，他切断藤蔓使她坠入河里。

这是发生在“切岸溪”（Cut Bank Creek)的事。

我们从“杰克与巨人”的床边故事，以及记载赫拉克勒斯与西修斯这类英雄的经典故事中，得以熟悉这些英雄的行径。这些行径同时也充斥在基督教圣徒的传奇中，下面这则有关圣玛莎（Saint Martha)的迷人的法国故事便是一例。

在罗纳河（Rhone)岸阿维尼翁（Avignon)与阿尔勒（Arles)之间的一大片森林内，有一只龙怪，长得半兽半鱼，比公牛还大，比马还长，牙齿和牛角一样尖锐，身体两侧各有一只大翅膀。这只怪兽斩杀所有过往的旅人，并击沉所有的船只。它是从加拉提亚（Galatia)[21]渡海而来，它的双亲分别是“海蛇"（Leviathan)——住在海里、外形像蛇的一种怪物和“野驴”（Ona-ger)——产于加拉提亚的一种可怕野兽，它碰触到的每件事物都会被火烧掉。

圣玛莎在人们诚挚的请求下，前往对抗那只龙怪。她在树林中找到它，当它正在吞噬某人时，她将圣水洒在怪物身上，同时拿出十字架。



坦恩王（Ten)(埃及的第一个王朝，约公元前3200年）敲打战俘的头颅，取材于在阿比多斯（Abydos)发现的象牙饰版。战俘身后是一座旗标，上面站着一只豺狼，它不是代表阿努必斯神（Anubis)就是代表阿普亚特神（Apuat)，因此这种牺牲很明显是国王承献给神的。

物立刻被征服，像绵羊般的倚在圣女身旁，圣女用皮带圈住它的脖子，把它带到邻近的村子里去，那里的民众用石块和棍棒杀死了它。

因为那龙怪为人所知的名字是塔拉斯克（Tarasque)，所以那地方便以塔拉斯康(Tarascon)来命名纪念。在那之前，该地叫做涅尔卢克（Nerluc)，是黑湖的意思，因为溪流旁有片黑森林。

古代的战士之王以斩杀怪物为己任。光芒四射的英雄对抗龙怪的公式化说法，的确是所有发动圣战者自我辩护的伟大设计。下面就是用楔形文字记载的为阿卡得萨尔贡王歌功颂德的碑文，他摧毁了他族人的文明渊源——苏美人的古代城邦。

阿卡得的萨尔贡王——女神伊什塔尔的副摄政，基许（Kish)的国王，亚奴神（Anu)的祭司（pashishu)，大地之王，恩利尔神（Enlil)的

主祭司(ishakku)——攻击了乌鲁克（Umk)城，并毁了它的城墙。他与乌鲁克人作战，掳获乌鲁克人之王，让他戴着脚镣手铐穿越恩利尔之门。阿卡得的萨尔贡王与吾珥（Ur)城的统治者作战，攻击他的城市并毁掉城墙，最终征服了他。他攻击伊宁玛尔（E-Ninmar)城，并毁灭它的城墙和整个领土，从喇加许（Lagash)到海洋，他都攻击。他在海中清洗武器

爱人英雄

不论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霸权，从征服怪兽中赢得的自由，或是制服暴君哈德法斯而释放出的生命能量，都是以女性象征来代表。她是斩杀无数龙怪之后产生的少女，是从妒嫉老爸那里诱拐来的新娘，是从不洁爱人那儿解救出来的童女。她是英雄本身的“另一半”，因为“个别就是整体”。如果他是世界的君王，她就是世界;如果他是战士，她就是功名。她是他命运的意象，而他必须把命运从束缚他的情境牢狱中解放出来，但只要他对自己的命运无知，或被错误的想法迷惑，那么他个人的努力就无法克服障碍。

仪表堂堂的青年库胡林在他舅舅康袭巴国王的宫廷上，激起贵族对他们太太的贞操的担忧。他们提议要为他找一位妻子。国王的特使走遍爱尔兰的每一省份，却找不到适合他的对象。于是库胡林自己前去找一位他认识的住在“鲁浮花园”（Luglochta Loga)的少女。他在游戏场找到她，她身旁围绕着她的义姊妹，她正在教她们刺绣及精致的手工艺。伊眉儿（E-mer)扬起她可爱的脸庞，认出是库胡林，她说：“愿你平安，不受任何伤害！”

别人告诉女孩的父亲来了个“狡猾的伏哥尔”（Forgall the Wily)，他们俩在一起交谈时，国王企图把库胡林送走，让他到阿巴（Alba)“英勇的多那尔”（Donall the Soldierly)那里学习战斗技巧，并算计他会有去无回。多那尔则要他去完成一件更难的任务，也就是去找一位叫做丝嘉莎克(Scathach)的女战士，强迫她把超自然的骁勇技艺教授给他。库胡林的英雄旅程非常简洁清晰地展现出，所有完成困难任务故事的基本要素。

路上他穿越一片危机四伏的平原。近的这一半，会牢牢黏住人们的双脚；远的那一半，草会长高并用叶尖紧紧把人缠住。但是，一位俊美

的青年出现了，他给了库胡林一个轮子和一个苹果。当穿越草原的前半部时，轮子只会往前转，而在穿过后半部时，往前转的则是苹果。库胡林只要保持在它们细长的引导线内，不要向任何一边滚出去，他便可横渡平原，到达对面狭窄而危险的峡谷。

丝嘉莎克住在一座岛屿上，这座岛屿的唯一通路是一座难行的桥梁，桥的两头低而中间高，任何人只要跳上桥的一端，另一端便会翘起来把桥上的人向后抛出。库胡林被抛出去了三次。不久，他痉挛扭曲的老毛病又犯了，待他回过神后，便一鼓作气跳上桥头，像鲑鱼逆流跳跃般使出英雄式的鲤跃龙门，他落在了桥的中心点上。当他跃上那里时，桥的另一头还没有全部翘起来，无法把他抛开，这样他便到了岛上。

就像所有的怪物一样，女战士丝嘉莎克也有一个女儿，这位独处孤岛的年轻少女，从未见过像这位凌空降临她母亲城堡的少年一样俊美的人物。当她知道年轻人来此的目的后，她便告诉他说服自己母亲传授超自然骁勇之秘的最佳方式。他应再以他英雄式的鲤跃龙门招式，跳上丝嘉莎克指导自己的儿子跳上的一株大紫杉树上，挥剑指向她的胸膛，提出自己的要求。

库胡林按照指示从女战士兼巫师那儿赢得她的神技，他没有付出聘礼便与她的女儿成婚，知道了自己未来的前途，并与女战士本人燕好。他在岛上停留了一年，在这段期间，他协力对抗亚马逊女战士（Amazon)和艾妃(Aife)，并与后者生了一个儿子。最后，库胡林在崖边小径杀死一位与他争辩的老巫婆后，便出发回爱尔兰去了。

库胡林在经历又一次战斗与爱情的历险后，便回到了爱尔兰，他发现“狡猾的伏哥尔”仍然不接受他。这次他直接带走伏哥尔的女儿，在康裘巴国王的宫廷正式成婚。历险本身已使他拥有消弭所有对立力量的能力。唯一恼人的事是，国王舅舅康裘巴在把新娘正式交付给新郎之前，对新娘行使了他的皇族特权。

在洞房花烛前必须历经困难任务的主题，在古今世界的英雄行径中俯拾即是。在这个故事模式中，父亲扮演的角色是暴君哈德法斯。英雄巧妙完成任务的难度，相当于斩杀龙怪的难度。这些外加试炼的困难程度是无法衡量的，它们代表的似乎是食人魔父亲决不允许生命按其本身意志发展。然而，当一位适当的候选人出现时，这世上没有一项任务是他完成不了的。意料之外的救援者和时空的奇迹，都帮他推近目标。命

运本身（也就是那少女)会伸出援手，泄露母亲身上的弱点。障碍、脚镣、陷阱和各种阵地，都在英雄权威的现身之下解体。注定胜利的人能够立即察觉到周遭堡垒中的每一细微裂缝，他只需一击便能将它劈得四分五裂。

丰富多彩的库胡林历险中最感人的一点，是那条由转动的轮子与苹果展开在英雄面前的独特隐形路径，这条路被解读成是命运奇迹的象征与指弓I。对不受事物的表面现象刺激误导，而勇敢面对自己本质动能的人就像尼采所说的“本身是个自转轮子的人”而言，困难会解除，而且一路上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坦荡大道展现在他面前。

国王英雄与暴君英雄

行动的英雄是循环的推动者，他把推动世界的原初动力，继续带入生活的每个片段中。因为我们无法透视双重焦点的吊诡，并认为英雄的行为是由充满活力的手臂在危险和巨痛中完成的。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像马杜克斩杀提阿马特龙怪的原型故事，只不过是经历那不可避免的事罢了。

然而，超凡的英雄不仅要使宇宙循环动力持续下去，也要再度睁开慧眼。他能在所有来去无常的事物，以及世界万花筒的欢愉和痛楚中，再度看见宇宙的“唯一存在”（One Presence)。这需要更深的智慧，其结果不是一种行动模式，而是意味深长的象征模式。前者的象征是一把贞洁之剑，后者的象征则是令牌，或是律法之书。前者的历险特色是赢得代表生命的新娘，后者的历险是前往代表无形未知的父亲那里。

第二类型的历险与宗教肖像的模式直接吻合。即使是在一则简单的民俗故事中，当童女之子有一天突然问母亲“我的父亲是谁”时，便会突然在问题的深处激起回响。这问题触及人与无形界域的课题，大家熟悉的赎罪神话主题便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了。

普威布罗人的英雄“水罐儿”问了他母亲同样的问题。

“我的父亲是谁？”他问。“我不知道。”她说。他再问一次：“我的父亲是谁？”但她只是哭泣而不回答。“我的父亲住在哪里？”他问道。她无法告诉他。“明天我要去找我的父亲。”“你找不到你爸爸的，”她说，“我

从未与任何男性在一起，所以你是无处去寻找父亲的。”但儿子说：“我有爸爸，我知道他在哪里，我要去见他。”母亲不愿让他去，但他执意要去。于是，第二天一早她为他准备好午餐，他便出发前往东南方人称泉水为瓦波（Waiyu powidi)的马台点（Horse mesa point)。他慢慢接近那泉水，看到有人从泉水边的一条小路走来。他走到那人面前，那人是个男人。男人问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要去见我的父亲。”他说。“你父亲是谁？”那男人问道。“我的父亲住在这泉水里。”“你永远找不到你父亲的。”“我要到泉水里去，他住在里面。”“你父亲是谁？”男人再问。“我认为你是我父亲。”“你怎么知道我是你父亲？”男人问。“我就是知道。”男人只是瞪着他，想要吓他。男孩不断说：“你是我父亲。”不久，男人说：“没错，我是你父亲。我从泉水中出来与你相认。”说完他用手臂拥绕着男孩的脖子。父亲很高兴他的儿子能来，他把男孩带到泉水里去了。

当英雄努力的目标变成发现未知的父亲时，基本的象征系统仍旧是试炼与自我启示之道。在上述例子中，试炼减轻成持续追问与恐怖的凝视。在前面蚌太太的故事中，孪生子面临的是竹刀的试炼。在回顾英雄的历险时，我们已谈到父亲严酷的程度。对爱德华牧师的聚众而言，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食人魔。

受到父亲祝福的英雄，归返后将成为代表人类的父亲。身为导师（摩西）或帝王（黄帝），他的话便是律法。因为现在他的生命以源头为核心，所以他能展露核心地带的宁静与和谐。他是放射同心圆之世界轴心的映像，是世界之山、世界之树，是大宇宙中反映出来的完美小宇宙。见到他就体认到存在的意义。他的显灵散发恩赐，他的话语是生命的气息。

但代表父亲的角色可能会产生品格败坏的现象。这种危机便出现在描述黄金年代帝王杰绪德(Jemshid)的波斯袄教的传奇中。

所有的人都尊崇王位，

除了杰绪德之外，

谁都不听不看，

他是唯一的王者，

所有的念头都汇聚于一身。

在他们对那凡夫的赞美及尊敬中，

忘了对伟大创世者的崇拜。

他对贵族狂傲地说话，

陶醉在他们的高声赞扬中。

“我是举世无匹的，

因为大地的知识全来自于我，

从来没有一个政权可与本朝媲美，

仁慈又光荣，

从人口稠密之地赶走疾病与贫穷。

国内的欢乐与安宁皆因我之故，

所有良善与伟大的事都有待我的一声令下。

我执政的辉煌普世赞扬，

超过人类心灵所能想象的一切，

我是世界唯一的君王。”

当他一说出这些不敬的话，

立刻侮辱了高高在上的天国，

他尘世的伟大便为之消退，

于是众人异口同声地大胆指责他。

杰绪德的日子变得阴沉，

他的光环全都晦暗下来。

道德家不是这样说的吗？

“当你是国王时你的子民臣服于你，

但是谁，

要是傲慢得忽略崇敬上帝，

就必使他的屋宅与家庭荒芜。”

当他注意到自己的子民的傲慢时，

他知道天国的愤怒已被挑起，

他为之颤栗不已。

——菲尔多西（Firdausi），《王书》(Shah-Nameh)

当皇帝破坏了他的职责，即本应维神的形象，他就不再把执政的恩赐归功于超越源头的源泉，他就不再是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人的观点乏味得只剩下人的计较，超自然力量的体验立刻被视为无效。支持社会的理念消失了，只有暴力才能束缚一切。帝王变成食人魔暴君，现在世界需要从这位篡夺者的手中被拯救出来。

救赎世界的英雄

在父亲的华厦中，两种不同程度的启蒙必须加以区别。儿子从第一种程度的启蒙归返时是使者，但从第二种程度的启蒙归返时，他已理解到“我和父亲是一体”的道理。第二种最高启明的英雄，是最高意义的世界救赎者，也就是所谓的道成肉身。他们的神话扩大到宇宙的层次，他们说的话所具有的权威，超过王权英雄和律法英雄所宣告的任何事。阿帕奇印第安英雄“敌人杀手”（Killer-of-Enemies)说：

你们全都看着我。不要四处乱看，注意听我说。世界和我的身体一样大，世界和我所说的话一样大，世界和我的祷词一样大，天空只和我说的话语与祷词一样大。四季只和我的身体、我说的话语和祷词一样伟大。水也一样。我的身体、我说的话语和我的祷词都比水更伟大。相信我的人、倾听我说话的人，将可长寿。不听我的话的人、心存邪念的

人，将会短命。

不要认为我在东方、南方、西方或北方。大地是我的身躯，我在这儿，到处都是我。不要以为我只在地下或天上，或只在四季中，或只在水域的彼岸。这些都是我的躯体，地下、天空、四季与水域确实都是我的身体——我无所不在。

我已赋予你们必须奉献给我的祭品。你们有两种烟管，也有山地烟草。

神明化身的工作是以他的显灵来驳斥食人魔暴君的无理要求。后者已经因为个人狭隘人格的阴影而封闭了恩典的源头，完全不受这种自我中心意识所限的神明化身，是律法的直接显现。从宏观的角度看，是他造就了英雄的生命——表现英雄行为，斩杀怪物。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取信于一般人的肉眼，他其实可以在一念之间就做得一样好。

吉栗瑟拏残暴的叔叔，也就是在秣菟罗国（Mathura)篡夺自己父亲王位的康斯（Kans)，有一天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的敌人已经诞生，你必死无疑。"吉栗瑟拏和他的兄长大力罗摩（Balarama)从他们母亲的怀中被偷偷带到牧牛人家里，以逃脱这位印度宁录的残害。随后康斯派遣恶魔追赶他们。首先派出的是毒乳布怛那鬼（Putana)，但所有的行动都没有成功。在各种计谋失败后，康斯决定引诱年轻人到秣菟罗城来。他派出信差邀请牧牛人到城里参加一项祭典和大型竞赛。邀请被接受了。两兄弟夹杂在牧牛人中间，来到城外扎营住下来。

吉栗瑟拏和他的兄长大力罗摩进城去看城里的花花世界。城里有庞大的花园、宫殿和树丛。他们遇到洗衣工，并向那人讨了一些好的衣物。当那人大笑着拒绝时，他们强行夺走衣物，并觉得很快乐。后来一位驼背的老妇人析求吉栗瑟拏，让她将拖鞋上的黏肢抹在他身上。他走到老女人面前，把自己的脚踩在女人的脚上，然后用两根手指放在她的下巴下，把她的头抬起来，使她变得又挺直又美丽。他说："在我杀了康斯后，我会回来找你。"

两兄弟来到空荡荡的竞技场。湿婆神的弓已经架好，这把弓有三株棕榈树那么高，既大又重。吉栗瑟拏走向那把弓，用力一拉，弓在一声巨响中折断。康斯在他的宫殿内听到巨响，吓得毛骨悚然。

暴君派遣大军到城里杀两兄弟，但这两位少年成功地杀死士兵，回

到自己的营区。他们告诉牧牛人城市之旅有趣极了，接着他们吃晚餐，上床睡觉。

当天晚上康斯做了不祥之梦。当他醒过来时，便命令竞技场准备好竞赛，并大吹喇叭把大家集合起来。吉栗瑟拏和大力罗摩扮成变戏法的人混进去，后面跟着他们的牧牛人朋友。当他们进入大门时，有一头愤怒的大象已准备要踩压他们，它像一万头普通大象那般强而有力。大象骑师指挥大象径直向吉栗瑟拏冲来。大力罗摩用拳击打大象，使它停下来，并开始后退。骑师再度指挥大象前进，但两兄弟把大象打得倒地而死。

这两位青年走到广场上。每个人都在吉栗瑟拏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本性：摔跤手认为他是一位摔跤选手，妇女视他如珍宝，神明知道他是他们的主，而康斯认为他是死神魔罗。当他击败前来对抗他的所有摔跤手，最后杀死他们中最强壮的人后，他跳上皇家讲台，拉住暴君的头发杀死了他。人、神和圣徒都很高兴，只有暴君的妻妾发出哀鸣。吉栗瑟拏眼见她们的悲痛，以他原初的智慧安慰她们。“母亲，”他说，“不要悲伤。没有人可以长生不死。认为自己能拥有一切是错误的。父亲、母亲或儿子皆无实体。有的只是不断的生死轮转。”

救赎者的传奇认为，荒原时期是因为人（伊甸园内的亚当，王座上的杰绪德）犯下道德错误造成的。然而，从宇宙发生循环的观点来看，公正与邪恶的规则轮替是尘世景象的特色。这在宇宙的历史中是如此，在国家的历史中亦是如此。流出变成了消解，少年变成老年，出生变为死亡，创造形体的活力变成呆滞的死气沉沉。生命浮涨起来变成形体，然后衰退，把多余的东西抛在后面。世界帝王统治的黄金时代，在生命每个片刻的脉动中，与暴君统治的荒原时期交替变换。创世之神最后成了毁灭者。

从这一观点看来，暴君食人魔的父亲的代表性并不会比他篡位的早期世界帝王差，也不会比取代他的聪慧英雄（皇子）差。他是不变的代表，就如英雄是变化的象征一样。因为每一时刻都是从先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因此这个哈德法斯龙怪，被描绘成是世界救主降临的前一个世代。

直截了当地说，英雄的工作是去消灭父亲（龙怪、试炼者、食人魔国王）执著的一面，并从他的禁锢中释放出哺育宇宙的生命能量。

完成的这项工作与父亲的意愿不一致就是忤逆。他（父亲）可以“为他的小孩而死”，也可能是上帝将热情强加在他身上，使他成为诸神牺牲的受害者。这并不是相互矛盾的教义，而是以不同方式述说同一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杀手和龙怪，牺牲者与受害者，在场景背后是同一个人，那里没有两极的对立，只有舞台上的必朽敌人，那里上演的是诸神与泰坦巨神间的永续战争。无论如何，龙怪——父亲仍然是“全体”（Pleroma)，他既不增也不减。他是我们生命所依附的“死神”。至于“死神”是一或多的问题，答案是：“他在那儿是一个，但在他孩子这儿便是多个。”

昨日的英雄将成明日的暴君，除非他今日便将“自己”钉上十字架。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因为未来的解救是如此的不确定，所以看似虚无。世界解救者吉栗瑟挐对康斯的寡妇所说的话，带有惊人的弦外之音。耶稣的话也是一样:“我来不是让世间太平，而是使世间动刀枪。因为我来是为了让男人与父亲相左，女儿与母亲相左，媳妇与婆婆相左。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人，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人，不配作我的门徒。”为了保护那些尚未准备好的人，神话把这类终极的启示以半暧昧的伪装遮掩起来，但却仍然坚持渐进指导的形式。消灭暴君父亲，然后自己夺取皇冠的解救者角色（如俄狄浦斯），远远超越了他的国王职位。为了淡化残暴的弑父行为，传奇会把父亲塑造成某个残暴的叔父或篡位的宁录。尽管如此，半隐半现的事实仍旧存在。一旦它被瞥见了，整个景象也就被扭曲了。儿子弑父，但子与父是一体的。这谜般的人物消解回到原初的浑沌。这是世界终结（和重新开始）的智慧。

圣徒英雄

在我们推进到生命最后阶段之前，还有一种英雄模式尚待提出。圣徒或苦修者，也就是抛弃世界的人。

“具有纯净的理智，坚定地克制自己，远离声色，放弃爱恨；隐世独居，绝少饮食，控制言语、身体和心识，不断修习冥思与定力；远离热情，开发自由；放下自大与权力、傲慢与贪婪、嗔怒与占有，心中保持平静，并从自我中心得到解脱——他成为值得与不朽合一的人。”这是前往父亲那儿的模式，但却是针对未显露而非显露的一面，所实行的是菩

萨放弃的道路，也就是不归之路。这里所要达成的目标，不是二元观点的矛盾，而是对形而上学的最终要求。自我已经烧尽。就像微风中的枯叶一样，身体继续在大地四处活动，但灵魂早已消解，融人喜悦的大海之中。

在那不勒斯弥撒的神秘体验，使阿奎纳把笔墨束之高阁，并把他的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的最后几章留给他人完成。“我的写作生涯，”他说道，“结束了。因为我得到启示，我所著和所教授的一切，似乎很少出自于我。为此，我希望上帝能在我教学已终了时，让我的生命也很快结束。”不久，他在四十九岁时死去。

除了生命之外，这些英雄也超越了神话。他们不再论述神话，神话也不再能适当地论述他们。他们的传奇被重复讲述，但生平的虚伪情感与教训必定是不恰当的，根本就是陈腐滥情。他们已跨出有形的界域，是神灵降凡所来之处，菩萨停驻于此，是“大脸”容颜“显露”的领域。一旦“隐藏的”一面被发现，神话便成为仅次于终极静默的准终极之道。心灵进入隐藏面的那一刻，只有静默存留。

俄狄浦斯王得知所娶的女人是他的母亲，所杀的男人是他的父亲后，他挖出眼睛，四处流浪，用苦行赎罪。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宣称，我们每个人一直都在杀父恋母，只不过是无意识的罢了。以迂回象征的方式进行这项行为，以及对后续强制行为的合理化，构成了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共同的文明。万一情感有机会觉察到尘世行为与思想的真正涵义，个人便会知道俄狄浦斯所知道的事，肉体会突然变成自我冒渎之海。这是乱伦所生的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传奇的意义所在。震惊之余，他逃到大海的一块石头上，在那里用苦行进行赎罪。

现在树木变成了十字架，吸奶的“雪白少年”已被钉上十字架，身体腐败蔓延到过去泉水流淌之处。然而，超越十字架的门槛——因为十字架是一条道路（太阳之门），而不是结束——是上帝的至福。

他已把我对他无情的封印贴在我身上。

冬天已过，斑鸠唱歌，葡萄花热烈盛放。

我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戒指与我成婚，并用一顶皇冠将我加冕成为他的新娘。

主为我穿上金线织成的华丽袍子，而他为我装饰的项链是无价之宝。

英雄的离世

接受死亡

英雄传记的最后行动就是对死亡或离世所采取的行动。生命的整个意义在此缩影中得到彰显。不用说，若对死亡有任何恐惧，英雄便不是英雄了。英雄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要接受死亡。

当亚伯拉罕坐在马姆勒（Mamre)的橡树底下时，他看到一道亮光，闻到一股甜香，他转过身看到“死神”以极大的荣耀和美丽之姿朝他走来。“死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不要认为这美丽之姿是我的，也不要认为我以这种姿态去找每个人。不，但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正直，我就会拿着皇冠来找他，如果他是个罪人，我会以极腐败之姿出现，并用他们的罪做一顶皇冠给我戴，我用极大的恐怖震慑他们，使他们惊慌失措。”亚伯拉罕对他说：“你真的是人称的‘死神’？”他回答说：“那恐怖的名字正是我的。”但亚伯拉罕回答说：“我不会跟你去。把你的腐败之姿展现给我们看吧。”“死神”展现出他的腐败之姿，露出两个头，一个头有张蛇脸，另一个头像一把剑。所有看到“死神”憎恶模样的亚伯拉罕的随从都死去了，亚伯拉罕向主祈祷，并抬起他们。

因为“死神”的模样无法使亚伯拉罕的灵魂离身，于是上帝在梦中把亚伯拉罕的灵魂移开，由大天使米迦勒把它带到天上。带亚伯拉罕的灵魂上天的天使极力赞颂主的荣光，亚伯拉罕伏身崇拜主，之后，上帝发出声音说：“将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带到乐园去，那里是我正直朋友们的神殿，以及圣徒艾萨克与他怀中的约伯的住所，那里没有困扰、没有悲伤、没有哀叹，只有平静、欢喜和永生。”

比较以下的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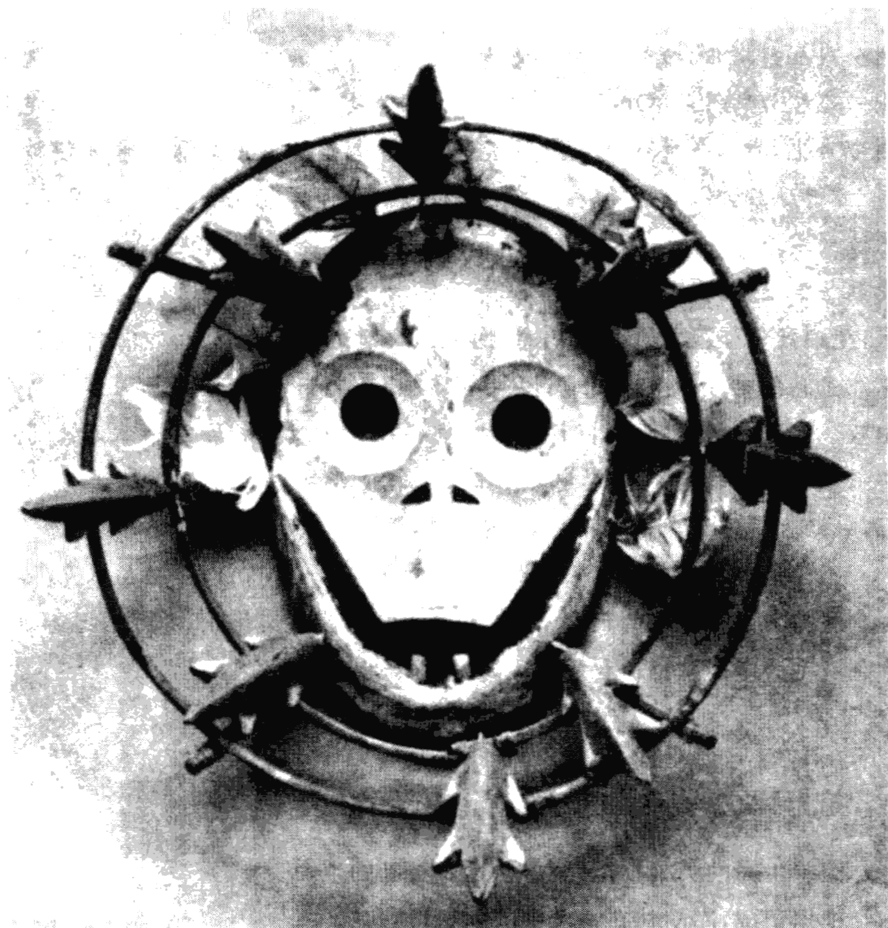
我在一座桥上碰到一位拉提琴的盲人，大家都往他的帽子里丢铜币。我走近一看，发现那乐师没有瞎。他有一只斜视眼，从旁边以歪斜的眼光瞥视我。突然间，路边出现一位坐着的老太婆。天色已暗，我很害怕。“这条路通向哪里？”我想。一个年轻的农夫沿路走来拉住我的

手。“你要回家，”他说，“喝咖啡吗？”“放开我！你握得太紧了！”我大叫道，接着就醒了。

代表二元观点的英雄，死后仍然是个综合的意象。例如，查理曼大帝



月亮的马车（柬埔寨）。吴哥窟的浮雕，公元12世纪。



秋，爱斯基摩人舞蹈时用的面具。上漆的木材。出土于阿拉斯加西南的库斯科崴姆（Kuskokwim)河区。

只顾沉睡，在命运召唤时才会醒来，或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于我们之中。

阿兹特克人有一则故事，说到黄金年代繁荣昌盛的古城托仑（Tollan)的君王“羽毛蛇"(Quetzalcoatl)。他是艺术的教师，历法的创始者和玉蜀黍的赠予人。在其时代快结束之际，他和子民被一支拥有强大魔力的人侵民族——阿兹特克人征服。这支较年轻民族的战士英雄特兹克礼波卡攻破了托仑城。

黄金年代之王“羽毛蛇”烧毁自己的宫殿，把宝藏埋在山上，把巧克力树变成豆科灌木，命令杂色仆役鸟飞在前面，在极度悲伤中出走了。

他来到一座称为廓第兰（Quauhtitlan)的城，那里有一棵非常高大的树。他走到树旁坐下，凝视一面随身带着的镜子。“我老了！”他说。那个地方便被命名为“老廓第兰”。他在路上又休息了一次，并回顾托仑城方向，他哭了，泪水流到一块石头上。他在那里留下自己坐过的痕迹与掌印。他往前走，并受到一群巫师的挑战，若不留下使用银、木和羽毛的知识，以及绘画的艺术，他们就不让他前进。当他穿过群山时，他所有的侏儒和驼背侍从都被冻死了。他在另一个地方遇到敌手特兹克礼波卡，后者在一场球赛中将他击败。在另一场比赛中，他将箭头瞄准一株大吉贝棉树。那箭本身也是一整株吉贝棉树。因此当箭射穿树时，它们便形成一个十字架。他继续前行，一路上留下许多记号和地名，最后来到海边，搭乘一片蛇筏离开了。

至于他如何抵达终点 故乡特拉帕兰（Tlapàllan)，没有人知道。

根据另一个传统的记述，他在海边一处火葬的柴堆上，杀了自己祭神，杂色羽毛的鸟则从他的骨灰中飞起。他的灵魂变成了“晨星”。

抗拒死亡

渴望生命的英雄抗拒死亡，并延长自己的生命。

根据记载，库胡林在睡梦中听到一声呐喊。

那是如此的恐怖吓人，以致他在东边房内，像大袋子一般从床上跌落到地面上。他手无寸铁地冲了出去，拿着武器与外衣的太太伊眉随后也跑了出去。他发现一辆由一驾栗色独脚怪马拖曳的马车，车的辕杆穿过马的身体，然后从它的前额穿出。里面坐着一个女人，红色眉毛，穿着深红色的小斗篷。一个高大的男人随侍而行，同样穿着深红色的外衣，手拿榛木三叉棍，骑着一头母牛。

库胡林宣称母牛归他所有，那个女人向他挑战，因此库胡林要求知道为什么是她在说话，而不是那个高大的男人。她回答说，男人名叫乌尔嘎•德塞欧•洛鹊儿塞欧。“可以确定的是，”库胡林说，“这名字真是令人吃惊!”“跟你说话的女人，”那高大的男人说，“名字叫做费帛儿•贝歌碧耶儿•秋牡多儿•芙儿忒•丝幽珀盖礼忒•瑟藕•伍诗。”“你真是开玩笑。”库胡林说。他跃入战车中，双脚踏在女人肩上，并将矛指向女人头发的发边。“别用你的利刃指着我！”她说道。“那么告诉我你的真名。”库胡林

说。“离我远一点，”她说，“我是位讽刺诗人，这母牛是我做一首诗的报酬。”“让我听听你做的诗。”库胡林说。“你离我远一点再说，”那女的说道，“你在我头上挥刀舞剑是没有用的。”

库胡林一直退到战车的两轮之间。女人对他吟唱了一首挑战和侮蔑他的歌。他准备反击回去，但一瞬间，马匹、女人、战车、男人和母牛全都消失不见了，只有一只黑鸟在树枝上。

“真是个危险的魔女。”库胡林对那黑鸟说，因为他现在知道她就是女战神芭德（Badb），又称麻丽冈（Morrigan)。“如果我知道那是你，我们就不会这样分开了。”那只鸟回答：“你所做的事将带给你厄运。”“你无法伤害我。”库胡林说。“我当然可以，”那个女人说，“我正监守你的死床，从今以后，我将继续监守着它。”

魔女还告诉他，她正从秀丽的克郎恰（Cruachan)丘带着母牛，去和一个叫做廓尔戈恩（Cuailgne)的男人的公牛交配。小牛长到一岁时，库胡林便会死。当他在某处浅滩和某位跟自己“一样强壮、常胜、敏捷、可怕、不疲倦、高贵、勇敢、伟大”的男人战斗时，她将亲自前来对抗他。“我将变成一条鳗鱼，”她说，“在浅滩上投掷圈环套住你的脚。”库胡林也同样威胁她，她就在地面上消失了。不过，第二年在上述浅滩的攻击中，他打败了她，而他自己确实第二天就死去了。

得救

一种对彼岸世界得救的象征系统奇异有趣的响应，可隐约在普威布罗人“水罐儿”的民俗故事中得到回响。

泉水下住着许多人，有妇女也有女孩。她们都奔向男孩，用手臂环绕着他，因为她们很高兴自己的孩子来到她们的住处。男孩也同样找到他的父亲和姑姨们。男孩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回家去告诉母亲，他找到了父亲。后来他母亲生病死了。于是男孩对自己说：“我没必要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因此，他离开他们到泉水里去。他母亲就在那里。那是他们母子和他父亲相聚共处的方式。他爸爸是“红水蛇”，他说他没法和他们母子住在希尔亚基。这就是他让男孩的母亲病死的缘故。“现在我们可以在此共聚一堂了。”“红水蛇”对他儿子说。这就是男孩和他母亲到泉水里去居住的经过。

和蚌太太的故事一样，上述故事重复叙述着神话的每个重点。这两则故事的迷人之处，在于他们对自己力量的完全无知。另一个极端的例子乃是对佛陀死亡的叙述，它像所有伟大的神话一样轻松诙谐，但故事的主人公却对整个过程始终保持着清晰的意识。

由一大群僧侣伴随的世尊，走近熙连禅河彼岸，然后进入拘尸那揭罗城和摩罗国乌帕瓦塔的婆罗双树丛。走到林中之后，他对阿难尊者（Anan-da)说：

“阿难，请替我在这两株婆罗双树间摆一张躺椅，头朝向北。我很疲惫了，阿难，我想躺下来。”

“是的，世尊。”阿难尊者回答世尊，并把一张躺椅头朝北放在两株婆罗双树间。然后世尊像狮子般躺下来，并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保持神志清醒。

虽然现在不是花季，但两株婆罗双树却完全盛开。花朵散布在如来
22身上，并因崇敬如来而自行撒播四周。同时，天上的檀香粉也冉冉降下，它散布在如来身上，并因崇敬如来而自行撒播四周。天上还传来向如来表示崇敬的合唱声。

当如来像狮子般侧身躺下时，有位大长老乌帕瓦那（Upavana)尊者站在前面为世尊搧风，世尊便与他谈起话来。不久世尊命令他退下，于是世尊的侍从阿难向他抱怨。“世尊，”他说，“是什么原因或道理，让您对乌帕瓦那尊者严厉地说，‘比丘，退下，不要站在我面前’？”

世尊回答说：“阿难，几乎所有十方世界的神祇都聚集前来亲睹如来。在拘尸那揭罗城和摩罗国的乌帕瓦塔的婆罗双树丛四周十二里格（约十九公里）的范围内，都布满了法力高强的神祇，几无毫发可立之地。阿难，这些神祇都生气的说，‘我们大老远来亲睹如来，因为如来、圣者和超凡的佛陀极少有机缘出现在世间。今晚最后一面后，如来将入涅槃，但这位有力高僧站在世尊面前，遮住了他，使得我们没机会在最后的时刻亲睹如来。’所以，阿难，这些神祇会这么生气。”

“这些神祇在做什么？世尊，您都看到了哪些神？”

“某些神祇，阿难，身在天界心却被尘俗所覆，他们任发飘散，伸展双臂大声叫喊，一头跌到地面上，滚来滚去地说，‘世尊太快进入涅槃

了，尘世之光就要从眼前消失了！’某些神祇，阿难，身在尘世心却被尘俗所覆，他们任发飘散，伸展双臂大声叫喊，一头跌到地面上，滚来滚去地说，‘世尊太快进入涅槃了，喜乐尊者太快进入涅槃了。尘世之光就要从眼前消失了！’但是那些不受热情所缚、心念专一、意识分明的神祇，却能平和地接受这个事实，‘万物无常。凡是出生、存在、成形、必朽的事物，怎么可能不毁坏呢？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最后这段谈话持续了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世尊安慰比丘们。并对他们说：

“比丘们，现在，我要离开你们了。构成存在的一切因素都是无常的，你们要努力地为灵魂得救而修行。”

这就是如来的遗言。

“阿那律尊者，世尊已入涅槃。”

“非也，阿难师兄，世尊尚未入涅槃，他只是达到想念清净的境界。”。

然后世尊进入初禅天；再从初禅天升起，进入二禅天；再从二禅天升起，进入三禅天；再从三禅天升起，进入四禅天；再从四禅天升起，进入空无边处天；再从空无边处天升起，进入识无边处天；再从识无边处天升起，进入无所有处天；再从无所有处天升起，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天；再从非想非非想处天升起，到达直觉和感觉清净的境界。

因此阿难尊者对阿那律23尊者说了如下的话：

“阿那律尊者，世尊已入涅槃。”

“非也，阿难师兄，世尊尚未进入涅槃，他只是达到想念清净的境界。”

然后世尊从直觉和感觉清净的境界升起，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天；再从非想非非想处天升起，进入无所有处天；再从无所有处天升起，进入识无边处天；再从识无边处天升起，进入空无边处天；再从空无边处天升起，进入四禅天；再从四禅天升起，进入三禅天，再从三禅天升起，进入二禅天；再从二禅天升起，进入初禅天；再从初禅天升起，进入二

禅天；再从二禅天升起，进入三禅天；再从三禅天升起，进入四禅天；从四禅天升起后世尊立即进入涅槃。

消解

小宇宙的终结

为死者祈祝之祷文

拥有非凡神力的伟大英雄——能够用一只手指举起戈瓦德罕山，并将令人敬畏的宇宙荣光集于一身——就是我们每个人，并不是镜中有形的肉体自我，而是内在的心王。吉栗瑟拏宣称：“我就是真我，安坐在万物心中。我是一切存在的开始、中点与结束。”这正是在个人消解死亡的那一刻，为死者祈祝之祷文的意义。个人现在应回归到他对原始创世神性的了解。在他的生命里,这一神性显映在他的心中。

当人变得虚弱——不论是因年老或生病，他就像芒果、无花果或浆果要脱离枝干一样，把自己从四肢中解放出来。然后再依据不同的入口和发源地，重新加速回到生命中来。这就像贵族、警察、战车车夫和村长准备好食物、饮料及住宿的地方，等待着国王的驾临，并且高喊“他来了”一样。所以，做好所有的事，然后等待拥有这一知识的他降临，并且高喊：“不朽者来了！不朽者来了！”

这一概念已在古埃及的《入殓经》（Coffin　Trdts)中发出回响，死者歌颂自己与上帝合一：

我是安梦（Atum)，

我独自一人，

我是首次出现的“拉”(Re)。

我是“伟大的上帝”，

自我发生者。

设计他的名号，

是众神之神，

众神中没有可堪比拟他者。

我是昨日，

知晓明日。

我一声令下，

众神的战场便告形成。

我知道那里“伟大上帝”的名字。

“赞美‘拉’”是他的名字。

我是希礼欧波利斯（Heliopolis)24的伟大凤凰。

——录自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埃及宗教与思想的发展》

但正如在佛陀的人灭所显示的那样，通过宇宙流出层全程回转的力量大小，要视个人生前的人格高下而定。神话谈到灵魂的危险之旅，要通过许多的障碍。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人列举出滚烫的水壶、骨盘骨头、燃亮的大灯、怪物守护人，以及两块撞击后再度打开的石块等。这类因素是世界民俗故事与英雄传奇的典型内容。我们已在前面“英雄的历险”诸篇章中讨论过。它们在灵魂最后旅程的神话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阿兹特克印第安人在死者床边助念的祷词，警告离世者回到骷髅死神“落发者”路上的危险：“亲爱的孩子！你已经历完成此生的辛劳。你已取悦了主，他将带你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能永久驻世，它只是短暂的。我们的生命就像是太阳底下某人身上泛起的暖意罢了。主在我们这一生中已赋予我们知觉和相互沟通的能力，但是此刻米克兰特卡礼神、阿秋纳郝卡特神、‘落发者’，以及米克特卡西郝特女神已将你运走。你被带到‘他的’宝座前。我们都必须去那儿，那地方是为我们大家而设的，它宽广无比。我们将不会对你有任何追忆。你将住在最黑暗的地方，那儿既没有光也没有窗。你将不会从那儿回来或离开，你也不会想到或关心归返的问题。你将永远在我们之间消失。你留下的子孙可怜又孤单。你也不会知道他们的结果将如何，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度过此生的辛劳。至于我们，也将很快去你现在要去的地方。”

阿兹特克族的长老和官员在丧礼前将遗体准备好，当他们把它适当地包裹后，拿一点水洒在死者头上，说道：“这是你在世时享用的。”他们拿来一小罐水呈给死者说：“这是为你的旅程准备的东西。”他们把它放在死者寿衣的折缝处。接下来他们把死者包裹在毯子内，并紧紧地封起来，而且在他面前逐次放置某种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注意！有了这个你就能安全通过撞击之山。有了这个你就能通过大蛇看守的道路。这个可以让‘小绿蟋蜴’索齐托诺满意。看啊，有了这个你便能越过冰冻的八个沙漠。这是你用来横越八座小山丘的东西。这是你用来度过黑曜石刀风的东西。”

离世者要带一只红毛小狗同行。他们在狗脖子上挂了一条软绵线。他们杀死小狗，将它与死者的尸体一起火化。离世者骑在这只小动物身上游过冥河。四年后，他与小狗一起到达神的面前，呈上文件和礼物。他因此与他忠心的伙伴一起得到许可进入“第九深渊”。

中国有金童玉女引过仙桥的故事。印度人把天界描绘成高耸的苍穹，地狱则有许多层世界。灵魂死后沉降到与它善恶程度相当的层级去，在那里反省学习自己过去一生的整体意义。当它学到教训后，便回到尘世，准备迎接下一个层次的经验。它就这样逐渐通过生命意义的各个阶层，直到突破宇宙之蛋的局限为止。但丁的《神曲》是对这些阶层的完整描述：“地狱篇”是灵魂受肉体自傲与行动束缚的悲惨；“炼狱篇”是肉体经验转变成心灵经验的过程;“天堂篇”是心灵觉悟的程度。

《死者之书》

埃及的《死者之书》（ Book of the Dend）对死亡之旅有着深刻崇高的看法。

死者被认为与奥西里斯同一，而且真的被叫做奥西里斯。该书以对“拉”和奥西里斯的赞美诗为开场白，接着谈到灵魂在冥府中蜕去包缠之布的奥秘。在《给某死者一个口》的篇章中，我们读到以下这句话：“我从隐匿之地的蛋中升起。”这是把死亡视为再生观念的宣告。接着，在《打开某死者之口》的篇章中，清醒中的灵魂祈祷说：“愿布达哈神打开我的嘴，愿我城市的神把包布松开，甚至松开包在我嘴上的布。”《让某死者在冥府拥有记忆》和《给冥府中某死者一颗心》的篇章中，把再生的过程往前推进两个阶段。接下来的篇章是描述落单旅客在前往威严判官宝座的路上，必须面对、克服的各种危险。

《死者之书》与木乃伊一起下葬，是在艰难路上的危险的指南书，葬礼时会诵读书中的篇章。在制做木乃伊的某个阶段，死者的心脏被剖开，而以玄武岩雕成、放在金座上，、象征太阳的一只甲虫会随着以下的祷词放进身内："我的心，我的母亲；我的心，我的母亲；我转变的心。"这是《不让某死者的心脏在冥府被夺走》篇章中的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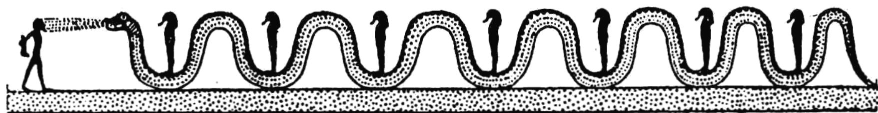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们在《击退鳄鱼》的篇章中读到："滚回去，喔，住在西面的鳄鱼……滚回去，喔，住在南面的鳄鱼……滚回去，喔，住在北面的鳄鱼……被造之物在我掌中，那些尚未成形之物在我的身躯内。我被你的神咒包裹并完全护佑着，喔，那在天堂与地下冥府的神……"

接下来是《逐退大蛇》的篇章，然后是《驱走阿朴施特》的篇章。灵魂向后面的魔鬼叫道："离开我，喔，咬着双唇的你。"在《赶回两位莫提女神》的篇章中，灵魂宣告自己的目的，并宣称是天父之子保护着自己："……我在赛克泰之船发光闪耀，我是奥西里斯之子霍尔斯，我来看我的父亲奥西里斯。"《在冥界以空气为生》和《在冥界赶回大蛇瑞勒克》的篇章中，更进一步带领英雄在他的道路上往前迈进。

接下来是《驱走冥府的杀戮》篇章中的伟大宣言："我的头发是'纽'(Nu)的头发；我的脸是迪斯克（Disk)的脸；我的眼睛是哈德尔（Hathor)的眼睛；我的耳朵是阿普特（Apuat)的耳朵；我的鼻子是康提•卡司（Khenti-khas)的鼻子；我的嘴唇是安普（Anpu)的嘴唇；我的牙齿是什各特（Serget)的牙齿；我的颈是神圣女神艾西斯（Isis)的颈；我的双手是巴内塔突（Ba一neb-Tattu)的双手；我的前臂是赛斯（Sais)淑女内施（Neith)的前臂；我的脊



奥西里斯，死者的审判官，站在奥西里斯后方的是女神伊西丝和妮甫提丝（Neph-thys)。在他前面是一朵莲花或荷花，上面站立的是他的孙子们，也就是霍尔斯的四个儿子。在他下面（或旁边）是一座圣水湖泊，也就是尼罗河在地上的神圣源头（它的终极源头在天上）。他左手握着连枷或鞭子，右手握着钩子。上方檐楣有一排由二十八只神圣毒蛇构成的装饰，每只蛇上方都顶着一个圆盘。取材自胡内弗（Hunefer)纸草。



冥府的大蛇柯第（Kheti)用火吞噬奥西里斯的敌人，受害者的双手反绑在后面。有七个神坐镇主持。这是“太阳船”在夜晚第八个小时横越冥府地域的场景的细部。出自所谓的《皮伦之书》(Book of Pylons)。



阿尼（Ani)和他的妻子在彼岸世界饮水，出自阿尼的纸草。

椎是苏提(Suti)的脊椎;我的阳具是奥西里斯的阳具;我的腰部是克尔阿巴领主（Lords of Kher-aba)的腰部;我的胸部是‘恐怖大能者’的胸部……我的身体没有哪一部分不是某个神的身体的一部分。托托神把我的身体完全遮蔽起来，我逐渐变成‘拉’。我将不会被手臂拖回去，没有人会暴烈地拉住我的手……”

正如后期佛教中的菩萨意象一样，在菩萨的每一道祥光中，都站有五百位转化的佛，每一位佛又有五百位菩萨随侍，每一位菩萨又有数不尽的神祇随侍在侧，因此，通过吸收原先以为与它分离或在它之外的神祇，灵魂在精神上的成就和力量遂臻于圆满之境。他们是它自己存在的投射。一旦它回归它真实的状态，他们便都被重新各安其位。

在《嗅空气和控制冥水》的篇章中，灵魂宣称自己是宇宙之蛋的守护者:“万岁，女神娜特（Nut)的无花果树！你赐予我你身上的水与空气。我拥抱赫莫波里斯（Hemiopolis)的王座，并看管保护伟大的凯克勒（Great Cackler)之蛋。它成长，我也成长；它活着，我也活着；它嗅空气，我也嗅空气，我是胜利的某死者。”

接下来是《不让人魂在冥府被带离》和《在冥府饮水及不被火烧》的篇章，然后我们读到伟大的巅峰之作——《出离冥府之日》，至此了解到灵魂与宇宙存在是一体的：“我是‘昨日’、‘今日’和‘明日’，我具有再

度出生的力量；我是创造诸神的神圣隐藏之‘灵'供应坟墓餐点给阿曼泰（Amentet)冥府和天堂的住民。我是东方的舵，拥有两张展现光芒的神圣脸庞。我是养大人们的主，是从黑暗中出现的主，存在的形式是死者之屋。万岁，那两只栖息在你住所上的鹰，倾听他所说的话，把灵柩引到隐密处，跟着‘拉’的引导，跟随他进入天国的最高神殿！万岁，站在大地中央的圣殿主人。他是我，而我是他，布达哈已用水晶罩住他的天空……”

这以后，灵魂便可随意漫游宇宙，正如《抬起脚到大地中来》、《黑乞欧波里斯之旅与接受王位》、《随意变形之人》、《进入伟大领域》以及《进入奥西里斯神圣王朝的显灵》等篇章中所显示的那样。那些所谓的《负面告解》的篇章，宣示被救赎者的道德纯洁性：“我不曾做过不当的事；我不曾以暴力抢夺；我不曾对任何人施暴；我不曾偷窃过；我不曾杀过人……”《死者之书》以赞美诸神之辞做结，然后是《接近“拉”的生活》、《使人回来探望尘世的住屋》、《使灵魂完美》以及《用“拉”的伟大太阳船扬帆》等篇章。

大宇宙的终结

就像个人受造的形解一样，宇宙也必将如此：

据了解，十万年过去、循环更新时，名为路迦钰哈（Loka　byuhas)的诸神，欲界天的居民，便在世界各地游荡，让头发在风中散乱飞舞，用手拭泪哭泣，身穿红色衣服，极度不整。他们宣称：“诸位，循环在十万年过去后便更新；这个世界将被毁掉；广大的海洋也将干涸；这广大的地球和众山之王的须弥山（Sumeru)都将被烧毁，范围一直延伸到梵天的世界。因此，诸位，培养友善；培养慈悲、欢喜和淡泊；服侍你们的母亲；服侍你们的父亲；尊敬亲族的长者。”

这称为“循环喧嚣”（Cyclic-Uproar)。

玛雅（Mayan)版的世界末日，可用《德勒斯登古抄本》(Dresden Coder)最后一页的一幅插图代表。这本古代的手稿记录植物的循环周期，并由此推演出广大宇宙的循环周期。内文将结束时出现的大蛇数目（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它们的外形是蛇的象征）代表三万四千多年——也就是一千两百五十万个日子——而这些周期被不断重复记录

着。“在这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时期中，所有的较小单位最终可被大致看成是非常接近的。在这永恒的世界中少算或多算几年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手稿的末页描绘着‘世界毁灭’的景象，在此即达最高的年数。我们在这儿看到雨蛇横贯天空，喷出洪流。洪流从太阳和月亮中涌泻而出。长着虎爪和可怕面容的老女神，也就是洪水和豪雨的恶意发动者，把天水之碗翻转过来。死亡恐怖象征的骷髅头，是她裙子的装饰，一条弯曲扭动的蛇在她头上缠绕成冠。下方带着象征宇宙毁灭、尖端朝下之矛的黑色神祇外出巡逻，一只高声尖叫的猫头鹰在他恐怖的头上发怒。这确实是对最后万物被吞没的大灾难所做的图像描绘。”

最强烈的象征表现之一出现在古维京人的《冰岛诗集》中。主神奥丁(沃坦）在询问后得知自己和众神庙的命运。代表“命运”的“女巫”——“世界之母”的人格化身，告诉他以下这段话：

兄弟将互相打斗并击倒对方，

姊妹的儿子将玷污血缘关系。

因为极度邪淫之故，

尘世生活粗鄙恶劣。

斧头时代，

刀剑时代，

盾牌破裂四散；

刮风时代，

狼啸时代，

世界即将堕落。

人也不肯饶恕对方。

在巨人之乡约登海姆(Jotunheim)，一只俊美的红公鸡在报晓；在瓦哈拉（Valhalla)，公鸡叫做“金梳子”；在地狱，公鸡是一只锈红色的鸟。在冥府人口崖洞中的狗加尔姆(Garm)将张开它的大口嗥叫。大地将摇撼，峭壁和树木将被劈开，大海将冲上陆地。一开始就锁在怪物身上

的脚镣，全将暴裂开来；大狼芬里斯（Fenris-Wolf)将脱逃，前进时下颚抵住地面，上颚抵住天堂(如果还有空间的话，它会把嘴张得更大）。火焰将从它的眼睛和鼻孔中喷出来。覆盖世界的宇宙之海大蛇狂怒而起，并与陆地上的狼比肩齐进，吐出毒液洒在所有的空气和海水上。纳格尔筏（Naglfar)将被释放（该船是死人的指甲做的），并成为巨人们的运输工具。另一条船将载运地狱的住民。火族人民将从南方而来。

当众神守卫吹起尖锐的号角时，奥丁的战士儿子们将被召赴最后的战场。神祇、巨人、魔鬼、侏儒和地精将从四面八方赶来。“世界秦皮宇宙树将颤抖，天堂和大地之内没有一件事物不让人感到害怕。

奥丁将进攻对抗大狼，托尔（Thor)对抗巨蛇，泰尔（Tyr)对抗狗（最坏的怪物），福雷尔（Freyr)对抗“火人”(Surt)。托尔将杀死巨蛇，但由于毒蛇喷出的毒液，他从现场迈出十步便倒地而死。奥丁将被大狼吞噬，稍后费达尔（Vidarr)用脚踩住狼的下颚，以手抓住它的上颚，将它的咽喉撕成两半。洛奇（Loki)将杀死海姆达尔（Heimdallr)，并死在他手中。“火人”将在大地纵火，并烧毁世界。

太阳变黑，

大地沉入海中，

从天而降的炙热星球混乱地转动着。

蒸气与供养生命的火焰变得狂烈，

直到火苗跳跃到天堂的高度为止。

加尔姆在格尼巴（Gnipahellir)跟前大声嗥叫，

脚镣爆裂，

大狼逃脱。

我非常了解，

更看得清楚，

强力战神的终结命运。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私下来见他，说：“请告诉我们，这些事什么时候会发生？你的降临和世界末日，会有什么征兆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不要让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会有许多人冒我的名说自己是基督，并且会迷惑许多人。你们将会听见战争和战争的谣传，不要惊慌，因为这一切都将过去，世界末日还没有到来。民族起而攻打民族，国家将会攻打国家，饥荒遍野、地震频繁，这一切都只是灾难的开始罢了。那时，他们将让你们受折磨，并杀害你们。你们又将因我之名而被万邦憎恨。那时必有许多人被攻击，并彼此陷害，彼此憎恨。许多假先知出来，迷惑众人。因为不法的事太多，众人的爱心为之冷却。凡是能忍耐到底的人，必将得救。这天国的福音，将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世界末日就会到来。”

先知但以理说:“当你们见到荒芜的可憎时，要站在圣地（读此经者须理会这点）。那时，让在犹太的他们逃到山上去。让在屋顶的人，不得下来拿家里的东西，也不让在田里的人回来取衣裳。那时怀孕或哺乳的人有祸了。你们要祈求，逃亡不是在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开始到如今，还没有过这样的灾难，未来也没有。那样的日子若不减少，血肉之躯没有一个能得救。但为了选民，那样的日子必将减少。”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出来大显神迹。倘若他们真能如此，上帝的选民也就迷惑了。看那，我已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去。或说，看那，基督在密室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凡有尸首处，群鹰必聚。那些灾难一过去，太阳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群星将从天上坠落，天势为之动摇。那时，天上将显现人子的征兆，地上万族都将哀泣，他们将见到人子神圣而光荣地驾天云降临。他将在号筒喧嚣中派遣天使出去，把他的选民从四方召来，从天的这端到那端……至于那些事物发生的时间，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都不知道，唯独我父知道。”

1 祆教始祖。

2 犹太卡巴拉。

3　此段与下一段系作者依威尔翰（RichardWilhelm)的德文著作翻译而成，其中所提的五帝似与中国记载的上古五帝——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有所出人。

4 希腊作家，生于公元前9世纪或公元前8世纪。

5 即乌拉诺斯与盖亚之子。

6 指虚空或太初浑沌的深渊。

7 由挪威神祇所建。

8 亚洲人种的一支，居住在欧洲芬兰，身材较欧洲人略为矮小。

9　意译为《英雄之地》，是芬兰的长篇叙事诗。由芬兰民俗学者兰罗特（Lonnrot,1802—1884)采集整理卡累洛芬地方自古留传下来的诗歌。内容始于天地开创，以民族祖先威涅枚念的英雄事迹为中心，共计两万三千行诗文。

10 一种小型的野鸭。

11 即罗马神话的女神维纳斯。

12 现独立为津巴布韦马孔尼部落。

13　恩枸纳角是一种神奇的工具，可造火发光，充实生命，并使死者复活。

14 一种灌木树根所制的酒。

15　此为译音。中国古代传说，伏羲时，黄河有龙马出现，背负河图。

16 依中国记载，又称炎帝。

17 此为译音。

18　原为阿拉伯北部的沙漠居民，在穆罕默德创立回教统一阿拉伯

诸部后，成为阿拉伯回教徒的别称。

19 法国东南部靠近马赛的一个城市。

20 古时长度名，相当于1.143米。

21 占罗马一省，后来的小亚细亚东部，今为土耳其的一部分。

22 佛陀十号之一。

23 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24 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城，位于今日开罗的北面，为太阳神“拉”崇拜之处。

结语:神话与社会

变形者

神话的诠释永远不可能有最终的定论。神话像是“言语真实不虚的古代海神”普罗特斯(Proteus)，他“如水和燃烧的烈火一般，会悄悄地在地球上试图以不同形貌的事物出现”。想要受教于普罗特斯的生命航行者，必须“紧紧地抓住他，更要压迫他”，他最终会以适当的形貌出现。但即使是技巧最纯熟的询问者，也无法让这位狡猾的神显现他全部的内容。他只回答别人问他的问题，他显露的多寡要视所问的问题而定。“就像太阳往往高悬中天一样，古代的海神则从海中浮出，他的言语真实不虚。他在‘西风’轻拂之前到来，海水深蓝的波纹则掩盖了他。他从海中出来后，又躺在了洞穴中。围绕在他四周的海豹——海水的亮丽女儿所抚育的族群——成群结队地睡在一起，它们是被从灰暗的海水中偷得的，所呼出的海水深渊的气味是苦辣的。”希腊战神墨涅拉俄斯（Menelaus)**1** 得到这位海神老父之女的指引，来到野兽的洞穴，并从她那儿得到如何逼问海神的技巧。但他却只询问有关个人困难的秘密和朋友的所在。海神并未因此鄙视他而不回答。

神话被现代知识分子诠释成：解释自然世界的原始拙劣努力（弗雷泽）；史前时代诗文般的幻想产物，却被后代世人所误解（穆勒）；塑造个人、使他融入社会寓言教训的贮藏室（涂尔干）；潜藏在人类心灵深处，象征原型冲动的集体梦境（荣格）；表达人类最深刻的形而上学洞见的传统工具(库玛拉斯瓦米，Coomaraswamy);上帝对他子孙的启示（教会）。神话包括以上列举的一切。许多不同的判断是由判断者的观点所决定的。因为当我们以它的功能、它过去对人类的贡献，以及它今日可能扮演的角色，而非它的本质来检视时，神话证明有如生命本身一般，能够顺应个人、种族及时代的情感与要求。

神话、崇拜与冥思的功能

以生命形式出现的个人，必然只是整个人类意象的部分和扭曲。他是有限的，非男即女。在他生命的某个时期，他也是有限的，身为孩子、青少年、成人或老者。此外，就他的人生角色而言，他必然专精某种行业，工匠、商人、仆役、小偷、僧侣、领袖、妻子、修女或妓女，

他不可能是全部。因此，全体——人的完整性——不在于个别成员，而在于社会的全体，个人只是全体的一个器官罢了。他从自己的族群得到生命的技能，得到赖以思考的语言，以及得以蓬勃发展的观念。过去的社会遗传下来形成他身体的基因。假如他要在行为、思想或感情上把自己斩断，那只不过是打破自己与存在的源头的关联罢了。

部落的出生、启蒙、结婚、丧葬、就职等典礼，目的在把个人的生命危机与行为转换成古典的、非个人的形式。这些典礼向他揭示的自己，不是他的某种个性，而是他所扮演的战士、新娘、寡妇、酋长等角色。同时，也向其他的社群成员预演人生原型阶段的古老教训。所有的部落成员都依阶级与功能参与典礼。整个社会以充满生机的不朽单元呈现出来。

世世代代的个人像身体上的无名细胞一样逝去，但是稳定永恒的形式却保留了下来。透过开阔自己视野的方式，拥抱这个超我，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因此被提升、丰富、支持和扩大。他的角色不管是多么的不起眼，也被视为是这一庆典中所呈现的人类意象的根本要素，这个意象必然潜藏在个人的内心中。

社会责任是庆典教训在日常生活中的延续，个人仍然可因此得到认可。相反的，冷漠、反抗或放逐，将打破个人与社会间充满生机的联系。从社会单元的立场而言，破除社会关联的个人只不过是一文不值的废物罢了。而不论男女，只要他们扪心自问是否已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论是僧侣、妓女、皇后或奴隶，都可以说自己是完整的存在。

启蒙与就职仪式在教导个人与群体的本质上是同一课题，季节性的节庆则为人们展开了更大的视野。正如个人是社会的一个器官，部落或城市，以至于整个人类，都只是宇宙强大有机体的一个层面而已。

我们一向惯于把所谓原住民的季节性节庆活动，描述成一种控制自然的努力。这是一种误解。人类的每一项行为中皆有许多控制的意志存在，特别是那些被认为能带来云雨、治愈疾病、挡住洪水的神奇仪典，不过所有真正的宗教（不同于黑色的魔术）仪式的主要动机，是要顺服于命运中不可抗拒的事物，在季节性的节庆活动中这种动机特别明显。

自有记录以来，部落仪式还没有试图不让冬天降临的。相反的，所有仪式都在帮助社会和大自然中其他的事物一起度过严冬。而在春季，

仪式并未迫使自然为贫穷的社会立即长出大量玉米、豆类和南瓜来。相反地，所有的仪式都致力于使人们配合自然季节的运作。人们衷心庆贺一年里有辛勤与欢乐时期的美妙季节循环，而人类的生命周期也被视为是这一循环延续的象征。

代表自然与人生间周而复始的许多其他象征，充满于依循神话指导的社会中。例如，美洲的狩猎部落认为他们自己是半人半兽祖先的后裔。这些先祖不仅是部族人类成员的父亲，同时也是部族依其命名的动物族群的父亲，因此水獭族的人类成员是水獭的血亲，也是该种动物的保护者，反之，人们也受到该族动物智慧的保护。另一个例子是，新墨西哥州与亚利桑那州纳瓦霍印第安人的土屋（hogan)，是依据他们的宇宙意象计划建造的。入口朝向东方，八个边代表东西南北四方和它们之间的方位点，每一根梁与桁分别与无所不包的天地巨屋中的一项要素相对应。因为人的灵魂本身在形式上被认为是与宇宙一致的，所以这个土屋是人与世界间基本和谐的表征，它也不时提醒我们隐而不彰的完美生活之道。

但是另有一条与社会责任和大众崇拜截然不同的道路。从责任之道的立场而言，任何人自社会放逐出来便一文不值。但是从另一个观点而言，这放逐是探寻的第一步。每个人的内在都含有全体，因此它可从内在探索发现。性别、年龄以及职业的区别，对我们的本质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们只不过是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暂时穿着的戏服罢了。内在的人类意象与外在的衣饰不可混淆。我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20世纪的子孙、西方人、文明的基督徒。我们有道德或有罪。但是这些指称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它们只是告诉我们有关地理、生日和收入的偶发事件罢了。我们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存在的基本特质是什么？

中古世纪圣徒和印度瑜伽士的苦行主义，希腊文化的神秘启蒙，以及东西方的古老哲学，是把个人意识的重点从外在的衣饰转移开来的技术。新进学习者的初步冥思使他的心识与情感，从生活的偶发事件中脱离出来，并驱使他朝向核心。“我非此，非彼，"他如此冥想着,“刚刚死去的不是我的母亲或儿子。我的身体、病痛或衰老，我的手臂、眼睛、头，所有这一切事物的总和不等于我。我不是我的情绪，不是我的心识，也不是我直观的力量。”通过这些冥思，他被驱入自己生命的深层，最终突破障碍，得证那不可测度的领悟。凡是能从如此艰难的历练归返

的人，对于自己美利坚合众国某某地方某某人的身份，是不会非常认真看待的，社会与责任不再重要。那些已发现自己人性中伟大质素的人，会变得内向而且孤高、冷淡。

这是纳西索斯(Narcissus)看着池中的倒影、佛陀坐在菩提树下静思的阶段，但这非最终的目标，它是必要的步骤，但不是目的。目标不在于“看到”那本质，而在于了解个人就“是”那本质。然后，个人得以以那本质的化身在世界游履。此外，这个世界也是那本质。个人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这两者是一体的。因此，分隔、退出不再必要。不论英雄走到何处，不论他做什么，他都是自己本质的呈现，因为他具有洞察一切的眼睛。没有分隔的存在。所以，就像社会参与最终会使人了解”全体”就在个人之中一样，放逐也将把英雄带回无所不在的“真我”。

一旦把重心放在这一点上，自私与利他的问题便告消失。个人消失在规律中，同时重生的自我也与宇宙的全体意义一致。世界为他、因他而造。"喔！穆罕默德，”上帝说，"如果不是你，我不会创造天空。”

今日的英雄

所有这一切确实与当代的观点相去甚远。因为个人自主的民主理想，动力驱使机器的发明，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大大转变了人类的生活，以致长期传承下来的永恒宇宙象征为之崩解。用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具预言性、时代宣示性的话说就是："所有的神都死了。”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它以千种方式流传。它是现代的英雄循环，是人类转变成熟的流浪故事。既往的诅咒、传统的束缚因是自实的重击而粉碎。神话的梦网掉落，心向完全清醒的意识敞开，现代人就像破蛹而出的蝴蝶，或从黑夜的母子宫破晓而出的太阳一样，从古代的愚昧无知中走了出来。

在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探索下，神祇没有藏身之处。不仅如此，过去支持神祇的社会现在根本不存在了。社会不是负载宗教教义的单元，而是一个政经组织。它的理想目标不是神职人员的暗语所要表达的那些，也就是使天堂形貌能在地球为人所见，而是世俗社会的那套，在不断地艰难竞争中取得物质资源及霸权。局限在梦境神话启动范畴内的孤立社会已不存在，只能被当成有待开发的领域。在进步社会本身之中，古代人类仪式、道德和艺术遗产的最后痕迹都完全毁坏了。

因此，今日的人类问题与比较稳定的神话社会正好相反，具有协调作用的伟大神话，我们现在却认为是谎言。彼时所有的意义都以伟大的匿名形式在群体中表现出来，绝无自我表达的个人意义。如今则无群体的意义、无世界的意义，有的只是个人的意义，但是意义绝对是无意识的。个人并不知道自己朝向的目标为何，也不知道推动自己的力量为何。人类心灵中意识与无意识领域间的沟通线路已被完全切断，我们已被割裂成两半。

今日的英雄所为已非伽利略时代的行径。当时的黑暗处，现在却充满光明。同样的，当时光明之处，现在则是黑暗。现代英雄的行动使命在于，设法把失落的亚特兰提斯（Atlantis)2的协调心灵再度找出来。

显然，这项工作不可能在转移现代革命成就或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完成。因为，如果不能通过当代生活的条件诠释出现代世界的精神意义，或(以不同的方式形容同样的原则）不能使人类臻于完全的成熟，这个问题便毫无意义。事实上，这些条件本身正是使得古代法则无效、误导，甚至有害的原因。今日的社会是整个地球，而不是局限的国家。因此，原先用来凝聚团体向心力的侵略投射模式，现在只会将社会打破分裂。现在以国旗为图腾的国家观念，是助长幼童自我的扩大，而非婴儿期情境的消弭。游行广场上拙劣愚蠢的效忠仪式，是为了“执著”这暴虐的龙怪而服务，它不是自我利益已经消除的上帝。许多反崇拜的圣徒——也就是那些无所不在、与旗帜一起悬挂、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象征的爱国者肖像——正是地方性门槛的守护者（我们的恶魔黏毛儿），它是英雄第一个要超越的问题。

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伟大的世界宗教，也无法符合这个要求。因为它们与派系相结合，成为宣传和自我赞扬的工具(在对西方课题的反映中，甚至佛教近来也饱受这一降格的困扰）。世俗状态的全面胜利，已将所有的宗教组织抛入绝对次要，甚至无用的地位，以致今日宗教的教化几乎只是星期日早上虚伪的虔敬练习罢了，而商业伦理和爱国主义则占满了剩余的时间。这种如猴戏般的神圣，不是这个现实世界所需要的，必须要整个社会秩序有所转变，这样才有可能让意识在世俗生活的每个细节和行为中，知晓实际内存万物、生机盎然的普世神人意象。

这不是意识本身可以完成的工作。意识无法发明或预测有效的象征，就和它无法预测或控制今晚的梦一样。整个事情是在另一个层次上

达成的，它所通过的必然是一个漫长而且非常恐怖的过程，这不仅发生在现代世界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同时也出现在全球近来转向进入的那些巨大战场中。我们正目睹撞击之岩辛普烈盖底（Symplegades)的可怕撞击，灵魂必须通过这两片巨岩，不能靠向任何一边。

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能会知道，那就是当新的象征出现时，它们会与全球许多地区的象征不同。各地生活、种族和传统的情境，必将全部复合在有效的形式中。因此，人们一定要了解，也要能看出，同样的救赎讯息透过许多不同的象征显露出来。"真理只有一个，"我们在《吠陀经》中读到，"而哲人以不同的名字说出。”一首歌通过唱诗班的装点而曲折变化。因此，为某个地方性的解决办法大肆进行宣传是多余的，甚至是危险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要学习在各式各样的人类表情中，去认识上帝的容颜。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谈到现代英雄的任务应有方向的最后启示，并找出我们继承的所有宗教法则解体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说，神秘与危险领域的重心必然已经转移了。对于那些人类最遥远年代的原始狩猎民族而言，剑齿虎（sabertooth tiger)、长毛象（mammoth)和动物王国中较稀有的动物，是那陌生的世界——兼具危险与滋养功能的生命源头——的主要化身，而人类的重大课题则是，在心理上衔接起与这些存在共同分享荒野的任务。于是一种无意识的认同因此而发生，而这种认同最后被意识解读成神话图腾祖先半人半兽的形象。动物变成人类的导师。通过亦步亦趋的模仿行为——这样的行为今日只出现在孩童的游乐场（或疯人院中）——有效消弭人类自我的工作才得以完成，而社会也成为一个凝聚的组织。同样的，以农作维生的部落对植物也投注了较深的感情，种植与收割的生命仪式被看成与人类怀胎、出生和长大成熟的过程相同。不过，植物与动物世界最后都会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于是具指导功能的伟大神秘领域遂转移到天际，人类制定了神圣月王、太阳王、现世神职典礼的伟大暗语系统，以及规范世界的天体的象征节庆。

所有这些神秘活动在今日都失去了它们的力量，它们的象征不再使我们感到有趣。所有的存在都服膺，而且人类自身也必须低头服从的宇宙规则和概念，早已超越古老占星学中初期的神秘阶段，现在只被当成是某个过程的机械术语罢了。

西方科学从天上降到地下（从17世纪的天文学到19世纪的生物

学），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类本身（20世纪的人类学与心理学），清楚地刻画出人类惊奇感的焦点转移的轨迹。既非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也非天体的惊奇，而是人类本身已成今日的神秘所在。

人是自我中心主义力量所必须臣服的陌生存在，通过自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社会以自己的意象重新改造。不过人不应以“我”（I)而应以“你”（Thou)的角度来了解。超部落、种族、洲际、社会阶级与世纪的理想和尘世组织，可以作为那永不枯竭、神奇多样，同时是我们所有人内在生命的神圣存在的测度指标。

现代的英雄，亦即勇于倾听召唤，并寻觅那救赎我们整个命运存在之所在的现代个人，实际上绝对不能等待社会主动把它的骄傲、恐惧、合理化的邪恶,以及神圣化的误解表皮抛弃。尼采说:“活在当下。”不是社会来引导解救个人，而是正好相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分担那极致的苦难，不是在部落伟大胜利的光明时刻，而是在个人绝望时，背负起救赎者的十字架。

1 斯巴达国王，特洛伊海伦的丈夫。

2 柏拉图所说的沉没于大西洋中的岛屿。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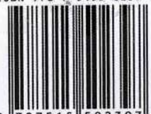
千面英雄

英雄是那些能够了解、
接受进而克服自己命运挑战的人。

当代英雄的使命在于，
凝塑出一套超越种族、国界、宗教、文化、社会等
人为藩篱的象征符号系统，
从而使生命的深层意义为之彰显。
这当然有待当代人类集体的努力。

昨日的英雄将成明日的暴君，
除非他今日便将“自己”钉上十字架。

英雄是能够奋战超越个人及地域的历史局限，
达到普遍有效之常人形态的男人或女人。



上架建议 人文·社科

ISBN 978-7-5155-0239-7

9 787515 502397 >

定价：45.00元